
武俠世界
第32年
39
$12.00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靈芝中之極品——

中國吉林

野生

靈芝

（野生万年茸）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TRADE MARK
註册商標



100粒裝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尙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特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强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葆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總代理：
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眞：(852) 6918344

SOLE AGENT: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 Rm.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 T., Hong Kong.
Tel: (852) 6015715
Fax: (852) 6918344





消炎鎮痛・救肝之寶

複方片仔癀肝寶

漳州製藥廠獨家生產的救肝名藥「片仔癀肝寶」是以多種專理肝臟的民間中草藥研製而成，經臨床實驗及用戶實踐，証實其消炎鎮痛、理肝功效卓越，獲得治療及時，“無不應方而癒”的高度評價，被醫藥界譽其爲「救肝之寶」。

中國福建省漳州市製藥廠監製
中外合作企業：漳盛製藥有限公司經營
總代理：香港華閩（集團）有限公司
總經銷：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78 3721（4線）
分銷處：好得洋行有限公司 電話：544 9895 華冠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42 2127
國貨公司・藥行均售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著「春秋夢」在今期刋出，長門山莊師兄妹三人，師兄高玉樹天生殘廢，師弟胡鐵方一表人材，師妹長孫婉儀美艷絕倫，長孫婉儀愛慕高玉樹，而高玉樹却因自卑心理極重，師妹雖鍾情於他却不相信，更懷疑師弟胡鐵方從中作梗，三人之間恩怨情仇糾纏不清……故事情節曲折、緊湊、打鬥場面激烈，是篇不可多得之佳作！

新作「龍三公子」乃麥長青所著，由今期起連載刋出，另一新篇「飛天蜈蚣」也在今期刋出。

* * *

由於生活指數不斷上升，本刋的各項開支亦相繼遞增，致令本刋不得不由第32年第40期起將售價調整至每本港幣十五元整，藉此盼能稍爲平衡開支，在此還希望廣大讀者給予支持及意見，謹此致謝！

而在十一月卅日前訂閱之客戶，仍以舊價訂閱，逾期照新價訂閱。

* * *

下期將刋登蕭遙先生所著「玩命遊戲」。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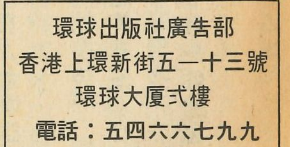
出版者：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侠世界
第32年
第39期
（總號163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中國正宗

KPIC 广州

天然花粉靈芝

高級營養補品

花粉、靈芝，舉世推崇。本品選用我國純正天然花粉、野生靈芝精製而成膠囊劑不含其他藥材，男女老幼均可常服，功能獨特，療效顯著！



總經銷：
香港正豐國產藥品有限公司
電話：5-748413 5-754032
澳門分銷：維康藥房
電話：84784

廣州醫藥進出品公司經營出口

春秋夢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南宮宇・文
可　飛・圖

巨額賍款被人搶走

四月的秦淮河畔，春意撩人。

騷人墨客，販夫走卒，都趁這個大好時光，來到秦淮河畔，各取所好。

騷人墨客，當然是吟詩作對，舞文弄墨。

販夫走卒，市井之徒，當然是在這個繁華市集中討點微利，贏些纏頭。

因而形成秦淮一帶，不單是個著名的烟花之地，也是個龍蛇混雜，卧虎藏龍之地。

市面繁華，一切都是令人目不暇給。

假若是初來此地，眞會給這些景象弄至頭昏腦脹，意亂情迷。

秦淮此地有四多：一多是青樓妓院，二多是食肆酒樓，三多是錢莊銀舖，四多是押店。

不要小覷這四個看似漠不相關的行業，其實四者互有關連，缺一也不能令一個地方繁盛熱鬧起來。

前二者是人生食色之事，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俱不能免；後二者是錢銀瓜葛之事，更是凡人也不能避開。

人生本平凡，却因爲有了這些人人也不能免之事，因而發生一些交纏糾結之事，有時叫人啼笑，有時叫人悲慟，把這平凡人生弄得多姿多采。

＊　＊　＊

事情並非發生於秦淮的河畔，而是在鎭江樓前一個市集之內。

已是日上三竿的時候，那些趕集的人，大都已是意興闌珊。

鎭江樓二樓的欄杆之上，坐着兩個人。

那兩個人都是俠客打扮，一個是黑色勁裝，背負長劍；另一個是灰色長袍，右手扣着一柄金刀。

兩人都是劍眉星目，一臉正氣。

他們都注視着市集上來來往往的人，看來似是找人，不過，他們並沒有不耐煩的感覺。

大部份的市集都已散去，遺留在地上是一片混亂，垃圾堆積，這時，幾檔絲綢布匹以及胭脂水粉的檔口，仍未離去。

而在那檔售買胭脂水粉的檔口之前，出現了一個人，一個打扮得十分清純的女子。

愛美是人之天性，尤其是二八年華的女子。

開始的時候，兩個檔主都熱情地招呼這女子，可是，當他們見這女子並無購買之意，也就不大理會。

那兩個坐在鎭江樓頭欄杆上的人也注意到這女子。

背負長劍的人道：「看！」

手扣金刀的人道：「是個好貨色！」

兩人下了欄杆，再下梯楷，來到那個少女所站的攤檔前面。

那個少女仍在看那些胭脂水粉，不過，她知道檔主已是不悅，因而只是藉故碰碰，並沒有拿起來看。

背負長劍的人突然道：「姑娘，喜歡這個嗎？」

少女抬頭，微微一笑，並沒有搭訕。

手扣金刀的人道：「要是姑娘喜歡，要買甚麼便買甚麼！」

少女也抬頭向他一望，似笑非笑。

兩個檔主見有人上前，態度又立時改了，滿臉笑意的推銷他們的物品。

少女一直沒有開口。

此時，兩個年輕人才看清楚，這個少女面目娟麗，齒白唇紅，根本不用塗甚麼胭脂水粉，也已艷麗之極，假若要塗上這些胭脂水粉，反覺有污她的容顏。

手扣金刀的人道：「姑娘，你這麼美麗，何必費神看這些劣等貨色，倒不如到前面那間粉粧樓，那裏的貨色來自西方，才配姑娘身份與面貌！」

沒有人會嫌讚美，這位姑娘也不例外。

她稍微抬頭，嫣然一笑。

這笑意使人心弦震動，甚至使人有點意亂情迷。

背負長劍的人也道：「姑娘，走吧！」

那姑娘却也奇怪，竟然跟着他們走。

兩個檔主當然是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却是默不作聲，只是搖搖頭，輕微地嘆息了一聲。

姑娘跟着兩人走，他們直往粉粧樓。

粉粧樓是一處賣高級胭脂水粉之地，並不是一般平民百姓光顧之所。

兩個打扮如青年俠客的人看來也是不習慣來此地，當他們一走近這氣派不凡的店舖，便有退却之意。

反是那姑娘一馬當先。

當那位姑娘快要跨進店內，兩人都停了下來。

姑娘回首道：「你們是要帶我來這粉粧樓？」

一時之間，兩人不敢猶豫，只好硬着頭皮，同步跟着那姑娘走入粉粧樓內。

樓內顧客並不多，只有三兩個打扮得如彩鳳的女人，身邊還有幾個丫環，正在選擇她們所需的貨色。

店內那種高貴的氣派，使這兩個俠客打扮的人，有點自慚形穢。

其實那姑娘的衣着，也並不能與這店子相配。

不過，她却全無尷尬的感覺。

她來到那香氣盈溢的橱架，那裏擺滿了如蘭似麝，香氣馥郁的鳳仙花露。

這些鳳仙花露其實是洛陽的特產，洛陽在春天之時，繁花似錦，人們

把那些半放的花瓣摘下，壓搾出汁液，製成這些鳳仙花露。

千百朵花的花瓣才能搾出那幾滴的液汁，因此，這些鳳仙花露比黃金還要矜貴，除了那些大戶人家，千金小姐有資格買之外，一般小家碧玉，都是可望而不可得的東西。

這兩位俠客打扮的青年人，當然知道這些鳳仙花露的價值。

他們正想叫那位姑娘選擇另外一些水粉。

然而那位姑娘却已叫那個掌櫃的拿了一小瓶鳳仙花露出來。

那瓶鳳仙花露是裝在一個小小的琉璃瓶內。

那掌櫃道：「姑娘，這瓶鳳仙花露，是來自西湖湖上蓮花所製，而這些蓮花却又非普通蓮花，而是在日出之前蓮花初開之時摘下，搿散壓搾，因而味道是香純清新，有道是：出汚泥而不染，濯青蓮而不妖……」

姑娘並沒有打開瓶蓋，但仍作態一嗅，臉上露出非常欣賞的神色，道：「好香！」

兩個俠客毫無表示。

姑娘却招二人來，道：「你們也嗅嗅！」

兩人無奈深深吸了一口，異口同聲道：「眞的好香！」

姑娘道：「瓶蓋沒有開，你們怎知好香？」

掌櫃正想說話，加以推銷。

但那姑娘已把瓶蓋掀起，可是，瓶蓋之下，仍有一個緊緊的水松木塞。

掌櫃道：「姑娘，你眞的要嗅嗅？」

姑娘點頭。

掌櫃道：「開了木塞，那麼……」

掌櫃習慣對待高尚客人，因此說話極有分寸，不過，爲了愼重起見，却又不得不加以闡釋。

姑娘道：「開了木塞便要買，對嗎？」

那掌櫃尷尬的笑了一下。

姑娘回首對二人道：「一開了便要買，好嗎？」

兩人眞不知如何作答。

掌櫃見有生意，當然不再理會，道：「讓我拿個銀挖來，把瓶蓋挑開！」

兩人想阻止，但在如此情形之下，無法開口。

姑娘却道：「慢着！」

兩人聽了，如獲大赦。

可是，當他們精神還沒鬆弛下來，却又立時緊張起來，因爲姑娘又是語出驚人。

姑娘道：「讓我自己來！」

那姑娘手上並沒有金針，也沒有銀挖，就只見她的纖纖玉指，却把那瓶蓋挑起。

掌櫃大爲詫異，因爲這些木塞瓶蓋，非常堅牢，就是用那些銀挖，也要費一段工夫，才能把木塞挑起。

可是，只見那姑娘纖纖玉指一弄，不知她要的是甚麼手法，那木塞已挑了起來。

更令人詫異的，那木塞是完整無缺。

掌櫃只是詫異，而兩個俠客打扮的人，江湖閱歷雖淺，但遇此情形，心中已知事有蹊蹺。

可是，如今却是騎上虎背，難以下來。

木塞已開，香氣四溢，那種味道，連在旁的其他客人也嗅到，並且嘖嘖稱讚。

姑娘道：「果然是極品！」

兩人也異口同聲道：「好香，好香！」

掌櫃道：「姑娘果眞識貨，這兩位客官也是品味甚高，見識不凡！」

姑娘把木塞塞上。

她回頭看看兩人，又再回頭問掌櫃，道：「多少錢？」

「黃金……」

「甚麼？要用黃金來算？」手扣金刀的人問。

掌櫃道：「是的！」

「那麼是黃金多少？」背負長劍的人道。

「黃金十兩！」

兩人似是聽到晴天霹靂。

姑娘只是笑笑，並沒有甚麼表情反應。

「我先要這瓶！」

掌櫃也非常機靈道：「姑娘，還要些甚麼？」

因爲有先必有後，掌櫃倒是聰明伶俐之至。

那兩人聽了，不只是晴天霹靂，而是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姑娘看看那個飾櫃，半晌才道：「這瓶是蓮花所製，自然是香逸味清，但我想要一些清香而濃烈……」

「這個……這個……」掌櫃有點囁嚅道：「我店中還有一瓶，是瓶鎭店之寶！」

姑娘聽了，氣定神閒道：「拿來看看！」

那掌櫃必恭必敬地道：「姑娘請稍等！」

掌櫃步入帳房之內。

那背負長劍的人道：「姑娘，我想這一瓶蓮花所製的鳳仙香露已足够，何必……」

那手扣金刀的人也插口道：「姑娘，其實你身上女兒香氣比甚麼香露更勝一籌！」

姑娘怒道：「我不會寬恕輕薄之徒！」

那手扣金刀的人續道：「我並非口出狂言，而是說出事實的眞相！」

姑娘轉怒爲喜。

那背負長劍的人道：「倒不如這樣便走吧！」

「走？」姑娘表情十分詫異似的。

那手扣金刀的人道：「我看我們湊湊還付得來！」

「那要你們破費！」

兩人苦笑。

姑娘道：「其實你們也怪不得我，因爲是你們叫我跟你們來這粉粧樓的，本來我在那些攤檔處，已選了一些香包香粉，那只是幾個銅板的貨色，而你們又……」

兩人實在後悔，硬充一回漢子，落得如此收場，而事實上還沒有正式收場。

「走吧！」

姑娘道：「慢着，還有好貨色！」

那時，掌櫃已出來，手持一個用鮮紅絹綉包好的一個盒子，並隆而重之的放在枱上。

掌櫃道：「這個是我們粉粧樓鎭店之寶，是一瓶極爲罕有的鳳仙香露！這香露是用茉莉所製！」

姑娘道：「茉莉，並非名貴花種！」

掌櫃道：「花雖非至名貴，但那花純白如雪，香氣獨特，却非同凡响！」

姑娘道：「一朵蓮花可壓搾多少香露？」

「少說也有一分！」

「那麼要多少朵茉莉花才可壓搾出一分？」

「姑娘當眞是明理之人！」

掌櫃把鮮紅絹綉打開，是另一個鮮紅的絹盒，他小心翼翼的把盒蓋掀起。

眼前是一個通透清澈的瓶子，在透入來的光線掩映之下，晶瑩如鑽。

這瓶子不單使兩位大俠看得目定口呆，也把在旁的人，無論是顧客或是店中人都吸引過來，大家屏息靜氣，深恐一些雜聲也會把這個瓶子弄破似的。

連那位姑娘也戰戰兢兢起來。

在一片讚嘆之聲中，姑娘却從容地把那瓶子拿起，並問道：「可否一嗅？」

那掌櫃心下實在不大願意，但又礙於大客當前，不能有所得失，只好勉强點頭。

姑娘把瓶蓋掀起，往鼻子下一嗅。

登時，她整個人也呆了，天下間竟有如此清逸的味道，她立刻又再把瓶蓋合上。

其他的人並沒有嗅到那是甚麼味道，不過，過了一會，整個店子却也香了起來。

衆人急忙的深深吸了一口。

那種香氣，清逸幽香，實在是無與倫比。

有人忍不住讚嘆，道：「好香。」

那兩漢子並沒有說話。

姑娘忽道：「你們沒有嗅？」

兩人沒有甚麼表示。

那位姑娘道：「你們眞不識貨。」

她突然出手，把那瓶子再度拿起，並以極其迅速的手法，把瓶子掀起，塞往那背負長劍的人的鼻旁。

那人不期然的深深吸了一口。

然後，姑娘又再把那瓶子塞往那位手扣金刀的漢子的鼻下。

那漢子也不能自控的深深吸了一口。

就這當兒，禍事出了。

不知是姑娘手脚太快，還是那兩個漢子不懂欣賞這般仙家玉露的香氣，那手扣金刀的漢子竟然把瓶子碰倒。

幸好姑娘手快，一手便把瓶子拿着。

可是，那背負長劍的男子，看着那稍有閃失，自己也有罪過，因而伸手幫忙。

他們心有餘而力不足。

這一幫也幫出一個大忙，那瓶子突往他身上翻了。

一時之間，香氣又再四溢。

那種香氣不單令人遍體凉透，更令人脾氣也發不得。

那掌櫃仍以平和的聲音道：「不得了。」

姑娘也是機靈，一伸手，瓶子仍落在她的手裏，不過，那瓶茉莉鳳仙香露已少了一半。

衆人忍不住的驚嘆。

姑娘道：「幸好還沒有倒盡。」

那掌櫃開始清醒，雙手發抖，連聲音也發抖，道：「你們……你們……」

姑娘把那瓶子交回掌櫃。

那掌櫃仍然不知所措的道：「你們……你們……」

衆人知道大禍發生了，顧客都紛紛離去，而店內的人開始圍攏過來。

有人開始七嘴八舌。

姑娘站了起來，那兩個漢子也同時站了起來。

掌櫃道：「你們想怎樣？」

兩個本來極有英雄氣概，而今只有狗熊氣概。

姑娘道：「我們沒有甚麼想。」

掌櫃被她氣得七竅生煙，道：「賠償。」

姑娘道：「賠償？我們無意弄翻了你的東西，賠償也是合理。」

掌櫃聽了這話，心間如壓的大石稍爲放下。

姑娘轉向兩位大俠，道：「你們說賠償也合理？」

兩人無言，實在是不知如何作答。

姑娘道：「好極，掌櫃的，兩位大俠願意賠償。」

兩人猶如惡夢初醒。

那背負長劍的漢子，道：「我……」

那手扣金刀的漢子，也道：「我……」

姑娘連忙道：「掌櫃的，請開一個價來。」

那掌櫃的嘆了口氣，道：「姑娘，

你想買了此瓶，還是作倒翻的賠償？」

姑娘道：「你開個價錢來看。」

掌櫃道：「我們這瓶鎮店之寶，並不是以普通銀兩計算。」

「用甚麼計算？」

「黃金。」

「喲，只是黃金，我們這兩位大爺賠得起。」

「甚麼？姑娘，你要我們賠？」

姑娘詐作愕然的道：「當然是你們賠。」

「但是你弄翻的。」

「我怎會弄翻，明明是你先嗅，他再嗅，一嗅再嗅而弄翻的。」

那背負長劍的人道：「那不是我。」

那手扣金刀的人也道：「也不是我。」

這時，輪到掌櫃着急，道：「你們抵賴了。」

姑娘道：「我們這兩位江湖闖蕩的好漢，一定不會抵賴的，你老大可放心。」

這話一出，又令兩人啞口無言。

掌櫃道：「那好極了。」

「開個價吧！」

「假若姑娘你買了這瓶香露，那便算便宜一點，黃金十萬兩。」

「甚麼？」

姑娘仍從容道：「那麼，如果我不買，作價賠償那又如何？」

掌櫃沉吟半晌，又再小心看瓶子裏究竟有多少香露剩下，才道：「如今剩下四成，那便賠償六萬兩吧！」

「甚麼？」

姑娘不知是誰說話，轉向他們兩人道：「賠償六萬兩吧！我也不想你們破費。」

「爲甚麼我們賠？」那背負長劍的人開始發怒。

那手扣金刀的人也道：「妳弄翻的，爲甚麼要我們兩個賠？」

姑娘望着他們，道：「你們開始撒賴了？」

「甚麼撒賴？」

「那是你們兩人親邀我來這粉粧樓的，說要買些高價的胭脂水粉給我……掌櫃的，你也來評評理，我與他們素不相識，既然他們親邀我來，現在打翻了你們鎮店之寶，是不是要他們賠償？」

那掌櫃的聽了這話，口邊只顧道：「這個當然，這個當然！」可是心裡却在抽涼氣，因爲他在這時才知道，這三男女竟是初次相識。

那實在是兒戲之事。

弄翻這鎮店之寶却並不是兒戲之事。

姑娘又再轉向掌櫃道：「你也來說個公道，無疑你那瓶鳳仙香露是鎮店之寶，不過，做生意的，何來個開天殺價，我們也來個落地還錢。」

「甚麼？」

「你開價太高了。」

「好極，你們還價。」

姑娘道：「我還個七折價錢，七六四十二，那二千零頭不用，便賠四萬。」

掌櫃道：「四萬，當然不可，這連我們老本也要賠上了。」

姑娘道：「我不喜歡討價還價，還是四萬作實。」

掌櫃道：「不能。」

「你說不能？」

「不能。」

「眞的不能？」

「眞的不能。」

姑娘笑道：「好極，那你與他們再談價錢！」她說完後，故意走開。

那兩個漢子早已失去英雄大爺的氣概。

那個掌櫃的也知道，問這兩人簡直無用，於是，語氣轉爲婉轉一點，道：「四萬……四萬實在要令小店賠上老本，不過，看在姑娘識貨，四萬便四萬吧！」

姑娘笑道：「你倒爽快！」她轉過身來，向兩人道：「黃金四萬兩。」

「我們……我們怎賠？」

姑娘道：「我怎知你們怎賠！有屋的便去賣屋，沒有屋子，便賣田地。」

「屋子田地也沒有。」

姑娘笑道：「簡單之極，賣身爲奴。」

兩人張口結舌，不知如何是好。

掌櫃道：「小店沒有米飯養這兩位……」

兩人怒道：「你休想……」

姑娘道：「掌櫃的，你少擔心，兩位大爺定有辦法賠償。」

可是，這兩個根本是個無賴，是窮措大，你道他們如何賠得起？別說是四萬兩，便是四兩，他們也是無法賠得起。

姑娘道：「掌櫃，一時之間，你要我們拿出四萬兩黃金也是不能。」

「你們……」

「我們不是抵賴，而是你要給我們一些時間去籌措。」

「這個也可！不過，我怎能讓你們白白離去？」

「這個當然不可……」姑娘看看兩人，道：「這兩位俠士身上的武器，是他們的第二生命，用第二生命作押，可以吧！」

掌櫃沉吟。

姑娘一手奪了那人的金刀，道：「這金刀雖是鑄金，也應值幾兩。」

然後又一手抽了那人的長劍，道：「這劍雖是無名，他到底是舐血的劍，就作押吧！」

兩人被姑娘瞬間便奪去身上武器，這不只令他們詫異，更令他們心寒。

姑娘向掌櫃道：「押物在此，明日日落之前，他們自然會來，用黃金贖回。」

掌櫃看着這兩柄毫不值錢的東西

，直在皺眉，可是，看那姑娘手法，假若要强來，又恐再出岔子，只好勉强道：「我只看姑娘臉上……」

「好了，走吧！」

兩人聽了此話，有如獲得大赦般立時跟着那位姑娘離開這店。

他們同時心內嘀咕，早以爲在這姑娘身上找點便宜，却想不到幾乎弄到身敗名裂，脫不了身。

他們在秦淮河畔出沒多年，從來沒有如此狼狽過，以前只有那些貪圖便宜的姑娘們落在他們的陷阱內，那會有被弄到如此田地的可能？

他們越想越是心驚。

剛離開粉粧樓未及十步，姑娘又道：「你們在這裏等等我，我還是要回店內，與掌櫃多說一句。」

「說甚麼？」

姑娘不再理會他們，轉身再入粉粧樓內。

這時，粉粧樓內，掌櫃與幾個伙計正在討論剛才發生之事，喋喋不休。

當他們見到那位姑娘又再出現，便立時止住了說話，掌櫃忙問道：「姑娘又怎麼？」

姑娘道：「掌櫃的，痲煩你了！」

姑娘說完，便從懷裏拿出了一個小瓶。

掌櫃看着這個小瓶，有說不出的詫異模樣。

姑娘道：「這才是貴寶號鎮店之寶的茉莉鳳仙香露，剛才在店內弄翻的只是一瓶贋品！」

「甚麼？」

那掌櫃實在不明白，其他伙計更不明白。

姑娘解釋道：「剛才閣下一打開那盒鎮店之寶，我便施展了空空妙手，把那瓶寶貝納入懷內。」

「而這瓶？」

「這瓶只是我日夕傍身之用的香露。」

掌櫃道：「其實，我也早發覺，我們這瓶鎮店之寶並非如此……」

姑娘道：「我只想教訓一下那兩個登徒浪子，使他們以後不敢再招搖撞騙！」

掌櫃聽了這「招搖撞騙」四個字，心內不禁冷了一大截，假若這位姑娘的招搖撞騙，把這瓶鎮店之寶不再歸還，那是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掌櫃急道：「多謝姑娘送回這瓶香露！」

姑娘又再嫣然一笑，離開店子，當她轉到店門之前，回首道：「明日假如那兩個無賴再來，也許會眞的贖回那兩件爛銅爛鐵，你們也不用多言，照做如儀！」

掌櫃道：「這個當然，這個當然！」

姑娘出了店門，仍見那兩個自以爲聰明的無賴站在那裏，呆呆等着。

「爲甚麼你們兩個還不走？」

那本是背負着長劍的人道：「姑娘，我們實在是有眼不識泰山！」

那本是手扣金刀的人道：「姑娘，我們實在是瞎了眼睛，不知道遇上了高人。」

「泰山？高人？」

姑娘假裝糊塗，向前後左右望了一遍，又道：「那裏有泰山高人？」

兩人都知道，這位美貌的姑娘仍在捉弄他們。

其實他們都想過，當姑娘再入店內之時，他們大可一走了之，不過，當街上冷風吹醒了他們的頭腦，他們都知道遇上了一位世外高人。

這種奇遇，很多人一輩子也不可得。

因此，他們經過一番商議，決定留下，等待這位高人，只要她肯傳授一招兩式，那麼，日後將是終生受用不盡，以後不用再在江湖之內，渾渾噩噩的渡日。

姑娘道：「走吧！」

兩人並沒有理會姑娘的喝令，反而一直跟着她走。

走了一會，姑娘回頭，仍見他們，便道：「你們眞要做跟尾狗？」

兩人並不覺得那是侮辱，反而齊聲道：「只要姑娘歡喜，我們做甚麼也可以！」

姑娘皺皺眉。

那本是背負長劍的人道：「姑娘可有吩咐？」

那本是手扣金刀的人道：「只要姑娘吩咐，在下誓死不辭！」

姑娘並沒有回答。

本是背負長劍的人道：「火裏火去。」

本是手扣金刀的人道：「水裏水去。」

姑娘笑道：「你們在唱戲？」

兩人尷尬地笑了。

姑娘道：「我只覺有點餓了！」

「對，對，已是過了午時，應該吃午膳了。」

兩人恭恭敬敬地帶着姑娘，來到一家相當高雅的大酒家之內。

那幾個小二一見兩位大爺來，不用吩咐，已領他們來到一個十分雅緻的廂房。

姑娘奇怪道：「你們兩人在這地方出入，也算是有頭有臉。」

「那只是人們賞光！」

「我們只希望姑娘吃得舒舒服服。」

當小二弄好了茶水，兩人也吩咐弄了一些小菜之後，姑娘呷着香茗。

那本是背負長劍的人道：「在下姓鄧，名旦！」

「燉蛋？」姑娘笑了起來。

「不，不，是鄧……旦……」他頓了一頓又道：「我鄧旦在這秦淮一帶，也算有薄名，江湖人都賞光叫我『神劍冰花』！」

「那是甚麼意思？」姑娘好奇問。

鄧旦道：「我總算使得一手好劍法，可以用劍砍冰，砍出片片冰花！」

姑娘道：「那豈不是變成冰花燉蛋！」

姑娘笑了起來，鄧旦也有點靦覥的笑了起來，卻是不以爲忤！

那本是手扣金刀的人道：「我姓畢，名如意！」

「不如意？」姑娘怪道。

「不，是姓畢的畢，不是不……是畢……如意！」

「呀！那是不如意，不，是畢如意！」姑娘實在忍不住笑了起來。

「我母親總叫我如意！」

「你可有外號？」

「有……」他有點驕傲地道：「江湖的朋友，見我使得一手的金刀，都叫我『金刀如意』！」

「金刀如意畢如意？」

三人都笑了起來。

「你懞蛋，他如意！究竟生活如意不如意？」

那人不好意思地笑了。

「看來都是不如意，否則也不會騙到我的頭上了。」

兩人異口同聲道：「姑娘高姓？」

姑娘道：「你問我姓名，有何企圖？」

「沒有甚麼，只望姑娘指點一招兩式，日後好混口飯吃而已！」鄧旦道。

畢如意也道：「我們認定姑娘是高人，只盼有緣，能學上姑娘一成的本領！」

「我有甚麼本領？」姑娘道。

鄧旦道：「姑娘文才，是才高八斗！」

畢如意道：「姑娘武略，是武功蓋世！」

姑娘聽了，初則愕然，隨即大笑，半晌才道：「你們拍馬屁，也該拍得有點根據，我那會是才高八斗，武功蓋世之理？你們從何得知？」

鄧旦道：「我們本來是想騙騙姑娘，想不到卻令我們防身刀劍都要獻上，並且俯首無言。」

畢如意道：「剛才在粉粧樓上，你反手掠去我金刀，一手挑起鄧旦的長劍，只是露了這兩手，也叫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

姑娘聽了，笑了起來道：「那是甚麼才高八斗，武功蓋世，只不過是一些雕虫小技！」

畢如意說：「對姑娘來說，自然是雕虫小技，但對我們來說，將是終生受用不盡。」

鄧旦也道：「姑娘才智過人，我們兩人不知冒犯，只希望你大人有大量，原諒我們。」

姑娘道：「想不到你們倒有些眼光。」

天下事物，萬物都可以戳穿，唯有馬屁不穿！

鄧旦又道：「姑娘高姓？」

畢如意也道：「姑娘大名？」

這時，小二已送上小菜，兩人無法再問下去，而那姑娘不理他們，據桌大嚼。

小菜一碟一碟送上，姑娘胃口實在不差。

姑娘笑道：「有餚而無酒，是否可惜？」

兩人會意，立即叫了小二進來，吩咐送上美酒一瓶。

姑娘道：「一瓶？」

畢如意確是如意，急急改口道：「不是一瓶，而是一罈！」

小二道：「小店剛開酒窖，新上市有狀元紅，與女兒紅，都是芬芳陳舊，香醇美妙。」

姑娘接口道：「那麼便來一罈狀元紅，一罈女兒紅！」

兩罈陳年舊酒送上，打開酒封，的確是芳香滿室，有種未飲先醉的感覺！

有了美酒之後，三人吃得更爲起勁，而那位姑娘，與兩個男子漢相比，卻是不遑多讓。

轉眼之間，已是杯盤狼藉，酒意醉人。

姑娘喝了酒之後，臉頰泛上紅霞，更是美貌動人，不過，鄧旦與畢如意再沒有色心。

姑娘笑道：「你以爲我是個神仙？」

二人同道：「姑娘是世外高人，離神仙境界不遠！」

「我只是個食飯神仙。」

畢如意道：「無論姑娘是甚麼，我們也恭敬如是。」

鄧旦道：「只要姑娘一開金口，甚麼也可以。」

姑娘笑道：「我見你們這麼有誠意，也好，先道出我的姓名……」

兩人恭謹聆聽。

「我姓萬，名紉媚，江湖朋友都不賞光，從來沒有人給我外號。」

畢如意與鄧旦眉毛都挑了起來。

想不到這位眼前美麗單純的姑娘，卻是一個名重江湖的魔頭。

原來，這位萬紉媚，不是沒有外號，而是沒有人敢叫她的外號，她的外號有二，一是「萬人迷」，另一卻是「萬人愁」！兩個外號，一艷一惡，正如她的性格與外貌。

萬紉媚外貌美艷動人，任何人一見之下，不知她的底蘊，特別是男子漢，那個不着迷？否則鄧旦與畢如意也不會無端的惹上她！

可是一旦惹上這個萬人迷，跟着定是萬人也發愁起來，單是鄧旦與畢如意遇上了粉粧樓之事，已可見一斑！

萬紉媚的艷行與惡行，早已傳遍江湖。

江湖有人戲言：遇上萬紉媚，註定是死！

這話早已傳遍大江南北，畢如意與鄧旦既然一直躭在秦淮，這話如何

不知？

兩人吶吶不言。

萬紉媚道：「怎麼？聽過我的名字？」

鄧旦道：「沒有。」

畢如意道：「我們在這秦淮，是井底之蛙，怎知天下有甚麼人物。」

萬紉媚道：「好了，你們知道我的名字，我也吃飽飲醉。」

鄧旦道：「姑娘慢走。」

畢如意也道：「小心慢走。」

萬紉媚站了起來，走了幾步，回身道：「怎麼，忽然又這麼客氣起來，對，我還忘記了一件事。」

「甚麼事？」

「你們留下作押的兵器神物，怎樣？」

鄧旦道：「我那長劍，並非甚麼神物，又不值錢，姑娘你不用擔心。」

畢如意也附和道：「對，我的金刀，也不是甚麼東西，就讓它們留在那裏。」

萬紉媚眉頭一皺，道：「你們打算不要，就這麼抵賴算數？」

兩人不言。

「其實，那兩件抵押之物，價值雖然不大，但代表的意義卻是非常重大。」

「甚麼意義？」

萬紉媚嚴肅地道：「那是代表你們二人的人格。」

鄧旦本來想說他並沒有甚麼人格，但礙於萬紉媚的嚴肅，卻沒有多言。

畢如意也有如此心意，不過，他只想萬紉媚早點離開，因此，也不敢多言。

萬紉媚續道：「更重要的一點，是你們江湖上的聲譽，你們都明白。」

兩人都點頭稱是。

「兩件兵器代表你們的人格武功，因此，你們一定要去拿回。」

「拿回？」兩人同聲道。

「當然，一定要去拿回！」

「你開玩笑？」

萬紉媚道：「我並非在開玩笑，而是認眞的，實在的告訴你們，你們一定要設法贖回。」

「怎樣贖回？」

他們當然知道怎樣贖回！

「黃金雖然是代表不了甚麼……不過，仍然可以證明你們有口齒，重人格。」

「但是……」

「但是甚麼？」

「那是要四萬両黃金的。」

「如果我們有四萬両黃金，不知可以買多少柄神劍，也不知可以買多少把金刀。」

「那不是四萬両黃金價值的問題。」萬紉媚重覆地、鄭重地道：「那代表你們在江湖的地位，在武林的身份。」

兩人啞口無言。

萬紉媚道：「你們一定要去償還。」

「用甚麼？我們身無長物。」

「難道要用上我們的命？」

「你們可知道，我們武林中人，名聲比性命還要重要，因此，就算用上了你們的命，也是值得的。」

鄧旦與畢如意聽了，實在不知是可笑還是可悲。

萬紉媚說得並沒有錯，人的聲名比他的生命更爲重要，那是對那些江湖成名人物，有頭有臉的人來說，那是理所當然。

可是，對這兩個江湖無賴來說，甚麼聲名，甚麼人格，那有甚麼關係？

不過，當別人尊重自己，提及人格聲名那麼重要的時候，卻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把自己人格聲名加以貶低。

因此，兩人不知如何回答萬紉媚。

萬紉媚依然十分嚴肅地道：「你們認爲如何？」

鄧旦實在有些不耐煩，敷衍道：「對，姑娘所說的都是。」

畢如意道：「對，姑娘所說的是……」

萬紉媚似乎十分滿意他們的答案，因爲那是表示他們都十分重視自己的聲名。

鄧旦與畢如意心中只希望這位姑娘早些離去。

萬紐媚本已離開了座位，說到這裏，又再走回座位，道：「就算丟了性命也值得。」

兩人以爲她是在鄭重其事，敷衍道：「是的，丟了生命也值得。」

想不到，這話一語成讖。

萬紉媚道：「既然你們都認爲如此，我有一個提議，可以保你們名聲。」

鄧旦道：「可保名聲最爲重要。」

畢如意道：「可保性命？」

「名聲一定可以保住，性命卻不知。」

兩人都以爲萬紉媚在開玩笑。

可是，萬紉媚卻嚴肅地，先看看四周，他們所坐的地方，是個廂座，附近都沒有人。

萬紐媚低聲地道：「你們可有黃金？」

「沒有。」兩人異口同聲地道。

「那不要緊，你們可想有黃金？」

「當然想。」兩人又再異口同聲。

「那好極了，爲了找些黃金贖回你們的聲名人格，那是非常值得的。」

鄧旦道：「往那裏找？」

畢如意道：「難道往錢莊？」

萬紐媚道：「對，你眞聰明。」

畢如意其實是順口開河，怎知道萬紐媚卻以爲他是在說眞話。

兩人望着萬紉媚。

萬紉媚道：「往錢莊去。」

「打劫？」鄧旦問。

畢如意道：「搶錢？」

萬紉媚道：「不要說得這麼難聽，是去錢莊找些錢，或者是黃金，贖回你們的聲名。」

她的表情實在不似在開玩笑。

鄧旦與畢如意雖然是無賴，在這秦淮一帶，渾渾噩噩的渡日，雖然是做過很多壞事，卻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去打劫錢莊的。

第一，那並非開玩笑之事。

第二，他們並沒有實力去做這件事。

當時秦淮一帶官府非常嚴厲，曾經敕令公報，有人打劫銀行的話，一當被捕，差不多不用審訊，便可以公開處死的，因此，沒有人膽敢以生命來開玩笑。

萬紉媚見他們表情怪異，有點猶豫，便道：「你們怕嗎？」

兩人心內實在怕得要死，不過，在這個女人面前，他們却又想保住威風。

鄧旦道：「我不怕。」

畢如意也只好道：「我也不怕。」

「那好極了。」

那時，小二入內，收拾碗筷。

萬紉媚道：「小二，請你再為我們泡一些香茗，我們還有要事商量。」

小二當然點頭稱是。

當香茗送上之後，萬紉媚啜了一口，道：「好茶。」

兩人無奈的也跟着吃茶。

萬紉媚道：「我有一個計劃，不只可以得到四萬兩黃金贖回你們的聲名，還可以讓你們多發一筆橫財。」

提起發橫財，他們當然是高興。

「我曾經去看過那間昌隆錢莊。」

「那是秦淮附近最大的錢莊。」鄧旦道。

「當然是選一間最大的。」

畢如意道：「那地方守衛也最森嚴。」

萬紉媚道：「我們當然是要選一間最多黃金的一間，我的選擇一定沒有錯誤，好了，你們細心聽着——這間錢莊有一個地庫，庫內有一千萬兩黃金以上。」

「一千萬兩？」兩人幾乎連舌頭也伸不回去。

「我們並不是要取盡所有。」

「取多少？」

「隨你們心意。」

兩人立時神情興奮，就好像眼前有很多黃金，任他們予取予攜似的。

萬紉媚續道：「這錢莊每逢十六便早一些收市，因為十六是做禡牙的日子，他們所有伙記，都一起吃了飯，才回家去。」

「他們都在一起，如何下手？」

「並不是在他們吃飯之時，而是在他們收工之前。」

「為甚麼要選擇這個時候？」

「因為那時他們收工在即，又會有豐盛的菜餚等着他們，他們心情一定很好。」

「難道他們心情好，對我們有利？」

「當然有利，他們心情一放鬆，守衛也一定稍為放鬆，因此，那便是我們下手的最佳時刻。」

兩人點頭稱是。

萬紉媚道：「我們一入內，制服了衆人，拿了黃金銀票，便要逃走，你倆準備三匹快馬，沒有問題？」

兩人都說沒有問題。

萬紉媚道：「如果得了黃金之後，我也不再逗留此地，你們去贖回兵器之事，我不再插手。」

兩人心下覺得，這萬紉媚甚麼也精明，却是對此太為執着，也太愚蠢。

兩人有了黃金之後，還會理會甚麼聲名，其實做了劫匪，那還有甚麼聲名好說？

「好了，你們去預備馬匹。」

鄧旦道：「甚麼？如今便去？」

「是的，今日便是十六。」

畢如意道：「即刻？」

萬紉媚點點頭。

兩人實在有點出乎意料之外，想不到這萬紉媚，是個立即採取行動的人。

「我們……我們沒有準備。」

「你要準備甚麼？」

「武器！」

「你們要武器，那是易事。」

「馬匹也沒有。」畢如意道。

萬紉媚似乎害怕他們改變主意，道：「好，你要甚麼也有，而且時間不早了。」

萬紉媚把一錠銀放在桌上，與他們一同下樓。

他們並非離開酒樓，而且一起去了馬廄，這是一間大酒樓，下面的馬廄也十分大。

酒樓本身也備有馬匹，供他們的職工使用，萬紉媚把白花花的銀子在那些人們面前閃動，不用多費甚麼唇舌，便買到了三匹好馬。

「有了馬，可以嗎？」

兩人看來已是騎虎難下。

三人騎了馬，出了馬廄，由萬紉媚領着，他們來到了一間賣刀劍之處，很容易便購回他們慣用的兵器。

看萬紉媚的一舉一動，似乎對附近環境十分熟悉，而且一切行動，都十分純熟似的。

鄧旦與畢如意只覺得他們正墮入了一個陷阱，而且越墮越深。

可是，他們已再沒有機會逃出去。

兩人只好硬着頭皮的下去。

萬紉媚領着二人，來到昌隆錢莊附近，便下了馬，並且把馬匹繫在那錢莊裡面一個小樹林處。

這地方平日鄧旦與畢如意也沒有留意過，而萬紉媚竟然非常熟悉這地方。

萬紉媚道：「好了，你們留意，昌隆錢莊最後一批顧客也快要出來。」

鄧旦道：「我們便這樣衝進去？」

「不！」

畢如意道：「我們這是……」

萬紉媚道：「你們由現在開始，一切都聽我指揮，你們不要多言多語，我們首先入了錢莊，再看情形，再依照我的吩咐。」

他們把武器押在腰間，並用袍子遮掩起來。

萬紉媚也不知甚麼時候，外面加上了一件斗篷，看來再不像江湖人，而是像一個大家閨秀似的。

兩人跟着萬紉媚進入昌隆錢莊之內。

出乎意料之外，錢莊之內，仍有不少客人。

當他們入內，同時，也有另外一位高大的男子，隨着入內。

這人並沒有甚麼特別。

萬紉媚走了兩步，便有一個知客上前，微笑躬身地道：「姑娘有甚麼吩咐？」

萬紉媚道：「我們要拿一些銀票。」

「姑娘跟我這邊來好了。」

本來，他們預算這時顧客不多，一入內便可以動手，可是，因為人太多，萬紉媚一時之間，有點猶豫，不知如何是好。

她只好跟着那知客，而鄧旦與畢如意兩人，也扮作家人似的，跟着萬紉媚。

知客領着他們來到一個櫃枱前面。

「姑娘，有甚麼吩咐？」

「我想拿銀票。」

「姑娘的圖章呢？」

萬紉媚插手入懷，但找了一會仍無法把圖章找出來，她顯得有點靦覥。

那掌櫃道：「姑娘忘了拿圖章來？」

萬紉媚點頭。

鄧旦在後面却道：「姑娘，沒帶圖章，我們先回去，明天再來。」

畢如意也道：「姑娘也並不一定這麼急要銀票。」

萬紉媚一直專注於錢莊內的情形，根本上並沒有理會身後鄧旦和畢如意這兩人。

可是，從他們這兩句說話，她已不用回首看他們，已知他們心怯，並有打退堂鼓之意。

萬紉媚心內一急，道：「有圖章了。」

兩人正想說話。

萬紉媚已一步上前，手中已握着一柄短刃，指着那個愕然的掌櫃。

萬紉媚道：「我要銀票。」

那個掌櫃顫聲道：「姑娘……」

「銀票！」

這掌櫃手戰脚震，已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

萬紉媚看見如此情形，再沒有其他選擇，只是大聲地叫道：「打劫！」

這話一出，整個錢莊哄動起來。

錢莊之內，所有人都害怕起來，因為萬紉媚手中又再拔出一柄長刀。

短刃是指着掌櫃，長刀却在舞動。

沒有人敢動。

而出乎萬紉媚意料之外的，是鄧旦與畢如意二人，他們似乎想逃。

他們一踏出步伐，萬紉媚靈機一觸。

長刀揮舞，兩人在咫尺之內，兩個黑色的東西飛了起來，那是兩人的頭髮。

鄧旦與畢如意只覺頭頂十分涼快，心下更是倍覺驚慌，鄧旦竟然脚軟起來，慢慢的跌在地上。

萬紉媚右脚飛起，鄧旦躺在地上，更動彈不得。

畢如意似乎比較堅强一點。

他向前奔去。

萬紉媚當然不能讓他起一個帶頭的作用，短刃立時飛出，插在畢如意的背上。

他背上濺血。

有婦人見了血，尖聲呼叫之後，便昏倒在地上。

萬紉媚仍然鎮定地道：「我只是要銀票與黃金，不會要人命，你們先伏下。」

登時，所有人都伏了下來。

但只有一個男人，並沒有伏下。

萬紉媚怒從心上起，更想殺一儆百，她的刀揮動，那人却道：「姑娘，我伏下。」

他的聲音竟是出奇的平靜。

「好了，掌櫃，我要銀票。」

那掌櫃的只好戰戰兢兢地把一大疊銀票奉上，這個時候，萬紉媚顯得有點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覺。

因為在她的計劃裏，是有兩人會協助她的。

如今，兩人膽怯倒下，一個死了，一個受傷，萬紉媚顯得有點孤掌難鳴之感。

不過，萬紉媚實在是個機靈的人。

她指着那平靜的漢子道：「你過來。」

那人望着她，道：「我？」

「是的，你來。」

那漢子緩緩的站了起來，走向萬紉媚。

萬紉媚道：「你替我去拿黃金。」

那人道：「聽從姑娘吩咐。」

萬紉媚向掌櫃道：「黃金。」

那掌櫃指指地庫。

萬紉媚道：「去取。」

那掌櫃無奈，慢慢的向地庫而去。

萬紉媚向那漢子道：「你跟他去取。」

那漢子也是一副無可無不可的表情。

他跟着那掌櫃走了兩步。

萬紉媚道:「你拿這刀。」

那漢子仍然平靜的回過頭來，道:「我有。」

那漢子竟有一柄看來是十分鋒利的刀，萬紉媚心下覺得十分奇怪，爲甚麼這個漢子來錢莊辦事，竟會帶備一柄如此鋒利的刀?

不過，她在控制錢莊之內的人，再無法分心想下去。

那漢子隨着掌櫃下了地庫。

不一會，那掌櫃上來，後面的漢子也尾隨着，手中多了一包東西，看來他提着有點吃力。

那人道:「姑娘，黃金在此。」

萬紉媚一個閃身上前，那柄本來是威脅着掌櫃的短刃却已放在那人的腰間。

萬紉媚低聲道:「跟我走!」

那人無言，提着那袋黃金跟着萬紉媚走。

當他們一踏出錢莊一步，裏面已起哄。

萬紉媚心下十分焦急。

那人却停住脚步，向萬紉媚道:「姑娘請稍候。」

萬紉媚慢了下來。

那人從懷中掏出一些東西出來，向錢莊裏面擲去，登時，一片煙霧瀰漫。

那漢子道:「快走!」

萬紉媚也急忙離開，裏面因爲全是煙霧，當然沒有人追出來，她一直往她收藏馬匹之處走去。

那漢子道:「倒不如跟我來。」

萬紉媚也沒有甚麼表示。

那漢子快步的走到另一個馬厩，那馬厩裏面停着一輛十分華麗的馬車。

馬車前有兩匹精神奕奕的白色駿馬。

那漢子回首道:「請萬姑娘上車。」

萬紉媚有些愕然，這漢子似乎認識自己，不過，在這匆忙的一刹那，她也不再理會了。

她上了馬車。

車廂內，滿舖地毡，十分舒適。

那漢子並沒有上車，他坐在前面駕馭馬車，低吼一聲:「噓!」

兩匹白馬開始走出馬厩。

萬紉媚從一個小窗口往外望，只見景物急速往後退，很快便離開了這繁囂的市集。

夕陽如血，斜照在這輛馬車之上，兩匹白色駿馬也遍身通紅，跨開大步，絕塵而去。

萬紉媚是個老江湖，見過不少大小的場面，遇事每每都能鎮定從事，而且往往都是有驚無險。

這次搶劫錢莊，一切本都在她估計之內，可惜的是，她錯看了那兩個無賴漢子，想不到他們竟是屬於臨陣退縮的懦夫。

幸好最後有這個漢子的援手。

看來這漢子也並非善類，不過，江湖風浪險惡，也許這漢子的援手也只是一時衝動。

可是，萬紉媚越想越覺不對。

這華麗馬車在昌隆錢莊附近出現過，早已被人認出，假若是一輛普通馬車，也許不會惹人注目，可惜這是一輛一看過便不會忘記的馬車。

想到這裏，她立時想叫停。

而馬車却在她未開口之前已停下來。

萬紉媚跳出車廂。

那漢子道:「我們騎馬走吧!」他邊說邊把車前的馬匹卸了下來。

兩匹白色的駿馬雖然跑了一段路，却仍然神采飛揚。

萬紉媚上前，把其中一匹馬拉住，準備騎上去。

那漢子道:「慢着!」

只見他從懷裏拿出一包東西，解開之後，便撒向他自己要乘坐的馬匹。

那馬兒並沒有受到那些粉末的影響。

他再用雙手把馬兒的毛搓捏了一番，轉眼之間，一匹本是雪白的馬匹，竟然變成了一匹灰色的駿馬。

那漢子上了馬，並且遞了一包東西給萬紉媚，不用說，萬紉媚也知道是要把這匹駿馬改頭換面。

於是，她毫不猶豫地把那包粉末打開。

然而，禍事却從此起。

當粉末一打開，萬紉媚已嗅到一股辛辣的氣味，當她想把那包粉末丟開，但已來不及。

她只覺頭昏腦脹，她知道自己已着了那漢子的道兒，她叫道:「你……」

那漢子沒有出聲，但萬紉媚只覺那漢子似乎在搜索一些東西，然後，聽到他一聲乾笑之後，馬蹄聲起。

萬紉媚道:「你這不講道義的人!」

蹄聲漸杳。

怪事迭生　撲朔迷離

萬紉媚臉龐疼痛，她知道這粉末不單是氣味難聞，而且有腐蝕作用。

一想到這裏，她更加心慌意亂。

假若嗅到那粉末，昏倒了或是甚至死亡，對萬紉媚來說，那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毁去那美麗的顏容。

她不敢用手去抓面孔。

她勉强睜開眼睛，還可以看到前面那匹馬，那匹馬似乎因失去了伴侶而顯得有點不安。

萬紉媚一躍上馬，馬兒便洒開大步而去。

她只感到臉部灼痛，而心也是灼

痛的，她眞後悔怎會選中這個漢子?

她伏在馬上，臉龐灼痛漸減，却有種痲木的感覺，她知道假若不設法把這些粉末洗去，她的臉將永不可見人。

「水!水!」她的聲音從心底一直呼至口邊。

那馬兒似乎有點靈性，竟然改變了方向。

萬紉媚也無能爲力理會。

馬兒跑了一會便停下來，萬紉媚靜耳傾聽，前面竟然傳來一陣水聲。

那時已是暮色四合，而銅盤大的月兒已從東方升起，萬紉媚勉强再睜開眼睛，已看到一片矮叢林的前面，有一道小瀑布潺潺的瀉下。

她急忙的從馬背一躍，直往那小瀑布而去。

她眼睛雖是半閉，而且頭昏腦脹，但是她的武功與身手仍然不弱。

她一躍下，便立時舀水往臉上抹去。

可是，她突然聽到有人叫道:「慢着!」

那聲音非常細小，却是清晰可聞。

萬紉媚雖是聽見那聲音，叫自己停下來，却敵不過那臉上的痕癢與灼痛，仍要舀水洗臉。

當她的手一觸及水，突然，她感到右手手肘之處，似乎被一些東西撞了一下，痲木了下來。

右手不靈，她的左手立時移動，立刻舀水去。

可是，當左手一觸及水，左手手肘之處，也是微微作痛，也痲木下來。

登時，萬紉媚便像一頭呆鳥般站在水前。

「你想毁了你美麗的顏容?」本是細小的聲音，已呈淸晰，不過，那聲音却不知來自何方。

萬紉媚雙手不能動彈，但仍能說話，叫道:「你是誰?爲何阻我?」

「你這人恩怨不分。」

「我要洗臉。」

「好，你洗吧!」忽然，她只覺得雙手手肘之處，又被一些東西撞了一下，那痲木的感覺已消失。

她立時又去舀水。

不過，她的理智控制了她，雙手凝在半空。

那聲音道:「你還有些理性，假若你舀水往臉上一抹，那些水把你臉上的『碎儂心』藥末一溶化，那你以後，一世一生再無面目見人。」

「甚麼?甚麼是『碎儂心』?」

「是天下四大毁容奇藥之一。」

任是萬紉媚是個老江湖，却從未聽聞過。

萬紉媚心下雖急，臉上雖然痕癢不堪，但總明白現在是遇到救星了。

「前輩，請施援手。」

「你信我?」

「當然相信。」

「爲甚麼相信?」

「因爲你已救了我兩次。」

「你倒是個明白人，可惜你太輕易相信人。」

「我太信人?」

「如果你不是過份相信別人，也不會選中那個人。」

萬紉媚聽後，心如觸電，因爲這人一直在窺伺着自己，自己却一無所知。

「前輩救命!」

「好，你願意再冒一次危險，你便信我吧!」

萬紉媚知道，自己再無選擇。

「那邊有幾棵大桐油樹，你跳過去。」

萬紉媚略睜眼睛，只見一個細小的黑影，已飛身過了小瀑布。

她不再猶豫，飛向而過了瀑布。

果然，那地方傳來一陣桐油的氣味。

「你雙手合攏，接着。」

一陣樹木搖動的聲音，萬紉媚只覺上面有如下雨，一顆顆圓形的東西傾瀉而下。

她雙手接了不少。

「這是桐油子，你用力把這東西壓扁。」

萬紉媚依言，雙手用力擠壓，壓得滿手盡是油膩。

「就用這些油汁敷臉。」

萬紉媚立時把手上油汁敷在臉上，她只感到一陣清涼，直透心底。

她又再把油汁，揩在臉上每一處，那種灼痛痕癢的感覺漸漸消失。

她把那些壓扁了的桐油子倒在地上，而立時又有一陣桐油子洒下。

她知道那是前輩的幫忙。

她又再用掌力壓搾桐油往臉上敷，這樣重覆敷了幾次，臉上的粉末才完全消失。

不過，在她敷臉之時，萬紉媚早已可以睜開眼睛看東西，可是，她仍詐作視不見物，屢次從手掌隙縫中偷看，希望可以看到這位救命恩人的眞面目。

然而，上下左右，却看不見那人的踪影。

只是矇矇朧朧之中，那巨大桐油樹上，似乎是蹲有一些東西，並不像個人的身影，而是像一隻猫頭鷹似的。

「好了，而今可以用水洗臉了!」

萬紉媚急忙回身，向水邊一躍，然後舀水往臉上洗去，這時，她才感覺到全沒有那種痕癢與灼痛的感覺。

她洗完了臉，睜開了眼，四週張望。

「前輩，請現身受小女子一拜!」

「你要拜我?」

「當然 前輩是在下萬紉媚的再生父母!」

「那言重了!」

「不，假若我顏容被傷，我肯定生不如死！」

「萬姑娘，你外號是萬人迷與萬人愁，把自己臉容看很這麼重！」

「前輩，你早已知道在下……」

「當然知道！」

「那你救我……」

「對，你猜得對，我是有爲而爲！」

萬紉媚心裡實在佩服，這位前輩竟可以看透自己的心事，而且知道自己要說的話。

既是如此，心內好奇心更重，希望可以一睹這位高人前輩的廬山眞面目。

她左右顧盼，也上下搜索。

「你不用再看，你看不到我的。」

「難道前輩有隱身之術？」

「這並不難，東洋有所謂隱術，其實那只是武功、易容的混合本領！但我並不是隱身！」

「前輩爲何還要……」

「你而今不會明白，日後若有適當時機，你自然可以見到我！」

萬紉媚也不强求。

「前輩，我是個有恩必報，有仇也必報之人！」

「我明白你的性格。」

「你救了我，叫我如何報答你？」

「報仇！」

那前輩的聲音，本是相當平和，但一說到這兩個字，突然變得沈重而惡毒起來。

「報仇？你的仇人是誰？」

「也是你的仇人！」

「我的仇人？」

萬紉媚停了半晌，才道：「怎會這麼湊巧？」

那前輩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只道：「萬姑娘，你聽說過有這一個故事嗎？」

「甚麼故事？」

「故事非常簡單，從前有師兄弟兩人，都愛上他們的師妹，兩人才貌都差不多，不同的地方，師兄生來正氣凜然，而那位師弟，却是一派邪氣！」他頓了一頓，續道：「假如你是那位小師妹，你會選誰？」

「當然是大師哥！」

那人發出了一陣苦笑的聲音。

「對，這是人之常情！可是，那大師哥却無端惹來了苦難！」

「甚麼苦難？」

「本來有情人終成眷屬是天下間最美妙之事，可是，在他們成親的晚上，長門山莊便無端起了一場大火！」

「長門山莊？」萬紉媚問。

「你聽過這山莊？」

「聽過。長門莊主是個非凡人，據說他的長門七絕五行拳，打遍天下無敵手！」

「是的，本來長門莊主可以憑這絕技在武林史上留下輝煌的一頁，但在那場大火之後，悲劇便開始！」

「那時師兄妹姻緣拆散？」

「那只是悲劇的一部份！」

「還有……」

「長門莊主無忌因爲女兒出嫁，心中滿是矛盾，既是高興，也是惆悵，因而多喝了兩杯，當大火起之時，他已是爛醉如泥！」

「喝酒累事？」

「不，那是長孫無忌生平第一次喝醉酒，但也是最後的一次！」

萬紉媚也爲這位武林高人而嘆息。

「那時新人又如何？」

「師妹在大火中失去踪影，而那位新郎最爲不幸！」那人說到這裏，也忍不住嘆息了一下，半晌才續道：「大火之後，有十八個幪面人闖入，打退了宴會中長門莊主的好友！」

「那些是甚麼人，長門莊主本身武功如此高强，他的朋友也不會弱到那裏！」

「是的，他的武林朋友武功當然不弱，可是，他們都是無備而戰，而且，最致命的是當時長門山莊的大火！」

「大火？」

「是的，而今想起來，那才知道有計劃的縱火，比甚麼機關陷阱還要可怕！」

「那新郎怎麼了？」

「那位新郎在這小登科的日子，當然是非常高興，也喝了一些酒。不過，他並沒有醉，當大火一起，宴會也到了一半，他撲出大門，去撲滅火燄！那知道，一撲出去，便有一個黑影，從天而降！」

「是誰？是他的師弟？」

「他只看到一個黑影，然後是一陣粉末，蓋頭而來！」

「甚麼粉末？」

「你也嚐過的粉末！」

「剛才你救了我的那種！」

「比你嚐的還厲害一倍以上！」

萬紉媚身受其害，當然知道其中的苦處。

「他感到臉部，痛如火炙，那麼，他當然立刻去找水，希望洗去那種粉末，那知道……」

「粉末一與水接觸，便立時生了腐蝕作用，面容立時毀了，連眼睛也灼傷了！」

「沒有盲？」

「幸好沒有！不過，視物也是模糊之極！」

萬紉媚嘆了口氣，道：「這人爲何如此狠毒？」

「這還未算，新郎遭八人圍攻，在灼痛而眼快要瞎的情形下，拚死以赴！」

「結果……」

「結果是慘不忍睹，比死了還要可怕！」

萬紉媚實在不明白，有甚麼比死了還更可怕？

「八人圍攻，已使他心力交瘁，不及一炷香時分，已是遍體鱗傷，然後是另一人加入，這人武功怪異，但招法厲害異常，新郎連中數招，倒地不起！」

「那人不肯放過？」

「他當然不肯，撲身而來，新郎哥以雙腿踢起，但是那一踢起，右脚已齊股而斷！好厲害的一柄利刀！」

「他用刀切去新郎的右腿？」

「不單如此，當時手起刀落，新郎哥的右腿一冷，但仍未有劇痛的感覺，於是，左脚又起，那人刀法如神，手起又是刀落，左脚又是齊股而斷！」

萬紉媚聽到了，也不覺寒氣攻心。

這只不過是那前輩口中的描述，慘烈的情況已是如此，假若置身在當時，眞不知有如何感受。

「雙足已斷，面容又毁，眼睛快瞎……」

「這豈不是比死去還要慘，還要可怕？」

「你終於沒有死去。」萬紉媚道。

「當然沒有，否則我也不會與你對話！」這話無疑是承認了他便是這位遇害的新郎。

「你的仇人，便是我今天遇見的仇人？」

「是的！」

「那麼，那人是你的師弟？他姓甚名誰？」

那人並沒有立即回答，似乎是又有隱衷。

「爲甚麼你不說話？」

那人嘆了口氣，道：「當時，我先被那些可怕的粉末迎頭撒了下來，眼睛已睜不開，因而我不敢肯定是否我師弟所撒，當我力戰八人，雖然是拚了命，仍然沒有看見我師弟的踪影，最後，我受刀砍，已是筋疲力盡，加上那人武功怪異，我實在不敢肯定！」

「可是，你剛才的說話，却是肯定。」

「我雖然沒有親眼看見，但我有足够的理由去推測，那人如此陷害我，毒我，要弄瞎我，而且在新婚宴會的晚上，那會是誰？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我師傅長孫無忌，雖然號稱有打遍天下無敵手的七絕五行拳，却絕對不是一個好勇鬥狠之輩，雖然有很多人向他挑戰，他仍是拒絕！」

「不過，他那個外號，恐怕並非一般武林人所能接受，有道是，文無第一，武無第二！」

「這個外號並非他自己叫的，而是那些曾與他較量過的人，互相敬重而尊稱他的！」

「這與長門山莊大火之事有關？」

「可能有關！」

「但如果是識大體的人……」

「我不是說外人！」

「是說你師弟？」

「是的，五行七絕拳有七個主要招式，每個蘊含有七種變化，因而共有七七四十九式，四十九式並與五行不同的分配，所以這套拳並非簡單！」

「既能打遍天下無敵手，當然絕不簡單！」

「我是師傅的嫡傳弟子，也祇學了五招！」

「相信五招也是終生受用不盡！」

「假如我師弟如此想便好！」

「爲甚麼？」

「他只學了三招！」

「是資質問題，還是你師傅的問題？」

「我相信是資質問題！」

「但你師弟却認爲是你師傅偏心！」

「對，問題就出現在這關鍵之上，我師弟可能早存怨恨之心，加上未能奪得佳人，於是……」

「這狠心狗肺的人姓甚名誰，讓你我有一天，可以食其肉，寢其皮！」

「這人叫胡鐵方！」

「胡鐵方？『手到擒來』胡鐵方？」

「這幾年以來，他是贏到一個俠盜之名！」

「對，胡鐵方在江湖露頭角，也是這幾年的事，不過，他是一個刼富濟貧的俠盜，也得到一般人的好評！」

「他是在沽名釣譽！」

「想不到我今日所遇見的竟然是他！」萬紉媚想了一下，又問道：「恩公高姓？」

「你不用這麼稱呼我，我暫時有恩於你，其實我只希望你能在將來助我一臂之力！我叫高玉樹！」

「好個名字，高大威猛，玉樹臨風！」這話無疑是一個讚美。

突然，那濃密的樹影中，月光掩映之下，有一個黑影在樹梢之上，慘然道：「假若是前幾年，我對你這話實在是受不了！」

萬紉媚望上去，雖然是看不清楚，但隱約之中似乎是看到一個半截人。

她記起他已被人砍去了雙腿。

萬紉媚道：「對不起，高前輩！」

「我也算不了你的甚麼前輩，我們萍水相逢，你不用尊稱我甚麼！」

「我便叫你一聲高大哥！」

「好極！」

這時，樹林之外，有沙沙之聲。

高玉樹道：「你也應該餓了？」

萬紉媚點點頭。

只見那樹梢之上，黑影移動之處，一片樹葉飛了下來，而外面水聲處，却傳來一陣動物的哀號。

萬紉媚一邊與高玉樹談話，一面運氣自療，身上傷勢已無大礙。

她聽到叫聲，也一竄而出。

只見水邊一隻小鹿倒了下來。

高玉樹的暗器功夫已臻化境，可以摘葉飛花，當作利器，也可殺人。

「高大哥，我弄一頓美味的燒鹿肉給你吃！」

「好極！」高玉樹答道，但他並沒有下來。

萬紉媚便用刀剖開小鹿，把兩個肥美的肉腿，架在火上烤熟，經過一場劇變，萬紉媚一直也沒有感到肚餓，而今看到洪洪烈火，與使人垂涎三尺的鹿肉香氣，也不覺是飢腸轆轆。

當鹿肉全熟，萬紉媚便叫道：「你下來吃鹿肉吧！」

「不，我不下來！」

「那你怎麼吃？」

「你把鹿肉拋上來吧！」

「爲甚麼你害怕見我？」萬紉媚大惑不解。

「不，我不是害怕見你，而是讓你想像一下，我是高大威猛，玉樹臨風的形象！」

萬紉媚把燒好鹿肉拋向黑影處。

高玉樹一手便把鹿肉接住。

萬紉媚也在下面吃着鹿肉，一會，高玉樹又把鹿骨從上拋下來，把骨頭擲入爐火之中。

一宿無話。

當陽光射入林內，萬紉媚便起來。

「高大哥，高大哥！」

她叫了幾聲，仍沒有回答，看來高玉樹已暫時離開這地方，不過，她可以肯定他一定會回來。

她看着自己，只見自己衣衫襤褸，而且昨夜桐油與那些粉末，把自己弄得極髒，而附近又是水邊，她決定在清溪之上，沐浴一番。

這地方是個人跡罕到的地方，萬紉媚並不害怕有人來，只是擔心高玉樹會回來，而他是個來去無踪的人。

不過，她爲了弄清潔一下自己，也顧不得這麼多，只想快手快脚，在高玉樹回來之前，弄妥一切！

於是，她解下羅裳，跳入水中。

水是透澈的而又涼快，萬紉媚快手快脚的清洗一番，但又覺得頭髮糾纏一起，於是便浸入水中，連頭髮也洗個乾淨。

當她正要上來之際，水邊的樹林處，樹葉沙沙作响，萬紉媚害怕那是高玉樹回來。

高玉樹雖是她恩人，但男女有別。

她浸在水中，道：「高大哥？」

樹影之處，並無回聲。

萬紉媚心中一凜，自忖道：「難道是其他人？」

她想立刻走出水中，但那邊樹梢之處，又有一些樹葉沙沙作响，而且，她已看到一個人影！

那絕對不是高玉樹的身影。

因爲根據萬紉媚的想像，高玉樹是齊股而斷，身材是只有半個人那麼高。

而那邊一閃而過的人影，卻絕對是一個高大的人影，這使她更不敢輕舉妄動。

萬紉媚再等了一會，心下有點焦急，喝道：「誰個再躲在樹後，將會……」

樹後立時出現了一陣狂笑的聲音。

萬紉媚雖是個江湖兒女，但畢竟是個女兒身，心裡震動，怒從心起，可是，卻又動彈不得。

她首先把整個身體浸在水中，然後，看着岸邊自己擱下衣服的地方。

只要披上衣服，這人將會不得好死！

那堆衣服仍然好端端地放在那溪畔的石塊之上。

萬紉媚決定冒一個險，她立即潛下水裏，閉着氣而游近那堆衣裳處。

當她從水中冒出頭來之時，卻不見了那堆衣服！

萬紉媚氣極，那分明是挑戰。

她實在想從水中一躍而起，把那人的脖子扭斷，可是，在這情況之下，她卻……

那陣帶有侮辱性的笑聲又起。

萬紉媚既羞且怒之際，她突然聽到樹林另一邊也沙沙作响。

接着是高玉樹的聲音：「姑娘不用驚慌！」

然後，右邊樹林竄起了一條黑影。

兩人便在樹林之內，在樹與樹之間，互相追逐而毆鬥起來。

萬紉媚仍在水中，一動也不動。

她已可以清楚的看到，高玉樹半截的身影，在樹與樹之間游動，就好像一條魚兒在水中游動那麼快捷而自然。

而那登徒浪子也使她有點觸目。

那人身材高大，矯捷的身手與高玉樹也是不遑多讓，在他們幾十招的對打之中，雖然看不到他們所出的招式，但本是沙沙作响的樹葉，而今已成了一陣一陣的樹濤之聲，顯然，兩人功力均不弱。

萬紉媚只渴望得回那些衣服。

忽然，那邊樹林狂嘯一聲，只見一些衣物已飄下小溪之中。

萬紉媚一手接着，不再理會甚麼，便在水中把衣物迅速的穿上。

然後是一躍而出。

但是林外卻一點聲音也沒有。

萬紉媚還以爲他們已離去，可是，她卻感到一陣難以形容的心頭翳悶，那是一種對敵的感覺。

她向林中走去。

只見林中樹葉在飛舞，那些青綠的樹葉，颯颯地從樹上慢慢的落下來。

林中兩人對峙着。

那些樹葉並不是因爲風大或是甚麼原因而跌下來，而是因爲兩人對峙那種肅殺的威力而落下。

背着萬紉媚的一個半截身的人，那當然是高玉樹，而面對着她的，卻使她怒火上升。

那人正是昨天打劫錢莊時被她威脅的人質！

萬紉媚本想威脅他作人質，反而被他奪去了所劫來的黃金與銀票，但也可說在她逃走之時出了一臂之力。

這人面孔仍然那麼冰冷，不過，而今卻是多了一層無形的殺氣。

萬紉媚一見了他，立時產生一陣奇妙的感覺，這人總算是曾經幫過自己一把，卻又曾偷去自己的溪畔的衣服，很明顯，他是有登徒浪子之心。

還有，他奪去了自己所掠奪的銀票黃金，這個賬一定要算。

當萬紉媚在思索之際，兩個人影已動。

高玉樹突然從地上毫無端倪的躍起，那種去勢，便像一支尖銳的錐子，猛向對手胸前插去。

那高大的對手，也是一躍而起，然後是一個閃身，雙掌已然遞出。

一陣似是骨頭碎裂的聲音，兩人猛烈撞擊之後，又遽然分開。

而樹葉落下之勢更盛。

本來想衝出去幫忙的萬紉媚，立時也停下了脚步，因爲只看這一招的對拆，她已可以感覺到那種高手對峙的力量與氣氛，假若自己加入，不單對高玉樹沒有幫助，反而會使他分神。

她呆着，闖蕩江湖這麼多年，也看過高手對壘，自己也曾與很多高手交過手，但從來沒有看過如此的場面。

兩人又再互相攻擊起來。

這次是由那人先發招，只見他欺身而近，人像旋風似的追向高玉樹。

高玉樹看準來勢，一拳打出。

這一拳實在是有開碑裂石之勢，然而那人旋風的鑽來，也有另一番威力。

高玉樹突然化拳變指，雙指合駢戳出，成一股比拳力略遜，但力量較爲集中的一擊。

那人似乎從來沒有想過這由拳變指的一擊，因而無從阻擋。

那人狂叫一聲。

高玉樹得勢不饒人，再進另一掌。

這一掌看似並不嚇人，但來勢却是急且勁，那人已知厲害，突然一個閃身，隨即猛退。

這一退的迅速，實在又使萬紉媚看得有點眼花撩亂。

那人已躲在一棵粗壯的樹幹之後，然而，高玉樹左掌並沒有停下來。

掌力仍猛，去勢更爲急勁。

「砰」的一聲，掌打在樹幹之上，一陣落葉颯颯的落下，而樹幹也裂了開來。

萬紉媚見了，忍不住叫好！

高玉樹迅速的退後。

他等待着，萬紉媚也等待着。

那棵樹慢慢的倒了下來，但大樹之後，却沒有了那人的踪影。

難道那人又要弄一些甚麼花樣？

不過，再等了片刻，仍然沒有那人的踪影。

高玉樹似乎是舒了一口氣。

萬紉媚慢慢的走出來，道：「高大哥，你……」

「我沒有甚麼！」

萬紉媚慢慢的走近。

這時，高玉樹仍然是背着萬紉媚而坐，因此，萬紉媚還無法看清楚他的廬山眞面目。

高玉樹突然道：「姑娘，站着！」

萬紉媚依言站住。

高玉樹道：「你去好好弄乾你的衣服！」

「你受傷了？」

「沒有，不過，我還是要運功恢復元氣，請暫時不要打擾我！」

「我……我可以爲你做些甚麼？」

高玉樹想了一會，才道：「你可以在附近爲我守衛一下，不要讓其他事物影响，使我分心！」

萬紉媚只好退後離開，回到溪畔。

她實在想看一下這位恩公的面目，雖然他是失了雙腿的殘廢人，但面目一定是丰神俊朗。

她眞想走去窺伺一下，不過，她又害怕使這位高大哥惱怒。

轉眼已是午後。

高玉樹還沒有甚麼聲息，萬紉媚只好在這溪畔守着，正在百無聊賴之際，她忽然看到小溪之中，竟有一些游魚躍起。

那些魚並不大，如果捉幾條上來，也不失是一頓美味可口的晚餐。

於是，萬紉媚便決定試試捉魚，但身邊却沒有任何工具，如何捕捉？

徒手捉魚，倒也是個新鮮的玩意。

萬紉媚慢慢的涉入水中，然後站定，兩條魚兒在水中躍起，她立時一手抓上。

魚兒是抓在手中，不過，却是無法捉住，「奪」的一聲，又從萬紉媚手中滑了出來。

萬紉媚不服氣，又再等候機會。

這次魚却在她身邊游過，她立時插手入水，可是，她連魚兒的邊際也沒有觸及，因爲手插入水，先有了水聲，魚兒早已溜之大吉。

之後，一連幾次，無論是魚躍半空，或是魚游水中，她也無法把魚兒捉住。

她實在不服氣，因爲眼見在手邊的東西，却是無法得到，可是，她越是惱怒，越是無法捉到。

忽然，傳來高玉樹的聲音：「萬姑娘，你首先屏息靜氣，心如止水，眼觀鼻，鼻觀心！」

萬紉媚昂頭，已看見了高玉樹的身影在一棵樹上。

她沒有答話，依言而爲。

她站在水中，動也不動。

忽然，一魚躍了上來。

她一手伸出，魚便抓在她手中。

這時，另一條魚也在她身畔游過，她立時彎腰，一手抓出，手中也多了一條魚。

萬紉媚高興極了。

高玉樹道：「小心，魚兒有刺！」

萬紉媚小心的握着魚兒，並把牠抛在草地上，魚兒離水，任牠如何狡猾刁鑽，也是無可奈何的了。

萬紉媚道：「多謝大哥的指點。」

高玉樹道：「也算不了甚麼。其實，你也是練武之人，怎會不知屏息靜氣，心如止水，眼觀鼻，鼻觀心這種簡單口訣！」

「對，我也早知。」

「不過，這些簡單的口訣，正是任何工作的根本泉源，做任何事，只要能保持這樣的心境，一定水到渠成。」

「那是知易行難。」

高玉樹笑道：「這裏只有兩條魚，今晚的晚餐不夠吃。」

萬紉媚立時又躍進水中，屏息靜氣。

這次却是手到魚來，無論是在水中，或是魚躍半空，也逃不過萬紉媚的五指山。

轉眼之間，已有七八條魚。

萬紉媚看着魚兒，似乎上了一課，不單是武功的一課，而且是人生的一課。

很多事物，本來我們早已知道，但我們是無法加以發揮，因此一切都停滯不前。

高玉樹看見她在發呆，便道：「你打算怎麼烹調這些魚兒？」

萬紉媚笑道：「我只有一個辦法，便是生個火，把牠們燒熟，味道也不錯。」

高玉樹道：「我可以提供另外兩個法子。」

「高大哥也是個美食專家？」

「不，闖盪江湖，身如浮萍，你如果不懂得其中樂趣，那便終身受苦，假若你能從苦中尋樂，那你會好過得多，人生也更豐盛。」

高玉樹似乎是語帶雙關。

萬紉媚一向是個我行我素的人，獨自闖蕩江湖多年，從來沒有人會敎訓她，也沒有人敢敎訓她，然而，高玉樹的三言兩語，却使她終生受用不盡。

萬紉媚道：「我想知的是弄魚之法。」

「好極，你架火而燒之，是一個香脆的吃法，也不失爲美味之一，另一個方法是去找些芭蕉樹葉，然後把魚兒裹在其中，放入火中燒，當魚兒燒熟，那種蕉葉清新香味與魚兒的鮮味，實在令人垂涎三尺。」

「好辦法，還有何種法子？」

萬紉媚實在不相信，在這荒野之地，還有甚麼可供選擇的烹飪之法。

「當然有，你走近溪旁，掏一把濕泥回來，然後把濕泥裹着魚兒，再放入火中燒之。」

「泥裹着魚，會使魚肉弄污。」

「不會的，只要你懂一個秘訣。」

「甚麼秘訣？」

「這是不傳之秘。」高玉樹故作神秘。

萬紉媚沒有作聲。

高玉樹道：「這個秘訣是，千萬不要把魚鱗去掉，讓泥燒乾了，自然會把魚鱗也剝下來，那時，不單沒有弄污魚肉，而且更沒有鱗片，魚肉更爲甘香軟滑。」

「高大哥果然是個烹魚專家。」

「不，你要嘗試過，那才知我是不是在扯謊。」

於是，萬紉媚先架起火，然後依樣畫葫蘆，把九條魚兒，分作三組，分別是明火烤之，樹葉裹之，和濕泥燒之。

不一會，魚兒都發出香味來。

果然，三種煮法有三種不同的風味。

明火的，是乾而焦脆；用樹葉裹着的，有一種葉的香氣；而用濕泥裹着的，却異常軟滑。

高玉樹仍然沒有從樹上下來。

萬紉媚實在大惑不解，爲甚麼高玉樹不願與她面對面的坐着。

她忍不住問道：「高大哥，你是否嫌棄我？」

「爲甚麼這麼說？」

「那你下來與我一起吃東西吧！」

高玉樹沒有作聲。

萬紉媚本想再催促他下來，但回心一想，凡事無需勉强，否則反而招致不必要的麻煩。

飽餐之後，萬紉媚收拾好一切。

高玉樹道：「萬姑娘，請原諒高大哥，暫時仍不想與你見面，你應該明白我的苦衷。」

萬紉媚道：「我自然明白，當高大哥要以眞面目示我之時，自然會用眞面目。」

「交朋友遍天下，最難得的是知心。」

萬紉媚不想再談這些，話題很快又轉入了剛才與他對敵的那個人。

高玉樹道：「明天，或者是後天，那人一定會再來。」

「我對那人也恨之入骨，他來最好。」

高玉樹道：「我却不是你那麼想法。」

「爲甚麼？」

「『手到擒來』胡鐵方並不是一個普通的人。」

「你武功肯定勝過他。」

「表面是如此，過去的幾年，他在江湖上贏得俠盜的好名聲，而且武功也有進步。」

「他始終未及你的長門七絕五行拳。」

「雖然他的七絕五行拳以前不及我，但我看他加以苦練，並配合其他的武功，看來快要超越我之上。」



胡鐵方向萬紉媚講述他與師兄高玉樹的往事。

萬紉媚沒有作聲，因爲他看過二人今日在林中一戰，雖然胡鐵方是被打走了，不過，他並不是落荒而逃。

「他是我們共同的仇人，假若他回來，我們並肩作戰對付他。」

「加上你，我們自然有勝他一籌之把握，可是……」

「可是甚麼？」

「可是，我恐怕勝不了他的狡猾奸計。」

「他爲人工於心計，這點我也不會比他遜色。」

「假若他再來，你有甚麼好計謀？」

萬紉媚道：「我看他是如何來，是爲何而來。」

「我看他只有兩個目的，第一，他爲了剷除我；第二，他看上了你。」

「假若他是以此而來，我們便聯手殺了他。」

「以靜制動，以衆敵寡，自然是取勝之道，不過，他膽敢一個人前來的話，自然也有他取勝之法。」

萬紉媚想了一下，道：「高大哥，你究竟想把他一刀殺死，還是要把他生擒活捉？」

「一刀殺死他，那是便宜了他，當然，在沒有辦法之中，這自然是唯一的辦法。」

「那麼，大哥想把他活捉過來？」

高玉樹沒有作聲。

「那我也有辦法。」

「甚麼辦法？」

萬紉媚道：「我在地上畫一些東西，你可以看得清楚嗎？」

她在爐火內拿起一些未完全燃燒的樹枝，繪畫出一個圖來，高玉樹也再不作聲，只是在樹上觀看着。

那時月華如水，高玉樹居高臨下，可以清楚的看見，萬紉媚繪出一幅誘敵之計。

高玉樹看着，雖然萬紉媚並沒有加以註釋，他仍然是非常明白，而且讚嘆道：「好計，好計！」

萬紉媚的計策是非常巧妙的。

他們談論了一些細節之後，便開始入睡。

翌日一早起來，萬紉媚暫時離開樹林，往北面一處地方，掘了一個兩人深的土壕。

萬紉媚雖是女流之輩，但做起這種粗重的工作時，仍然非常俐落。

黃昏的時候，她回到樹林。

只見溪畔之處，已多了幾幅用竹織成的屏風似的東西，那些屏風雖然簡陋，但也相當結實。

「高大哥！」萬紉媚叫道。

高玉樹仍躲在樹上。

「這些竹栅合你心意嗎？」

「好極了。」

「你弄的深坑又如何？」

「已掘好了。」

「那麼我們吃晚餐吧！」

「你弄好了？」

萬紉媚已嗅到一股香味，自那爐火中傳出，却不見有任何食物，只見一大團黑泥。

「你小心把泥弄開，小心，火熱呀！」

萬紉媚把爐上那些泥弄開，香氣更盛，原來泥下竟是一隻野豬，野豬肉在灼熱的爐火下，隔着泥土，並沒有受到火的直接燒烤，因而肉汁豐富，肉香四溢。

「大哥，你眞懂得吃。」

兩人一邊吃，一邊商議他們的計劃。

高玉樹仍然沒有下來，萬紉媚把一個豬腿拋了給他，兩人都吃得津津有味。

接着的兩天，他們都是忙於佈置他們所訂下的計劃和所需的一切用具。

高玉樹利用了萬紉媚的巧妙，加上他對五行的認識，互相配合起來，是極其完美的。

看來「手到擒來」胡鐵方，只要他一出現，那時他便會變成高玉樹與萬紉媚囊中之物，手到擒來。

可是，天下事往往不能盡如人意。

胡鐵方三日都沒有出現。

萬紉媚實在等待得不耐煩，不過，高玉樹却依然不動聲息的等待着。

他是個久歷風險的人，自然有他的能耐。

直至第五天晚上，當萬紉媚剛進入夢鄉，她便發覺有異樣的感覺。

她似乎嗅到一陣香氣。

那種香氣使人感到很舒服，而且使人不自覺的想多吸兩口。

萬紉媚吸了兩口之後，立時醒覺，可是，身體已有酥痲的感覺，而且動彈不得。

她好像聽到有人說話，不過，無論她如何集中精神，也無法聽到他們在說些甚麼。

漸漸，她又聽到外面有打鬥的聲音。

她撐起身來，越是用勁，却越是模糊，而且身心都像一直沉下去似的。

她想高聲呼叫，但無法發出聲音。

漸漸，她不由自主的沉睡了。

翌日，當她一睜開眼的時候，便發覺不對勁，週圍的樹林似乎受過一場暴風的蹂躪，滿目瘡痍。

她可以活動了，坐了起來，但仍覺得十分疲倦，而且關節部位仍隱隱作痛。

萬紉媚叫道：「高大哥！」

沒有回應。

她又再高叫兩聲。

一陣微弱的聲音從遠處傳來。

萬紉媚慌忙循聲音來源跑去，在林木之外，只見那些本來用作捉胡鐵方的竹柵竟然已圍了起來。

聲音便是從竹柵之內傳出來。

萬紉媚走近。

高玉樹道：「萬姑娘，不要進來。」

「爲甚麼？高大哥，你受傷了？」

「沒有，我意思是沒有受到嚴重的傷害，不過，在三天之內，我會自行醫治的。」

「我可以幫助你嗎？」

「可以。」他的聲音微弱而急速。

「怎樣？大哥，無論赴湯蹈火，我都在所不辭。」

「你……你立刻離開這裏，不要理會我。」

「甚麼？」

「立……即……離……開……」是有氣無力的聲音。

萬紉媚道：「高大哥，無論你吩咐我做甚麼，我都可以答應，唯有叫我離開，却是萬萬不能！」

「那會連累了你！」

「大哥……」萬紉媚怒聲道：「你不當我是你妹子了？」

高玉樹沒有作聲。

萬紉媚道：「我一定要留下。」

「好，妹子，你只要在我這竹柵之外，守候着，保護着，千萬別讓有人來打擾，那便可以了。」

「沒有其他？」

「沒有其他。」

可紉媚聽他說話的氣息，知道他實在是疲弱之極，不敢再打擾他。

一日一夜，萬紉媚沒有離開過半步，她自己也似乎忘記了饑餓。

到了晚上，當她想去喝一口水的時候，她又開始嗅到那股幽香。

她立時止住了呼吸，不過，她仍裝作昏倒似的。

過了一會，有一個黑影行近。

她在月色之下，已隱約可以認到，那人的確是胡鐵方的身形，不過，她不敢肯定，因爲那人是背着月光，無法看清楚他的臉容。

不過，她幾乎已可以肯定，那人一定是胡鐵方。

那人漸漸行近。

萬紉媚心中忐忑，因爲只要他一走近，她是無法不加以阻撓的，但一動武，一定干擾到高大哥的。

那時，她實在不知如何決定，不過，她已開始運功，一運功之下，她大爲驚慌，因爲，她雖然是止住了呼吸，卻仍然中了那種香氣的毒而不自覺。

她的心往下沉了。

自己既不能保護自己，更不能保護高玉樹了，難道就這樣讓他下手？

她突然發起了一股狠勁，力量不知是從那兒來的，然而，這一股狠勁却發揮了力量。

她整個人已躍離地面，有如疾矢離弓似的標向那人，那人突然被一件看不清楚的東西襲來，自然而然的閃

在一旁，待看清楚來勢，才再作打算。

萬紉媚把握這稍縱即逝的時刻，連環兩招使出，一招是她拿手的「朝登阡陌」，接着的一招是「暮踏紅塵」。

在江湖之上，能穩穩接着她這兩招的人並不多。

而眼前這個她以爲是胡鐵方的人，居然可以穩穩的接住她這兩招。

萬紉媚已可以看得淸淸楚楚，這人根本並不是胡鐵方，因爲他是戴有一個面罩的。

萬紉媚與高玉樹躲在這一個樹林中，根本是無人知道的，爲甚麼會多了一個人前來？

而且要戴上面罩，爲的是甚麼？

不過，萬紉媚再沒有機會想下去，因爲那人已出手，而且也是狠勁有加的拳脚。

萬紉媚見自己兩招已被這人穩穩接住，已知來者並非普通人，因此不再硬攻而是穩守着。

那人招式極其怪異而厲害，給人一種防不勝防的感覺，萬紉媚雖久歷江湖，但也有一招被中個正着。

不過，招式是厲害，但勁力卻是不足。

萬紉媚中了幾招而不倒，那便是因爲那人並沒有足夠的殺傷力。

這人究竟是誰？

肯定不是胡鐵方了，因爲胡鐵方與高玉樹之一戰，早已使萬紉媚眼花撩亂，而且兩人相鬥的地方，所留下的慘烈情況，足以使她難忘。

這時，萬紉媚反而充滿了信心。

這人是巧而缺勁，自己向來也是以「巧」見稱，既然是巧足以抗衡，只要加一把狠勁，對方豈不是很容易的手到擒來？

她已發了一把狠勁。

眼看自己的右掌便要印在他的印堂，這一招足以使他暫時倒下來。

可是，那人一縮。

萬紉媚的手掌可以觸及他的額，她感到一陣異樣的感覺，那是一種非常滑溜的感覺。

直接一點來說，那並非男人臉龐的感覺。

萬紉媚自己是女人，當然知道女性臉龐的滑溜感覺。

那是一個女人。

她自己再加一把勁，眼看便要拉下那人的眼罩，不過，那人縮得極快。

而且她已知道，自己不再是萬紉媚的敵手，她一退再退而出了樹林。

萬紉媚窮追不捨。

那人一直竄出樹林，萬紉媚仍然追着。

假若那人眞的是個女人，那麼，她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女人？很明顯的，這女人是要來看高玉樹的。

她有一種酸溜溜的感覺。

她一定要看清楚那個女人究竟是誰！

因此，她似乎忘記了一切而向前追着。

那人竟然是向有人煙的地方逃去，萬紉媚已下了決心，明知是地獄也要跟進。

當她幾乎可以追及那人之時，前面是一個荒蕪的小村落，那時已是凌晨的時分。

她看着那人的身影閃入一間草棚似的屋子，她也止住了脚步，因爲她不敢肯定，那是個甚麼地方。

那人閃入了草棚之後，並沒有甚麼動靜。

萬紉媚等了一會，實在忍耐不住，她想進去，突然，草棚的另一邊，却出現了一聲馬嘶聲，然後是馬蹄聲。

萬紉媚一躍而上了草棚頂。

只見草棚的另外一邊，有一匹白馬，馱着那人直向另一個方向奔去。

萬紉媚再躍向下。

那匹白馬非常神駿，幾下强而有力的步伐，已把那人載離了相當遠的地方。

萬紉媚頓足興嘆，想不到這人早有預謀，收藏了一匹馬在這裏。

可是，她實在心有不甘。

她走回草棚，看看那是一個甚麼地方。

當她一近草棚，整個人興奮精神起來，因爲她聽到了馬的嘶叫。

草棚之內還有馬匹。

萬紉媚立時入內，只見有兩三匹瘦馬在內。

她挑選了其中一匹，跨了上去，揚鞭而去，這匹瘦馬也跑得不錯。

那人雖已跑得遠，但那是一望無際的草原，無論她跑得有多遠，萬紉媚仍然可以知道她的方向。

萬紉媚一直追到門口。

在城門處，那人被官兵查問，稍爲慢了一點，當萬紉媚追近，那人已奔入了城內。

萬紉媚也被官兵盤問，不過，她巧妙地放下了一錠銀子，很快便通過了。

那人騎的白馬是異常神駿，因而看過這馬的人一定記得，萬紉媚邊跑邊問，並沒有失去那人的踪跡。

那時，城內已是熱鬧起來，人來人往。

萬紉媚下了馬，找着一個年輕人，問那匹白馬的方向，那人指了轉角一些大屋道：「那邊去了。」

萬紉媚說了一聲謝謝，便向那些大屋去。

那年輕人叫道：「姑娘，你去那邊？」

萬紉媚回過頭來，道：「有甚麼不對？」

那年輕人道：「你去不得。」

「爲甚麼？」

那年輕人並沒有回答。

萬紉媚想再追問，但是那年輕人已掉頭走了，她實在覺得奇怪，自忖：「我有甚麼地方去不得？」

萬紉媚向來有執拗的性格，何況她一定要找到那人，看看那人的廬山眞面目。

她循着那年輕人所指，轉過了街角。

那是一條相當大的街道，但却是異常的冷清，萬紉媚覺得奇怪，爲甚麼這麼一條大街，比外面的那些街道，會這麼冷清清的？

街道兩旁的建築物，也並非頹垣敗瓦，反而是一派繁榮的氣象。

不過，整條街都是寂靜的。

一個人也沒有。

兩旁的屋前，掛滿了未亮着的彩燈。

萬紉媚正要小心審視，她突然聽到了一聲馬嘶，她急忙循馬嘶聲而去。

那白馬便是站在一間極富氣派的大屋之前。

萬紉媚走近，那馬匹的身體仍然在淌汗，看來一定是那人所騎的。

這人一定是進入了大屋之內。

她回首一望，赫然明白一切，但同時也糊塗起來，因爲她眼前的這間大屋，前面是寫着醉紅樓。

醉紅樓。

萬紉媚當然知道那是甚麼地方。

在這秦淮一帶，是著名脂粉地，有這些大院子，並不出奇，出奇的地方是，那人怎會跑進這些地方？

假若這人眞是個女子的話，更沒有理由走進這種地方，怪不得那個年輕人叫自己不能走到這地方，因爲萬紉媚也是女兒身。

進入這些大宅院之內，不問而知，尤其是個女的，一定是那種身份。

萬紉媚也有些不知所措的感覺。

進去還是不進去？

她正在猶豫之際，有一把聲音從院內傳出，問道：「姑娘，你是找人？」

然後是幾聲濃重的咳嗽聲音。

「是的！」萬紉媚答道。

「既然是找人的，便請進來。」

萬紉媚抱着既來之，則安之的態度，漫步入了那間極具氣派的大院。

天井之內，一張斜放的帆布床上，躺着一個老人，那老人仍然咳嗽着。

可是，他不理會那咳嗽，仍然狠狠的吸了一口水煙，噴出濃濃的煙氣。

「你是誰？」萬紉媚問。

那人抬起了頭，眉毛緊皺，道：「這話似乎是應該我問你的。」

「我……我姓萬。」

「萬姑娘，你究竟找誰？」

「找你。」

「你認識我？」

「我當然認識，你是這裏著名的龜奴。」

那人笑了起來，又再多咳嗽了幾聲，才道：「在這裏的男人，不是龜奴是甚麼？」

那人並不覺得龜奴是甚麼耻辱。

「我找一個把白馬拴在外面，進入了這醉紅樓的幪面女人。」

「你想找的人……有，只不過並不符合一個條件……那個女人，有馬，是進入了裏面，但並沒有幪面。」

「那是誰？」

那人又有點詫異地道：「這話又不應該是你問的。」

萬紉媚沒有心情跟他再說下去，道：「我只想找她談談。」

那龜奴再沒有回答，繼續吸他的水煙。

萬紉媚走上幾步。

忽然，那個龜奴已動身，他的速度實在快，比萬紉媚快得多，而且是後發而先至。

萬紉媚再想上前，幾乎與他撞個滿懷。

她立時嗅到一種中人欲醉的香味，一種出乎她意料之外的香味。

她實在覺得詫異。

因爲這個龜奴衣衫只算整潔，並非高貴或是甚麼綾羅綢緞之類，而且是吸着水烟，看來這種年老的男人，沒有理由身上有這種香味。

而且香味有點熟悉。

她退後，想從另一邊進入那醉紅樓。

可是，她一動，那龜奴早已動，並且對她的移動方向似是瞭如指掌。

果然不是個普通的龜奴。

香氣因龜奴的移動而更濃。

萬紉媚知道，假若不再止住呼吸，必會再度陷入昏迷！對，這便是昨夜或前幾夜那種香氣！

萬紐媚退後。

龜奴噴了一口濃煙，萬紐媚看着前面人影晃動，而那個女人，沒有幪面的女人，便出現在眼前，可是，她自己却無法支持下去。

她拚盡了力量，想支持下去，可是，她實在無法，實在是力不從心。

她終於倒下。

三角戀情　畸型發展

當萬紉媚醒來的時候，她感覺自己身體不停的移動，並且有一種宿醉而醒的感覺。

她勉强睜開了眼睛。

眼前竟是一個極爲狹窄的房間，眞是出於意料之外，因爲她所躺的床，兩邊都是接連着牆壁。

她坐了起來，假若她下床去，跨下一步，那便是門口，而那門口並沒有門，只有一塊看來是極厚的門簾。

那門簾也是晃動着，不過，因爲門簾本身非常厚，看不透外面的情形。

萬紉媚坐了起來，發覺整個房間震動得更爲劇烈。

她下了床，掀開了門簾。

外面赫然是一條通道，並不是十分冗長的那種，而是短短的幾步，然後，她可以清楚的看到，下面是滔滔流水！

是的，滔滔流水。

她並不是在陸地，而是在一艘船上。

這艘船去得並不太快，但有點波動，那便是她感到整個房間震動的原因。

她一直走到那可以看到河水的地方，其實那地方是船舷，她並且看到岸邊。

岸邊滿是垂柳，而且房屋建在水邊，連綿不絕。

那是熟悉的秦淮河畔。

一艘船正在秦淮河中駛過，而自己却是在這條船上，究竟在她昏倒之後，發生了甚麼事情？

她無法記起，連一個小動作也不能。

她只好再向前行了兩步，那是另一道厚重的門簾。

萬紉媚有點猶豫，但仍然把門簾掀起。

一掀之下，竟又是另一個世界！

那應該是船的裏面，佈置得金碧輝煌，比起那醉紅樓更爲漂亮。

萬紉媚開始想着：醉紅樓……然後是這條與醉紅樓一模一樣的船。

這應該是一條花艇，一條在秦淮河上的花艇。

萬紉媚雖然是江湖中人，但畢竟也是女兒之身，一想到這種煙花之地，不禁有所避忌。

進去看看，還是如何？

她一時拿不定主意。

「進來！」是個男人的聲音。

那並不是龜奴的聲音。

萬紉媚久歷風險，並不害怕甚麼，她的猶豫只不過是傳統上心理的禁忌。

她掀起門簾，大踏步而進。

那金碧輝煌的大廳內，坐着的是一個男人，身旁站着的却是龜奴。

萬紉媚覺得那人有點面善，却又無法想起，這人究竟在甚麼地方見過。

她看着那人。

「萬姑娘，我們早已見過！」

那人見萬紉媚沒有回答，也住了口，讓她好好思索一下。

然後，他又續道：「你那位高大哥，常常把我掛在口邊，也許應是常常詛咒着我！而且，那晚的一戰……」

「胡鐵方！」

那人微笑。

「『手到擒來』胡鐵方！」萬紉媚忍不住的叫了出來。

胡鐵方依然微笑。

那實在是個出乎意料之外的見面。

胡鐵方是個江湖漢，爲甚麼竟在一艘花艇之上，還令人詫異的，他身旁還有一個龜奴。

那個龜奴依然恭謹的站在一旁。

胡鐵方道：「奇怪嗎？」

萬紉媚不期然的點點頭。

「請坐！」

龜奴已不用吩咐的，已爲她預備了一張非常精緻的櫈，並非常恭謹的向萬紐媚道：「請坐！」

萬紉媚坐下。

胡鐵方道：「萬姑娘，身體無恙？」

萬紉媚雖然沒有正面與胡鐵方接觸過，不過，在樹林外面看他與高玉樹一場決戰，足以使她印象難忘。

他的武功是非常高强，能夠與那個古怪的高玉樹決一死戰，當是非凡之輩。

可是，面前的却是文質彬彬的胡鐵方。

胡鐵方道：「萬姑娘，我知你心中有太多的疑問，不知從何問起！」

他確實說中了她心中的話。

胡鐵方續道：「你便問問我是誰好了！」他笑着，本來滿是英俊的胡鐵方，更爲英俊。

但那種英俊並非那些浮薄少年的英俊，而是一種成熟男人的味道。

萬紉媚道：「你是胡鐵方！」

「是那位高大哥告訴你的？」

萬紉媚點點頭。

「他還說了我些甚麼？」

「你們都來自長門山莊？」

胡鐵方點點頭。

「你們本是師兄弟？」

胡鐵方繼續點點頭。

「你們從師兄弟變成了仇敵！」

胡鐵方笑道：「那麼輕描淡寫？」

「其他的事，你當然知道！」

「我當然知道，但我只想知道，他怎樣把這一連串的故事說出來！」

「甚麼故事？」

「那是我本是他的師弟，怎麼會反目成仇的故事！」

「因爲你嫌師傅偏心，而遷怒於他！」

胡鐵方終於停止了笑容。

「還有，他也提及你們的師妹！」

胡鐵方聽到這裏，忍不住的嘆了一口氣，並且出現了一絲絲的憂鬱！

萬紉媚看着他的臉，反而希望快快聽他怎麼說。

胡鐵方道：「他怎麼說師妹？」

「他因爲與你們的師妹情深意重，而被你……」她故意不再說下去。

胡鐵方實在有點焦急。

萬紉媚却不說下去。

胡鐵方終於忍不住，道：「他與師妹情深意重，而我是個破壞者？」

萬紉媚點點頭，並且道：「你不只是個破壞了他們情愛的人，而且暗中傷殘他的身體！」

胡鐵方憤怒地站了起來，雙手握拳，連連揮向天，發出虎虎的聲响。

那龜奴一直沒有作聲，但看到胡鐵方如此，也忍不住的道：「公子何必爲此而惱怒？」

胡鐵方看了那龜奴一眼，不過，他並不是責怪他，反而是感激他。

他再度坐了下來。

龜奴爲他奉上了一盞香茶。

胡鐵方道：「他當然有更精采動人的故事，而且確實是他身體有殘疾，而我沒有！」

萬紉媚聽了這話，明白他那種委屈之意，道：「那麼說來，你是受盡天下委屈的人了！」

這話使胡鐵方感到非常刺激似的，他正想爭辯，不過，當他一眼看到龜奴，他又把怒氣止住了。

龜奴道：「姑娘，你可否聽我一言？」

萬紉媚知道，這龜奴也並不是一個普通的人，不過，她沒有甚麼特別的表示。

龜奴道：「我也姓長孫！」

「是長孫莊主門下？」

「不，我只是長孫門下的一個普通家人而已！」

「長孫先生過謙了，普通一個家人，絕對不會可以阻止我任何的步伐！」

「我叫長孫福，你叫我甚麼也可以！」

「叫你亞福？」

長孫福並沒有任何的慍意。

萬紉媚又道：「叫你龜福又如何？」

「那也是可以！」

長孫福的修養，看來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地。

「我從小便跟着莊主，長門山莊的建立，我是歷歷在目的！」

「我一向不喜歡想當年！」

「我明白，我眼看長孫姑娘出世，也眼看莊主收了你們兩個孤兒爲徒。」

「你說的是胡鐵方與高玉樹？」

長孫福點點頭。

「也看着他們長大？」

「是的。」他頓了一頓，誰說他無意想當年，可是，一個人總會緬懷過去，而且他是一個飽歷滄桑的人！不過，他很快便從回憶中走了出來，續道：「長門莊主是個律己甚嚴的人，也是因爲如此，他才能成爲一代宗師！」

長門山莊在江湖上，雖然不是甚麼叱咤一時的門派，但他的「七絕五行拳」却是令人尊崇。

長孫福續道：「他對這兩個徒弟都寄以厚望，本來是無分彼此的，不過，高玉樹生來有殘疾……」

「甚麼？他天生殘疾？他的雙腿不是被……被人所割斷的嗎？」

「不是！」長孫福肯定地回答。

胡鐵方一直沒有插口，此時也道：「高大哥雙腿的故事，是數之不盡的！」

長孫福也笑了起來。

這對話看來並沒有經過編排的，對萬紉媚來說，這些故事是可以相信的！

長孫福道：「其實，他的殘疾對於學習七絕五行拳並非一個大弱點，反而是個優點！」

「爲甚麼？」

胡鐵方這時才插口道：「我們長門山莊長孫莊主的七絕五行拳，可以說是一套除了講求拳術技巧的拳法之外，最重要的還是那『五行』兩個字！」

「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奇門遁甲的五行？」萬紉媚問，她也是個武術的大行家。

胡鐵方點點頭，道：「五行所包括的事情實在太多，但在武術來說，是講求靈巧活躍，講求方法。」

「身材細小，或者用另一句話來說，是矯健靈活，練習七絕五行拳是較爲優勝！」

長孫福道：「對，對，小姐眞是個大行家！」

胡鐵方道：「因此，高玉樹因爲沒有了雙腿，雖然在常人來說，是不方便，但在練習七絕五行拳的時候，却是佔盡優勢！」

「因此，他的武功比你好！」

「你看過我們倆一次大戰，你可以知道！」

「前幾天那一次？」

胡鐵方點點頭。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訂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304.00
一年港幣$60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333.00
一年港幣$66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390.00
一年港幣$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我看是不相伯仲，或者是你略佔上風！」

胡鐵方笑道：「不敢！」

「事實是如此，我看過那個瘡痍滿目的戰場，雖然當時我沒有看過你們相鬥的情形……而你，現在看來是沒有受傷，而他……」

長孫福道：「他受傷不輕！」

萬紉媚沒有直接回答，但很明顯她是承認的。

長孫福望了胡鐵方一眼，兩人似是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是舒了一口氣似的。

萬紉媚在這時並不覺得其間有甚麼變化，她的興趣是在他們師兄弟兩人之恩怨。

萬紉媚道：「你們師兄弟之間，似乎不單是爲了武功而發生不和？」

胡鐵方並沒有回答，他的表情是一臉無奈，然後是有點悲哀。

萬紉媚見她不說話，反而自作聰明地道：「高大哥在武術方面，佔盡優勢，但在得到師妹垂青方面，你却是佔了大大優勢！」

胡鐵方道：「但願如此！」

「與事實不符？」萬紉媚奇怪地道。

長孫福道：「局外人不易相信！」

「爲甚麼？」

長孫福沒有直接回答萬紉媚，反問道：「胡鐵方佔了甚麼上風？」

「五官端正……不只端正，而且是英俊瀟洒，又是體格雄偉健碩，任誰也會選你！」

「但願如此！」胡鐵方又重覆這一句話。

萬紉媚聽了，實在覺得詫異。

「這也猜錯，長孫小姐……」

胡鐵方想解釋，但可能他覺得這是尷尬之事，吶吶不能出口，長孫福想補充……

可是，大廳外面卻傳來叮噹環珮的聲音。

他們都不期然的望着走廊。

那垂珠簾揭開，一個打扮得極其雍容華貴，而且滿身香氣的女人，走了出來。

她嚦嚦鶯聲地問道：「猜錯甚麼？說我甚麼？」

萬紉媚望着這個女子，聽她如此說，立時便知這人便是長孫姑娘。

萬紉媚仍然問道：「小姐高姓？」

「小女子複姓長孫，閨名是婉儀，姑娘呢？」

「在下萬紉媚！」

「萬——紉——媚——」她頓了頓，道：「你的名字是好極了，萬人迷！」

萬紉媚說：「我在江湖行走，既有人叫我『萬人迷』，也有人叫我『萬人愁』！」

長孫婉儀道：「胡師哥，你們說我甚麼？」

胡鐵方道：「沒有甚麼。」

長孫婉儀道：「亞福，你說！」

長孫福吶吶地道：「說你聰明伶俐，美麗可人！」

長孫婉儀聽了，似乎是心花怒放！

萬紉媚倒覺得這位姑娘實在是天眞之極，當然，沒有一位姑娘不喜歡人家讚美她聰明美麗，但並不是值得那麼開心！

長孫婉儀道：「師哥，這位姑娘是你請來的？」

胡鐵方道：「不，她自己來！」

「來作甚麼？」

「來幫助你找高師哥！」

「是嗎？萬姑娘，你有高師哥的踪跡？」

萬紉媚想說出高玉樹已被人重重的打傷，不過，她一眼瞥去，看見胡鐵方與長孫福的焦急表情，她立時知道事情有異，改口道：「我只是偶然碰過高玉樹！」

「你騙我。」

「我騙你甚麼？」

「高師哥並不隨便見人！」

「爲甚麼？」

長孫婉儀看着萬紉媚，道：「你既然這樣問，那麼你一定沒有見過高師哥！」

這次，萬紉媚反而要問：「爲甚麼？」

長孫婉儀道：「我不告訴你！」

萬紉媚好生納悶。

長孫婉儀道：「萬姑娘，你淸楚的告訴我。」

「關於高師哥？」

長孫婉儀點點頭，並且露出一些焦急而渴望的表情，看來她是極想知道她師哥的情況。

胡鐵方道：「我想他也沒有甚麼，幾十年來，他不想見你，今後也不想再見你的了！」

長孫婉儀道：「胡說！」她有點憤怒，仍然轉向萬紉媚道：「他怎麼了？」

「沒有甚麼。」

忽然，長孫婉儀臉孔嚴肅起來，道：「快說！」

這聲似是命令，却令萬紉媚非常反感，道：「我不說又如何。」

長孫婉儀站了起來，道：「我不想……」

長孫福道：「她是我們的客人！」

「不用你多言，亞福，你站開！」

長孫福依言站開。

胡鐵方道：「萬姑娘，你告訴她吧！」

萬紉媚却是心生一計，並且將計就計道：「你想知道更多有關高師哥的事，請跟我來！」

這一提議令長孫婉儀高興，却令胡鐵方與長孫福大爲愕然。

萬紉媚如此做，當然有她的用意。

長孫福道：「不，小姐！」

胡鐵方也道：「師妹，多年不見，你已忘懷了他，何必又再多求一見！」

長孫婉儀道：「我沒有見過他面，當面問過他，我的心也不會死！」

「難道你忘記了他對你說過的話？」

「當然沒有！」

「那還想再問他甚麼？」

「我想問……我想問的實在太多！」

萬紉媚從他們的對話，發現了很多問題，而這些問題，當着他們的面來問，永遠也問不到結果的。

因此，只要能引開其中一個，才有機會把事情弄清楚，假若這樣再問下去，反而是越弄越胡塗。

萬紉媚也不再理會長孫福與胡鐵方。

她一竄而出了那廳的門口。

門後是一條長走廊，一邊望出去，却是河水滔滔，原來她們的雖是在一艘船上，而且船身極長極大。

長孫婉儀也追了出來，她領着萬紉媚下了一條短短的通道，來到一處船艙，只見下面泊有小艇。

長孫婉儀道：「我接你上岸去！」

萬紉媚點頭，飛身下艇。

而長孫婉儀雖是叮噹環珮，却也一個箭步，飄身下去，當她踏在艇上的時候，那小艇居然只是側一側！

好一身輕功！

想不到長孫婉儀武功竟是如此到家！

萬紉媚心裏更是迷惑，一個生活在這些花艇之上的女人，竟有如此武功！

她有如此武功，又為甚麼要住在這些花艇上！

而且，她不單是住在花艇上，看她打扮，與那些花艇上的名妓並沒有甚麼分別。

看來長孫婉儀也是一個名妓！

她是長門莊主的千金小姐，為甚麼會淪落至此？

在她背後，定然又有甚麼令人難以想像的故事。

萬紉媚越是迷惑，她越是感到興趣，並且希望知道其中的眞相。

而這時，長孫福與胡鐵方也趕來，他們料不到長孫婉儀會帶萬紉媚下船去。

長孫福想喝住，但長孫婉儀與萬紉媚的小艇已朝着對岸而去。

胡鐵方看了，知道已是追不及，只是站在船邊，頓足輕嘆。

兩人轉眼已靠近岸邊。

長孫婉儀飛身上了岸，萬紉媚也不甘落後，緊緊的跟在她的後面。

萬紉媚道：「往那裏去？」

長孫婉儀道：「你有膽量來嗎？」

「我當然有！」

於是，長孫婉儀放開了步伐，一直往前走，她的輕身功夫極佳，萬紉媚知道，長孫婉儀是在試她的能力，她不能示之以弱。

轉眼已來到了郊外。

到處却是茂密的叢林，人跡罕到。

長孫婉儀轉往一個高山之內，林深野處，雖是下午，仍然覺得有點寒意。

轉了兩轉，前面是一道山崖，崖上垂下一條白鍊似的瀑布，水聲響徹整個山坳。

而瀑布的兩邊，盡是一些佈滿青苔的滑石，長孫婉儀一聲不响，便向這瀑布旁的石塊躍去。

只見她脚上似有吸盤似的，毫不費力便往上躍去。

萬紉媚明知是另一種考驗，她仍然一步一步的緊跟其後。

上了山頭，又有另一番景象。

只見不遠之處，一個波平如鏡的水池之後，赫然是一間莊嚴的庵堂。

而庵堂的前面，有一塊大石，遠看去極像一個坐蓮的觀音。

長孫婉儀一馬當先，來到了庵堂前面，就在那塊酷似觀音的大石前，便消失了踪影。

萬紉媚快步上前。

來到那塊觀音石的前面，環視一周，仍然看不見長孫婉儀的踪影。

萬紉媚輕聲叫道：「長孫姑娘！」

沒有回聲。

萬紉媚多叫了一兩聲，仍然是沒有回聲。

小小的尼庵，上面書着「觀音堂」三個字。

庵堂並不算美觀，旁邊雜草叢生，看來並沒有人會來，遠處更有一些頹垣敗瓦。

門是緊緊的關着。

萬紉媚走近門邊，輕輕敲了幾下。

她並沒有預算有人相應，可是却又出乎意料之外，竟有一把低沉的聲音，道：「進來吧！」

她聽着這個聲音，立有毛骨悚然的感覺，不過，她只是稍一遲疑，便推門而進。

一開門便見到一間觀音堂。

一座巨大的觀音在後面，而前面有幾個蒲團，蒲團之上，坐着一個尼姑。

尼姑並不老，但一臉莊嚴肅穆。

萬紉媚覺得這人有點面善，不過，一時之間，她實在無法想起，在那裏與她有一面之緣。

那尼姑並沒有因為萬紉媚的進來而停止她的低吟。

萬紉媚踏步進入了庵堂，道：「打擾師傅！」

尼姑並沒有回答。

萬紉媚又道：「師傅有沒有看過一個打扮漂亮的姑娘進了庵堂？」

尼姑道：「有！」

「那麼，她往那裏去了？」

尼姑道：「遠在天邊！」

萬紉媚還以為她在打佛偈，不過，回心一想，道：「近在目前？」

尼姑不語。

萬紉媚道：「師傅在開玩笑！」

尼姑仍然低首沉吟。

萬紉媚這時才可以眞眞正正的端詳那尼姑，一進門之時，她只覺得這個尼姑是非常面善，但再仔細一看，這尼姑居然極像長孫婉儀！

不過，她仍然無法相信，一個打扮得如此漂亮的姑娘，在一刹之間，竟又變得如此樸實。

最難相信的，是那個光頭！

那尼姑不單光頭，而且是有清清楚楚九個烙印，證明她是眞眞正正的出家人！

「你是長孫婉儀？」

「在觀音堂之內，貧尼法號離坎！」

「離坎師傅，你果眞是長孫姑娘？」

「阿彌陀佛！」

萬紉媚望着她，果然！她便是長孫婉儀。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離坎道。

一時之間，萬紉媚眞是無以為對，因為她無法想像這樣極端的事情。

花艇與尼姑庵，歌妓與尼姑。

實在是沒有可能的連繫，但擺在眼前，一切都是事實，萬紉媚以為自己在做夢。

離坎道：「萬姑娘，我的問題難以解釋，而我知道我塵緣未了，我只要求你說出來，高玉樹……高玉樹他怎麼了。」

「他……他似乎是受了重傷。」

「似乎？我要一個確實的答覆。」

「我實在也不知道。」

「為甚麼？」

萬紉媚沒有回答。

離坎似乎不相信，看她外表沉着，其實內心是非常激動。

萬紉媚其實說的是事實。

高玉樹一直沒有與萬紉媚正面接觸過，他一直避開自己，遠離萬紉媚，她明白高玉樹有極强的自尊心，他不想有人看到他只有半截的身軀。

可是，離坎不相信。

萬紉媚解釋道：「高玉樹一直不讓我幫助他，他與胡鐵方一戰，可能受傷了，並且受傷不輕，不過，他仍然以竹柵圍着自己，不讓我替他……」

「他仍然是這樣的性格！」離坎自言自語道。

萬紉媚道：「究竟妳與他……」

「我不想說。」

萬紉媚雖然極想知道，但別人不肯說，也是無可奈何，她只好沉靜下來。

但至少她還可以問有關她的事。

「長孫姑娘……」

就在這時，離坎忽然狂叫一聲。

萬紉媚冷不提防，先是嚇了一跳，繼而便見一個白色的身影，向自己撲來。

庵堂之內，並無他人，只有她們兩個。

撲向她的只會是離坎。

萬紉媚向後急退，竄向右邊，避開來勢。

離坎却像發了狂似的，又再向右攻來，那種攻勢，並不是比武過招的攻勢，而是拚命的攻勢。

萬紉媚自然而然的護着自己。

這細小的庵堂，無端端的便展開一場惡鬥。

萬紉媚看着她的來勢，開始還以攻擊，而離坎一雙發狂似的手掌，蘊藏着驚人的力量，使萬紉媚受到了一定的制肘，不過，她仍然拚命反擊。

一時之間，小小庵堂之內，暗風翻起，把觀音像前面的蠟燭也全吹熄了。

離坎雙掌翻飛，身影忽前忽後，把萬紉媚迫得透不過氣來，然而萬紉媚仍然極有方寸地守護着自己，伺機而發，希望從劣勢中扭轉過來。

漸漸，離坎因為攻勢過劇而有點心神不定似的，萬紉媚依然是以不變應萬變，忽然，離坎一掌使出。

這掌力量飄忽。

萬紉媚向左避去，這一躲却是着了離坎的道兒，她的左掌遞出。

萬紉媚避無可避，眼看便要硬生生的接這一掌，她感到壓力湧至心頭。

忽然，離坎的掌就在她的跟前半尺許便停了下來。

而離坎的身體前後晃了幾下，便倒了下來。

萬紉媚看着她，實在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她正在奇怪，並且想上前一看之時，庵堂的小門又突然出現一個身影。

一個白衣的身影。

萬紉媚止住，望着那身影。

「阿彌陀佛！」

說話的身影，不單是白衣如雪，而且是一個滿頭長長白髮的女人。

她手持一支白色的拂塵。

萬紉媚想說話，但一時之間，不知如何說。

那白髮白衣的老婆婆上前，拂塵一動，前面一排的蠟燭立時亮了起來。

這一手功力實在是叫人吃驚。

老婆婆轉過來，合什道：「姑娘稍安毋躁！」

萬紉媚道：「前輩是……」

「在下如雪。」

「如雪！江湖上人稱雪花神尼？」

如雪合什道：「那是多年前的事了，江湖上朋友誇讚，在下只是一介貧尼，何來此雅號。」

萬紉媚出道日子雖然短，但她在江湖混的時間極多，而且正邪都不拘，因此她的江湖知識是十分博大的。

這位外號雪花神尼如雪，據說是江湖人稱五神尼之中，排行第四，這五位神尼，武功高强，各有江湖事跡，而如雪這位雪花神尼，却早已沒有在江湖出現。

萬紉媚聽過她的事跡，但她的出現，却是使她極爲詫異。

第一，如雪外號是個神尼，但看她一頭白而長的頭髮，根本便不像一個尼姑。

第二，無論如何，長孫婉儀變成離坎之後，已是一件非常怪誕離奇之事，而此刻又有另一個江湖人物出現，却是大出萬紉媚意料之外。

「前輩是……」

「貧尼是離坎的師傅！」

「怪不得她的武功如此厲害。」

「魔障！」

「甚麼？」萬紉媚奇怪的問道。

「武功是人生一種魔障。」

「晚輩不明白！」

「到你湖邊嗎？」

「到過。」

「波平如鏡，萬籟無聲，是何等美妙的境界！」她頓了一頓，又道：「人生本該是如此境界。」

萬紉媚知道她要說出有關離坎的事，因此，她故意持相反的意見，道：「那豈不是一潭死水？」

「對，天下衆生也是如此，因而，他們讀書習武，美其名曰把人生充實，事實却是魔障。」

「武功是魔障，讀書者也是魔障。」

「是，甚麼事物令波平如鏡的湖水起了漣漪，都是魔障。」

「可是，波平如鏡，萬籟無聲是一種境界，然而當風一起，或是一片落葉飄下，使湖面產生一圈一圈不盡的漣漪，或是虫聲、風聲、鳥聲一點綴這一個萬籟無聲的境界，又是另一番景象。」

「阿彌陀佛，人生是如此。」

萬紉媚沒有作聲。

如雪道：「長孫姑娘應該是可以擺脫一切煩惱與坷坎的，可惜她貌美如花，武功與學問更是過人，便有這孽障。」

「我不明白！」萬紉媚道。

如雪道：「這幾天以來，你遇到的事，想你一定不明白？」

萬紉媚道：「你知我所遇到的事？」

「就是不詳細，也應不出我所料。」

「爲甚麼？」

「因爲你遇到了離坎，你一定遇到他身邊的人物！」

「是的。」

「你有甚麼感覺？」

「古怪！我實在不能找到一個合理解釋。」

「誰？」

「包括所有人！就拿離坎來說，她的身份奇怪，既是江湖上名門之後，又是一個秦淮河畔的名妓，轉眼却是一個小庵堂的尼姑，還有一位有名的師傅。」

萬紉媚的表情，已表示出她的不明所以。

「是的，那是魔障。」

「假若她只是一個農家的女孩子，她會有如此複雜的身份與遭遇嗎？」

「甚麼遭遇？」

「那要由頭說起。」

萬紉媚靜耳傾聽。

「長孫婉儀是長孫莊主之後。」

「這點我已知道。」

「長孫莊主的『七絕五行拳』一直獨步江湖，他總希望有子嗣，可以繼承他的武功，可惜，他只有一個女兒，那便是婉儀！婉儀天生荏弱，根本不是一個練武的好料子。」

「爲甚麼她而今……」

「那是後來之事，長孫莊主雖然精通五行，歧黃醫理，但無論費盡多少心力，也無法改進婉儀的體質，這令他好生失望，不過，他仍不灰心，退而求其次，希望有徒弟可以繼承他的事業。」

「是高玉樹與胡鐵方？」

「你兩個也遇到了。」

萬紉媚點點頭，道：「是兩個極端的人。」

「是的，高玉樹生來有殘疾，雙腿齊股而斷。」

萬紉媚眉頭一挑，因爲她而今已可以完全證實，高玉樹是編造了一個故事來欺騙她。

「長孫莊主爲甚麼要挑選他？」

「並不是挑選，而是偶然在道上拾到的。」

「是個可憐的孤兒？」

「是的，長孫莊主一日在回山的道上，看見一個被棄置的男童，是個無腿畸嬰，他一念之仁，決定收養了他，可是並不是想收他爲徒。」

「後來又成了他的首徒？」

「當他長大之後，雖然無腿，却是一塊極爲出色的練武材料，而且他身上少了雙腿，輕功之出色，已成爲江湖上僅見的人。」

「天意豈可亂測？」

「是的，天意是不可以亂測的，高玉樹練武的確有成，不過，因爲他身有缺陷，無論他如何生性豁達，心理上總有一些不安、自責與自咎，尤其是胡鐵方出現。」

「他又如何？」

「他有一切天賦的條件，他英俊、高大、聰明，並且很難得一點，他忠心耿耿，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好青年。」

「那應該是一切無憾。」

「那倒不是，他無疑是可以繼承長孫莊主，不過，他一向學的武功太雜。」

「他在甚麼時候才投靠長孫莊主？」

「十五歲。」

「爲甚麼要投靠？」

「說來也話長……胡鐵方也是一個孤兒，他如何長大，對他自己來說，也不大清楚！他十四歲那年，在一家鏢局內作傭，他選擇這間鏢局，是因爲那鏢局的主人是個在江湖上有名氣的人，武功既好，人緣亦廣，在鏢局之內，每一個趟子手都有份量，在他的心目中，只要在其中一位師傅身上學到一些武功，也終生受用不盡。

「但事情並不如人意，胡鐵方在鏢局之內，並沒學到甚麼驚人的藝業，普通的一兩招當然是有，就算那些趟子手不肯教他，他仍然可以左偷一招，右偷一招，也學到一些。」

萬紉媚道：「爲甚麼人們不教他？」

「那是因爲他生來一副英俊的面貌，雖然他是一個相當沈實的人，但人們只看他的臉，便以爲他是一個並不十分可以信任的人。」

「天！天生畸型，學武困難重重，天生英俊，也是學藝難成，實在令人嘆息。」

「後來，胡鐵方在鏢局之內，因與一些鏢師發生齟齬，被迫動手，結果被人打得遍體鱗傷，因而氣憤之下，一走了之。」

萬紉媚道：「於是，他被長孫莊主發現？」

「是的，兩個極端的人，投在長孫莊主的門下！」

「那麼，這兩個人都應得其所哉！」

如雪道：「照理是。」

萬紉媚道：「難道又有甚麼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有，」如雪頓了一頓，看着仍然昏迷不動的離坎，惋惜地道：「便是害了這個孩子。」

「害了她？」

「是的，長孫莊主也以爲，她有了兩個師兄，陪伴着婉儀練武成長，不過，她倒也過了一段相當愉快的日子。」

「直至……」

「直至發現了胡鐵方的虛僞。」

「胡鐵方的虛僞？」

「是的，有一次胡鐵方爲了專心習武，而暫時不願與長孫婉儀牽上情絲，他詐作是個浪子，往那些風月場所出沒，終於被婉儀發現。」

「前輩怎知胡鐵方是詐作浪子？」

「過去幾年來，令我相信。」

「爲甚麼？」

「那要說明前因後果，你才明白，胡鐵方其實是個好人，他知道，拜了長孫莊主爲師，是今生天降鴻福，他潛心學藝，希望他朝能在江湖上創一番事業。」

「這是一般江湖弟子的願望。」

「因爲他是一個相當執着的人，因此，他要學藝便心無旁騖的學習，不願惹上情絲，但女兒家心事却不同，婉儀天生善良，而且生活向來一帆風順，正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她那會想到，眼前的如意郎君竟是一個風流浪子，放蕩不羈。」

「她也不明白胡鐵方的心意？」

「她那裏會明白，婉儀生長在長門山莊之內，所見世事不多，當然不會明白。」

「後來呢？」

「後來婉儀發現身邊不只胡鐵方一人。」

「高玉樹？」

「是的。」

「她怎會喜歡一個無腿的人？」

「事實上又不是如此。」

「怎麼？」

「高玉樹自知天生殘廢，配不上婉儀，但是，由於他自知有缺陷，因此，對人對事，都能極端忍耐，婉儀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脾氣，但高玉樹是逆來順受，而且用盡方法令她開心。」

「日子有功？」

「是的，漸漸，婉儀失意於胡鐵方，却又覺得高玉樹實在是一個不錯的人，他誠實堅毅，非常忍讓而細心，雖是天生殘疾，但武功也有過人之處，還有，高玉樹雖然無腿，但相貌絕不醜陋。」

「他不醜？爲甚麼他一直不肯以眞面目見我？」

「這點我不知道。」

「既然婉儀也不嫌棄，還有甚麼事情發生？」

「高玉樹外表剛强，心靈却十分脆弱，他雖然也十分喜歡婉儀，但明知不配，而且他還有很多顧慮。」

「顧慮甚麼？」

「他顧慮太多了，他害怕長孫婉儀喜歡自己，是暫時的空虛寂寞，他又害怕她將來遇到另一個樣貌英俊的如意郎君，便棄他如敝履；他又害怕師傅會不喜歡，他更害怕胡鐵方會改變主意。」

「實在令他不安。」

「他內心有太多的顧慮，加上他的自卑心理，令他不敢對婉儀有所表示。」

「那麼婉儀呢？」

「她當然是無法宣之於口。」

「結果呢？」

「便形成今天的離坎。」

萬紉媚仍不明白。

「有一天，那是當長孫莊主去世的尾七（最後七天的法事），當時，大家悲傷之情漸淡，豈料高玉樹却一聲不响的離開了長門山莊。」

「爲甚麼？」

「沒有人知道，除了他自己。」

「胡鐵ㄅ可能知道。」

「是的 於是長孫婉儀質問胡鐵方，她以爲是胡鐵方迫走師兄。」

「胡鐵方可能知道嗎？」

「他也不知道，不過，在長孫莊主去世之前，他曾召這兩個入室弟子在床前，訓誨一頓，其中有些甚麼吩咐或者遺囑，却沒有人知道。」

「胡鐵方知道的。」

「但那是師傅最後的遺言，他死也不肯說出來。」

「長孫婉儀的反應如何？」

「十分劇烈。」如雪續道：「自高玉樹那夜悄然離開了長門山莊，婉儀更是神魂顚倒，質問胡鐵方，亦不得要領，因而大病了一場。」

「病危？」

「如果她病死了，那倒沒有甚麼！」

萬紉媚正奇怪如雪爲甚麼如此說。

如雪解釋道：「她這一病之後，不但性情大變，而且整個人也變了。她一聲不响的離開了長門山莊，單獨的闖蕩江湖。」

「那也不錯。」

「可是，她那時已變成一個不正常的人。」

「你們怎樣？」

「那時，我還沒有認識她。」

「她怎麼認識你的？」

「那是一個雷雨的黃昏，我在這觀音堂之內誦經唸佛之時，她出現了。」

「她變成了一個甚麼模樣？」

「她披着長髮，一身素衣。」

「求你替她剃度？」

「是的，你怎會知道？」

萬紉媚道：「我相信婉儀獨自闖蕩江湖，日子也不會好過，而且心存憂慮，更是難受。」

「對，她當時的心情也是如此，不過，我並沒有立時答應她的要求，你也該明白，佛門並不是避情地。」

萬紉媚道：「她要作尼姑，那是一了百了。」

「不，有道是穿上袈裟事更多。」

萬紉媚以爲這一句話只是一般謔語，那知在長孫婉儀身上，却是一個事實。

如雪續道：「原來她來這小庵之前，已有一個怪病。」

「甚麼病？」

「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

「甚麼怪病？」

「怪之極，她會一時心如止水，一時却是心猿意馬。一時要靜如死海，一時却要熱鬧非常。」

「你怎麼知道？」

「當她眞正剃度之後，她一直在禪房之內，很多時候都足不出戶，我以爲她眞的懺悔，在禪房內修煉，可是，有一天，我進入她的禪房，那時已是入夜時分，却發現她並不在禪房之內。」

「她去了那裏？」

「那也是我的疑問，但我不動聲息，暗中窺伺她的一舉一動，結果，却嚇了我一跳。」

「甚麼？」

「那天入黑，她換上俗家的衣服，並且戴上假髮，離開這裏，出城而去。」

「也許她是凡心未盡。」

「她實在嚇了我一跳，她入城之後，便跑到秦淮河畔，直上那艘大船。」

「甚麼？她當歌妓？」

如雪含淚點頭。

萬紉媚也可以感到如雪發現這事實，眞不知如何是好。

萬紉媚道：「你一手把她拉了回來？」

「我有這個衝動，但我上了那艘大船上，躲在船緣上看她做甚麼，發現她整個晚上都十分愉快，比起在庵堂內，簡直變了第二個人。」

「她做些……」

萬紉媚問得有點尷尬，因爲明知在一艘花艇之上，還有甚麼事可做？

如雪道：「她並沒有做甚麼有傷風化之事。」

那是出乎萬紉媚意料之外。

如雪續道：「她與客人應酬，開始是彈琴，然後是吟詩作對，再下去是喝酒猜枚……那些客人都不是一般登徒浪子，他們都是一些騷人墨客，他們來此並不是找尋刺激，而是與一班好友，齊來唱和，而多了一個美人在他們身旁，自然是件天大的樂事。」

「她沒有……」

「她完全沒有賣身。」

萬紉媚道：「她有足夠的條件，賣藝不賣身。」

「是的，我並不是窺看她一晚，而是整整一個月，都是如此。」

「那實在奇怪，不過，你可以揭穿她。」

「不，我不忍心，因爲我很清楚的看到，她在那艘艇上，整個人充滿了生氣。」

「因此，你讓她繼續下去。」

「也許是一念之仁。」

「她爲甚麼會變成這樣？」

「你聽我說下去吧！本來，她經過一夜酬酢，應該是十分疲倦的，因此，她應該是在日間需要多休息一點才對。」

「不是嗎？」

「是另一次的發現，她在午間也失去了踪影。」

「去那裏？」

「我不知道，於是我又故技重施去跟踪她，這一次，又有意外發現。」

「她去殺人？」

「沒有這麼嚴重。她去作仁義之事。」

「甚麼仁義之事？」萬紉媚並不明白如雪所指。

「譬如是劫富濟貧，或者是幫助一些無辜弱女，把欺負她們的人，拉了出來，討個公道。」

「這倒是不錯的行爲。」

「她最恨採花賊，一旦發現，她便

手刃之。」

萬紉媚聽了也拍手稱快。

如雪沒有再說話，她只是看着仍然昏迷不醒的長孫婉儀。

萬紉媚也看着她，憐惜地道：「那麼說來，她自從發現胡鐵方與高玉樹都不喜歡她之後……」

「他們並非不喜歡她，而是爲了種種原因。」

「這點我明白，加上她父親逝世，一連串打擊之下，她整個人也變了。」

「不單是變，而是……我懷疑她是患了一種病。」

「是的，是一種病，是一種日夜也不同的病，她日間是俠盜，夜裡却是個對人歡笑的歌妓。」

萬紉媚的江湖閱歷也不淺，但遇上如此的事，却是第一次。

萬紉媚道：「她這樣昏倒，不礙事嗎？」

「不礙事的，自從她變了之後，便常常昏倒，像是睡了一覺便沒事了。」

萬紉媚道：「爲甚麼胡鐵方又常隨她左右？」

如雪道：「當胡鐵方也發現她整個人的性格已改變過來之後，他也好生後悔，希望可以藉着自己的力量，把她醫治好，不過……」

「長孫婉儀變了心？」

「不是變心的問題，而是她性情已變，不再視胡鐵方爲對象，她對她只當作一個常人，其實是一個朋友，或者說是一個下人似的。」

萬紉媚暗道：「那是胡鐵方的報應，當初只要他向婉儀好好表示，一切都……」

「但胡鐵方倒是一個忠厚的人，他知道了這些事情以後，便決定留下來。」

「長孫姑娘有了胡鐵方的照顧，應該是美好的結局？」

「不，一方面是婉儀的病仍然無法醫好，另外一方面，又再多出現了一個人。」

「高玉樹？」

「是的，他失踪多年，據說是去了長白山。」

「隱居？」

「那也差不多，但隱居之餘，他開始把師傅所授的七絕五行拳，加以精心研究。」

「你怎知道？」

「胡鐵方與高玉樹的一戰，你也親眼見到的。」

「是，那是一場天愁地慘的一戰！不過，以我看來，胡鐵方是佔了上風，至低限度，他沒有表面的受傷，而高玉樹却要用竹柵圍着自己來療傷。」

「我看並不是這樣。」

「爲甚麼？」

「因爲胡鐵方告訴了我，他受傷才嚴重。」

「我不相信，剛才在花艇之上，我見過他，他並沒有甚麼，看來比高玉樹好得多。」

「很多事情並不是表面那麼簡單。」

經過長孫婉儀這件事情，她眞的相信這句話。

萬紉媚道：「那麼，他們兩人又爲甚麼會打起來？」

「相信也是爲了婉儀。」

「高玉樹離開了這麼長久，他怎會知道事情起了這麼大的變化？」

「事情的關鍵便在這裏。」

「兩人並沒有解釋過？」

「他們本是師兄弟，一經反目成仇，還有甚麼可以再加解釋！」

萬紉媚實在想不到，自己去劫錢莊，却是惹上了這一段恩仇，而最奇怪的，這兩個人之中，一個是自己的恩人，另一個却也可算是有過節的。

高玉樹因爲喝止她用水洗去臉上的粉末，使她逃過了毀容的厄運，而且也指點她療傷活命，總算是一場恩義，而胡鐵方在她劫錢莊之後，做了賊阿爸，這過節雖不算是仇恨，但也總算一場過節，她要追究的。

想到這裏，萬紉媚忍不住的問道：「爲甚麼胡鐵方會往錢莊打劫？」

「他……這是他的第一次。」

「這麼巧便遇着我了。」

「他一直在婉儀身邊，雖是一個人，但他也要很多開支，這一段日子實在熬不過來，才出此下策。」

可是，萬紉媚並不認爲這是下策。

「婉儀也有足夠的銀両？」

「有，不過，胡鐵方是個漢子，他又怎會動用婉儀所賺的銀両？」

萬紉媚嘆了口氣，也爲胡鐵方難受。

忽然，如雪怔怔的望着萬紉媚，雙目似是隱含淚水，神情黯然。

萬紉媚道：「師傅，你怎麼了？」

「我們是萍水相逢……」

萬紉媚道：「總算是有緣。」

「我有一件事求你。」

「求我？」

「是的，我已把事情告訴了你，長孫婉儀是個苦命人，我知她塵緣未了，不過，首先讓她脫離自己的苦海，才可以脫離大苦海。」

萬紉媚道：「你要我救婉儀姑娘，我有能力？」

「我相信有，婉儀的問題在於她忍受不了兩位師兄對她不辭而別，而她並不知道他們兩人內心所想的，她把兩人的行動，只套上她自己所想的……一個人獨自胡思亂想，自然是走入了死胡同。」

「我怎可以把她開解？」

「不是你，而是你可以找高玉樹與胡鐵方兩人，假若他們肯當面的對質，事情會有改變。」

「我看這比登天還難。」

「爲甚麼？」

「因爲胡鐵方與高玉樹之間的過節

，非外人可解，先要二人好好坐下來談談，那也是難事。」

「我明白，不過，你願救婉儀嗎？」

「我願。」

「那好極了，你只要盡力而爲。」

如雪在婉儀額上摸了一下，看來她是要用內功迫使婉儀甦醒過來。

萬紉媚道：「師傅，我先回去，看看事情如何，稍有消息，我自會來這觀音堂。」

如雪合什道：「阿彌陀佛，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萬紉媚離開這小小的觀音堂，那時已是薄暮時分，她回到那處竹林。

因爲那竹林離觀音堂相當遠，到達竹林之時，已是入夜。

未到竹林，她已看到了林中一陣炊煙升起。

她急忙走到水池邊。

一個矮小的身影便在池邊，前面是一個爐火。

萬紉媚一接近那小樹林，那個矮小黑影便立時飛身而起，上了上面那些樹葉之間。

萬紉媚道：「高大哥，我回來了。」

躲在樹上的高玉樹並沒有回答。

萬紉媚道：「來，我爲你預備晚餐。」

高玉樹仍然沒有回答。

在火爐之上，有一隻半熟的山鷄。

萬紉媚看了，也覺得異常肚餓，不過，更令她歡喜的，是高玉樹既然有了胃口，她的傷勢應該沒有甚麼大礙。

轉瞬之間，山鷄已弄好，有兩塊大蕉葉在旁，萬紉媚把它撕開了，並把山鷄的鷄腿，扯了下來，放在蕉葉之上，然後等着。

高玉樹等了一會，道：「抛上來。」

萬紉媚並沒有回應。

高玉樹又道：「請抛上來。」

萬紉媚突然哭了起來。

高玉樹實在是十分意外，眼看這個不同凡响的女孩子，劫錢莊也敢，爲甚麼會無端端的哭起來？便道：「萬姑娘，我有甚麼開罪了你？」

萬紉媚知道這哭泣奏效，仍然哭泣如故。

高玉樹似乎忍受不住，道：「你想怎樣？」

萬紉媚道：「你小看我。」

「我小看你？爲甚麼這麼說？」

「你對我的要求，我一一答允，但我對你的要求，你却置之腦後。」

「你有甚麼要求？」

「我還是不說。」

「你不說你怎知我不會答允。」

萬紉媚故意不作聲。

「你說，我一定答允，」高玉樹道。

「好，你下來與我一起吃山鷄。」

高玉樹喉間發响，但沒有說話。

萬紉媚道：「我早已說過，你不肯……」

「不是我不肯的問題。」

「還有甚麼問題？」

「是我害怕你食不下嚥。」

「爲甚麼你會這麼說？」

「那是因爲這是事實。」

「甚麼事實？」

「我太醜陋了。」

「你救過我，讓我僥倖沒有毀容，因此，我不會嫌你的。」

「好，我下來。」

萬紉媚十分高興地道：「高大哥。」

「不過，你要有一個心理的準備。」

「我甚麼也不怕。」

高玉樹翩然下來。

在萬紉媚心目中，他生來已沒有了雙腿，肯定比別人難看，不過，長孫婉儀對他，也曾有過深刻的印象，也是喜歡過她，他的面貌一定沒有問題。

那知，在火光的掩映下，萬紉媚驚叫起來。

那是一張極爲醜陋的臉孔，她實在忍受不住，她把頭側了過去。

高玉樹道：「你明白我的苦衷？」

萬紉媚道：「高大哥……」她慢慢的轉過頭來，望着那張五官不分，滿是疙瘩的臉。

眼前除了有半個人的形狀之外，高玉樹簡直不像人形，萬紉媚慢慢恢復了鎮定。

高玉樹坐了下來，對萬紉媚的反應處之泰然，他拿起了那隻山鷄腿，送入口中。

不知是否他臉部受過傷，因而影响他的口腔部份，吃東西的時候，也發出「習習」的聲音，對於別人，其實有一定的影响。

萬紉媚吶吶地道：「高大哥……你的傷勢好了沒有？」

「你看我吃得如此開心，你說好了沒有？」

「當然是好了。」

「你說得對！」

「那你還有甚麼計劃？」

「計劃？我仍然要留在這裏。」

「爲甚麼？」

高玉樹沒有作聲，他吃完了鷄腿之後，牙縫間藏了些肉屑，使他覺得有點不舒服，他拿了一根幼枝，往牙縫裏挑去，那形狀更是令人噁心。

萬紉媚沒有看着他，只猜測道：「你還要報上次之仇？」

「我看他未必有我復原這麼快。」

萬紉媚本想告訴他一些有關胡鐵方之事，不過，她一直都知道，高玉樹其實有很多事情是瞞騙自己。

在惹上這件恩仇之後，萬紉媚有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爲甚麼要理會

這件事？

這是他們長門山莊之事，與自己有何關係？

她實在可以一走了之，還有一件可以做的事，便是去找胡鐵方，把劫來的銀兩銀票討回來，那才是眞正應該去做的事。

可是，而今她却把這段恩仇撇開，而對長孫婉儀因受刺激後所作出種種的改變，反而興趣更濃。

她自己也不明白其中原因。

萬紉媚吃完了最後一口鷄肉，道：「今日我見過胡鐵方。」

「他……他怎麼了？」

「他復原了，似乎令你失望。」

「沒有……我希望他早些復原，我可以再與他決一死戰，這一次應該有一個結果。」

「你們本來是同門師兄弟？」

「這事你早知了。」

「是的，你也向我提及，不過，你沒有告訴過我，你爲甚麼一定要與他決一死戰？」

「我說過了。」

「但並不是每一句都是眞話。」

高玉樹似乎有些震動。

「你聽過他們對我有些甚麼誣諂？」

「沒有，譬如你說你是被高玉樹用刀切去雙腿的……你……」

「我明白，我也承認，我這是天生的。」

「好了，爲甚麼騙我？」

高玉樹聽了，沒有直接回答，反而笑了起來，他的笑聲沒有甚麼，但他發笑的臉孔，益增醜陋。

「你笑甚麼？」

「我笑你行走江湖日子也不短了，爲甚麼會提出這一個問題？」

「甚麼問題？」

「爲甚麼我騙你？」

萬紉媚一時之間也是啞口無言，高玉樹說的是實話，行走江湖，有誰會說實話？

高玉樹道：「不過，而今我可以向你說實話……」

萬紉媚却又不想聽，只道：「爲甚麼而今又可以說實話？」

「你可以忍受我的外表！」

萬紉媚笑了一笑，道：「人的外表並不太重要。」

高玉樹笑道：「就是這話，我應該告訴你實話。」

「好！」萬紉媚靜心聆聽。

「我是天生齊股而斷的！」

「這點我已知道。」

「爲甚麼我要在你跟前，說了這一個謊？我有我的原因，第一，我們萍水相逢，我第一次見你的時候，你也不是一個大家閨秀！」

「對，那時我是一個賊婆娘！」

「第二，我爲了博取你的同情，我把雙腿的事加重一點，效果應該會好些。」

「好了，那些只是無傷大雅的事，最重要的一點，你爲甚麼一定要與胡鐵方再作一次生死之戰？」

高玉樹嘆了口氣。

良久，他才道：「這是無可避免的。」

「眞正的原因，是爲了長孫婉儀？」

高玉樹聽了，似乎有極大的反應。

萬紉媚知道，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

「長孫姑娘變了。」

「她怎麼變了？」

「她變成了另一個人。」

高玉樹默然。

「我不是說她變了心，或是負了心！」

高玉樹啞然失笑道：「以我這樣子，有誰不變心、不負心？」

「你以前不是這樣？」

「當然不是。」

「你指的是面孔？」

高玉樹的臉孔本已長滿疙瘩，而今對這該有了反應，整個臉孔抽搐，更爲可怖。

「我不想再說下去。」

「好，我們再說長孫婉儀！」

「她……她怎麼了？」

「她變成了一個俠盜！」

「那也不差，那是我們學武之人應盡的責任，劫富濟貧。」

「她也變成了一個歌妓！」

高玉樹聽了，呆了一呆，反而覺得那是一件不可能之事，啞然失笑。

「她賣藝的地方，就是在秦淮河上那艘大花艇之上！」

「你說的是實話？」

「我知道，她是賣藝不賣身的。」

高玉樹道：「婉儀自小讀書識字，她也吟詩作對，琴棋詩畫樣樣皆精，但想不到……」

「還有更想不到的！」

「甚麼？」

「她又變成了一個尼姑。」

「甚麼？」高玉樹實在難以相信，俠盜、歌妓與尼姑，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之事。

「她掛單的地方是一間小小的觀音堂。」

「帶髮修行？」

「不，她青絲剃度，是個不折不扣的尼姑。」

「她又怎能出去賣藝？」

「她可以戴上假髮！」

「爲甚麼會這樣？」

「我也想知道！」萬紉媚道。

高玉樹似乎尋思了良久，才道：「那麼，現在誰人在照顧她？」

「胡鐵方！」

「還有誰？長孫福呢？」

「他也在她身旁，並且是在花艇之上。」

「沒有其他人？」

「你說是觀音堂之內？」

「她有師傅？」

「有，法號如雪！」

「如雪？」高玉樹聽了一連串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對「如雪」這兩個字，反應最爲劇烈。

「是，如雪是她師傅！」

高玉樹道：「如雪師傅身旁還有甚麼人？」

「沒有！」

高玉樹聽了，才吁了一口氣。

「爲甚麼你這麼緊張？」

「沒有……再說長孫姑娘，她怎會變得如此？」

「照如雪師傅說來，她是飽受刺激而病，病後便是如此。」

「可以復原嗎？」

「沒有人可以知道。」

高玉樹開始有些惴惴不安，他沒有了雙腿，不過他還是可以走動的，靠的是一身輕功與他一雙斷腿。

萬紉媚不知他在想甚麼，不過，她也是善解人意的人，她沒有多言。

半晌，高玉樹才道：「你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怎樣助你？」

「那邊有一些竹林？」

「是的！」

「因爲時間緊迫，我去劈下竹樹，你依我的指示，砌一個五行八陣圖！」

「用來對付胡鐵方？」

「也可以這樣說。」

「換句話說，並不是全對付胡鐵方，那又對誰？」

高玉樹沒有回答，他已飛身過了小池塘，一直向着竹林而去。

那時已經入夜，月已在半空。

竹林之內，樹影斑駁，就像一幅潑墨竹影圖。

高玉樹在泥地上，好像在畫一些東西。

萬紉媚走近，他已完成，並且道：「我要砍下九九八十一根竹子，你便利用這八十一根竹子，砌成這一個圖，可以嗎？」

萬紉媚看着這圖，左一枝，右一枝，並不明白那是甚麼意思。

高玉樹已經開始劈竹，並道：「你只要依圖來插竹，後面較難的部份，我會親自來做。」

高玉樹雙手有如一雙利斧，只見他左劈右砍，轉眼之間，十多廿枝手臂兒粗的竹枝已倒下。

萬紉媚小心的插了第一枝，又再依圖插下第二枝，因爲一時之間，未明所以，因此進度極慢。

高玉樹道：「請你快一點，在天亮之前，一定要佈好這一個五行八陣圖。」

萬紉媚加倍努力，趕快把竹枝豎起。

到了半夜的時候，高玉樹已把足夠的竹枝劈下，他又開始親自佈置那個五行八陣圖。

萬紉媚一直在想問他爲甚麼要做這個五行八陣圖，可是她一直沒有開口，因爲她看着高玉樹的專心一志，她也不忍打擾他。

到了快要天亮的時候，那個五行八陣圖才砌完了。

他們站在這個五行八陣圖之外。

看着初升的太陽，萬紉媚打了一個呵欠。

高玉樹道：「你疲倦極了？」

萬紉媚道：「也沒有甚麼。」

高玉樹左右看看那一堆看來像是亂七八糟的竹枝，可是，對他來說，有了五行八陣，他可以大爲安心，但萬紉媚仍然看不出所以來。

萬紉媚終於忍不住：「這個五行八陣圖是用來對付胡鐵方？」

「不！」

是個出乎萬紉媚意料之外的答案。

「那麼是誰？」

「還有誰？」

「長孫婉儀？長孫福？」

高玉樹都搖了搖頭。

「我實在想不出，那還有誰？」

「當然有！」

萬紉媚想了一會，在這一羣人之中，她似乎已完全提及，不會再有誰了。

她搖搖頭。

「如雪！」高玉樹道。

「如雪師傅？她與你又有甚麼瓜葛？」

「那是一件很難說得清楚的事，而且我實在太疲倦，你也應該休息一下。」

他們再沒有回到池塘那邊，反而是在五行八陣圖的旁邊，經過一些荊棘，進入那個大竹林之內。

高玉樹飛身上了一叢巨竹之上，道：「我們在這裏較爲安全。」

萬紉媚也找了一處竹叢密佈的地方，睡了下去，這一睡便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

覬覦秘笈　夢想成空

當萬紉媚醒來的時候，太陽已在西邊，他們已睡了大半天。

高玉樹也醒了過來，他飛身下竹叢，道：「你隨我來看看。」

萬紉媚隨着他，一步一步的穿過他們昨夜所排的五行八陣圖。

其實那是一個迷宮似的竹林。

由高玉樹帶領之下走過那迷宮的通道。

萬紉媚道：「假若不是你帶領之下，又如何？」

高玉樹道：「當一枝竹枝塌下，整個五行八陣圖也塌下來，他們便要受九九八十一枝竹的鞭打了。」

「那麼胡鐵方來的話，他也無法接觸到你！」

「不，他是例外。」

「爲甚麼？」

「他與我本屬同門，這個五行八陣圖，本來是我們師傅所創！」

「對，你說過那是對付如雪，究竟如雪是……」

高玉樹插口道：「萬姑娘，胡鐵方將會再來，而且說不定是甚麼時候出現……我有一個要求，假若他來，無論是甚麼時候，你也不能幫手，除非……」

他欲言又止。

萬紉媚道：「除非甚麼？」

「除非他眞的打敗了我，而且會殺死我！」

「那時我再插手，可能是太遲了。」

「不過，我相信永遠沒有這個時刻出現！哈……」他發出了一些艱澀的笑聲。

笑聲響徹整個樹林，發出了廻響。

當聲音寂靜下來的時候，突然又有另一個笑聲接着，這個笑聲似乎從遠處而來。

萬紉媚覺得不對勁的時候，高玉樹已截然變色，並道：「來了，你快找個隱蔽的地方。」

高玉樹說完之後，已躍離竹林，向另一方逸去。

萬紉媚並沒有依言，只是隨後追上。

高玉樹的輕功極爲厲害，轉眼萬紉媚已是大大的落後，幸好他朝着一個方向而去，萬紉媚仍然可以看着他的身影而追近。

那是山坡的另一邊，一個滿佈奇岩怪石的地方，並且寸草不生。

那些岩石呈灰白之色，令人更覺荒蕪可懼。

高玉樹已穩坐在一塊巨石之上。

他身材短小，坐在石上，仿如一隻怪鳥。

萬紉媚也找到另外一塊巨石，這巨石似一道屏風，好好的護着了她。

這是日已西斜，太陽眩目的金光，自西方照來，而高玉樹所佔的巨石，剛巧是背對太陽，這樣對他是極爲有利。其實，以高玉樹這樣的身手，對付普通的敵人，無疑是可以反手爲雲，覆手爲雨。

而他居然講求地利，可見對手之强。

胡鐵方已翩然降臨。

他站在亂石山坡上，仍帶着那些笑聲，餘音嫋嫋。

胡鐵方站着，不言不語。

這時微風吹動，湧起一陣泥塵。

高玉樹首先打開了緘默，道：「你復原得好快！」

胡鐵方道：「你復原也不差……聽你的聲音，你有很大的把握！」

「當然，我看我們這次是最後的一戰！」

「咦，你幾乎忘記，我們之約，是三戰的，第一戰已在前夜決勝過！」

「因爲你在這第二戰中，再無機會！」

原來他們二人，早已有三戰之約。

高玉樹話說完，身體微晃，然而在一霎眼之間，整個人便像一隻夜梟般飛下。

胡鐵方一直嚴陣以待。

他也沒有採取守勢，向着那個身影，雙掌遞出，接着便是一陣震耳欲聾的聲響。

原來他們都同時採取了攻勢，並且是雙掌以對，因而在對擊之下，發出隆然巨響。

兩人都因掌力的反撞，分別飛向半空。

在旁窺看的萬紉媚，知道他們這一次的對掌，雙方都已用了八成以上的功力。

他們這一戰，果然是破釜沉舟之一戰。

兩人飛起之後，又再落下。

高玉樹反應較快，身體又輕巧，再落下來之際，又是一掌擊出。

胡鐵方因爲身體急速落下，他一時之間，無法還以顏色，但感到勁風襲來，急忙閃避。

他一落下便向前翻滾。

而他身旁的一塊巨石，在他滾動之際，已然裂開，石片紛飛而起。

好厲害的一掌！

高玉樹也以爲這一掌，足以置胡鐵方於死地！

但胡鐵方的靈活程度，其實與高玉樹不遑多讓，只不過因爲相對來說，他的身體較大，似乎是靈活性欠佳，但實際上他的靈活程度也極爲驚人！

胡鐵方在滾動之際，又已開始發動他的攻勢，他並不是再以掌作遠程的攻擊，而是有意近身與高玉樹來一次直接的搏擊。

他借着避開對方掌力而滾動的力量，一再旋身，這一發力，把本來貼着地面的身體，也硬生生的站了起來，並且以極快的速度竄向高玉樹。

高玉樹眼見他接近，似乎也要避開。

可惜，時間已來不及。

胡鐵方一近高玉樹，便一連發了五招，而這五招之中，又連綿不絕的化成五式。

五招五式，一共是二十五着。

一時之間，滿天拳風、掌影，使人眼花撩亂。

在旁看的人也覺目爲之眩，而接這二十五着的高玉樹仍有從容不迫之感。

二十五着眨眼間已完，但他並沒有受到任何的傷害，而他也立時發出反擊。

高玉樹雙手並無過人之長，但因爲他是齊股而斷了雙腿，相較之下，

便顯得他雙手特別長，而他使出的招數，使胡鐵方無法進一步接近他。

他的招式有另一番景象。

開始的時候，他的招法極慢，似是硬生生的把胡鐵方推開，然而，三招之餘，他的招式突然快起來，而且一招化七式，比起胡鐵方來，他的招式更為綿密。

胡鐵方只有招架之功，一退再退。

高玉樹趁着這一個難得的機會，一掌突然迸出。

這樣近距離的一掌，功力已接近九成，只要一觸及胡鐵方身體，無論是那一處，胡鐵方一定受傷，假若是重要部位，那是必死無疑！

看來胡鐵方是避無可避！

胡鐵方果然是避無可避！

他連忙一掌硬接。

烏雲突然蓋着了斜陽，一陣黑暗之中，只見兩人似是迸出火花似地躍了開去。

而斜陽又乍現。

兩人又再從高空之中，分別的跌了下來。

泥塵蔽天，良久才再度平靜下來。

萬紉媚在旁，實在看不清楚發生了甚麼事！

整個石坡都靜了下來。

兩人都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萬紉媚正想躍出，那邊已有人影晃動。

是胡鐵方！

而今這一戰，到了這個地步，已沒有強弱之分，唯一的分野，是看誰復原得快！

只要那一個先起來，便可以再加一把勁，甚至是一捏，便可能把對方捏死。

先起來的是胡鐵方。

他畢竟是年輕力壯，他站了起來，向高玉樹所躺之處一步一步的迫近。

萬紉媚很想出去。

她根本上並不想幫任何人，她只想把這件仍似在霧中的事情，加以弄個清楚明白。

她想動，却又不敢動。

然而，在這猶疑的一瞬，高玉樹本是蜷曲在地上，好像一隻慵懶的貓，此時也開始蠕蠕而動。

他也復原了。

可是，相較之下，他仍然是慢了一截。

不過，胡鐵方也只能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接近。

兩人相距十步開外。

胡鐵方已走了五步，而高玉樹只是半臥的。

六步、七步、八步，只剩下一臂之遙！

高玉樹若再不動，他再沒有機會，然而，他已起來，向橫一竄。

這一竄之力，非常猛烈。

就在這一瞬間，高玉樹離開胡鐵方又有一丈之遙。

接着，他再竄。

胡鐵方當然是不甘功虧一簣，也拚力追上去。

兩人迅速消失在石坡之上。

萬紉媚當然不會仍守在石坡，她站了起來，只見兩個身影向着竹林而去。

為甚麼高玉樹會竄向竹林，那裏有一個他佈置的五行八陣圖，那是用來對付如雪的，對胡鐵方是無效的！

也許，高玉樹力量有限，身不由己，他只有向這個方向竄來！

正在奇怪之際，高玉樹已落在那個五行八陣圖之前，站着不動。

那時，胡鐵方也追近。

萬紉媚也在旁邊，她在竹林的另一邊，可以清楚他們在做甚麼。

胡鐵方看着高玉樹。

高玉樹動也不動，好像是死守着這個五行八陣圖的進口似的。

胡鐵方看着，失望道：「你竟在班門弄斧？」

高玉樹道：「如何！」

「你懂得五行八陣，比我多很多？」

「這個你要試闖過才知道！」

「師傅生前，一起與我們講解這五行八陣圖，他一直在讚我！」

「我記得！」

「我們也試過紙上談兵，用陣勢對壘？」

「有！」他嘆了一口氣。

「你還記得，多是你敗下陣來？」

「應該是！」高玉樹並沒有爭辯。

「而今……」

「而今不同！」

「有甚麼不同？」

「不是紙上談兵！」

「對，你有把握讓我一闖？」

「絕對有！」他頓了一頓，道：「然而，你還可以選擇！」

「選擇甚麼？」

「選擇闖與不闖！」

胡鐵方笑了起來，對他來說，高玉樹似乎在開玩笑！以他的智力，他有信心一定勝過高玉樹。

以前是如此，如今應該是一樣。

「好！」他便要去闖這個用竹枝搭成的五行八陣圖。

「我看你還是不要……」

這一句無疑是迫胡鐵方立刻闖入。

胡鐵方也不再考慮。

高玉樹躍了開去。

萬紉媚也正在奇怪，高玉樹親口說過，對於胡鐵方來說，這迷陣並沒有意義！

不過，事實並不如此。

為甚麼他要向自己說謊？高玉樹這個人，顯然並不可靠，第一次他告訴自己的身世時，已是扯謊，雖然後

來他解釋說那是希望得到更多的同情。

然而這是第二次。

不過，萬紉媚仍害怕，他是被迫而已。

胡鐵方已闖入了五行八卦陣。

整個五行八卦陣足有廿丈見方之大，要闖出去，也需要一些時間。

胡鐵方在竹林之間，迅速移動。

忽然，竹枝開始塌下。

那些竹枝像骨牌般一枝接着一枝的塌了下去，顯然，胡鐵方是可以破這個五行八陣圖。

竹枝不斷塌下。

而站在外面的高玉樹，不單沒有失敗的神色，反而有喜不自勝的表情。

是一個陰謀！

高玉樹又一次的陰謀。

漸漸，竹枝不再塌下，剩下來的，便像一個大囚籠似的，而胡鐵方便在其中！

「哈……」是高玉樹响徹雲霄的笑聲。

這是勝利者的笑聲。

高玉樹走在那個像囚籠的前面，他可以看到其中被囚的胡鐵方。

胡鐵方也可以看到他。

只不過，他是無法推動竹枝走出來。

胡鐵方在咆哮。

高玉樹止住了笑聲，道：「怎樣了？」

「這不是五行八陣圖！」

「為甚麼這麼說？」

「因為並不是我們師傅所傳！」

「你聽過有這麼一句話嗎？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出於水而寒於水？」

「你獨創？」

「假若不是如此，我為何要迫你入內？」

胡鐵方似乎是恍然大悟，在他闖陣之前，高玉樹的一番話，其實是激將之計！

請將不如激將！

高玉樹又掀起了一陣笑聲。

胡鐵方聽着他的笑聲，自然不是味道，可是，自己棋差一着，已無辦法。

笑聲過後，高玉樹慢慢的移近那個看來像囚籠的竹陣，並且陰惻惻的道：「你的『碎儂心』呢？」

「碎儂心？」胡鐵方聲音似有點怪異。

「是的，胡鐵方，你應該早知我為此而來！」高玉樹叫道。

「我想過，但我不知道你會為此而來！」

「只要你交出那方子，我便會放你出去！」

「你要那方子作甚麼？」

高玉樹並沒有回答這問題，兩人似是僵持着。

在旁觀看的萬紉媚聽了高玉樹的要求，心下也十分疑惑，直到現在，她才知道高玉樹想盡辦法把胡鐵方打倒，甚至是捉了他，那是有所為而為！

而不是為了師兄弟之間的仇恨！

「碎儂心」是個古怪的名字，那是甚麼？

高玉樹要求的是「方子」，那麼，這東西可能是一種藥，那究竟是甚麼藥？

胡鐵方與高玉樹並沒有說甚麼，便道：「你有你的『郎心鐵』，我也沒有向你拿過。」

「郎心鐵」？又是個極為古怪的名稱！

「你當然沒有向我拿過！你配嗎？你有了又有甚麼用？暴殄天物。」

「你有用嗎？」胡鐵方道。

「當然有用……」

胡鐵方見高玉樹那麼自信，臉上勃然變色，道：「你可練成了『長門飛星大法』！」

「練成了又怎麼樣。」

「呀！」胡鐵方失聲地叫道：「當你失踪之日，師傅的地庫被人搜過，婉儀告訴過我，地庫內藏書庫被人偷去了一本書，那便是『長門飛星大法』，正是你的所作所為……你沒有聽過師傅所說，這本書如果落在不正當思想的人手中，遺害極大……」

「並不是落在他人手上，而是在我手上。」

「好了，你練你的『長門飛星大法』，為甚麼又要來找我的『碎儂心』方子？」

「長門飛星大法是師傅未完成的一本混合了武功、藥物與冥想三合一的超能大法，裏面載有三十三層的心法，我已練到第十一層。」

「十一層又如何？」

「十一層是混合了武功與藥物……武功是靠人的體能，體能是有一定的極限，這極限是很難加以打破的，唯一的方法，是靠藥物。」

「是靠我的『碎儂心』？」

「並不，胡鐵方，其實我並不用告訴你這一切，不過，你已是我的階下囚，俎上肉，告訴你也無妨，我的『郎心鐵』與你的『碎儂心』，若二者合而為一，那才可以助我把『長門飛星大法』十一層一直衝至二十層。」

「到了二十層又如何？」

「到了二十層，我的體能已可以發揮到另一個極限，而我將是天下無敵。」

「二十一層之後呢？」

「二十一層更是無可比擬，那時人的體能加上了藥物，已是發展至盡，唯一可以把人帶入另外一個境界的便只有冥想。」

「冥想？佛祖菩提樹下的打坐？道家的靜坐入虛無之境？」

「那也差不多了。」

「冥想可以打破人體的極限？」

「道理是極其簡單。」

「你明白？」

「我當然明白，你也聽過莊周夢蝶，與蝶夢莊周的故事？」

「師傅生前也提過。」

「你可了解？」高玉樹頓了一頓，才道：「莊周夢蝶是人人都可以領略的感覺，但蝶夢莊周已是人生另一境界，把我與物，物與我分成兩體，又把我與物，物與我混成一體。」

在旁的萬紉媚聽得一頭霧水，甚麼物與我，我與物，不知是指些甚麼。

胡鐵方嘆了口氣。

「你嘆甚麼？」

「這個高深的武功與學問，我自認再有百年壽命，我也無法可以參透，而你居然參透了，實在是個非常聰明的人。」

「當然！」高玉樹非常驕傲的回答。

「可惜你是個不擇手段的人。」

高玉樹聽了，勃然大怒，道：「胡鐵方，只要你交出『碎儂心』，我便給你一條生路。」

這當然是一個謊言。

胡鐵方心想：「而今只有『碎儂心』這一條方子，才可保住我的性命。」

他不再多言。

「碎儂心」一日沒有落在高玉樹的手上，他還有一天生存的機會。

高玉樹等了一會，道：「怎麼？」

胡鐵方索性閉起眼睛，坐了下來。

高玉樹見了，却是大笑道：「你以爲這樣便可以永遠不拿出來？」

胡鐵方仍然不理會他。

只見高玉樹站了起來，並且用手拖開一些重疊着的竹枝，他似乎是有所行動。

萬紉媚已走了出來。

高玉樹道：「萬姑娘，你也聽過我與這位師弟所言，我相信你也會助我完成此一心願。」

「你想怎樣？」

「我在這裏把竹子接連起來，一直到那邊水池去。」

「把水引來？」

「是的，當我做過五行八陣之時，我已計算清楚，他一定是陷入這個地方，因此，這地方是一個下陷之處，可以盛水。」

「盛水又如何？」

「我把那邊的水引來，讓他一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滋味。」

萬紉媚沒有動手，但看着他搬動那些竹枝。

「快來幫我……」高玉樹道。

高玉樹似乎因爲自己的勝利而忘記了一切，他以爲萬紉媚一定會助他。

萬紉媚已可以清楚地知道，高玉樹並不是他自己所言的那麼一個弱者，就以他與胡鐵方比較，其實他一直是個强者，一個勝利的人。

高玉樹與胡鐵方兩人之間，所交纏的恩怨實在太多，萬紉媚只是可憐一個人——那是長孫婉儀。

她才是三人之中，唯一的一個眞正受害者。

她會變成一個有多重身份之人，那並不是天生如此，而是經過其中重重的打擊而改變的。

而今的她，並不是她眞正的自己。

如果要解救她，只有從她心底根源着手，而這個根源却與這兩個師兄有極大的關係。

本來她是不想再幫高玉樹，但而今貿然離去，並不能在高玉樹口中探聽到救長孫婉儀之法，因此，她決定再幫他下去，找個機會，更了解其中情況。

於是，她決定再躭下去。

她幫着高玉樹搬動竹枝，不久，他已串成一條引水道，把那邊的池水引過來。

水開始流過來。

胡鐵方開始之時，還不明白高玉樹搬動竹枝的原因，直至他把那水引了過來，他才明白。

水很快便流滿了那個洞。

胡鐵方站在中間，水並沒有蓋過他，而是剛剛到了他的頸項左右。

那時已是入夜，胡鐵方整個人浸在水中，那實在並不好受。

高玉樹笑道：「你而今拿出『碎儂心』來，還可以來得及。」

胡鐵方並沒有理會他。

高玉樹又道：「你不理會我也不要緊，到了今晚半夜，這些池水結冰，那時才叫你……」

胡鐵方赫然醒覺過來，假若整個人被池水封着，那是並不容易抵受之事。

他是一個相當固執的人。

高玉樹也不再催促，他知道胡鐵方可以忍受一晚，却不可以忍受第二晚。

可是，他又不一定會冷死，那時，他一定會哀求，向他哀求，那時，他才……

只要想像一下，高玉樹也感到快樂。

他一向恨透胡鐵方，當他第一眼見到胡鐵方的時候，便已恨透了他。

那是因爲他高大、英俊，他不單使他自慚形穢，也使他愛恨交集。

他早已立下一個自我的誓言，他一定要打倒他，無論在那一方面，他都要打倒他。

身形方面，他是無能爲力。

但在武功方面，他一定有把握勝他。

至於贏得長孫婉儀的垂青，他也有把握，因爲長孫婉儀是個單純的女孩子，她富同情心，他只要好好利用她這一點，他很有把握。

結果，他是成功了一半。

其實，他是可以完全成功，但他戰勝不了自己的心魔，他不敢肯定長孫婉儀是否會只因同情的愛上他。

因此，他是退而求其次。

他盜走了師傅的武功秘笈，立志在武功方面，遠遠的超過胡鐵方。

他不單要超過胡鐵方，還要他遠遠落敗於自己，甚是要向自己低頭，哀求！

這十多年來艱苦的修練，不擇手段的生存，完全便是爲了這一刻。

他幾乎可以看得到明天的早上，冰封中的胡鐵方向他下淚哀求。

十多年來，他日夜夢想便是這一刻。

那夜，他遠離胡鐵方被囚之處，因爲他想好好睡一覺，明天好好享受那一刻的來臨。

萬紉媚一直忍耐着，爲了不使高玉樹有疑心，她也是遠離胡鐵方。

她要救胡鐵方，但一定要想一個萬全之策，假若其中一步錯了，不單沒法救他，而且會連累自己，更談不上去救長孫婉儀。

她整夜的思想着，這件事便是如此簡單？不，她直覺的感到，事情不會如此簡單。

翌日，曙光初露。

她是被一聲驚叫所嚇醒，是一聲震人心弦的叫聲，她向高玉樹所睡的位置一看。

樹上空無一人。

她急忙循着叫聲而去，那是囚禁胡鐵方之處。

遠看去那個大竹籠，依然無恙。

而高玉樹便站在當前，叫聲便是由他所發，他的身體本來已經醜陋，而今似是蜷曲着，更爲難看。

萬紉媚再看囚籠之內。

沒有了胡鐵方。

但當中那結了冰的地方，仍然有一個人形的洞，而胡鐵方確實是不見了。

萬紉媚也叫了出來：「他往那裏去了？」

高玉樹極其震怒的叫道：「我也想知道。」

萬紉媚再沒有作聲。

那個囚籠並沒有破爛，顯而易見，並非胡鐵方有本領破籠而出，而是有人救了他出去。

救他出去的是誰？

誰有本領，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形下救走了胡鐵方？

長孫婉儀？

她應該沒有這個能力。

可是，除了她，還有誰？

是長孫福？只有這個可能，但他的能力實在不及長孫婉儀，這個可能性已大大減弱。

高玉樹發出嗚嗚的聲音，不知是哭泣還是憤怒的叫聲，令人聽了也覺毛骨悚然。

「怎麼了？」

高玉樹沒有回答，良久，他才恢復了理智。

他依然沒有說話，只是開始搬動那些竹枝。

整個囚籠在他審視之下，很快便拆了，不過，他一邊拆，一邊在小心審視那些竹子。

當他拆完之後，突然發出了一掌。

這一掌打在那個結了冰的水潭之內，一時之間，那破碎的冰塊，互相撞擊而發出鏗鏘的聲音。

這一掌可暫洩他心頭之恨。

「誰來過？」

「當然有人……」他沒有再說，開始搬動竹枝。

「做甚麼？」萬紉媚問。

高玉樹依然沒有回答，他只是繼續搬動那些竹枝，他也沒有叫萬紉媚做些甚麼。

萬紉媚看着他，看來他似乎已有所發現，並且知道誰來過，甚至是誰救了胡鐵方！

可是，萬紉媚並沒有追問下去，她十分明白高玉樹的爲人，如果他要說的，自然會說出來，假如他認爲不想說的，他一定不會說。

她唯一可以做的，是幫助他搬動那些竹枝。

當他把那些竹子搬開了之後，忽然對萬紐媚說道：「你去替我找些野藤來！」

「用來做甚麼？」

「用來當作繩索之用！」

萬紐娘沒有再問，跑到山坡的另一邊，那裏有很多攀藤植物，其中一些半乾枯的，最爲適宜做繩索，萬紉媚把野藤扯了下來，一捆一捆的紮了幾束。

當她把那些野藤帶回竹林處，那邊的情況又有了大的改變。

高玉樹又把更多的竹子斬了下來，地面上橫七豎八，滿是竹子。

「開始吧！」高玉樹道。

「開始甚麼？」

「開始築另一個五行八陣圖！」

「又要捉人？」萬紉媚道。

高玉樹顯得十分嚴肅，並道：「這次的工程更加浩大，快來！」

「捉誰？」

「你先掛起那些繩索！」高玉樹已不再回答她任何問題，只是拚命的把長藤繩索抛往竹林，然後往竹林處，用那些野藤紮在其餘的竹枝之上。

萬紉媚依着高玉樹的吩咐，兩人合力把另外一個五行八陣圖又建了起來。

萬紉媚發覺，這次的五行八陣圖，明顯的與上次那個並不相同，首先是佔地較爲廣大，所用的竹子更多，另外一方面，上次是在當中掘了一個水潭，完成之後灌水，這次却把主力

放在野藤之上。

看來這次的五行八陣圖，要捉的人並不只一個！

捉誰？

萬紉媚不敢問高玉樹，她不想刺激他。

那日從下午開始，一直工作至凌晨，工作還沒有完成，他們隨便吃了一些東西，便睡了，但一醒過來，又開始工作。

終於，在第二天的傍晚，整個五行八陣圖完成了，高玉樹才鬆了一口氣。

萬紉媚特別往林中找了一隻野兔，讓他好好的飽餐一頓。

當他們吃完之後，已是皓月當空。

這時的高玉樹却顯得躊躇滿志，彷彿一切都有備無患，一切都異常合他心意。

他終於開口道：「萬姑娘，我不知怎樣感激你才好，沒有你的幫忙，我要做多幾天才能完成！」

萬紉媚道：「那也沒有甚麼！」

「你覺得這東西怎麼樣了？」

「大得多，抓的人也一定更多！」

「你眞是一個聰明人！」

「有很多人來嗎？」

高玉樹遲疑了一會，道：「是的！」

「多少？」

「五個！」

「五個？我與你所認識的，至目前爲止，也沒有五個人那麼多！」

「有，如雪師傅！」

「如雪師傅？想不到是她，她也只是一個人？」

「不，她身旁有四個人。」

「她的徒弟？」

「不，是她的同門！」

「五個人？」

「是的，霧露霜雪冰！」

「如雪排行第四？」

「是的，五人列陣，不易對付的！」

「不過，而今有了這個五行八陣圖……」

高玉樹滿意地笑了，道：「她們一起來最好，那可以不用我多費手脚！」

「她們厲害嗎？我見過如雪師傅，並且是她告訴了我有關長孫姑娘的往事！」

「不要胡亂信她！」

萬紉媚沒有再說話，因爲高玉樹突然蹲在樹枝之上，似乎在集中精神的聆聽。

他跳了下來，伏在地上。

半晌，他站了起來，道：「是的，五個人齊來了！」

「他們？」萬紉媚問。

高玉樹道：「萬姑娘，這五人的武功在胡鐵方之上，我騙得她們入了五行八陣圖，並沒有一定把握將她們抓着，你可要幫我一把！」

「對付她們？」

「不用你與她們直接對打，你只要躲在五行八陣圖那邊竹林，裡面有一條繩索，你來！」

高玉樹已飛奔往那邊竹林，萬紉媚跟着，到了竹林內，高玉樹指着一棵老竹，竹幹之上縛着一條野藤。

高玉樹道：「當我一叫，你便把野藤斬斷，那便可以了！」

萬紉媚道：「就這麼簡單？」

高玉樹並沒有再回答她，又再飛身出了竹林之外，萬紉媚也往竹林之外去看看。

銀色月光，把整個山谷也染上了銀色。

在山谷的那邊，有五個人影迅速的移動，轉眼之間，五人已在竹林之前站了下來。

五個長髮披肩的女人。

最令人覺得特別的是，五個人都是白髮披散。

萬紉媚一眼看去，已認得排行第四的如雪師傅。

其餘的四個人，一定是如霜、如露、如霧與如冰，她們都身穿道袍，手執拂塵。

如雪上前道：「高玉樹，我們的帳應該算了！」

高玉樹伏在一棵大竹樹之上，道：「我們之間，還有甚麼好算，來，你們便五個人一起來吧！」

他一邊說，一邊飛身下來。

五人步伐一致的上了前來，在拂塵掩映之下，五人已把高玉樹圍在當中。

高玉樹似乎已料到有此一着，因此，他毫不驚惶，而且已準備應戰。

五人拂塵一探。

高玉樹便在其中左衝右竄。

五人拂塵非常厲害，勁力把空氣劃破，發出一些刺耳的聲音。

高玉樹手中也多了一件武器，那是一條長長的腰帶。這軟軟的帶子，在他的手中似乎可軟可硬，運勁飛舞起來，可以把那些拂塵震開！

萬紉媚在旁看着，也覺驚心動魄，因爲這五個白髮披肩的道姑，多次把拂塵連成一網，眼看便要把高玉樹罩在網中，可是，他突然竄起，又從拂塵網中冒起，長長腰帶橫揮，又再一次混戰！

如果以單獨拚鬥來說，如雪並不是高玉樹的對手，看來她身邊的四個同門，同樣也不是高玉樹的對手，不過，五人合起來，卻是勝過高玉樹。

本來，她們是有機會把高玉樹置之死地，不過，她們並沒有這麼做。

萬紉媚正在奇怪。

如雪笑道：「高玉樹，我們以往不計，你把『郞心鐵』的方子拿回來，我們便算了！」

「你們要『郞心鐵』，先要殺了我！」

如雪道：「你想死却沒有死得這麼

易！」頓了一頓，道：「風花月，霧露霜雪，冰砥柱！」

這十字一出，五人已排成一個新的陣勢。

四人仍然圍着高玉樹，而如冰師傅却在外。

高玉樹道：「來，你們盡管來吧！」

如冰師傅一人躍入，要單對單的與高玉樹一決高下。高玉樹並不以爲意，他有把握，在五十個回合，便可把如冰師傅打了下來。

可是，他的如意算盤並不如意！

沒錯，他有足夠的力量與本領對付如冰師傅，不過，當他橫竄誘敵，旁邊的其他師傅，早已熟悉他的來勢，阻着他誘敵的去路。

這時，他變成無法完成整個招式。

如冰師傅已從守勢，換成攻勢，拂塵猛力一拂，幾乎要把高玉樹打成肉醬！

不過，高玉樹也知道五人合作純熟，心意相通，表面是以一對一，其實是五對一！

高玉樹知道，再佔不了甚麼便宜。

然而五人陣勢又再一變。

如雪道：「風花月，霧露霜冰，雪砥柱！」

這一句話之後，如冰師傅立時進攻，而如雪師傅已上前來，代替了她的位置！

如雪師傅便以單身一人對付高玉樹！

她有了四人在旁邊助陣，武功顯然是勝了一籌！她迫着高玉樹，企圖令他屈服。

高玉樹被她迫得透不過氣來，突然向天空一竄，整個人上了半空。

如雪也同時竄上。

兩人便在半空之中對了一掌。

這一掌雙方雖然在半空發力，但力量實在不弱，發出一聲巨响！

兩人都迅速落了下來。

如雪似乎是受了傷，四人一湧而上，如雪突然吐了一口鮮血，染紅了五人的白袍。

而高玉樹也趁這一機會，出了這個圍攻的圈子，返身直奔那個用竹砌成的五行八陣圖前。

只見如雪坐了起來，衆人簇擁着她。

如雪道：「並沒有大礙！」

五人又再竄了上來。

如雪道：「二十年之前，我們五人助長孫莊主創了個五行八陣圖，今日你居然敢在老夫子面前賣文章！」

高玉樹已竄了入竹陣之內，他道：「十年人事幾翻新，何况是二十年，你們害怕，倒不要隨意亂闖！」

如雪道：「小心，再不是二十年前那個！胡鐵方也着了道兒！」

如雪領了四人，直入竹林之內。

只聽一陣「劈劈啪啪」之聲，竹枝開始一一斷裂，看來五人對這陣頗熟悉，她們互相破陣，不同凡响。

萬紉媚已躍回竹林後面，她手執那長長的野藤，等候着高玉樹的訊息。

竹陣之內，傳來非常激烈的打鬥聲，而竹枝折斷，飛射，並且傳來一些呼喝聲。

萬紉媚看不見其中的情形，但也可以想像得到其中可怕的情況。

她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

她既希望高玉樹贏得勝利，也希望那五位師傅也可合力而擊敗他。

其實她只是希望明白其中眞相。

五位師傅與他究竟有甚麼瓜葛？高玉樹所渴望的「碎儂心」又是甚麼？對他爲甚麼那麼重要？

忽然，她聽到那聲音。

她不再考慮，用力一拉。

只聽見一陣竹枝場下的聲音，而突然之間，五條長藤繩索已彈了起來。

五條繩索之上，却各繫着一人。

五人凌空在上，雖是拚命掙扎，也是無可奈何！

高玉樹在竹枝之中，顯得非常滿意，一陣大笑之聲之後，便道：「你們不交出『碎儂心』，那便要在這半空之中風乾好了！」

萬紉媚也走了出來。

五位師傅在半空之中，長藤纏着她們雙脅之處，一時之間，她們並沒有生命的危險。

如雪一眼便看到了萬紉媚，道：「你這沒長眼睛的人，竟被高玉樹利用了。」

「我被人利用，你五人合力來鬥一個沒有雙腿的人，你們過意得去？」

如雪怒道：「不要被這人的外表，甜言蜜語所誘，他要迫我們拿出『碎儂心』，那只助他成爲人魔，爲禍人間而已。」

「人魔？」萬紉媚實在不明所以。

「他的七絕五行拳，已練到了不單靠身體內力的功能層次，他還要靠藥物，假若他練成更高一層，那麼，人間將無寧日，江湖又添腥風血雨。」

「胡說！胡說！」高玉樹轉向萬紉媚，道：「千萬不要相信她們，她們才是遺禍武林之人。」

如雪怒道：「你這是含血噴人。」

其他幾位師傅如霧如露如霜如冰都說話，指責高玉樹的不是，一時之間，七嘴八舌，嘈吵異常。

萬紉媚只聽到全是詛咒高玉樹的說話。

高玉樹忽然雙手一揚，他揚起了地上一些泥土。

「啪！啪！啪！啪！啪！」五個白髮尼姑都靜了下來，原來她們的口臉都被泥土封着。

她們尷尬的樣子，使高玉樹笑了又笑。

一時之間，萬紉媚沒有作聲，離開了這個竹林，她的心忐忑着，她不知道自己究竟做得對否，是否助紂爲虐，不過，她自己回心一想，其實自己也不是甚麼好人，但比起來，她似乎比高玉樹正派得多。

她心中覺得十分茫然。

她遇到這麼多人，究竟那一個在說眞話，那一個人在說假話，實在是無法知道。

她走着，走着。

忽然，他聽見高玉樹呼叫她的聲音，她很想回去，可是，她的雙脚又向前奔。

她不知走了多久，也不知爲甚麼要走。

忽然，她聽到了一陣尖銳的叫聲，止住了脚步，然後她朝着尖叫聲處走去。

尖叫聲來自那邊山崖。

山崖的前面，有兩個人影晃動，可是，那並不是女人的身影。

萬紉媚一竄上前。

那兩個男人正向崖下大叫：「姑娘，姑娘，你忍耐一點，我們來救……」

下面傳來的尖叫聲更是尖銳。

萬紉媚再竄前去，竟是兩個熟悉的身影，是那兩個膽小如鼠的傢伙。

「神劍冰花」鄧旦「金刀如意」畢如意。

萬紉媚叫道：「你這兩個傢伙，又做甚麼殺人滅口的勾當？」

兩人轉過身來，正想飛身而上。

一見了萬紉媚，兩人都呆了下來。

鄧旦道：「不，不，我們這次是想做好事，却是做不來。」

「做甚麼好事？」

畢如意道：「那個姑娘在崖前茫茫然然的行來行去，我們好心來救她，那知却跌了下去。」

萬紉媚道：「你們來救人？你們想劫色劫財吧！」

鄧旦分辯道：「你也知我們……」

「劫錢莊你們不敢，劫女人大概你們不會怕。」

下面尖叫聲更銳。

萬紉媚道：「你們不要走開，看你姑奶奶救人。」

兩人異口問聲道：「是的，姑奶奶。」

萬紉媚往下望，却看不見甚麼。

她向崖下一塊伸出來的岩石躍下，伏在那伸出的石上，她可以清楚地看見，一個女人被一些荊棘樹叢勾着，正在半空中，搖搖欲墜。

一時之間，萬紉媚不知如何下去施救，只見那荊棘叢中，有無數野藤，因爲她曾協助高玉樹攀折野藤，因此她十分熟悉那些野藤的性能。

她知道那些野藤十分堅韌，便放心爬下去，抓着那崖邊野藤，爬近那個尖叫的女人。

當她爬近，忽然，她發覺那個女人十分面善，再小心一看，那個女人竟是長孫婉儀。

那實在出乎她意料之外。

爲甚麼她會墮入這山崖之中，照理她應該在那觀音堂之內，因爲那天看到她是十分衰弱。

萬紉媚小心地靠近她：「婉儀姑娘，你靜下來，我會救你上去。」

長孫婉儀靜了下來，她望着萬紉媚。

「認得我嗎？」長孫婉儀茫然的搖搖頭。

萬紉媚也不再理會甚麼，她小心地抽了一條野藤出來，抛給長孫婉儀，然後兩人抓着野藤，慢慢的爬上那崖邊去。

鄧旦與畢如意仍守候在崖上。

長孫婉儀從崖邊爬了上來，喘一喘氣後，才驚慌地問道：「我……我爲甚麼會在這裏？」

鄧旦道：「我們怎知道？當我們發現你時，你正在崖邊行來行去，好像要自殺似的。」

畢如意也道：「人命關天，我們想勸止你，你已往下面跳去。」

萬紉媚道：「長孫姑娘，你爲甚麼要自殺？」

「你怎認識我？」

萬紉媚聽了，還以爲她在開玩笑，道：「你該認識我的。」

長孫婉儀仍然茫然的望着萬紉媚，從她的表情看來，她並不是作僞的。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萬紉媚道：「姑娘，你細心想一下，你到底還記得一些甚麼？」

長孫婉儀靜了下來。

半晌才道：「我記得，我有一個爹爹，還有兩個師兄，他們對我都很好。」

萬紉媚聽她的語氣，知道她是從一段失憶時期回復過來，對長孫婉儀來說，這是重要的時刻。

「你兩個師兄是怎樣的？」

「一個高大英俊，一個是沒有了……沒有了雙腿的……但他對我很好，我喜歡他。」

萬紉媚知道她在回憶中，但忽然她又停了下來。

「而今他們呢？」

「他們……他們，我不知道……我常常見到我那個師哥，但我知道他對我也好，但我不知他是誰……」

「那個沒有雙腿的呢？」

「我記起來了……有一天，那沒有雙腿的師哥，是高師兄，他叫我帶他進入母親的墓中……」

「墓？是墳墓？」

「是，是個墳墓，不過，却是個做得好像屋子一樣的……裏面有很多東西……」

「甚麼東西？」

「有書籍……有藥物……還有一些迷宮……是……迷宮，爹爹說過，亂闖進去，一生也走不出來的。」

「你進去了？」

「是的，我進去了……高師哥要我，去那個儲藥的地方……那地方氣味十分難聞，而且爹爹說過，我們根本不可闖入這墓中……不過，既然來了，我們進去……師哥十分歡喜，他拿了幾個大瓶出來，看了又看，又用手抓了一些出來……我看着他，越來越驚，便扯着他的衣袖，要他立刻出去……」

「那怎麼了？」

「我……我無法記得了……」

「你拉他出來……」那是一個冷峻的聲音。

萬紉媚抬起頭來，嚇了一跳，因爲他們不遠之處竟站了兩人，這兩個人看來已躭了一會，並且聽着她們之間的對話。

這兩人武功高强，竟可不讓她們發覺而站了一段時間，萬紉媚也覺得心慌。

幸好那不是甚麼外人，說話的便是胡鐵方。

站在他身旁的，是那個龜奴長孫福。

長孫姑娘並沒有起來，她似乎十分疲倦地道：「師哥，胡師哥，你也來了。」

「小姐，我進來了。」長孫福道。

「是的，你也來了……爲甚麼我好像很久沒有見你們了，很久……很久……」

胡鐵方道：「你拉了他出來……」

「是的，我要拉他出來，然後，他突然發怒……我從來沒有看過高師哥發怒的，他一向對我非常和善，我再拉他，他一掌便向我打來……」

長孫福道：「那怎麼了？」

「我似乎是撞在石牆之上……甚麼……甚麼也無法再記起了……」

長孫婉儀說了這話之後，便昏倒過去。

胡鐵方道：「婉儀開始恢復記憶了……我們好好讓她休息一下，也許她醒後再可以回憶多一些。」

長孫福道：「快抱她往那邊山洞。」

衆人隨着胡鐵方，抱着婉儀走入那邊的山洞。

山洞之內，非常乾爽，萬紉媚吩咐她這兩個流氓手下去找些可以吃的東西回來。

胡鐵方擔心地道：「不知她會怎樣？」

萬紉媚道：「爲甚麼你們會來這裏？」

胡鐵方道：「她一直在觀音堂內昏迷不醒，我們天天都去探望她，但今日去到，却不見一人。」

「如雪師傅的四個師姐妹都來了。」

「她們聯袂去找高玉樹？」

萬紉媚沒有作聲。

長孫福道：「我們快去助她們一臂之力。」

「遲了！」萬紉媚道。

「爲甚麼？」

「因爲她們都被高玉樹的五行八陣圖糾纏住了。」

「我們快去救她們。」長孫福道。

萬紉媚道：「我實在不明白，高玉樹是個怎樣的人？只有他一個人麼？」

「假若他拿到『碎儂心』，他會……」

「到現在我仍然不甚明白。」

胡鐵方道：「事情其實很簡單，高玉樹一向妒忌我，那是因爲他身體上的缺陷，因此他一定要在其他方面勝過我，其實，說句老實話，他是比我優勝很多，甚至還得到師妹的垂青。」

萬紉媚道：「那麼，他爲甚麼會……」

胡鐵方道：「他對自己信心不夠，婉儀姑娘一直是喜歡他，他知道而不敢相信，因而，他要在武功方面勝我一籌，他利用師妹闖入了那古墓……」

「古墓？那是甚麼地方，你們一直沒有提過。」

「那是我們師傅一個秘密，那是一個地下房間，收集了他生平所得，據說他死了妻子，埋葬在古墓的最下層，當他死後，他會與妻子合葬。」

「高玉樹闖古墓，結果拿不到『碎儂心』？」

「本來是可以拿到的，不過，他太心急，一掌推倒了婉儀，他害怕起來，隨便拿了一些東西便走，一走便是十二年了。」

「長孫姑娘也因那一次的跌倒而整個人變了！」

「我們相信是……」

「看來她過去這些日子，做着不同的事，有着不同的身份，也是因那一跌……」

萬紉媚又道：「那麼，如雪師傅又怎會召集她的同門來聲討高玉樹？」

「可能是她要替婉儀出氣。」

萬紉媚沒有作聲，她知道如雪師傅可能與長孫婉儀之間有一些秘密，這些秘密連胡鐵方，甚至長孫福也不知道的。

胡鐵方道：「她們有危險？」

「也說不定……也許她們交出了『碎儂心』，那麼，她們便可……」

胡鐵方道：「假若她們眞的交出了『碎儂心』，她們才是眞正有危險了！」

這時，鄧旦與畢如意回來，抓了一些山鷄與野兔。

長孫福道：「你們吃飽之後，立即去救如雪師傅，我會好好看着婉儀！」

飽餐之後，萬紉媚與胡鐵方領着鄧旦與畢如意，一同奔向如雪師傅被囚之處。

在路上，萬紉媚忍不住問胡鐵方道：「你前些日子，也中了高玉樹的五行八陣圖，是誰救了你出來？」

胡鐵方道：「當然是如雪師傅！」

他頓了一頓，道：「如雪師傅其實是非常了解那個五行八陣圖，爲甚麼這次又着了高玉樹的道兒？」

萬紉媚道：「上次她救你的時候沒事，那可能是一個舊的五行八陣圖，這次，他早已知道如雪師傅會來，因此從新佈置一個，五位師傅齊來也無濟於事……不過，假若沒有我幫手，她們也……」

胡鐵方道：「你也不用內疚，高玉樹的外表雖然醜陋，但他的靈活行事，是有他自己的魅力的！也許，這是天生的補償！」

四人很快便接近那個竹林。一陣風過，發出沙沙的竹濤聲音。

萬紉媚一馬當先，只見五枝高竹之上，仍然吊着五位長髮披肩的道裝女人，她們經過了一段長時間吊在半空之中，都顯得極爲疲倦，精神萎靡不堪。

高玉樹並沒有在竹林之內，那邊的水池旁邊，也沒有他的踪影，不知他往那裏去了。

萬紉媚道：「小心，他是神出鬼沒的。畢如意，鄧旦，你們往那邊，把那些野藤斬斷！」

畢如意與鄧旦依命而行。

當他們放下了如霧、如露、如霜三位師傅之後，一個黑影直闖竹林。

鄧旦與畢如意猝不及防，一人被一掌震了開去。

萬紉媚早已知道，那定是高玉樹。

三位被放了下來的師傅，已抽身維獲着二人，而胡鐵方與萬紉媚也擋在高玉樹的跟前。

高玉樹看來並未覺得詫異，只嘿笑地道：「萬姑娘，我早知你會被他們說服！」

萬紉媚道：「一個人所作所爲，定有天知！」

高玉樹道：「這個當然，好，無論你知與不知，你們便一起來吧！」

胡鐵方道：「高玉樹，我已敗過一次在你手下，不過，這事是關乎你我，也關乎我們長門山莊的事，這些事都應該由我們二人來解決！」

高玉樹並沒有答話，當胡鐵方一說完，他便動手了，雙掌一出，發出一陣破空的聲音。

胡鐵方知道厲害，急忙躲過。

萬紉媚趁他們仍然互相牽制之時，與鄧旦與畢如意救下了如雪與如冰。

如雪與其他的人商討了一番之後，已紛紛躍開而圍成一圈，攻向高玉樹。

高玉樹看着她們，並不以爲意，嘿笑之聲再起，他身體細小，週旋在六人之間，來去非常靈巧，攻勢也是極爲凌厲！

漸漸，胡鐵方發覺自己夾在五位師傅之內，不但沒有幫助，反而成了她們的累贅，於是，他抽身而退。

五位白髮飄飄的師傅，圍着細小的高玉樹，顯得非常不平衡，可是，高玉樹並沒有敗在她們手下。

高玉樹是個非常聰明的人，他盡量利用他自己身體細小的優點，在五人之間左穿右插，不讓她們有組合的機會，不過，這樣的優勢，並不能維持多久。

五人忽地分開，也驟然間聚在一起，並且一起發出一些唸經似的聲音，那些聲音，開始的時候只是喃喃細語，但漸漸變得非常清晰，跌蕩有致。

而且聲音充滿了一種力量，那種力量是無形的，但高玉樹是可以感覺得到的。

他的凌厲攻勢已被五位師傅的掌法、步法與誦經的聲音所懾服着。

忽然，高玉樹趁一個小小的空隙，躍了開去，並道：「你們使的是甚麼妖法？」

如雪道：「那並非甚麼妖法，而是我們五人合練的『大悲咒』！」

「大悲咒？」高玉樹似乎是顧左右而言他，伺機可以離開，不過，五位師傅早已有備，喃喃之聲一起，高玉樹又再一度陷在她們包圍之內。

萬紉媚與胡鐵方在旁，一直不知如何是好，胡鐵方本想加入，但一直沒有任何適當的機會。

這時，竹林外面又傳來人聲。

長孫福與長孫婉儀一追一趕的，走近竹林，五位白髮飄飄的師傅，和着「大悲咒」的聲音，與高玉樹成爲了膠着的狀態。

忽然，長孫婉儀一躍而上，長孫福要阻擋也阻擋不及，五位師傅被這一衝擊，步伐與誦經的聲音顯得有點凌亂，不過，長孫婉儀也隨着她們唸「大悲咒」的聲音而隨口誦着。

如雪師傅一直看顧着長孫婉儀，雖然她並沒有傳授她「大悲咒」的功夫，但「大悲咒」本是她們日常誦唸的功課，因此，長孫婉儀懂得誦唸並不出奇。

最出奇的竟是她也能跟着衆位師傅的步伐而舞動，她並不是胡亂的舞動，而是配合着舞動。

這一舞動，竟然是加强了五人的能力，本是膠着的狀態而變成有了空隙。

長孫婉儀的武功得乃父眞傳，因此，她使的並非花拳綉腿，而是緊緊的扣着高玉樹的一擧一動。

高玉樹有了長孫婉儀的衭扣，那便給了五位白髮女尼有極大殺敵的機會。

五女尼誦聲急，一招配合着一招，眼看高玉樹要敗下陣來。

高玉樹並不是個呆子，他早已看清楚形勢，當前最重要的是突圍而出，他知道關鍵也在長孫婉儀的身上。

五人左右衣袖齊拍。

高玉樹竟然冒死不理，整個人變成了一個箭鏃似的射向長孫婉儀！

高玉樹這一以身作箭，身上已集中了九成功力以上，只要他一觸及長孫婉儀，長孫婉儀可以不死，但是沒有理由不受重傷。

是孤注一擲的打法！

如雪師傅看得清楚，在「大悲咒」五人合而爲一時，她不能隨意而動，更不能離羣而出，除非她是拚了生死危險而不顧。

這時，高玉樹已猛然攻向長孫婉儀。

長孫婉儀是避無可避。

如雪竟然不顧一切，也自五人「大悲咒」的聲音與步伐之間脫穎而出。

她並不是攻向高玉樹，而是以自己的身體擋着高玉樹的來勢，不顧自己的安危而救長孫婉儀。

長孫婉儀當然知道其中的危險，在旁的長孫福、胡鐵方與萬紉媚也知道，可是，誰也來不及援手。

高玉樹與如雪雙雙撞個正着。

長孫婉儀也被如雪的身體碰着，不過，她受的傷並不厲害，因爲如雪已擋了一大半。

如雪悶哼了一聲，然後一口血便噴了出來，她那白色的道袍立時一片通紅。

高玉樹也被反彈開來。

他受傷並不太嚴重，他立即起來，又再竄向長孫婉儀，他不想功虧一簣。

如雪在半昏迷之際，驟見高玉樹身影再動，她也立時再躍上，叫道：「高玉樹，你要的只是『碎儂心』，我有。」

高玉樹聽了，立時硬生生的停了下來。

如雪却躺在他的面前。

「快，快拿出你的『碎儂心』！」

如雪伸手入懷，拿了一個玉瓶出來，並道：「好了，你終於有了『碎儂心』，你立即便可以再進一步練七絕五行拳的另一層！」

高玉樹迅速的拿着這個玉瓶。

玉瓶本是翠綠的，但如雪身受重傷，口吐鮮血，血洒在白袍之上，也滲入裏面，使那玉瓶也沾了血水。

如雪道：「你快把你的『郎心鐵』與這世上唯一的『碎儂心』混在一起。」

高玉樹果然依言，從懷中拿出另外一個玉瓶。

他把兩瓶相互比較一下，然後又把如雪給他的玉瓶打開，他嗅了一下，顯得異常高興，然後，又把如雪給他的「碎儂心」傾在他自己的玉瓶內。

突然，「砰」的一聲，整個高玉樹被一陣極大的煙霧所裹着。

而如雪也一手抱起了長孫婉儀，拚了最後的一口氣似地大叫：「快走開。」

煙霧之後，又再是一聲更响亮的爆炸聲。

衆人都滾身向可以掩蔽自己身體的地方，不一會，煙霧開始散了。

高玉樹整個人不見了。

長孫婉儀驚叫：「他爆炸開了！」

如雪微微笑道：「這是他自取滅亡！」

「爲甚麼？」

如雪道：「他自己希望找到的『碎儂心』，終於找到了，那又如何？」

萬紉媚奔上前來，問道：「爲甚麼會突然的爆炸？」

如雪道：「那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我那『碎儂心』，假若混和了他的『郎心鐵』，的確是可以成爲一種藥物，這葯可以提升一個人的氣質，而使武功再上一層樓。可是，這兩種葯最忌血腥，而只要滴進一滴血，那便要爆炸。」

「你早知道，爲甚麼還替我擋着？」長孫婉儀問道。

如雪並沒有解釋。

忽然，長孫婉儀叫道：「你……你是……」

「你在古墓之中見過我了！」

「你是……」

「我便是你的母親……」

「甚麼……」

如雪氣息已弱，道：「你父親是個非常妒忌的人，而且自創了七絕五行拳之後，因爲要潛心苦練，要成爲武林中的人上人，但他却又捨不得我，便建了一個墳墓，美其名曰要死後與我合葬，其實我沒有死，他便要葬了我，將我禁錮在古墓之底，你那次與高玉樹闖入，我正找到出路，而你們來了，我不知道你是我的女兒，只想逃出去，但高玉樹這人面獸心，既想汚辱你，也想偷去長孫莊主的武功秘笈，我實在忍不住，他一掌先打倒了你，撞在一隻石獅子之上。那時，我只想逃出來，只打了他幾掌。」

如雪說到這裡，氣息更弱，道：「我逃出之後，一直躲在觀音堂之內，想不到有一次，你受傷進入了我的觀音堂，我才發覺你是我的女兒。」

「你怎知道？」

「你的胸前有紅痣，這事相信只有你爹與我才知道，因此，我救了你，但當時你是一個非常古怪的人，日夜所作不同，我回想起來，可能是在那古墓中一撞，使你的神經也撞亂了。」

衆人聽了，開始明白整件事，也明白爲甚麼如雪師傅冒死也要救長孫婉儀。

長孫婉儀聽了自己的故事，也竟如做了一場夢，也許這場眞實的夢比假的夢還要多姿多采。

萬紉媚把長孫婉儀交回給胡鐵方，而如雪師傅也死了，如霧如露如霜與如冰，收拾她的屍體回去。

鄧旦與畢如意跟着萬紉媚。

萬紉媚道：「來，我帶你們去！」

「去那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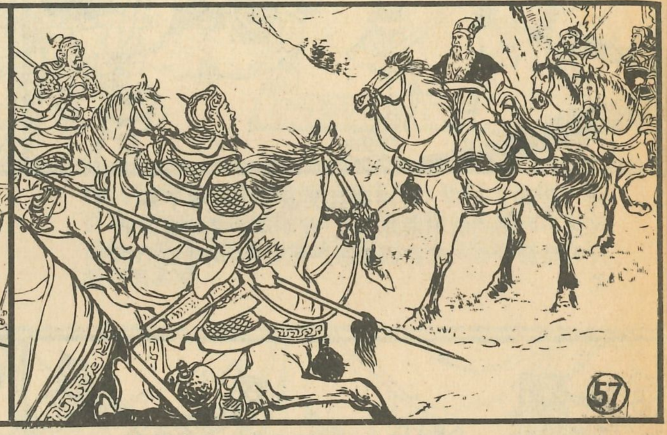
「打劫錢莊！」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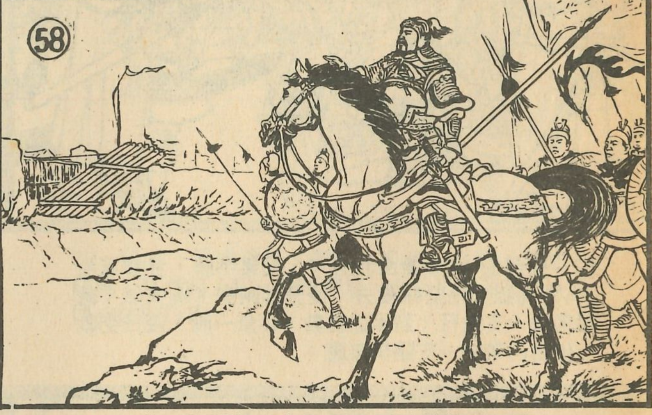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卅九

智取陳倉（三）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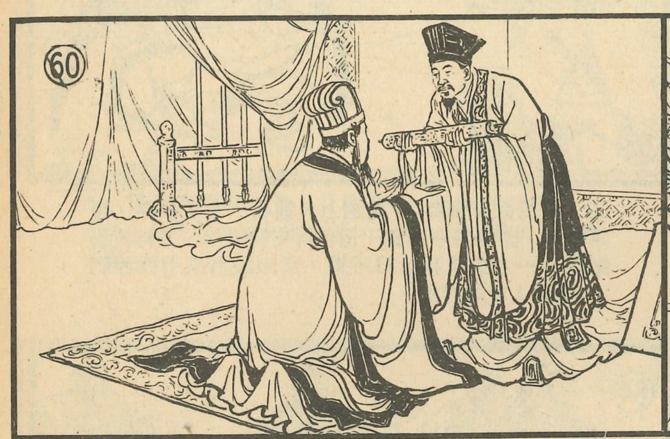
57　走到半路，却遇見司馬懿親率大軍到來接應。張郃、戴淩就向司馬懿訴說兵敗經過。司馬懿大吃一驚，吩咐收軍回寨，堅守不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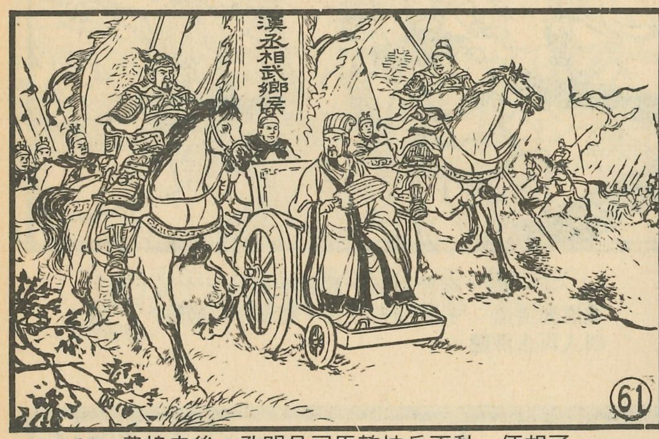
58　以後，孔明每天令魏延到司馬懿營前挑戰，故意百般辱罵，想激惱司馬懿出戰。不料司馬懿打定主意，只是堅守不出。



59　這樣相持了半個多月，孔明只怕糧運不繼，正在帳中思慮，忽然，費禕帶了後主的詔書到來。內容說孔明前因街亭失守，引咎辭去丞相，現在屢建大功，要他恢復丞相之職。



60　孔明認爲國事未定，堅辭不受。費禕勸道：「丞相如不受職，不但拂了天子之意，又冷淡了將士之心，還是應該受下。」孔明只得受了。



61　費禕走後，孔明見司馬懿按兵不動，便想了一計，傳令各營拔寨而走。



62　這消息傳進魏營，衆將都躍躍欲試，想去追趕。司馬懿吩咐道：「孔明無故退却，其中有詐，不可輕動。」張郃暗笑司馬懿膽怯，主張乘勢追擊。

骨中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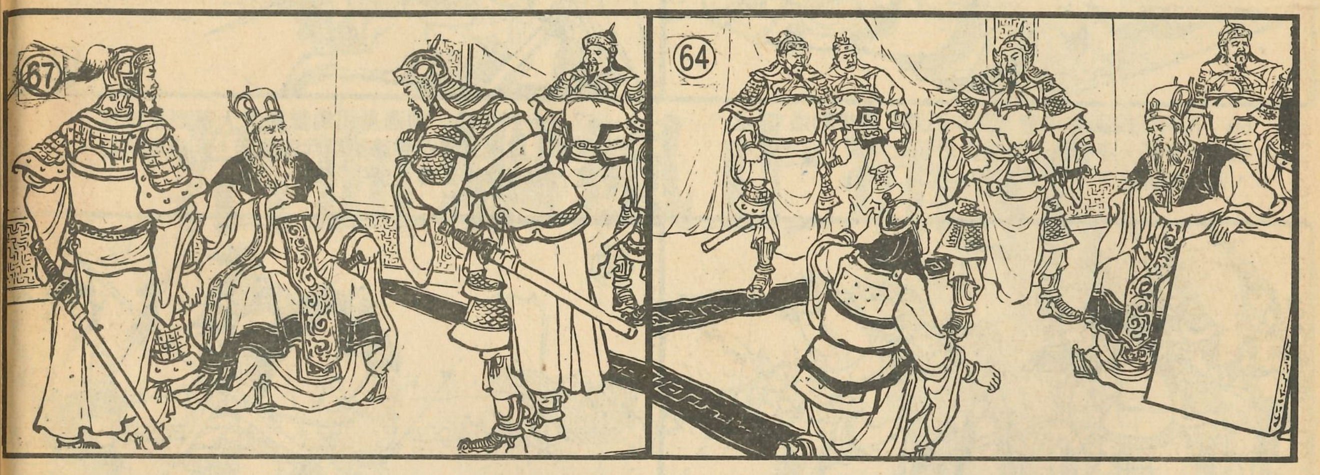
活血驅風止痛好

紫金丹　碧玉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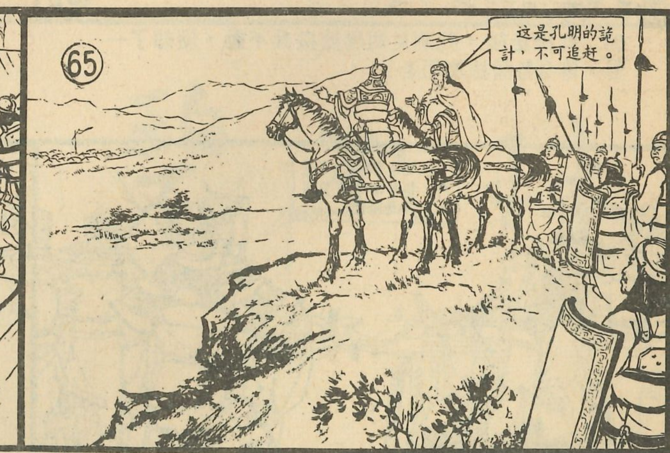
寧神固本　婦女之寶

峨嵋藥廠榮譽出品　各大藥房有售

63　司馬懿解釋道：「蜀國上年豐收，今又麥熟，糧草豐足，雖然轉運困難，但也可支持半年，怎肯輕易撤退。一定是見我連日不戰，所以設計來引誘我們。」便派人前去打探。



64　不一會，哨探回報，說孔明離此三十里下寨。司馬懿笑道：「孔明果然不走，我軍不可輕動。」一邊叫人再去探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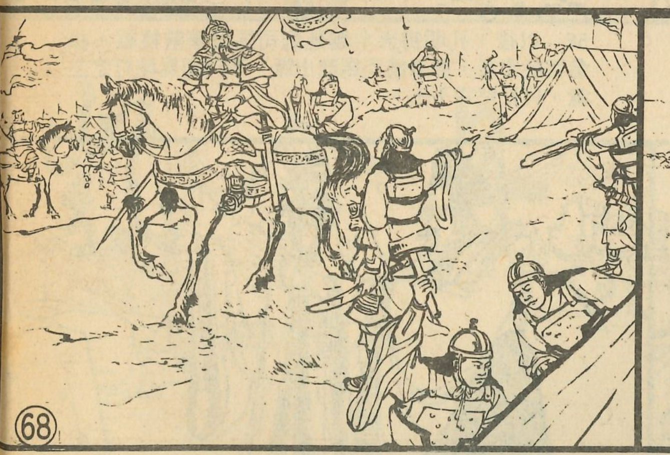


65　過了十天，哨探回報，蜀兵已拔寨去了。司馬懿不信，換了衣服，和張郃混在軍中，親自前去察看。只見蜀兵又退了三十里下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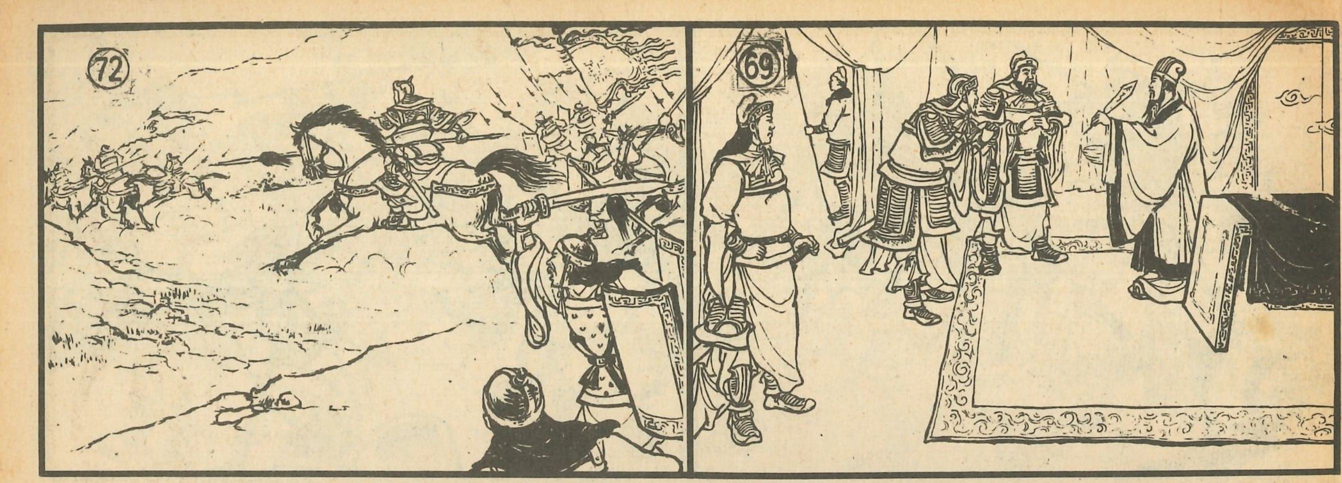


66　又過了十天，探得蜀兵又退了三十里下寨。張郃急不可耐的對司馬懿道：「孔明用的是緩兵之計，只求都督下令，末將願去决一死戰！」司馬懿仍然不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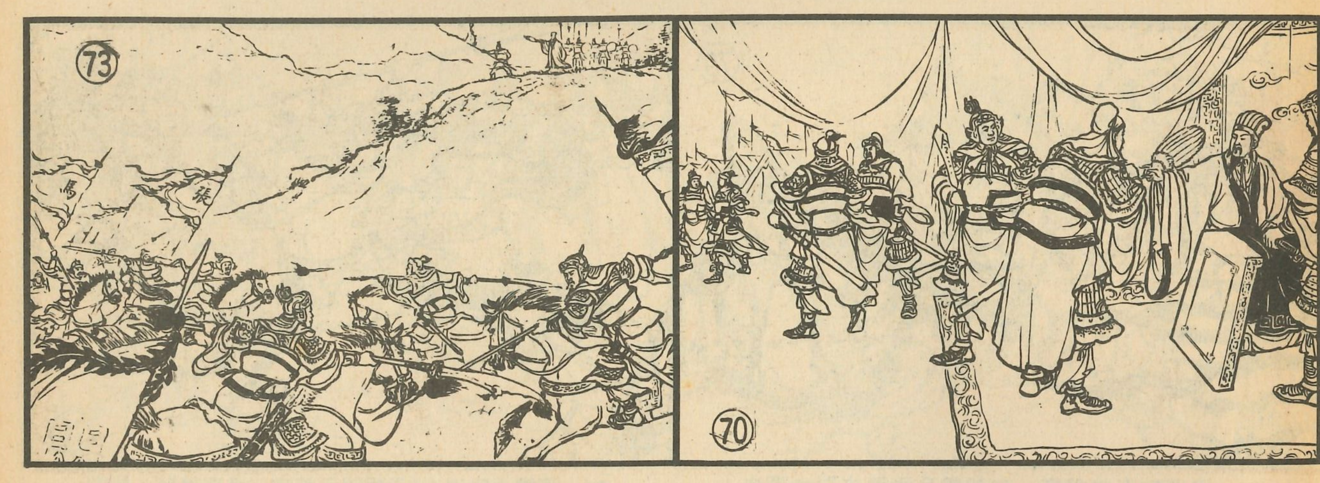
67　張郃道：「都督命我去了，如果不勝，甘當軍令。」司馬懿見他堅執要去，便分兵兩支，叫張郃、戴凌帶領一支先行，到半途駐紮，休息一晚，後日交戰；他自己帶領一支隨後接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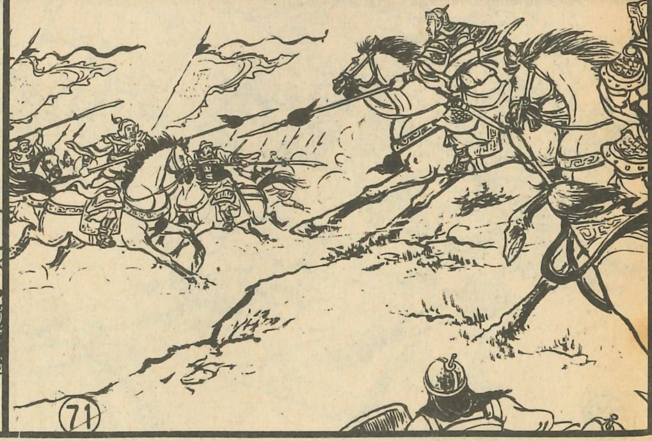
68　第二天，張郃、戴凌帶領副將數十員，精兵三萬，奮勇前進，直到半路下寨。



69　孔明探知魏軍動靜，喚王平、張翼，各領一萬兵馬，先去山谷中埋伏，等魏軍過盡，再從後面突出掩殺。如果司馬懿帶領後軍趕來，可分頭接戰，危急時自有救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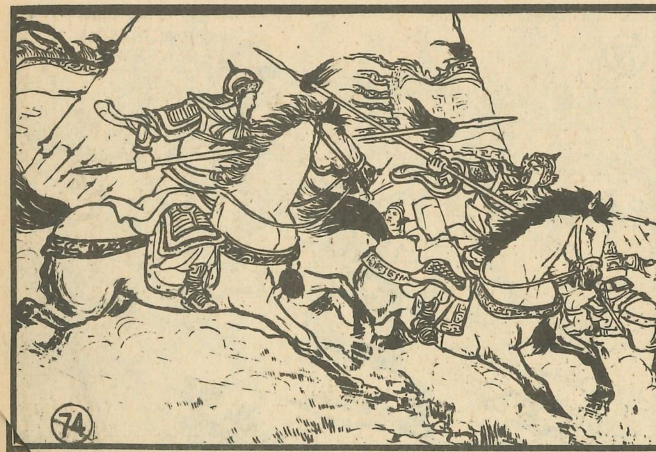
70　接着，又喚姜維、廖化、吳班、吳懿、馬忠、關興、張嶷等上前，吩咐停當。由他們各領軍馬，分頭去依計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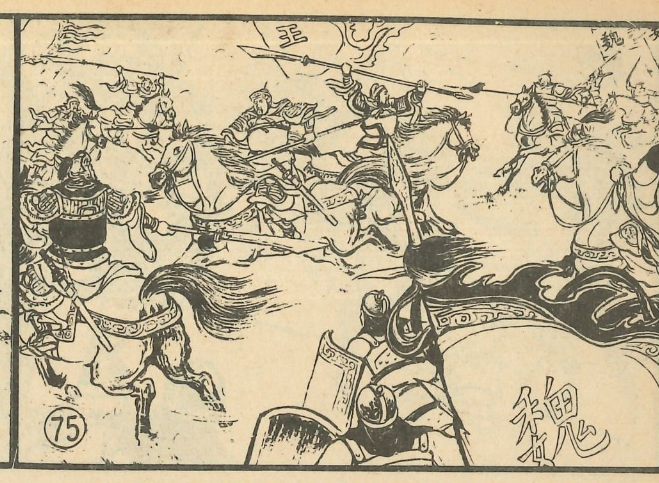
71　且說張郃、戴凌依照司馬懿吩咐的話，在半路上歇了一夜，第三天早上，領兵趕上了蜀軍。張郃奮勇和馬忠、張嶷、吳懿、吳班等四將交鋒。

72　馬忠等假裝不支，且戰且走。這時正交六月，天氣十分炎熱。魏兵追到五十里外，汗如潑水，喘做一團。

73　孔明在山上望見，舉起紅旗一招。關興見了，立即領兵殺出。馬忠等也一齊返身殺回，和張郃、戴凌奮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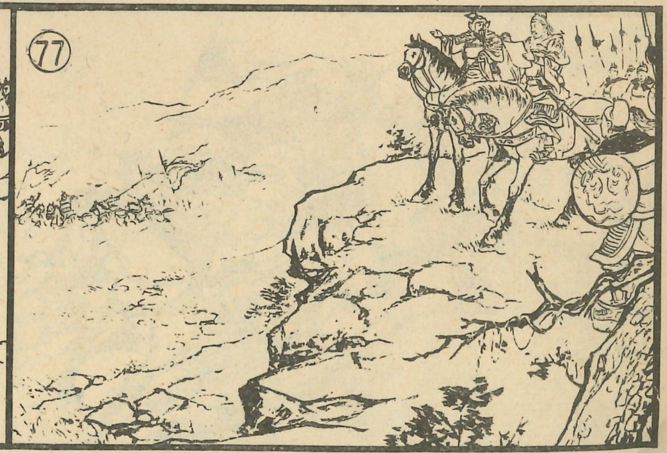
74　忽然喊聲大震，王平、張翼分兩路殺出，將魏兵後路截斷。張郃高叫道：「我軍陷在絕地，還不決一死戰！」一面和戴凌拼命衝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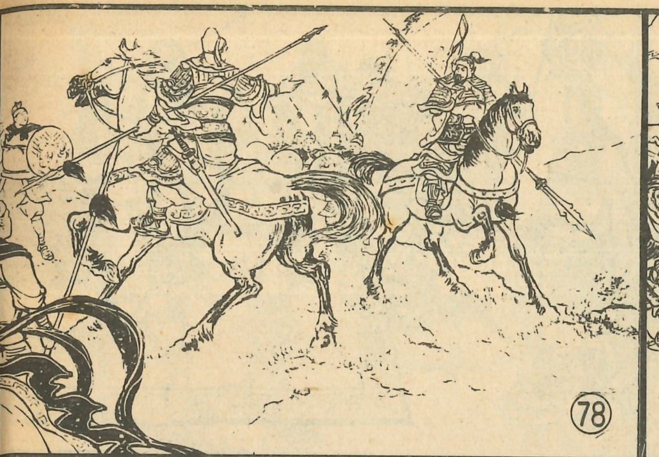
75　兩軍苦鬥了多時，忽然背後鼓角喧天，司馬懿親領精兵殺到，把王平、張翼困在垓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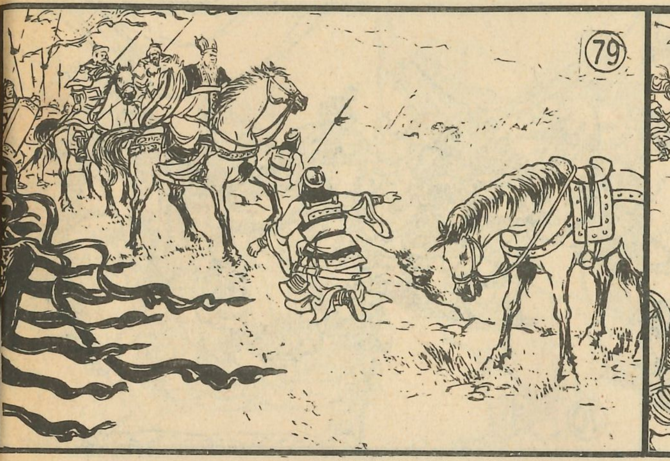
76　張翼大叫道：「丞相早已算定，必有妙計，我們當决一死戰！」立即分兵兩路，讓王平領一軍去截住張郃、戴凌；他自己竭力擋住司馬懿。兩軍死戰，喊殺連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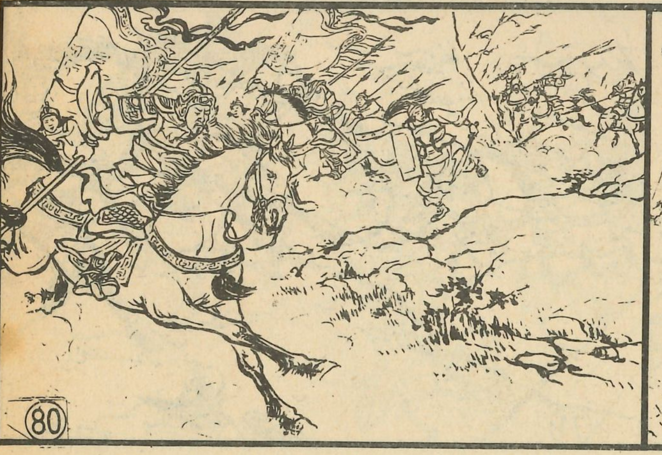
77　這時，姜維、廖化在山頭探望，只見魏兵勢大，蜀兵漸漸支持不住，急忙拆開孔明事先交給他的錦囊觀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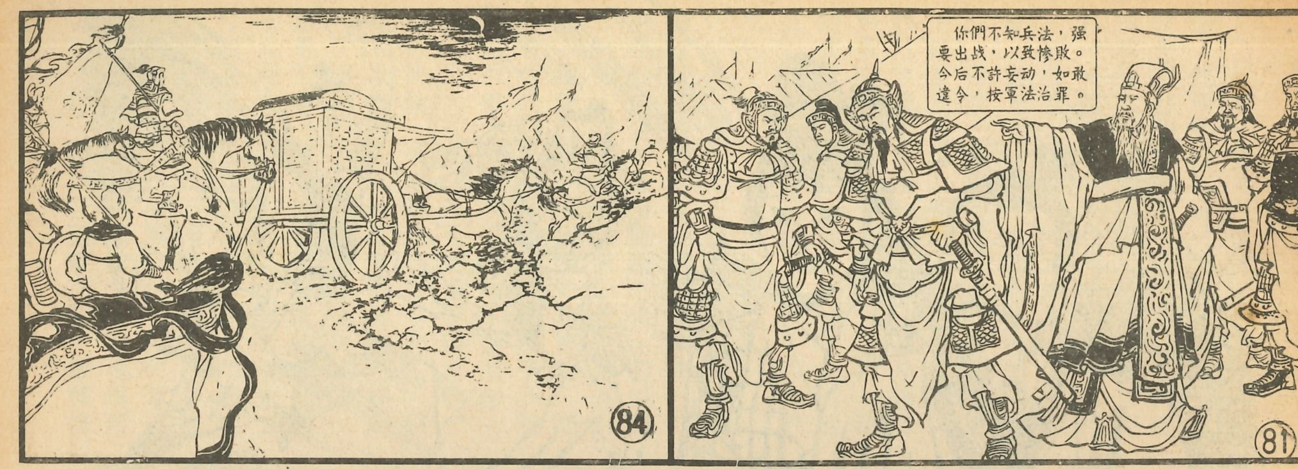
78　只見裏面寫着：「如果司馬懿領兵來圍王平、張翼，你們可分兵襲取魏營；待司馬懿回兵，可乘亂攻擊。雖然不能奪得魏營，可獲全勝。」兩人大喜，立即分兵兩路向魏營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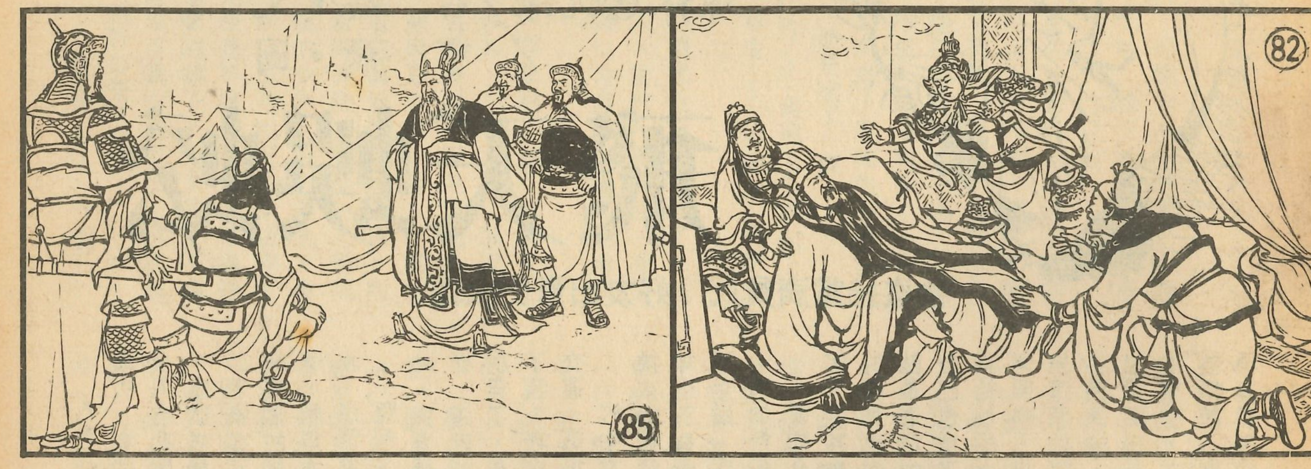
79　司馬懿正在督戰，忽報蜀兵兩路攻取大寨去了！司馬懿大驚失色，對衆將道：「我說孔明有計，你們不信。勉强追來，却誤了大事。」說罷，提兵急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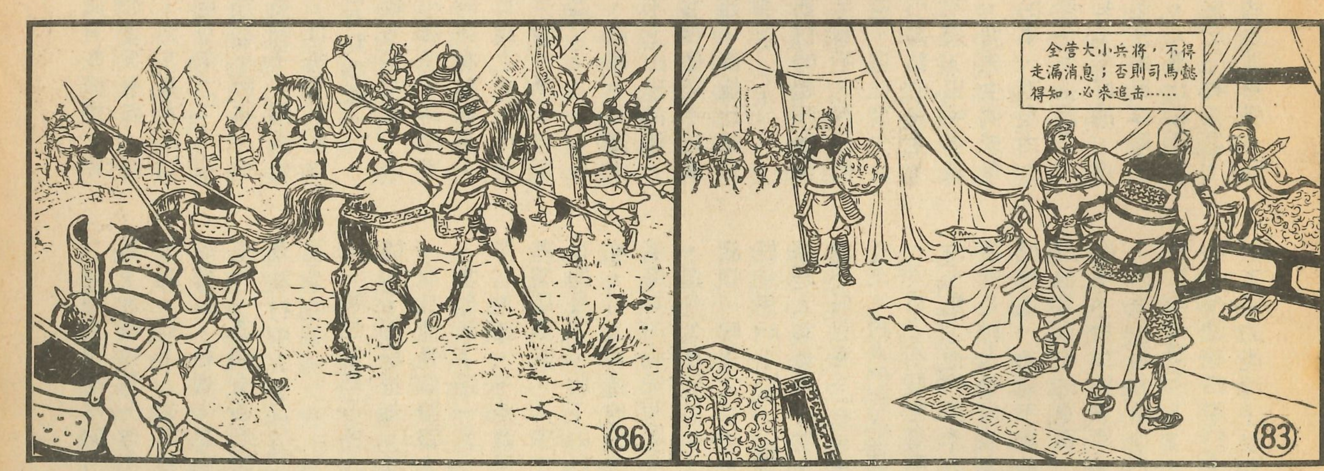
80　張郃、戴凌見勢不佳，也向山僻小路而走。蜀軍隨後掩殺，魏兵大敗。



81　司馬懿收拾殘兵敗卒奔回本寨時，蜀兵已經退去。這一仗魏兵死傷極多，遺棄馬匹器械無數。司馬懿大罵諸將，衆人羞慚而退。



82　再說孔明收拾得勝軍馬，正想進兵，忽然有人從成都來，報知張苞身死。孔明放聲大哭，口吐鮮血，昏倒在地。衆人慌忙救起。



83　孔明從此得病，不能理事。這一夜，他暗中傳下將令，暫時退回漢中，再圖大舉。

84　當夜蜀兵暗暗拔寨，前後各有護衛，一路秩序井然，緩緩向漢中退却。

85　蜀兵去了五日，司馬懿方才得知，他十分佩服孔明，不禁嘆道：「孔明有神出鬼沒之計，我是比不上的！」

86司馬懿隨即派遣將佐，分兵把守各處隘口。他自領一軍，回洛陽去了。(本段完)

綠林恩仇錄／石　磊・文
可　飛・圖

飛天蜈蚣

俠盜結黨濟貧民　好友出賣受重傷

八月中的鄉村，眞有些情調，和風吹，有些涼意，不如夏天微風，總令人有些悶極的感覺，尤其是在晚間，幾個老農，坐在瓜棚豆架之下，叙談着農事家常，偶或談些小故事，引來幾個村裡小童，伸長頸子，團團坐着，聽得有興趣的話，口角流下些口水，這情景看了令人眞有點趣緻。

照例，這時候比較有些空閑，因此，就有幾家請客的小事兒，時局不壞，這就能使得家家戶戶有點集會，說穿了，還不是圖個口腹之意，你請了我，我也請你，你來我往的，打個交道，這也不是甚麼事情。

村中有的是黃酒、白鷄，田園中挑來的新鮮菜蔬，說不上山珍海錯，却也別有風味，碰上有幾個巧手的農村主婦，作出來的東西，就能比城市中的加料菜餚，可口多了。

譬如今晚，又有前村的趙四家請客，說甚麼是他母親生日吧，西頭鄉的席先生也給邀上了座，這位席先生就是這村中設了一個小書塾的先生，自己也種了幾畝田，不過，田中事就讓給他的女兒負責了，席先生偶或幫同照料，只是大部份的事，都是由女兒這個姑娘去料理，席先生據說是中年喪偶的，不過，人却是挺好的，這兒週圍幾百里地，眞個是民風淳厚，本來麼，在江南地帶，人是比較注重些情誼，席先生遷居來比已有多年，很喜愛幫助人，也有些古道熱腸，因見這地方沒有學塾，他就辦了起來，爲了幾個村童，也不須要甚麼贄敬，不過，他老人家與村中人，因爲孩子的緣故，相處得更爲融洽，爲了這個道理，逢到有甚麼時節、集會，他可是給村中人看作非請不可的一位上客。

席先生却不過人情，而且，素性隨和，不好推却，遂變成了逢請必到，而且他是個讀書人，甚爲知情識趣，當他應了這一家，赴席之時，總得帶些東西，不是雞子、老鴨，就是挖些筍脯果蔬，人家不收，他就有個藉口的推了，收下的話，這就算不是白吃，村人知道他的脾氣，因此，只能笑笑口的說幾句客氣話，說甚麼，「唷，這是怎麼說的啊！請你來！要你多麻煩，唉！大姑娘可給忙壞了，這怎好意思吶！」再不就是：「席老師，你這是太客氣啦，唉！不收不成的囉，眞不好意思。」席先生就是這樣的禮尚往來，村人們對他存有一份敬意。

爲了不好意思吧！因此，席先生的光臨，他們就千方百計的討好他，這就是村人禮尚往來的辦法，你對咱們好麼，怎能不讓他有個好吃的？知道他喜歡吃的東西，就一定能讓他多幾塊，村民的忠厚，有時眞令人感動，席先生也知道他們的心意，因此是沒法能推辭的。

今晚趙四家的大娘子，在村中是出了名的能幹，並且燒的菜花式很多

，又可口，席先生也就吃了個酒醉飯飽，然後興盡告辭，秋風吹來，令得席先生有些飄飄然，脚步未免有些踉踉蹌蹌。他是個讀書人，未免借了酒意，吟些詩句，天色可是晚啦，鄉村人睡得早，除非有特別的事情，像現在，席先生打了一隻燈籠，摸黑趕路的，田野四週就不見一個人影，席先生好在是走慣夜路的人，途徑又熟，因此，雖說走路如寫八字，這是懷了興奮的心情，行街前進，吟一句：「我醉欲眠君且去！」或者背一首李太白的「勸進酒」，倒也自得其樂，其樂悠悠。

行行重行行，晚風吹來，使他的酒意有些醒，也有些湧，這時候，可說是飲酒者的最有樂趣之時，可以渾忘一切，無愁無憂無慮，再加一望四野，寂無人聲，這胸襟更加廣闊，突然，席先生一個前衝，差些跌了一跤，他不由一陣咕嘀道：「唉！這田野大路，行人往來，若是有了阻礙之物，就該清除，尚幸我走得並不匆忙，假如有急事的人，爲這東西碰上，輕則摔了個疼的，重的，可能損皮破肉，都是不幸，待我將它踢去一邊，免得後人再受它的累！」好心腸呢！席先生回過頭來，用了燈籠微光，照了照地上，只見有一塊石頭，不太大，靜靜的躺在路上，他用脚一踢，踢向旁邊的田畝之中，這路比田高，石塊爲席先生一踢，滾下了野草之間，就聞得「哼」的一聲，這是人聲，席先生不由一怔。

這時候，那能有人在田野之中睡覺的，天不太熱，露天睡覺，豈不要着涼，席先生心中一想：「哦！是了，定是那些村童在外偷玩，玩過了時候，驚恐回家受大人的斥責，因此，躱在這個田野來睡覺，這可是不好……」想到這裡，他將燈籠移過一邊，一面將身子蹲了下來，頭往前伸，一手去撥那長草，光照處，席先生不由面色一變，顯然，他是吃了一驚。

「你……你……是何人？爲何……爲何渾身是血……躺在這田畝之中……」

席先生的酒意是全給嚇醒了，他又是讀書之人，當然，爲這個一身是血的人，嚇得口舌發顫，說話也有些口吃之調。

草中人一睜雙眼，看了看席先生，雖說天黑無月，不過，靠了那燈籠之光，也可看得清楚，只見席先生是相貌忠厚，態度斯文的中年人，文士打扮，神態有些驚惶的與他說話，而席先生也已看得清楚，這草中人是個年約廿七八歲的少年，臉上是血，身上是血，一件頭長袍也可說是沾滿了血，模樣兒是看不眞切，只見唇邊腮間，有些連鬢的鬍子，不太長，不過，這樣子看來可眞有些可怕，這就難怪席先生說話時有些口吃了。

「在下……爲曾小子所乘……唉……失血極多……看來命在且夕……」此人說了這些話，席先生聽其語音嘶啞，又見其在支持身軀坐起，這一手支起，有些顫抖的神態，老先生不禁有一陣的難過，便連忙伸出手，此人一手扶住了席先生的左手，身子一起，還是很吃力的，才能坐了起來，他剛想開口，席先生已開了口道：「聽你出言談吐，分明也是個斯文中人，却不知爲了何事，受人如此陷害，莫非是……」

此人聞言，眼珠一轉，又微微的搖了搖頭，剛想請其不必多管閑事時，席先生却看了他一眼道：「目下，也不須多費口舌，我看尊駕受傷不輕，好在小老家中尚有餘地，人誰沒有不幸的遭遇，你也不要客氣，如能勉强一行，就由小老扶你，到我家中養傷吧，設或不能行動，我也可叫來幾個村人將你抬往舍下，然後再談其他……」

草中人聞得席先生的話，面色大變，眼中隱含淚珠，本想不允，可是自己失血極多，這樣的僵臥田野，這就得曝死在野外，再說，就是不死，明天也爲村人發現，一傳揚出去，更是不妙，既然天幸遇着這好心的文士，說不得也只能先行有個着落，再作打算了，因此，他連聲多謝，然後極吃力的支持起身子，一手扶住了席先生，一步一拖的，跟着席先生走了去。

四野還是沒人影，當然，也沒有人知道席先生救了個人。

席先生扶着傷者，費了極大之力，才將他半扶半拖的，拖至家門口，抬手敲門，大門已開，一盞燈台，照住個荊釵布裙的少女，這少女生得長眉彎彎，雙眼大而明亮，才十七八歲呢，一見席先生扶着個人回來，她的面色變得極爲可怕，顫聲說道：

「爹……你……怎麼……啦！」

「英兒，不必多言，爲父救了個傷者回來，妳先去燒些水，家中可有甚麼吃的東西，也須準備一些，最好再熬些粥，唉！救人要緊哪……」

少女嗯了一聲，也來幫手扶了那血人入草堂，經過一番波折，才算將他放在東廂房中的竹榻上，血人到此地步，再也不能支持，人一躺倒，就此無法忍耐，口中低吟了一聲，就昏了過去。

席氏父女忙了手脚，一面打來熱水，一面由席先生解了傷者的血長袍及內衫，這一來，讓他看清楚這傷口，是這樣多，並且極深的一條條，縱橫交錯在胸背等處，這一對父女本不是甚麼傷科大夫，也沒甚麼見識，老實說，若不是爲了一念之仁，爲了救人要緊的念頭所刺激，那麼，一見這個樣子，老早就嚇昏了過去，現在，席先生咬緊牙關，還是手軟脚震的，將這傷口的血跡洗抹乾淨，家中沒有甚麼傷藥，胡亂拿了些香灰，還有家

中所有的冰片薄荷等藥物，將這些傷口按住，很吃力的代他包紮，直忙了好一大會，才算將他包紮停妥，可是，時間已是半夜的三更時分了。

* * *

席氏父女本想服侍他吃些東西，但是此人已昏睡過去，這就不必痲煩，席先生也倦了，姑娘本在等門的，當然也該倦了，席先生怕此人突然醒了過來，常言道：「救人須救徹。」因此，他要守伺在這傷者的傍邊，命女兒取來一張薄被褥，打個地鋪，可是，姑娘是有孝心，他怕父親年老，精神不夠，死勸活勸的，才算由她守伺在一邊。

好在救人從權，再說這是個混身帶傷的可憐人，也不怕有甚麼物議，席先生才算勉强的答允了，而英姑娘是和衣的睡在東角落，鄉下人本來早睡，起得也早，因此，一睡下去，就睡着了。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英姑娘爲一陣呻吟聲驚醒，她張眼一看，天色已經微露晨光，她不由一骨碌爬起身來，走了過去，一看那傷者，只聞他在說夢囈：「你們……好……狠……的心……腸……」

姑娘聽了這句話，心中却是一個惻然，看來此人眞的吃了不少苦，突然，這傷者一聲哼，身子一動，又聞他嘆了一聲大氣，兩眼已張了開來，一見英姑娘站在他面前，他不由一個茫然，口唇戰動，看來是想說話呢，英姑娘這才對他嫣然一笑道：「你醒來啦，唉！你這人是怎樣啦，弄得這麼多的傷……眞怕人啦，我們又沒有甚麼藥物，也不懂用甚麼東西，爹是叫我將作湯羹的薄荷葉，又加了些香灰，還有，將冰片調和了，給你敷上，還怕不夠，預備替你請個大夫來呢，只是，我可沒了薄荷葉用了……」

此人聞言一怔，面色一變，好像恍然大悟的，對少女道聲多謝，一面掙扎着起身，英姑娘對他笑了笑道：「別動了，瞧，你的傷口又在出血啦……唉！眞急人……」

傷者聞言，心中又是一疼，一眼注視英姑娘，雖是個村女娥媚，却是頗具姿色，並且在鄉中操作慣了，身材也極健美，他不由嘆了一口氣道：「多謝姑娘關心……我，這一來是不妨事了……」

英姑娘見他說話時，還皺住了眉頭，不由關切的問了一聲：「你可感到疼啦，唉！就別再說話勞神啦……」

傷者見她出言眞誠，毫不作僞，關心之狀，溢於言表，不由感動得流下淚來，雙眼一閉，回想到自己，新交之友，那一個不是口上生蓮花，面上帶笑意，可是，心地却是這樣壞，自己身負這麼多血傷，每一刀，每一劍，全是滿口與他稱兄道弟的傢伙砍的，想到這裡，他又睜開了眼，看了姑娘滿面焦灼之色，是如此的誠摯，又是如此的坦直，他心中感到一陣暖意，也有一陣心酸。

「別哭啦，我那兒得罪了您啦，唉……」

傷者一搖頭，面色難過的道：「想我性命是由你們父女所救，還道甚麼得罪與否，姑娘，我是感激萬分，因此……」

「感極而泣啦，這不像話，唉！我說你還是少說話，我還得下田呢……我去叫爹來。」邊說邊已一跳一蹦的出門，傷者看了這姑娘背影一眼，眼淚又流下來，想到自己的前情……

各位：此人就是筆者不說，你們也該知道是個有來歷的人，並且是武林中人，只是，此君却是十分可惜，原來此人乃是名滿江南五省的俠盜飛天蜈蚣，專門與那些貪官汚吏、土豪劣紳作對頭，在長江以南，也不知作了多少大案件，他爲人豪爽，從無機心對人，所取不義之財，全是轉給邊地受苦之人民，本領極大，但是，出手也大，手創蜈蚣黨，令得那些豪門人士頭痛非凡，不想，今日却是身負重傷，差些兒送命在這田野之中。

或者是他命不該絕，又或者是皇天不負好心人，陰差陽錯，讓他爲席先生所救，不過，這傷勢不輕，又加失血太多，飛天蜈蚣也知道自己極難脫得了身，因爲，這一次的出事，乃是窩裡反，這些朋友個個都有些能耐，再加上深悉其能耐，雖然，他是仗了一個好友的死命堵截，才讓他帶傷脫身，不過，一時的脫身，還是難脫得了他們的糾纏，目下自己身負重傷，已無回架的能力，照這批人的出手看來，既陰且毒，說不定還連累他人，又增添罪過，但是，人，總得要活下去的，這就令他難以自決。

此時，席先生已進了門，一見他人已清醒，他當然與他有番叙談，一面請教了他姓名，他只能報了個假名，自稱是姓單名玉羅，爲了受人所陷，買通兇手，將他刺傷，尚幸是他走得快，才算爲其滾下田野，脫得了身，不過，這刀傷却是令他苦痛，席先生十分同情他的遭遇，他說出，除了沒法替他療傷外，這安居飲食及休息等等，他是可以一力照顧，單玉羅就在榻上，向席先生叩了一個頭，說出一番懇切的話來。

「想我對傷病一道，略有心得，不過，我只怕那些兇手不肯放我過去，再說，這批人全有官府作後盾，打官司是不可能的，自己就是爲了一些田產的事務，遭上當地官府中人的妒忌，這才出了這樣的事，就算是通知了當地衙門，也是痲煩。」他希望先生能相信他，絕不是一個歹人，當然，也不想連累了他們，一切事要求他能守秘，至於自己在他家中，只要一養好傷，立即就走，只是，踪跡不可外露……就是用藥甚麼的，須得萬分的小心，一點不能爲外人知道。

席先生也是與他一見投緣，再說，此人的出言談吐，還有這面目神情，看來也不是一個兇徒歹人，說不定確有他的難言之處，席先生非但答應了他的要求，並且還代他出了個主意，叫他說是自己的外甥，這一來，對村中人既可有個交代，也能在料理上，有不少方便之處，單玉羅聽了席先生如此說法，不由一陣心酸，在這種村野之中，却有此比江湖人士更富義氣的人，爲了療傷起見，他也不想多說甚麼感激之言，只匆匆報了一些藥名，無非是血竭、紫河車等等療傷袪毒的藥材，這種東西，其實爲藥店伙伴一看便知是有人失血及受傷的藥物，席先生却不知爲了甚麼，竟然在當日，出了一次城，東去走一家，西去買一些，將這些藥材全部配齊，帶了回來。

席先生出城之時，又將這情形及計劃，與女兒英姑娘說個明白，席英是個天眞未泯的姑娘，對父親的這樣故弄玄虛，覺得有趣，因此，以後一見了單玉羅就叫表兄，單玉羅不由面紅，不過，人家是好心好意，這也不能不依，在席先生帶回藥物之時，他已看見自己女兒與這單玉羅談得挺有味，只是單玉羅的面色十分難看，而且，傷口的血還在不停的沁出，分明是女兒家，不知輕重，而單玉羅又是不好意思堅阻，强打精神與女兒聊天。

席老師雖是個教書先生，不懂甚麼江湖門徑，不過，到底是多看書，也明白些道理，及養生之道，再說年紀大了，甚麼事也得有個經驗，因此，他對女兒的這樣强拉人說話，影响病人之事，有些不滿，一面喝止了兩人之談話，一面則代單玉羅料理傷口。

單玉羅實在是精神難以支持下去，但是他看了這姑娘的言笑宴宴的面容，心中有一份的感動，而且發覺自己也有喜歡與她聊天的感受，因此，當席先生在責罵女兒的時候，他還代姑娘說了幾句好話，當這些藥物送到，他是一面抓來，有些是生吃，有些是燒煮，有些則敷於傷口，爲了一念求生，雖然他萬分吃力，還是支持着，一邊指點，一邊自動料理，眞忙碌了一個下午，才算舒了一口氣，當下，就見單玉羅很平穩的睡着了。

村童是在上午唸了一回書，讓席先生推說有些事，放了半天假，村中人也沒有甚麼說話，本來，這上學讀書，只是關關那些孩子的野性而已，席先生是好人，村中人是一致公認的，這種放假事，也常有，當然也沒有人來尋根問底，可是，他們那裡知道，席先生是救了一個武林俠盜在家中，放假也就是爲了購藥材的。

* * *

時間也過得很快，一晃就是七天，單玉羅在自己的配藥，自己的料理下，又加上席先生父女殷勤的招待，如且代他不時煮些補益壯氣的食物，如鷄湯、魚羹之類，傷口已是收口了，不再出血，人也精神了不少，再加上他本身功力不弱，幾方面的交相輔助之下，人已能下床走走，不過，這傷口還有些隱隱作疼，不能運氣出力，不過，人已是沒有大礙了，他不由暗暗慶幸，「尚幸是硬挫血傷而已，雖然破損皮肉，總算沒有傷及筋骨，依這情勢看來，不到半個月，自己就可以再與這批朋友會面。」單玉羅還得要報仇呢？否則，這口氣就難嚥得下了。

單玉羅已可以偶或出門去看看野景，晚來，自有席先生與女兒英姑娘備了酒菜，宵夜叙談，單玉羅的談吐清雅，顯然是個有教養的少年。

席先生對他極爲客氣，而且有一副關顧之意，單玉羅爲他父女的招呼，竟然有一點莫名其妙的依戀，這因爲席先生是諄厚謙禮，英姑娘是天眞活潑，更發現了這田野的村民，個個是無憂無慮，這地方就像個世外桃源，既平靜又寧和，單玉羅自幼就嚐盡了顚沛流離的苦處，長大後，仗了一身所學，却也是日夕與那批江湖强梁在週旋着，生活於刀光劍影之中，圖一個殺戮生涯，他並非是不覺厭倦，不過，這或者是由於他在折磨與爭鬥之中成長之故，還有，他從未有過清靜的環境薰陶，因此，過慣了緊張刺激的生活，就想不到清靜的可愛，天幸這一次的變故，讓他發覺了鄉村的情調，寧靜之眞趣，他雖說有仇在身，可也想就此罷手，「唉，作一個村野匹夫，好過在那風浪中闖……」這主意就此在單玉羅的心中打了一個底。

還有，這個英姑娘，單玉羅看在心裡，就自然的有一份親切之感，她是這樣的天眞活潑，又是如此的體貼人意，有幾次，單玉羅時常讓英姑娘的直言無忌所難住，譬如，單玉羅在回想前情，免不了有些心事難解，面色難看，只要一爲她看到，又是會問一聲：「你惱了我？」或者是：「你想些甚麼？這面色好怕人的？」

單玉羅就不知不覺有些手足無措，更奇怪的是，他第一個主意就是討好她，不是强詞奪理說沒有甚麼心事，就是顧左右而言他，裝了個笑臉討她開心，事後，單玉羅也是莫名其妙，自己一生强傲，爲甚麼見了這個村女，是如此的拘束，更不明白，爲甚麼自己有這樣的表現……

是一個中午時候，英姑娘忙完了田中之事，匆匆的走入屋來，一手就提了個大木盆出去，木盆中放了不少衣衫，大概是去漿洗的，單玉羅來到席家，因爲身負傷疼，這洗漿雜作，就全由英姑娘一個人替他料理，這在單玉羅的心中，未免有些過意不去，但是，自己是個男子漢，這種家務事，他眞不能插個手。

今天，他却有些愕然，因爲，這

木盆之中有件血衣，是如此的眼熟，略一注視，正是自己那件血衣海青長袍，心中不由一動，好在他已能行動，傷癒十之七八，一見這件東西，不免又想起自己身受之事，面色微變，人已起立，出口問了一聲：「英姑娘，妳是作甚麼？」

英姑娘一回頭，大眼睛一白，有些氣憤的說道：「洗衫呀，你是住不下去啦，不替你整理整理，這那成？」

單玉羅不由心中一動，不知如何回答，英姑娘却又說了一句：「你呀！唉！眞是難安定的，爹的看法不會錯，再說，你也眞該走了啦，不洗一洗，你穿甚麼？」

單玉羅聞得此語，面色大變，心情有了極大的波動，還想解說幾句，但是，自己也眞的該走了，至少，他得報這大仇，還得打聽爲自己拚命堵截的朋友之生死，一則是傷未十分痊癒，再則，他也說不上來，總之有那麼一點依戀不捨之心情，他不由微嘆了一口氣，英姑娘看了他一眼道：「你呀！爲甚麼不圖個太平，躬耕自給的，與世無爭，這該有多好！」

單玉羅聞言，不由一動，一整面色，想答覆英姑娘的說話時，只見她已跨出了門口，如飛一般的，一晃無蹤。

單玉羅知道英姑娘是到屋後的河邊洗衫，他心中有事，再說也在回味她方才的說話，外屋，傳來書聲朗朗，席先生正在與那批村童授課，心中有事，不免就信步的踏出，這是席家的後天井，他一抬頭，仰視了天色，見有太陽當空照下，自己的人影給他拉得很長，他看看自己的身影，微微一笑，手一抖，一股掌風推出，那邊，有一棵樹，給他這一掌之力，推得有些晃動，嘩啦的亂响，樹身亂顫，也飄下了幾塊樹菜。

單玉羅略一盤算，不由搖了搖頭，自言自語道：「勞玉蟬，你是走也不走。」

一抬頭，眼望長空，長嘆一聲，低低的說道：「不走，那能對得住老司，走，唉……」

天空有一朵烏雲飄過，在他眼前晃動，他依稀覺得，這片雲在變，變成個面形，是席先生的忠厚，樸實面容，不，是英姑娘……是英姑娘……

「狂徒，你放手……」

「哈……姑娘，妳洗誰的衣衫，嘿，看來眼熟，說出來，是不是妳家主公的……啊呀哈……」

「狂徒……放手……」

單玉羅爲這一陣喧嘩聲震醒，他剛想身形動，就見一條人影在他身邊，一手將他按住，單玉羅已看出，正是席先生，看來自己在想心事時，他已來到了自己身邊，也聽到了這陣叫聲，因此，他是將單玉羅一阻，自己匆匆忙忙的走出後門。

單玉羅那能放心，還是跟隨而走，不料一陣大笑，笑得單玉羅心中一陣顫抖，這聲好熟。

只聽席先生的聲音在招呼：「各位，你們是那裡來的客官，爲何扣住小女，唉！在這光天化日之下，男女拉拉扯扯，成何體統，還不與我放手……」

「嘔！這閨女是你這老窮酸的女兒，哈，這可好哇，咱們也不是一定瞧上了你的寶貝，我只是想問幾句話……」說到這裡，語聲一頓，單玉羅早已掩到門口，從門縫中看出，只見有四個大漢，全是衣飾華麗，神態軒昂，其中一個，面帶鄙夷之色，手中正抓住了件長袍，一抖一揚，又見他沉聲問道：「這件衣服是不是個姓勞的……」

席先生神色驚惶的看住了此人道：「這又關你甚麼事？官府差役也沒干涉人家衣物之權責，你們是那裡來的强徒，如此無理取鬧？」

席先生是讀書人，就是發脾氣，說話也極有分寸，但是，單玉羅是明白，這幾個人就不能用言語來解決的……

「哈！老窮酸，你倒說得輕鬆，可知我們眼中不揉砂子，這衣衫是那個的，速速說出，免得大爺們發火，來個玉石俱焚，連你的漂亮閨女也遭了殃……」

英姑娘是面色大變，模樣顯得更爲楚楚可憐，她尖聲叫了一聲，迸：

「爹，我可忍不住了哇。」

但是，席先生還是面色忿然，理直氣壯的說道：「這衣衫是小老的，難道又有甚麼不是之處？」

「哈，席先生，我們已打聽清楚，你在村中多年，是個出了名的好人，可是，你在數日之前，救了個受傷之人，卻推說是你外甥，我看……嘿！這衣衫上有血跡，你又不懂動刀弄棒二人，山居獵戶之流，那能在衣衫之上，沾留血跡之理，我這是與你好說好話，再說，我看了你的女兒，有些意思……否則，嘿嘿，就告你一個窩藏逃犯，這罪名就不是你擔當得住，怎麼樣？說是不說！」

單玉羅心中如火焚，他再也忍耐不住，身形一動，人已轉出後門，他一聲冷笑，道：「哈二福，好可惡！」

又一遊視，對其餘三人看了一眼，道：「陸欽，周山瑞，張鐵樑，你們看來是當上了那貪官的家奴，這也不賴，蜈蚣黨爲你們所出賣，爲你們所亂，但是，你們總也得有點人性，勞某一人做事一人當，席先生在此，略有善名，你們就是喪盡天良，也不能將這些好人，硬栽了個罪名，姓勞的隨你們走，只是，不可難爲了他們……」

單玉羅突然現身，席氏父女首先面色大變，滿面關切之情，盎然現出，單玉羅看在眼裡，感在心中，他是神態自若的對四人說了句：「放下他們

，目下光天化日，容易爲人物議，何必壞了人家名譽，今夜三更，我在前村門口，與你們碰頭，這也不就完了！」

那個哈二福本來扣住了英姑娘，一聞此言，他是手一鬆，哈哈一笑道：「我是早已知道老大在此，這也沒有甚麼說不開的事，老實說，我用這一手，無非是逼你現身而已，既有着落，我却能看在以前相待之情，順你一次，今夜三更，我們恭候大駕，哈哈……」笑聲中，四人是各展開身形，一躍過小河，向前疾馳而去，單玉羅眼望遠處，面色大變，而席氏父女是萬分的驚惶看了單玉羅一眼，單玉羅只微笑不語，一揖手，與二人入了後門，好在時在正午，鄉人有的是在田中，有的在備食，又加席家後門，靠近小河，也沒有甚麼其他人看見，當然，席先生是放了課，然後，與單玉羅在內室叙談。

「單先生，老早已看出，你不是平常人，不過，我也有份好義的天性，才不顧一切，將你救在家中，代你料理，今日這批兇徒，看來全不是好人，而從你語氣之中，與他們有個相識，還有你口中提及的蜈蚣黨，難道你……」

單玉羅面色一紅道：「勞某實是對你們不起……」一邊就將自己眞正來歷說出，概然自認乃蜈蚣黨之首領，江湖人稱爲飛天蜈蚣勞玉蟬，不過，他乃是因憤世道不平，貧富懸殊，一面又將邊地山區人民的艱苦生活，盡量描述，「你們沒有看見過，那些地區的百姓，同是我朝人民，生活之相差，何殊天地，男女一家，沒條好的褲子，赤身裸體向人求佈施，這些達官貴人，貪囊所得，何止屋潤家肥，並且席豐履厚，饒有餘資，可恨他們只顧自己打算，誰也不肯對這些苦痛人民稍加施於幫助，是我看不慣了，才幹這一行，無非也是稍盡棉力，代他們請命而已，唉，人謀不臧，而且結伴交友不當，這才弄得我如此模樣。」

席先生不由大爲難過，英姑娘更是張大了眼睛，不出一聲，但是滿面關切之色，却是無法掩蓋，英姑娘首先要他不可赴約，因爲，他的傷勢尚未十分復原，只他一個人，那能敵得過這許多兇徒。

勞玉蟬看了英姑娘一眼，微笑了笑道：「我已負累了你們太多，再也不能將你倆牽入這種武林兇殺的漩渦之中！」邊說邊取出幾顆明珠，這東西乃是藏在他的內衣之中，面色坦然又道：「此地，你倆也不可再行居留，並非是我看不起你倆，只是，你我相交一場，也算聊作記念而已，速速連夜走避，我想他們在這時期之中，還不能對你們有所行動，我若僥倖不死，後會有期，如若死了，本來我也早該死了的，也無甚麼死不過的，假使因我之故，讓你們再受折辱，勞某却是死難瞑目的了。」

英姑娘不由面上一紅，對勞玉蟬瞟了一眼，欲言又止，但是，席先生却微微一笑道：「你傷重未愈，可沒有把握脫離虎口，至於我們，你却不必放在心上。」

勞玉蟬慨然說道：「人生誰無死，這幾個昧良之徒，深知我的能耐，想來也當另有殺手，不過，大丈夫言出如山，就是火山油鑊，也得赴約，只要你們一走，我也就放心了……」

席先生哈哈一笑道：「雖然我與你相交日子淺，却也是互相信賴，你也不必爲我打算，我也無法阻你的雄心，只是，萬事須往大處着想，聽你言中之意，分明抱有大志，解救天下貧民，你一死，這些貧民又該如何？你也得有個計較，爲此冒然送死，豈不有負初衷？」

勞玉蟬苦笑一聲道：「蜈蚣黨已散，一個好友，看來已爲自己的事送了命，其餘的全部變了節，以後，憑仗一人之力，也難有作爲，此行雖說凶多吉少，我還得殺幾個昧良之徒，以雪我心中之恨，老丈好意，我是心領了，可惜，我也實在沒法可想，這濟民大事，只能到此爲止的了！」

席先生略一沉吟道：「也罷，各行其是，我們只能留守在此，默祐你能重回此地，那麼，我看圖個太平，却也是好事，眞要不行，諒小老在此地，也有聲望，這些賊子，也難有作爲，你就放心去吧……」

勞玉蟬却有說不出的感想，莫名其妙的定要席氏父女出走，爲甚麼？他是關心英姑娘，他怕她受到折辱，因此，口口聲聲的勸說，但是，席先生只是微笑不答，看來意志甚堅，這一來勞玉蟬面色倏變，突的一伸手，駢雙指直點席先生之「暈眩穴」。

席先生是一聲哼，就倒在椅上，勞玉蟬點翻了席先生，就反手將席英也點住了，然後十分忙碌的，將席宅內內外外的東西，收拾一番，身形一動，步出門外，想代他們僱一輛車子，將他們送出遠處。

其時天色已是申未酉初的時分，他本就對江南五省之地的情形熟悉，因此，也就極容易爲其招來了一輛車，推說有人出門，不想，一到席宅之中，席氏父女都已不見了。

車夫是識得席先生的家中，當然萬分奇怪，他還在嚕嚕叨叨的說道：「席老師那能出門，客官你是在與我搞甚麼鬼？」

勞玉蟬發覺出事，心中已是方寸大亂，又不能聲張，而車夫是不耐煩的，駡了幾聲活見鬼，一抖皮鞭，駕了那輛車子就走，頭也不回，問也不問的向前疾馳而去。

勞玉蟬却不能怪責那車夫及喝阻，因爲，人已不見了，分明已出了事，這該得搜查下落，租車送他們出門甚麼的，也只得放在一邊，他四處的

搜索，自己明白本身的出手及點穴法的厲害，照例，只要車子快，按自己所知，父女兩人該直走出數十來里路，在半夜時分才能醒，這就可以將他們送出老遠，無法再趕回來，就算趕回來，自己之事已料理了，這批强徒也有個交代，即使哈二福色心不死，一回來撞不見人，總可緩下這件事，但是，現在兩人失踪了，這不是令他想起了，若非這批人暗自在外，乘自己一下疏忽，將他倆劫走，這……却是可慮。

想到這裡，勞玉蟬急得團團亂轉，宛如熱鍋上的螞蟻，沒半點主張，心中只有一張忠厚的面孔，及一個天眞的笑容在擾亂了他的心意，時間一晃是深夜了，他長嘆了一聲，看了看四野靜悄悄的一片黑暗光景，一咬牙，身形一動，人已直竄出席家，好在村人全是不多理他人之事，再說又是安靜慣了的地區，誰也想不到席家在短短的幾個時辰中能出了事，因此，也沒有人來查探及詢問，勞玉蟬帶了萬分焦急之態，向那前村頭竄去。

半路上，有一條黑影在晃動，勞玉蟬不由一怔，暗道莫非是對頭派來的人，再一停暗注視，只見此人走路成八字，搖搖晃晃的，像是喝醉了酒，他心中一定，借一點星光，看了看來人，這傢伙却先開了口道：「哈，是你！嘿，甚麼？又想僱車不成？太晚了，回家去安息吧，席老師不能出門的。」

勞玉蟬不由一驚，聽其語音含糊，一股酒氣迫人，分明喝了不少酒，可是也看清這傢伙正是那個車夫，他只能與他敷衍幾句，不料這傢伙一把抓住了他，吃吃的怪笑道：「你這是幹甚麼呀？假僱車來作弄我？嘔……我可又忘了席老師與那個英姑娘呢？」

勞玉蟬不由一撤手，劈口就說了句：「我眞是擔心他倆……」

「喔！煩甚麼？哈！你這小伙子是看上了她不成？怕她給人搶走啦，啊……」

勞玉蟬爲之一陣心跳，自己是冲口而出，可眞是說了心中的話，因爲這傢伙的醉言一提，一股莫名其妙的惆悵襲上心頭，不想再嘮嘛，一閃身，讓過此人，只說了一聲：「我沒有工夫跟你瞎纏……」

「哈哈……這姑娘去了啦，哈……」

勞玉蟬只覺他很討厭，眞恨不得打他一頓出口烏氣，因此當他閃身避過那車夫之後，身法展開，向前急竄而去，心中又再盤旋這約會之事。「若是他們只有四人，憑自己目下的功力，以及蜈蚣神掌，也不見得不能取勝，怕就怕在他們深知自己功力和本領，另約能手潛伏，這就難逆料了，再說，上次，他們一面暗中出手，一面又請了兩個官府中的狗腿子，窮七人之力，只能將自己擊成重傷，結果，還是在司雷子之拚命堵截之下，讓自己脫了身，目下傷已好了十之八九，依此推斷，只要不爲他們暗算所中，這一場的交手，還是未知鹿死誰手，不過，席氏父女……」

想到這裡，他不由一陣的難過，另有一個可怕的念頭升起，假使席氏父女眞的爲他們擄去，那麼，這件事就痲煩了，正在此時，前面飛來一條人影，一聲陰笑道：「老大，你來啦，咱們走！」

勞玉蟬已看出此人正是當年手下周山瑞，他一聲冷笑道：「且慢！我且問你，司雷子兄弟是不是已爲你們害了？」

周山瑞陰惻惻的一笑道：「不錯，雷子是完了，不過，他手底下不弱，還讓他帶了胡北虎一起走！嘿！」

勞玉蟬眼中有淚，一咬牙道：「你們好不要臉！」

「老大，不是鬥口就能完事的，咱們也與你勢不兩立的，走吧！」

勞玉蟬怒喝一聲道：「饒你們奸惡刁險，安排下天羅地網，勞某也跟你走！」

「好！這才不愧是老大！」語聲中就見兩條人影，其疾如風竄入一片叢林，前面隱有火光，勞玉蟬沿途留心，可是不見一條人影，心中不由一動，他們那有這好的心腸，不用暗算之計，這就更得要留意不能分心。

前面是一個破落的院莊，就在這大門外，陰森森的站了三個人，正是哈二福、陸欽，張鐵樑三人。

勞玉蟬更是猶疑，難道就只有這四人，這却是奇了。但是，哈二福首先出聲招呼，對勞玉蟬乾笑了一聲道：「老大，說實話，本來咱們約了幾個好朋友，與你見見面，不料，嘿！他們幾個不知怎麼一來，有了些事，本來，咱們是約了你來，就不能不有個招待，這就不能不來應約，不過，咱們還有些交情，與你打開天窗說亮話吧，最好，你就不用動手，讓咱們哥兒把你廢了功力，押見憲台大人，你也出了不少風頭啦，死也死得過了，如果要强來，那麼，老大，你看看……」就聞得門聲响動，那個張鐵樑早已入了莊院，一手托住一人，推出門來。

勞玉蟬一見兩人，面色大變，這兩人正是席氏父女，看來還是神智昏迷的，他不由一陣心痛。

而哈二福又說道：「咱們全知老大，這恩怨之念，極爲分明，你如一用强，咱們本就不是甚麼好人，也作不了甚麼好事來，這一對父女，咱們就先送他們上路，你就是毀了我們，嘿嘿，也叫你一輩子心痛，哈……怎麼樣？」

勞玉蟬一聲大笑道：「好哇，怪不得你們不用埋伏暗算，原來是用了這個要挾，却是不錯，想俺之命，乃是他倆所救，這兩人乃是與世無爭，與人無怨之輩，那能因我之牽涉，令他倆送命，也罷，我就允你們要求，只是，我有一件事！」

「你說吧！老大。」

「放了他倆之後，你們誰也不能再痲煩他們，對他們有所强求！」

「這成！」

「好！你們就動手吧！」勞玉蟬說罷，他是傲然獨立，雙手下垂，沉聲說了一句：「若是口不對心，我勞某人作了鬼也不會放過你們……」

周山瑞已一手抽出了柄匕首，滿面獰笑的向勞玉蟬走了過來，作勢想挑勞玉蟬之琵琶骨，突然，聞得一聲驚叫，周山瑞身形一抖，人却一跤仰天跌在地上，這一來，在場人均是一震，陸欽連忙走過來察視，周山瑞已一個翻身，爬了起來，暗道一聲：「見鬼？」

哈二福面色已變，剛想喝問可是勞玉蟬搗鬼之時，聞得周山瑞說見鬼，他心中一動，莫非是他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

周山瑞兩次的撲上勞玉蟬時，不料又是一聲驚叫，後面則傳來一聲怪叫，跟着形勢大變，只見那個周山瑞又是一跤跌在勞玉蟬之脚下，而張鐵樑却是莫名其妙的向大門中直跌了進去。席氏父女則向前一個合撲，看來無人扶持，兩人也給摔了一跤，這一來弄得大家有些糊塗，勞玉蟬當然有些奇怪，因見席氏父女摔跤，他未免關心，身形一動，向兩人伏身之處竄去，在他意思是探視兩人，不料哈二福雙手一動，只見明晃晃兩柄鋼刺，已點住兩人的後心，一聲陰森森的冷笑道：「老大，再進一步，我就只一下，刺他倆一個對頭穿……」

勞玉蟬不由一凜，可是，席氏父女却在這時候一個翻身，勞玉蟬的眼光尖銳，看得清楚，堪堪的在鋼刺尖下劃過，照例，就該破皮見血，但是，兩人一翻而過，只聞得各自一聲慘叫道：「好痛。」

勞玉蟬心中更痛，兩人是受了傷，哈二福還想刺向兩人之時，勞玉蟬再也不能忍耐，一揚雙掌，一股勁風抖出，向哈二福的雙刺捲到，哈二福不由一聲驚叫，而後面的周山瑞與陸欽也已撲上，勞玉蟬本能一個旋風，連擋兩件兵器，然後一聲長嘆道：「且勿動手……」但是，哈二福却怪叫一聲道：「阻住他！」一面却去追扣席氏父女，可是，席氏父女是坐了起來，伸了一個懶腰，席先生却說了聲：「好哇，咦，我在做夢？難道有人也在做夢！嗯！」

勞玉蟬不由一陣放心，他是身形一動，只一掠一穿，人已滑出二人圈子，向席氏父女撲到，但是，哈二福的兩柄鋼刺已點住了兩人的心口，冷冷說道：「老大，你說了話算不算數？」

席氏父女各自一聲怪叫道：「有賊！」

勞玉蟬聞得兩人的驚叫，他是嘆了一口氣道：「席先生放心，勞某不能累了兩位！」

周山瑞與陸欽已循踪而到，兵器已向勞玉蟬後心刺到，勞玉蟬不想出手，他預備以一身換兩人之安危，可是，英姑娘却在這時，一聲驚叫，身形一動，向勞玉蟬撲來，勞玉蟬見姑娘撲到，他不由一陣難過，一轉身去扶持，就這樣，却是堪堪讓過了兩人的出手，而勞玉蟬心中又是一陣亂，因爲，他手中已扶住了那個長眉毛、大眼睛的村姑，莫名其妙的有一陣感觸，但是柔聲的說道：「英姑娘，妳放心，不能讓妳與席先生受甚麼委屈，勞某就是死了，也得保存妳倆……」

英姑娘對他一笑，笑得如此的嫵媚，而且有些意思，勞玉蟬心中一涼，但是，耳邊勁風已來，勞玉蟬一心在英姑娘身上，這危險甚麼的，也就不能理會，可是，英姑娘却是身形一起，與勞玉蟬成了個面對面，又聞她一聲嬌斥道：「啨！人家在說話吶，幹怎麼樣緊張起來！」

邊說邊已一個轉身，來到勞玉蟬身後，而周山瑞與陸欽的雙匕首已臨，不知甚麼一來，他倆的出手阻了一阻，而勞玉蟬人已驚醒，而又聞一聲長笑，聲震四野的，一條人影閃過，勞之眼前一亮，只見這個席先生已擺脫了哈二福的扣押，人却已飄飄來到勞玉蟬之身邊，聞得他沉聲說道：「老夫因身負重條，不能出手，因此，連你身負重傷，也不能出手料理，雖已動了些手脚，將你的氣血引開，不致危及性命，但是，這裝作外行，不能解救你之困難，却是沒法的了，現在，我也不能不出手，好在，尚有我的好友在一旁坐鎭，我還是可以踐守諾言，不以武技來欺壓爾等卑險之徒，勞君，就請出手如何？」

勞玉蟬一聞此言，心中大爲震驚，倏的他想起了，一個鄉村教師，那有這麼樣的豪氣干雲，一個文士，也難有這樣大的膽魄，雖說他父女倆，處處韜光斂跡，萬分掩藏，不過，在出言談吐之間，總是有些與平常寒酸教師不同之處，再加上自己說出來歷之時，他父女祇是面色平如，雖然也有些驚駭之表示，不過，回想過來，他倆還是有點作僞之處，不過，自己將他倆點倒之時，自己因一時匆忙，不過，也發覺指頭點住之時，有些反彈之力，若不是一時顧念他父女倆的安危問題，只此一點，也該明白他們不是平常人物，自己一再失眼，這豈不是笑話，想到這裡，他對英姑娘看了難過的一眼，可是，這村姑打扮的少女，對他只是扮了個鬼臉，身形一動，人已向她老父站立之處飛去。

現在，勞玉蟬是萬分的鎭定，對席氏父女致了謝意。

然後，他身形一立，向哈二福看

了一眼道：「哈二福，是你出賣了我，想不到天網恢恢，勞某命大不死，現在，看你還有甚麼話可說！」

本來哈二福因怕勞玉蟬功力厲害，因此請有江南憲台身邊的四大護衛作謀主，這一次，也有兩個在暗中主持。

就在此時，聞得一聲怪笑，只見一團黑影摔倒，一聲怪氣的嗓門子叫道：「席老頭，這兩個傢伙不肯喝酒，弄得我怪難過的，因此一發火，把他們倆打了一個狠的，本以爲這兩個鬼東西，喝不了酒，打總打得起來的，嘿！不夠幾下，就此給爬了下來，我一發火，將他倆交給了你！」

勞玉蟬一聞此言，看清來人，正是那老車夫，這就令他更爲糊塗，暗道一聲慚愧，想不到在這鄉村之地，卻隱有幾個江湖隱俠，自己博來這大聲譽，其實，與他們來比，眞是大巫與小巫而已，他是一聲長嘆道：「勞玉蟬有眼無珠，錯將前輩英俠，當作了普通人看待，眞是令人慚愧欲死了！」

「別洩氣，揍幾個鬼孫子給我瞧瞧，不就完了！」勞玉蟬謝了指教，身形一動，就撲向哈二福去了。

到此地步，哈二福等是再也沒法子不出手。但是，那邊又有一聲慘號，只見一條人影爲車夫所阻，看一看清，原來正是那個張鐵樑，大概他是怕死，也算見機得早，想一溜了之，可是，有這個車夫的守伺，那能脫得了身，只聽他一聲怒斥道：「鬼孫子，王八旦，想走！別作夢吧，能勝了這條小蜈蚣，我就讓你跑，否則，嘿嘿……就跑到閻王那裡去報到吧！」

哈二福等人也知道除了一搏之外，是別無他法，於是各自一咬牙，哈二福首先抖出分光刺，周山瑞與陸欽是一人兩柄匕首，向勞玉蟬圍了個密不通風，現在，勞玉蟬是心平氣和，看得極準，也是架得極深沉，他那飛天蜈蚣神訣展開，就見一條人影，在三人的交相夾攻下，往來排盪，雖說他尚有傷未愈，功力稍有減弱，但是，這一路蜈蚣掌法，聲勢是頗爲厲害，將三個兇徒，困了個紮手紮脚。

果然，就見勞玉蟬一招「天蜈搏龍」，又是回手一下「靈蜈蛻節」，就見一條人影，連聲也未出，直擲出老遠，吧的一聲，仆地不起，原來這陸欽爲他這一招擊中要害，想他掌力極勁，出手又沉，這一下，就此過了門。

哈二福與周山瑞心中更驚，而勞玉蟬打得也就更爲沉狠，待到展開飛天七式時，周之雙匕首湊巧一招「雙冲手」，凌空下刺，爲勞玉蟬之右手一回門，就勢一震一變拳影，周山瑞不由一驚，發覺勞玉蟬之五指已在面前晃動，他想避，却已不及了，就聞一聲慘叫，一條人影摔出，可憐這個周山瑞，爲勞玉蟬一招「靈蜈竄水」，雙手直插周山瑞之雙目，雙目被其點瞎，常言眼爲心之苗，一陣痛，眞是痛徹心肺，他再也支持不住，加上勞玉蟬之出手極快，一招見功，就勢一震手腕，又將周山瑞彈出老遠，這個倒霉的傢伙，就只能在地上團團亂滚，哀叫連連。

勞玉蟬連毀二人，專心一志，對付哈二福，想此人乃是罪魁禍首，就令勞玉蟬更爲注意，這出手發招，全用了無比絕倫的神招勁式，不是一招分三，就是一式化七，哈二福本領不弱，兩柄分光刺也是極有威力，一則是奸謀敗露，而且仗爲靠山的兩個能手，鄔元通與鄧長虎又爲這個車夫打扮的傢伙所毀，勞玉蟬目下是人多勢衆，這已令他心神不定，再見他出手疾迅，狠辣萬分，不幾招，已敗了兩個同伴，令他就更爲吃驚，明知他與自己，仇恨極深，是無法能脫得開，這就只有死路一條，這內心一怯，出手發招，就受了極大的牽制，因此，在勞玉蟬一連串殺手之下，到底也沒有脫得了毒手，讓勞玉蟬一掌擊中左臂，一脚踢中心窩，接連受傷，再也無法支持，一個翻身，仰面一跤，跌了個昏天黑地，口中一甜，大口鮮血噴出，只剩下奄奄一息，睜着一雙兇睛，注視勞玉蟬之動靜。

勞玉蟬對他看了一眼，斥其卑鄙無耻一面，爲了一己的私慾，敗壞了蜈蚣黨的救民濟貧之宗旨，陰謀勾結，與官府作爪牙，將自己陷害，若不是自己好友司雷子的拚命護截，這條命老早得完了，說到這裡，他是長笑一聲道：「司兄弟，我替你報仇！」邊說邊已揚起一爪，當頭落下，只聞得克察一聲，頭殼已爲其一爪抓裂，哈二福落了個屍橫荒野。

張鐵樑是個撓種，兀立一旁，當勞玉蟬向其走來之時，他却是仆拜在地，連聲哀叫饒命，勞玉蟬是恨極這批自私自利的出賣朋友之徒，那肯放過，就此一掌擊出，將他掌斃當地，然後，又將盲了眼的周山瑞送了終，這才向席氏父女撲拜救命之恩。

席氏父女又叫來這車夫，這才說出來歷，原來席先生乃是當年中條怪俠席方，爲了誤傷峨嵋派鐵沙彌靜修，爲師長所罰，逼其封劍廿年，不可以武技面世，這才隱居在此，他的好友醉神君伏龍，深恐席方有對頭，乘其封劍之期來尋仇，因此，混入車行之中，以便照顧，當勞玉蟬受傷，爲席所救之後，席方已與他叙談過一些，並打聽這勞玉蟬之爲人，若不是勞玉蟬爲人正派，有俠盜之名，那麼，席老也不能這樣盡心的料理，至於假作被點穴道，故意爲哈二福等人所擄，這乃是要看看勞玉蟬之本性爲人，這一來，醉神君是對勞玉蟬哈哈一笑道：「小蜈蚣，便宜了你啦，終有一天，我得有盅酒兒喝，哈哈……」

一行人離開了這地方，席英與勞玉蟬隨在席方身後，看來，他倆可眞有些意思了！

（全文完）



俠義詭異傳奇故事／麥長青・文
可　飛・圖

龍三公子

匿名隱居十餘載　抱打不平惹禍來

臘月更兼陰天，無雨，無雪，天色陰沉得壓到人頭上來，展不開眉頭，氣候冰寒。

西北風叫响得像鬼哭，刮起來的小沙粒兒擦磨着，聽來叫人心裡發抖，打在頭臉上痛如小刀子刮割一樣。

風一陣緊似一陣，頂着風的老羊皮襖外帶皮套褲子，都冷得脚板底心發酸，喘一口氣走三步，有半步竟被風頭給撞回來，別說荒郊野嶺，這城裡大街上也少行人，買賣做生意的店舖都緊掩住門，對風的關着剩條門線，順風的半開着門，白搭，雖都說臘月二十五了，却是少見買年貨的上門來。

這不怪誰，撒尿的都揀熱的地方，要不萬一凍成一條「冰棒子」可怎麼受？

說是沒有行人，有，有一位身材高大，穿羊皮大襖，毛在外面，三塊瓦的羊皮風帽全罩着臉孔，一雙毛皮毡靴又重又大，走起來「吐嚕拖拉」的怪响。是掌燈的時候了，他一步一步地好不容易走到「黃家藥店」，叩了半天門，總算是進去了，兩三盞茶的工夫才走了出來，又一步一步漸漸的遠去。

小三子沒出息，一年生三個月的病，九歲大的毛孩子，長得又矮又蠢又醜，他娘早死了，他爹就是那個冒着西北風去抓藥的漢子。

小三子的爹才四十出頭，高大英俊，照理不會做這種賣命的營生，不該來這座城鎮上。這是一座絕對沒有王法，沒有第二樣工作可幹的城鎮，別看鎮上甚麼生意都有，但東家只有兩家，不是東城的「白府」，就是西城的「鐵宅」，其餘住戶，全是清一色的鑛工，鑛工幹久了，成家了可沒有立業，因爲不管是東城白抑或西城鐵，全不歡迎自由工，你得賣給他們，三年的多，五年的也不少，幹完三、五年後，你仍然是窮光蛋一個，沒有辦法之下，再幹，又是一兩年不等。

小三子的爹前後共幹了十三年了，二十六歲正是年輕力壯的時候來，現在四十一歲，當眞正的自由工還不到兩年，這還是白爺看他人老實可靠，老婆死了，生了三個兒子只剩下個又醜又矮又蠢的小三子，還一年到頭有毛病，每月的賣命錢，剛夠溫飽，於是小三子的藥錢，他爹就只好紅着臉向白爺借，兩年下來，眞不少了，是白花花的銀子五十兩正。

小三子的爹有名有姓，不過因爲老婆一死，小三子漸漸長大，人人叫他小三子小三子，連帶喊他就叫小三子他爹，久而久之小三子他爹的喊慣了，眞名實姓反而沒有人問了。

小三子能夠活到今天，要感謝隔鄰的高大馬和大媽的獨生女兒「小喬」。對了，這城裡唯有高大媽一家，不是仰仗白爺或鐵爺生活的，高小喬的父親，據說在另外一座有王法的大

城裡教家館的，每年的除夕一定回來，到正月初五便離去，回來時就留下了高大媽母女倆足夠一年的生活費用，所以高大媽和高小喬才能有空照顧小三子。有一年小三子病得要死，小三子他爹還在鑛坑工作沒有回來，就是高小喬偷了她爹留下的一顆丸藥，給小三子吃了才好，也因爲高小喬偷藥，才使高大媽接近小三子。

這次小三子他爹抓藥，可不是爲了小三子，小三子自從服過高小喬偷來的那顆藥丸後，就沒有再生病了，反之高大媽卻漸漸地生起病來。近半年來，越發不行啦，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小三子他爹曾說要高大媽告訴高爺的地址，他去一趟找高爺回來，卻被高大媽搖頭謝絕了。

從昨夜起，高大媽發了高燒，怎麼也不退，小喬急了，叩開小三子的家門，小三子他爹趕過來生着火，噓寒問暖，高大媽眨眨眼睛，揮退小喬，叫小喬到小三子家陪小三子。小喬剛走，高大媽突然精神起來，和小三子他爹說了很多話，又開了張藥方，請小三子他爹費心去抓藥。到傍晚時抓藥回來，最後還包了一小包東西，用個破布包裹好，很小心的囑咐小三子他爹，這包兒扁平，要緊緊的紮在小三子身上，貼胸紮好，這一切，小三子他爹全照辦了。

他抓藥回來交給高大媽後，領着小喬回到自己的家，一再囑咐當夜要小三子裝病，小喬照料，說縱是外邊天塌了下來也別管，別看，別出聲，萬一他不在，有人來問小三子和小喬的話，只答一句，不知道，一切都不知道，裝病要像樣，不停呻吟，照料也要像樣，要裝模作樣急在臉上，叮嚀又吩咐，直到兩個孩子全心領神會的點點頭，小三子他爹才喘了口氣歇了嘴。

是夜三更，屋子裡豆大的洞斗大的風，冷得小三子直抖，幾次叫爹生個火，被罵得不敢再吭聲。

小喬也冷，但是高大媽吩咐過，冷死也得忍，正受着冷，怪事，小三子他爹突然生起火來，一兩塊木頭難去寒氣，小三子還是直發抖。

颼，颼！不知是甚麼聲響，接着砰的一聲，像是高家的門被人踢開了。聽！是高大媽的一聲斷喝，小喬正要往外面跑，小三子戰抖的坐了起來，他爹一把抓起小喬，硬生生的把她按下，躺在小三子身旁，悄聲道：「聽着，白天我已囑咐過了，現在我要出去走走，你們要聽我的話，才會活着，否則就會死，我沒有時間跟你們多說，能不忘父母仇，就作乖孩子。」

這話太嚴重了，嚇傻了兩個孩子，呆愣得不敢一動，小三子他爹卻悄悄開了後門，一閃而出，好快，這那是像個靠賣力氣活命的粗漢子。

屋裡本來就冷，後門敞開間，連那僅一絲的暖意也給全趕走了，小三子一蹦下床，三不管扔進爐中五六塊大木頭。

高小喬人已搶到大門口，小三子上前抓住她道：「小喬姊，爹說過的，不能出去！」

小喬急得要哭，小三子雖然又瘦又矮又小，力道也卻不小，一把抱起小喬，硬放到床上。

小喬半求半賴的說道：「小三子，我不出去，只是看看行吧，我擔心娘。」

「噓，小聲點，我也想去看看，小心點跟着我來。」

小喬點點頭，小三子牽着她的手進了東暗間，小三子一指頭頂上，頭頂上的紙天篷開着個方塊框框，有小梯子，兩個孩子甚具膽色，爬梯登上，上面是間小閣樓，全是書籍，雜七亂八，五花八門，但很乾淨，可見小三子他爹經常打掃。

小閣樓有扇小窗戶，糊着黃色的線紋毛紙，小三子悄悄的用窗柱兒支起小窗來，眞好，左右前後，就恰好像他的高度，能看清其他人家的部份院落和門窗，小喬家緊隔鄰，若是開着窗的話，做甚麼全看得清楚。

哎喲，噗通！

哎喲，嘩啦！天從人願，有人從高大媽房裡撞開了窗門飛了出來，摔到院子中間，動也不動，滿臉是血。

高大媽房裡沒有燈火，窗戶碎裂散落，房中亮了一些，小喬和小三子隱約可以看到極爲熟悉的那張八仙桌。

一連五條人影由半空飛落高大媽院中，有兩個背影正好越過小窗戶，嚇得小喬幾乎叫出聲來。

黑影飛落，突然散開，各找隱蔽的地方，只有一位瘦矮的老頭兒，直挺挺地站在當門丈把外，沉聲喝道：「眞不含糊，高家弟妹請出來吧，反正今晚妳若不能打發了我們，我們就要埋你，何不面對面見個眞章呢？」

一聲冷哼，高大媽好威風，手握着一柄寒光閃閃的寶劍，挺胸而出，站在屋門前石階上，目光如電。

小喬低喲一聲，道：「小三子，我娘會殺人，好可怕。」

小三子一碰小喬肩頭，壓着聲音道：「別胡說，妳娘會武功，我爹也會。」

「可是我娘有病，那藥……」

「我知道，妳偷給我吃了，現在別說話，看，要打起來了。」

這兩個孩子各有不同的現象，一個害怕，一個却無動於衷，似乎是看熱鬧要緊。

院落中的矮老頭，嘿嘿地笑着，目光掃到摔倒在地上早已死去的同伴，冷冷地說道：「弟妹眞不含糊，尹家哥兒兩個又叫妳給成全了啦，新仇舊恨，咱們是九條人命的血債，弟妹，這妳怎麼說？」

「少廢話，黑心老鬼，是你們找上

門來，不是我夫妻去惹事！」

「對，對，說到惹事，弟妹該心裡有數，那宗物件是咱們十八個兄弟一同發現的，賢夫婦竟竊爲己有，逃之夭夭，尹老三老五兄弟追上了，都死在『小清河』口，程十二、梁老八、劉老四也先後喪命，遼河道上崔燕七兄弟亡魂、追風鬼唐老九死得最慘，他被斷雙足鮮血流盡，我說弟妹，妳自己算算，是我們欠妳夫妻的，還是妳們夫妻欠我老頭子的，嗯？」

「黑心老鬼少來這一套，物件是人家托付我夫妻的，你們起了賊心，口蜜腹劍，當我夫妻是小孩子看，我們念在一個磕頭到地上的義氣，只好留書說明一切而走，沒想到你連番派人暗下毒手，逼使我夫妻自衛殺人，如今事隔十多年，你又率衆找來，說得對，是膿包就擠得乾淨，老鬼，你們有甚麼本領儘管施出來吧，我一個人全接了。」

「不忙不忙，弟妹妳是聰明人，在這種地方，這個天氣，我老頭子既然來了，還會空着手回去嗎？所以應該把該說的全說完，要不可沒有機會了。」

高大媽以一聲冷哼作答覆，目光却一絲不懈的盯注着院落各處的來敵。

「我說弟妹，人生在世遇事要看得開，譬如尹老三等已死的兄弟，現在的尹家哥兒倆，人死了，一了百了，誰都是一樣，就是我老頭子現今殺了弟妹你，他們可也不會再活，所以咱們應該好好的談談。」

「沒有甚麼好談的，別當你黑心老兒的算盤我不知道，實對妳說，物件前兩年已經由外子送給了該得的主兒啦！」

「弟妹呀，光棍眼裡不藏沙，我老頭子來這裡以前，一時心血來潮，去了趟『錦州』城，在叫甚麼『府前巷』的薛府上，夜半三更請出了我那好兄弟高飛雨，弟妹……」

高大媽激動得狂喝道：「飛雨他怎麼樣？你把他怎麼樣了？」

「嘿嘿，別急嘛弟妹，我們是老兄弟，妳說過，是一個頭磕到地上的好兄弟，我還能怎麼樣對他，不過他可比弟妹妳懂交情，說出來物件還在妳手中，這趟我老頭子來了，弟妹，騙不了我老頭子的，物件的正主兒，至今仍沒有下落，得弟妹看交情講義氣，我老頭子願意既往不究，從今再不煩擾賢夫婦，並且保證把我那好兄弟高飛雨，原封不動的送回來，妳祇要把那物件來交換就行了，弟妹，我老頭子現在就等妳一句話。」

高大媽雙目中就已噴出火來，厲聲道：「老賊，先把飛雨送到我面前再說！」

「這個簡單，馬上辦好了！」

矮瘦老頭兒說罷雙手一連拍了三下，人影閃飛，自半空投落下三人，三個人並排而立，左右兩名大漢，高大媽全認識，大漢架着一人，這人頭低垂胸前，衣衫的確是高飛雨所有！

高大媽再看鞋子，正是她親手爲飛雨所做的，不錯了，她突然心神巨震，如天旋地轉，夫妻忠人之事，含辛受苦忍辱苟活，避敵來到這種窮鄉僻壤，夫妻分城而居，仍在不停的打探物件主人的消息，如今事未竟功，自己十數年前爲逃避截擊而受的內傷，已到不救的地步，丈夫費盡心力，好不容易求來靈葯，本想到期服下，不料愛女無知偷去給小三子服用，活已無望，但仍指望再過兩天，丈夫歸來。一家人過個團圓年，那知上天多妒，强人不但臨門，丈夫亦被擄，眼見死難當頭無法獲免，對面老賊出名的黑心辣手，別說物件已託給小三子的爹，就算手邊現成，獻出來也是死定，轉念到這裡，心中反而覺得貼實，豁然開朗。路只一條，死，既已難逃，又有甚麼還可以憂心的，於是猛一甩頭，掃盡了悲戚酸楚和傷感，以平淡與冷漠的語氣說道：「他是怎麼啦？昏了？死了？」

「這是甚麼話，弟妹，我老頭既然開出條件，誰也休想傷妳夫妻一根汗毛，我自己就當然不會了。他累了，再說我老頭子總要小心些，飛雨這身功夫不比我差，弟妹更是女中丈夫，所以不得不點封他的穴道，弟妹不信請過來自已摸摸和看看吧。」

高大媽是不會上這種當，但是又非親自看看丈夫面色神情不可，沉思了剎那道：「你們可封他其他穴道，叫他施展不得功力，我要問他幾句話……」

「都可以，但是……嘿嘿……弟妹……東西？」

「先看人再交換。」

「不，弟妹，妳先要給我老頭子看過東西，然後我老頭子放人交換！」

「好！一言爲定，」高大媽答應了，轉身回房，突然停步道：「黑心老鬼，話可說在前頭，你要暗中搗鬼，可別怪我手辣！」

矮瘦老頭兒只是笑了一笑，沒開口，高大媽已回到房中，並且順手掩上房門。

不多久，高大媽出來了，手中多了個小包袱，左手托着，冷冷地對老頭子道：「拍開飛雨的穴道，放人！」

「弟妹，物件……」

「你放人，我扔出手去，你接物件我接人如何。」

「痛快，高家弟妹不愧當代女俠，就這麼說吧！」

他拍了兩掌，擊開被二人架扶之人，這人隨着呻咽了兩聲，仍然無力站着或走動，那兩名挽扶他的大漢，只好搖搖頭架着他向前，當接近門口石階的時候，矮瘦老頭兒突然沉聲喝道：「可以啦，別忘高家弟妹還未有扔東西過來！」

兩名大漢應聲止步，高大媽冷哼一聲，脫手將小包袱扔高數丈，接着閃身去迎軟弱無力的丈夫，適時，老頭兒一聲獰笑，大喝道：「動手，宰了她！」

他「宰」字出口，人已飛騰而起，半空抓住了小包袱，高大媽耳朵裡聽到老頭兒的喊殺聲，手已接近自己丈夫，豈料本是軟弱無力的丈夫，突然一聲獰嘿，雙掌穿出，擒住高大媽的左手腕，臉一抬道：「二嫂子，是我風十八！」

這剎那間，高大媽明白中了毒計，猛地一腳暴踢風十八前胸，另外兩個大漢四手齊出，制住高大媽兩肩，往後一拖，風十八並未閃躲，高大媽一腳踢空，老頭子此時又沉喝道：「裡面還有個小丫頭，要斬草除根！」

風十八嘿嘿連聲陰笑道：「二嫂子，聽到了沒有，妳可眞太差勁，和高二哥這麼多年夫妻，竟會不知高二哥的個性，他能死，豈肯就擒，說到這裡又不能不佩服咱們老大了，他料定妳準會上當，哈哈，果然！」

風十八話聲中，探手多了支解腕刀，猛揚扎下，高大媽厲聲喝道：「等等，我只問你一句，飛雨人呢？」

風十八自作聽明，道：「人呢？活見鬼，妳問我，我又問誰？反正你們是同命鴛鴦，誰先去還不是一樣！」

解腕刀冒起一縷寒光斬下，是破腹下手，不抖橫裡勁風一動，早一步奔入房中搜索小喬的兩名大漢，滚翻着摔了出來，連動都沒有動，緊接着風十八手腕一緊，解腕刀已落入別人手中，這人冷冷的說道：「風十八，這不用問，我們高大哥既沒有先去，高嫂子就去不了，抱歉，你佔個先早去一步吧！」

風十八不止手腕如勒鋼爪，全身更軟綿無力，對方話聲入耳，解腕刀已送進了他肚腹之中，面色慘變狂吼悲號聲中，被甩了出去，落地恰恰又面朝地上，解腕刀斜頂上了心肺肝，雙腿連蹬潰血滿地而死！

高大媽危急千鈞一髮之下被救，驚魂未定，看淸前面恩人，駭然欲呼，這人微一搖頭，悄聲道：「大媽回房去，沒事了！」

院落中明明還有五個兇徒，這人硬說已經沒事了，眞怪。

矮瘦老頭兒正解小包袱，耳聽手下狂呼，目睹風十八一招沒出就喪了命，驚駭中首先把小包袱緊掖在帶上，目光罩定那人厲聲道：「你敢管這閑事，報上名來。」

這人大步直逼老頭兒，邊走邊道：「燕雲十八友，只有一位二爺高飛雨是人物，你黑心煞神早就該死，所以……今天你死定了！」

黑心煞神楊威，不但出了名黑心手辣，那心機詭謀也是難有人比，對方不報名號，一招宰了風十八，當然不是盞省油燈，東西業已到手，何必再冒風險，留得靑山在何怕沒柴燒，至於高大媽，隨時都能來下手，於是一聲冷哼道：「也許楊某人是早就該死，不過，就憑你只怕不行吧！」

話鋒頓住，雙手一揮，隨身暗處的四名大漢現身而出，楊威沉聲道：「兄弟們動手，不能讓這小子活着！」

四名大漢喝喊攻上，四般兵器交織成一片寒光網，蓋面罩身毫無空隙的捲向這人。

在閣樓窗口偸窺動靜的兩個小孩子，都看得淸楚，小喬戰抖着悄聲道：「小三子，我娘殺了人，妳爹也殺了人！」

小三子手捂住小喬口上，耳語道：「別開口，我爹要不殺人怎麼能救高大媽？」

「小三子！」小喬掙開捂在口上的手掌道：「你爹能不能打跑這些人？」

「跑的恐怕只有這個矮小老頭兒，另外四個壞東西要死！」

小三子剛剛把個「死」字說完，果如其言，楊威悄然拔身而起，好快，一閃逃向暗處，再閃沒了影子。

動手的四名大漢，刀劍光網撲罩着小三子的爹，形勢上看來，足能把小三子的爹斬成爲十塊肉碎，那知道小三子的爹一聲冷哼，身形突地雲翻而起，拔起半空二丈有餘，手臂探甩飛脫一條鞭影，長鞭圈捲震點一式三變，吧吧連響之下，四個大漢沒有人痛哼，但却同時鬆脫手中兵器，緊抱着腦袋，太陽穴中汩汩流出鮮血，一個接一個的屍仆他上！

小三子的爹停都沒有停，長鞭猛震揮捲如脫絃，疾射追向黑心煞神楊威逃路，一閃而逝。

小喬兩隻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直瞪着小三子，道：「你爹好本領！」

小三子搖搖頭，沒有接這句話，道：「沒有甚麼好看的了，快去看高大媽。」

兩個孩子天眞無邪，奔出院子快到高家，高大媽萎頓地坐在太師椅上，小喬急喊沒應，哭出聲來，適時脚步聲動，小三子的爹跨進門來，看到這種情形，顧不得訓斥兩個大膽不聽話的孩子，也顧忌不了甚麼男女之嫌，抱起高大媽送進卧房去。

小喬哭問要不要緊，小三子的爹那有工夫答她的話，十個指頭連彈高大媽八大經穴，盞茶光景過去，高大媽方始慢慢一聲長嘆醒了過來。

先前生龍活虎的高大媽，如今已弱不禁風，面色蒼白，冷汗直流，目光注視着小三子的爹，再移向小喬，掙扎着伸出手來，指指小喬，指指小三子的爹，最後又指指小三子，全身一陣戰抖擺動，突然張口噴出鮮血，頭一斜就此死去。

小喬悲聲狂喊，頻頻呼娘，小三子也流下淚來，小三子的爹費盡口舌才勸住了小喬，最後悲憤的長嘆一聲道：「大媽的死是我小三子的錯，妳爹那粒藥，名貴無比，而天下這種神丹奇藥，只怕再也難找，妳娘的內傷早已惡化，假如沒有今夜這段意外，或許還能多拖個三五日，現在爲了應付強敵，妳娘服下了決不該服的一種提神集力的藥，所以意外剛過，眞力頓散，內傷迸發吐血而亡，不過小喬，妳是個聰明的孩子，空自悲苦是沒有用的，打起精神來爲妳娘和爹活下去，從今天開始，妳我和小三子永不分離，聽話，乖乖和小三子先回到我那邊休息，讓我把很多痲煩事儘快放手辦完。」

小喬是乖，哭着由小三子伴陪回到小三子的家，等到天亮時，小三子的爹回來，小喬和小三子已沉沉睡着，隔鄰高家已收拾乾淨，各處不見一點血漬，地上沒有留下一具屍體，小三子的爹仍然沒有睡，生爐煽火，拖張椅子坐於火爐旁，一個人喝着悶酒，想着心事。

他昨夜沒有追上黑心煞神楊威，留下了禍患，自己本身就是個亡命天涯躲避仇家的可憐人，雖說因爲有心，早就看出隔鄰大媽一家是個武林中人，却沒想到會如此極端巧合受人大恩，小三子沒有病，生長的乾枯小瘦，所謂一年三月病，那是自己求功心切，爲小三子洗骨化髓授習「水火神功」應有的現象，抓藥求借，目的在於掩飾，再說有幾味大補藥，也是非用不可，誰知偏偏自己上工不在，小三子自行習功冷寒熱火固元培氣的當空，小喬一步到來，誤當病急，竟偸了高大媽救命的神丹給小三子服下，在小三子說來，是奇緣，一夜之間，二脈自開，神功大成，但在大媽來說，斷失活命的唯一機會，固然這是巧合，是冥冥中之安排，可是伯仁爲我而死的遺憾，永難去懷。

爲救大媽，顯露了十數年沒用的獨門「金龍鞭」，楊威是老精靈，怕早已知道自己是誰，看來這座小鎭是留不得了，只是十數年的深藏，秘密偵索所獲已近成功，當年一段奇寃公案即將揭發眞相的當兒，若是被迫離去，豈不前功盡棄，這是他——小三子的爹，十分爲難而苦謀良策無着的惱恨事。

還有大媽臨死無言指示，明擺着有心要小喬和小三子作爲一對，這本來是好事，不過，這樣一來，高家的仇勢將加在自己頭上，如果自己沒有天大的未了事待辦，不算甚麼，恨就恨在自己都沒有把握，當大事臨頭時，能否保住殘生，又怎敢妄承此擔誤人害己呢？

想來想去，沒有一個妥善之處，一跺脚，算了吧，等高大爺由錦州回來時再說，好在早就到了，一切反正要在這幾天之內決定，目下還是趕辦大媽的喪事要緊。

忖思有定，伸個懶腰，加好些火，拉床棉被，全身一裹在椅上睡了。

沒有睡着，正有些兒矇矓時，小喬突然一聲哭叫，他一跳而起，小喬又復沉靜睡下，看看床上那張天眞無邪的小臉，不知何故，苦辣酸楚一切齊湧上心頭來，大丈夫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時，他偸偸彈掉幾滴淚水，親切的給兩個孩子拉上棉被蓋緊，腦海中木然無思，空洞洞，是多了點悵失？抑或是少了些東西？

彭彭彭一陣密鼓般的打門聲，使小三子的爹皺了眉頭不耐煩似的，掃掃沉睡並未驚醒的雙小一眼，大踏步走出去開門，將及大門，猛醒這不是小三子的爹平日的神態，於是脚步一慢，嘮嘮叨叨的說道：「是誰？這麼大淸早打門如打鼓，有甚麼大事，天塌下來麼？」邊說邊拉開門閂打開了門。

是熟面孔，熟透了，不過也是小三子的爹作夢也沒有想到，會走上自己家門的熟人，竟會是東城「白府」的「外事」總管曲大海。

曲大海不是一個人來的，身後跟隨着兩名豎目斜眼歪鼻子的打手，三個人全是寒着臉，像心狠意辣的晚娘。

小三子的爹是一臉笑容，先半哈腰，然後開口道：「曲爺，眞沒有想到是你老，請到裡面坐。」

小三子的爹明知道曲大海是不會進去，才敢坦然的請他往裡面坐，果然曲大海頭一搖道：「不進去啦，我是順便帶句話給你，白爺要你去一趟，越快越好。」

「這……」小三子的爹試探着的說道：「曲爺，您老可知道是甚麼事嗎？」

「白爺祇是這樣的吩咐我，我嘛……也祇好的這樣告訴，甚麼事沒有人敢問。」

「是，是，曲爺，不過今天上半天只怕是去不成……」

「怎麼？」曲大海沒等小三子的爹把話說完，已一寒臉的接口道：「上半天是玉帝老子請你坐席去不成麼？」

「曲爺請多擔待，是這樣的，隔鄰高大媽昨夜病死……」突然他發現那兩名打手似的人物，愣了一愣，隨即又冷冷的一笑，他話鋒稍稍一頓，又道：「多年鄰居，高大爺又不在家，小喬這孩子又哭昏了過去，曲爺您老明鑒，你說小的能不管嗎？所以……」

「高大媽的屍體呢？」打手似的人物中，左立的一個接了話。

「在她堂屋裡停放着，您老……」

「曲爺似乎該去看看？」右立的打手，似提醒曲大海又似詢問般的接上口。

「好，當眞是高大媽過世的話，是沒話可說，我回去給白爺稟陳，今天你不用去了，改爲明天便是。」

「謝曲爺，小的帶路。」

小三子的爹帶着曲大海等三人，進了高大媽的院子，又進了堂屋。

靠院子的窗戶，碎木頭是早經掃

淨了，不過窗上的散碎新痕跡，是沒法瞞人，奇怪的是曲大海竟沒有問，兩名打手人物似的也沒有問，事雖芝麻大，但不問有些反常，小三子的爹提高了警覺。

高大媽仍然是那身勁裝，沒有換，小三子的爹甚麼都可以代替高大爺作主，但這件事可不能伸手，曲大海只是皺了皺眉頭，兩名打手却檢看得十分仔細，這又使小三子的爹疑上加疑了。

在兩名打手向曲大海示意之下，曲大海貓哭耗子的一聲嘆息道：「可憐眞可憐，老高又沒在，小喬又太小，我說小三子的爹呀，還是快快趕着辦高大媽的身後事吧，人死入土爲安啦！」說着，曲大海探入懷中，掏出五兩銀子，往小三子的爹手上一塞，道：「這是我一點心意，先買棺木，回頭我稟告白爺，怕不另有賞賜。」

小三子的爹沒有推拒，接了銀子說道：「小的就去辦。」

這時有名打手突然開了口對曲大海道：「曲爺，小喬可憐，您何不接回去認作義女，使她有個撫養處。」

說話歸說話，這小子還把三角眼一擠，沒有瞞過小三子的爹，急忙接口道：「這位爺，您主意的確是很好，只是現在可不能辦，大媽臨死時交代過，高大爺就回來。」

曲大海既然能幹到東城「白」的外事總管，甚麼不懂，一點就透，順着說道：「小三子的爹說的對，這件事情等老高回來才能斷定。」

邊說邊往外走，小三子的爹送他到街心，才哈個腰兒告辭回來。

他一回家，就犯了難，憑他多年經驗，曲大海身後那個漢子，可有些兒邪門，說話言語更耐人尋味，不對勁，要靜靜地好好的想想。

越想得清楚，他是心裡越寒，事情要壞，萬一自己一個照顧不到，小喬叫人給擄去，憑人質逼問追討如今緊綁在小三子前胸的東西，自己可怎麼辦？還有，高大哥回來，自己沒有人交給他，這又怎麼向他解釋？不行，棺材要買，東西要準備，人又不敢離開……他急得直摸摸後腦，仍是苦無良策。

兩個孩子醒了，只好先放煩惱事，打點吃食，餵飽了孩子，他有了辦法，悄悄囑咐小三子，很快的收拾兩個包袱，解說不如不說，一伸手點昏了小喬，親自去街頭糧食店，好言好語的求借來那輛拉糧米的牛車，把車子直趕進院子，緊閉上了門。

再開門他駕車而去，出門三五步，轉頭向門內喊道：「小心燭火……關緊門戶，爹去買口棺材，南山上有塊沒主的空地，中午時準趕回來，不準出去，好好的和小喬在家中玩。」

接着大門緩緩的掩上，他人又在轅上，這沒錯，關門的自然是小三子了。

牛車牛步，慢得能叫急性人吐血，他先到棺材店，三兩銀子買了口不錯的棺木，因爲白爺已叫人囑咐過，只收三兩，檢上好的挑，他氣力大早已出了名，但是仍要壽材店的兩個大漢幫忙，才能把棺材放到車上。然後駕着車上了南山去看地，東不好，西不好，座北朝南正當不少山洞小斜坡，被他相中，他早準備了小砍刀，削斷了一枝碗口大的樹，打磨平了，帶着墨蠟，在白木的平板上寫好了字，表示這塊山坡地已有了永遠安息的主人。

事情辦完，小三子的爹很累，倚在車轅上吸旱烟袋休息一下，時時把精光雙目掃向四外，在證實沒有其他人影時，一袋烟正好吸完，駕車返家，必須掉轉車頭，大概是沒有趕慣牛車，調頭的這個迴旋大了些兒，恰正靠緊上南山根的坡邊兒，那裡就是一個個天然山洞所在地方。

就因爲車輪子靠山根石壁太近了，他必須下車拉着駕轅牛慢慢走上丈把遠，動作慢，牛又笨，費了半天勁才調好了頭，旱烟袋兒敲敲車底板，是敲掉了烟窩裡面的烟灰，奇怪的是竟自言自語道：「多小心，有空爹會來，萬一爹留下甚麼痕跡沒有弄掉，天黑下來仔細弄好，爹去了。」

他眞的回去了，沒有惹起任何人動疑，當他駕車停在高大媽門口時，目光一瞥自己的家門，臉上掠過一絲冷笑，街坊鄰里都知道高大媽已死的事，有人趕過來幫忙，把棺材抬進堂屋，請來堂客，代大媽換了身乾淨的衣服，擦過手、臉，殮入棺材，沒釘棺材蓋，小三子的爹說得好，每年除夕日，高大爺準會回來，今年也不例外，這釘板的事要高大爺親自動手，並且夫妻最後一面總得見，當然沒有人說不對，小三子的爹正忙到中午後，才得到喘息的機會，回到了自己的家。

看地買棺材前，小三子的爹就有了提防，二門施過了手脚，只要看一眼就知道，果然沒有出他的所料，有人進過屋子，他暗暗冷哼一聲，自己動手煮了碗麪，吃過後三不管睡他的春秋大覺了。

矇矓間，有人打門，開門一看，心頭一凜，是東坡白「白爺」，白爺身後內總管白福，外總管曲大海相伴，兩位總管各捧着香、紙和冥鏹等東西。

白爺沒等小三子他爹開口，含笑先說了話道：「好，高大媽這趟事你辦得好，熱心仁義，是咱們鎮上東城的好樣的男子漢。」

「白爺你老誇獎了，小的實在不敢當了，小的只是盡街坊鄰里的本份。」

「對，俗語有云，遠親不如近鄰，我說小三子的爹，高家那邊還缺少甚麼？你儘管開口問我白瑞拿！不要客氣！」

「是！是！白爺！白爺您老請進……」

白瑞沒管小三子的爹說完話，已一大步邁進門來，道：「不要客氣，多少年來了，我沒能來看看你，這是我白瑞的錯。」

「白爺這樣說，小的怎敢接受。」

「是實話，我白瑞敬的是你這般漢子，孩子們呢？叫他們來我……」

「爺你來得不巧，小三子領着小喬上街去了。」

街上西北風橫捲着砂粒兒，大人影兒都少，何況小孩子？這明擺着不是實話，說的人當然是知道，聽的人心裡也是明白。

心裡明白的白爺白瑞，哦了一聲，話題一變道：「我來你這裡之前，叫大海隔壁看過，沒設靈堂嘛？」

「沒有哪！您老知道，小的是個窮光蛋，若不是曲爺賞了五兩銀子，如今祇怕高大媽還睡在床板上呢。」

「嗯！不過事情出在咱們東城，高家又沒有個理事的人在，咱們不能叫西城鐵老兒說風涼話，靈堂嘛……」話一頓，對曲大海道：「大海你這就去辦，要光鮮些，賬房支上百兩銀子，去『清閣庵』請那老庵主來作七天法事，小三子的爹這兒，給留下銀子十兩應用，還有要去揀塊好風水地……」

「稟告白爺，小的今天一大早就去看好地了，南山對開的小石坡，也立了樁，這是大媽死前自己挑的。」

「那很好，很好，一切你多費心吧，一句話，要甚麼找大海，我回去啦！」

白爺移步轉身，突然又向曲大海道：「大海，靈堂要快，明天一早我要給高大媽敬那第一爐香，別誤了大事。」

曲大海恭應着，白爺出門登上了那輛雙馬暖轎車，一主二僕刹時走遠了。

小三子的爹目送着白瑞的馬車，心裡冷哼，妙哉怪事，連白瑞都親自出馬，看來戲是越唱越熱鬧了！

入夜，西北風吹得更緊得像「大年夜山西老鄉追債」——緊又緊。高大媽堂屋裡有靈堂，小三子的爹鎖上了自己的門，守着人家的靈。

萬幸碎散了的窗門，叫好心的白爺吩咐曲大海找工匠重新裝好，要不連靈前的蠟燭也點不起來。

三更，梆聲乍止，小三子的爹翻了個身，矇矓瞄了燭火高香一眼，自語道：「眞快，三爐香都快燒完了。」

他一挺而起，重新燒起新香，剪去油燭殘心，靈堂裡亮得多了，跌坐睡臥處，伸手摸個酒壺，空空，搖搖頭又自言自語的道：「三更天，酒空了，要沒有個朋友給我作伴，這下半夜還眞是不好打發了。」

靈堂祇有他一個人，當然這是自言自語，但是從話語中聽來，是對另外一個人說的，叫人莫測高深。

片刻之後，他又說道：「朋友，光棍一點就進來，怎麼說，難道非要我過去請你出來？」

這話是明明有所指了，而且他語聲不低，可傳於外，難道眞的有人暗中偷窺他的動靜？

「滾！」小三子的爹霍地站了起來，沉聲叱道：「聽明白，時限刹那工夫，全都給我滾，告訴你們，大白天我是小三子的爹，入夜我就是『殺人王』，不管是誰，立刻給我滾回去，再遲片刻，你們就要像昨夜那幾位一樣挺屍於此了。」

昨夜的事，有人目睹，要不今夜也不會有人監視偷窺了，這番話有威力，隨他話聲傳來步履奔行漸遠的聲音，人還不止一個。

他笑了，但不是得意的，笑聲中有些憤慨，也有些淒涼。

近四更，他突然冷哼出聲，一字字如敲金擊玉般說道：「你膽子不小，都走了你敢回來，好，既有這份不畏死的膽，我就成全你！」

說罷，右掌揚起，才待對準靈堂供桌下劈去，那地方這時傳來低沉語聲道：「是我，高飛雨！」

「雨」字落聲，桌簾兒挑起，不是小喬的爹是誰？

小三子的爹目光掃處，已看清楚沒有錯，人不近前，却急速的壓低聲調，道：「快放下桌簾，別出來，難保外面無人。」

「我知道，」高飛雨如言放下桌簾，人仍藏身其下道：「小弟對仁兄說不出的感激，我來遲了一步，如今空言無益，小弟目下不便出面，小女就拜托仁兄多多費心了，此恩此德……」

「說遠了高大哥，趁這片刻時間，你先看上大媽遺容一面，然後聽小弟說個經過。」

「見過了，剛才就是爲輕啟棺蓋，才驚動了仁兄。」

「高大哥聽着，你能早到兩天是老天有眼，大媽早把那物件托交小弟，現在小三子身上，小弟一個人無法照應小三子和小喬，無奈用一個『暗渡陳倉』辦法，先一步送他兩個到一個地方藏身，那地方是……」他說着蹽向前，到了靈堂桌前，重新上香。

上香時，聲調壓到最低，說出小三子和小喬的藏身之處來，然後又道：「小弟料想外邊暗中必有監視之人，小弟引開他們，高大哥速去和小喬及小三子見面，保護他們是高大哥的責任，其他的事交給小弟。」

「仁兄恩重如山，小弟如命即行，隔鄰十數年眼拙不識高人，仁兄可願意告知眞正姓名，小弟……」

「高大哥太客套了，小弟龍隱！」

一聲龍隱，接着那靈堂桌幃突地揚開，高飛雨一頭攢出，三不管拉着龍隱的雙掌道：「龍兄可認識那『十字秀才』顧古冬？」

龍隱乍見高飛雨衝出，才待說他

幾句，聞言色變道：「那是小弟的師兄，高大哥……」

高飛雨悲嘆一聲道：「老天可眞會捉弄人，顧爺是小弟恩公，有幸途遇，顧爺不知受誰暗算臨危，托交一小包兒言明送到龍兄手上，爲此，小弟十八友方始反面，小弟數年奔波，獲知龍兄隱身遼東地帶，遂與賤內定居於此，四方探聽龍兄下落而不獲，詎料隔鄰而不識，空廢十載春秋，這……這……」

高飛雨激動得說不下去，龍隱也强忍悲淚勸解安慰道：「萬幸如今你我兄弟終於見面，高大哥請暫止激動，速去會合小喬及小三子，有甚麼話明夜咱在那隱蔽處詳談吧！」

高飛雨明知有人正千方百計追索自己，露面必遭慘禍！立即點頭說好，龍隱有心引開暗中埋伏的惡徒，示意高飛雨準備後，故意神神秘秘的掩飾身形，時左時右，最後方始騰身而起疾射直奔西城。

果然被他料中，前後四名夜行人，直追不捨，高飛雨趁此時機脫開監視，平安會合了小三子及小喬。

好個爲朋友兩肋插刀的龍隱，竟直投進了西城鎭「鐵寶山」之府中，像是熟悉至極，輕車熟路，自花園越牆而進，花廳走廊道上穿行如同己宅，人影消失於一座圓月門後。

追踪其後的四名夜行人物，會心互望，咸認爲小三子的爹必然早已暗通西城鐵，今夜可說是巧入個寶山，焉肯空手而歸，人影閃飛也進了鐵宅。

四更多了，日漸發福的西城鐵爺鐵寶山，早已摟着心愛的三奶奶遊過巫山而夢周公，突然府中警鈴暴響，別小看了鐵府，鈴响不過喘口氣的工夫，燈籠火把已經照亮了整個鐵府，緊跟着三數個黑影圍守四牆，百餘名武師立作寸土寸地的搜索！

追踪龍隱而闖入鐵府的四名夜行人，功力再好也無法遁形，一場圍攻下來，四人二死二傷，龍隱此時却已到達某處，並與高飛雨互談過往事，更經互商計策後，又欣然的悄悄地重新臥睡在高大媽的靈堂中。

拂曉，白福和曲大海侍候白瑞爺到了靈堂，曲大海捧着當地列爲稀罕貴重的「佛指香」，支支粗如成人指，長足三尺。

龍隱早把靈堂打掃得乾淨，迎接白爺進入，白爺揮手把曲大海和白福趕出靈堂門外，一招手和龍隱站到側窗前。

白爺推開窗戶看了看天空，似自語又像和龍隱談話般道：「今天怕要下雪了，會下大雪。」

龍隱應了兩聲是，道：「下了雪，天會暖和些，苦人好過點兒。」

「對！喔，說到好不好過日子，我想起來了，你還欠我五十兩銀子，對吧？」

「對對，白爺，年前小的實在沒有辦法還淸您。」

「您會錯意了，那五十兩銀子我送給你，不要了，並且還等你開口，開口說過數目，多到一萬兩之內，我不會說個不字，你該懂嗎？」

「白爺，我不懂。」

「唉！說起來當然怪我，你在我的礦場工作十多年，我竟沒能看出你是個武林奇人，過去的過去啦，沒有辦法追它回來，當然後悔也沒有用，現在我是誠意的和你商量，請拿我當個朋友看！」

「哎唷！白爺，您越說小的就越是不懂了，小的……」

「何苦呢？你看，從咱一見面，我沒有稱呼你甚麼吧？哈哈……當我再稱呼你小三子的爹時，你再和我裝糊塗如何？我說對了，咱們先把彼此的稱呼定了也好，你自己說，尊姓大名？」

事到如今，龍隱再也不能矯作甚麼，現在沒有這個必要啦，笑一笑道：「白爺，小三子是犬子的排行，那沒有錯，所以我是小三子的爹更沒有錯，我姓龍，龍隱。」

白瑞一聽，笑道：「龍兄夠朋友，其實前天晚上，已有人看到龍兄施展那曾經威震天下的『金龍鞭』了，小弟自然也早就知道龍兄正是『霹靂閃』龍隱龍大俠。」

龍隱冷冷地說道：「是嘍，昨天白爺可還仍然拿我當個礦工看待。」

「不錯，昨天小弟還沒有和高家的事發生關聯，龍兄，你說我那時有甚麼道理自惹是非？」

「現在白爺有道理惹這場是非了？」

「沒法子，小弟有難言的苦衷，龍兄，恕小弟打開天窗說亮話了，小弟願送龍兄黃金千兩，祇盼龍兄即刻與令郎遠離此城。」

「我是要走，不過現在是辦不到，並且也不會任人限定時刻，更不需要白爺你這千兩黃金！」

「唉！龍兄，是非皆因多開口，煩惱都是因爲强出頭，事不關己，龍兄，千金之外，昨夜二死二傷的事，小弟也忘了，然後以小弟的馬車，恭送龍兄父子！」

「白爺，就以你的話回敬你吧！事不關己，惹這是非逞强出頭，何必呢？」

「龍兄，小弟說過，另有苦衷，實不瞞龍兄說，條件本來是龍兄這條性命，小弟力爭才改爲龍兄父子離城，龍兄，小弟壞就壞在家業老小在此地，而龍兄又是仁義俠名久傳，所以小弟……」

「龍隱懂了，白爺，請說出是甚麼人敢這樣威脅白爺……」

「有甚麼用？」白瑞苦笑一聲道：「就算龍兄能全力保我一時，今後呢？日子長着啦，何況爲高家手中的物件

，已然引至十方惡鬼上門，不是小弟輕視龍兄，龍兄若在正午前不走的話，再想要走將是難了。」

「哦？如此說來，白爺一個勁的趕龍某遠走，還是有心維護了？」

「這也不是，少了龍兄少些問題，而小弟也只答應對方這一個條件。」

「白爺！」龍隱不想多談下去，道：「龍某承蒙白爺份外照拂，此情永感，只是龍某也曾在江湖上混過，這些江湖詭詐手段，姑不論威脅或誘惑白爺的這些人是誰，他們目的只有一個，高大媽所藏的物件，既然如此，龍某早已管了閒事，他們又怎會相信高大媽臨死未將物件交托於我，能任我一走了之嗎？所以說是膿包就要擠，甚麼辦法？至於白爺，請聽一句誠懇話，你是犯不上，犯不上和這些窮兇極惡的亡命之徒聯手辦事，除非你白爺有足夠的本領叫他們聽話，否則，怕將會惹火燒身，永無安寧日子過了！」

白瑞又斜眼掃了龍隱一眼道：「小喬的下落是在龍兄遠去的條件！」

龍隱笑了，道：「這才是，既知我就是『霹靂閃』龍隱，自然也知道我龍隱的爲人，不會獻出一個無辜的孩子。」

白瑞又道：「指出那物件的下落，是交換龍兄父子和小喬平安離開城的條件！」

龍隱哈哈的笑了，冷着臉，一字一字斷斷續續的說道：「物件和小喬及犬子在一起，誰有本領誰可去拿！」

「龍兄，他們知道龍兄並沒有離開城區十里以外，更知道龍兄並無接應，龍兄不要忘記。」

「哼，多謝白爺提醒，龍某剛才說過，誰有本領誰可以去拿，十里城區並不遠，大家可以利用千百礦工，寸土寸地去搜，白爺，龍某言盡於此，恕不再爲此事囉嗦了。」

他不管白瑞是不是難堪，話說完就轉向靈前，整理着供桌上散落的香灰。

白瑞關好窗戶，背對龍隱，臉上掠過一絲猙獰笑容，接着沉聲道：「大海進來！」

曲大海和白福緩步而進，白瑞緩步踱到靈前五尺地方，寒着臉冷冷的說道：「咱們上香，然後立刻回去。」

「是！」曲大海應着聲，抽出三支「拂指香」，移步靈台明燭前，就燭火點燃佛指香。

白瑞人沒動，目光掃向立於供桌左側的龍隱道：「龍兄，請再三思，別認爲我白瑞囉嗦，英雄相惜，着實敬你是條漢子，事又急如燃眉，若小弟奠香敬罷，已時不我與了！」

龍隱以沉默無言和肅穆的神色，當作答覆。

白瑞笑了一笑，又嘆息一聲。

曲大海已將三支佛指香燃點，立處旁側就是龍隱，佛指香火吐三寸，曲大海接近龍隱身旁，手腕抖滅香上火燄，頓時濃烟捲升，他一面作着敬香前這種必要的動作，一面悄聲道：「龍爺，家主人是好意，龍爺辜負了！」

濃烟極香，味如佛檀，龍隱正當下風，不覺嗅入鼻中甚多，烟嗆雙目，微用右手衣袖輕拂道：「總管，白爺等着敬香，請吧！」

曲大海搖搖頭嘆口氣，邊向白瑞邊走着道：「說來値得人敬，是條仁義漢子，只是可惜呀……」

龍隱這時突覺頭腦昏沉，晃晃頭，認爲是昨夜沒有好睡，更可能受了些風寒，但轉眼已不對勁，雙目竟也迷矇不淸，隱約看到白瑞主僕三人臉上得意而猙獰的笑容，駭凜落入他人暗算中，怒指白瑞大喝道：「姓白的，這香……」話沒有說完，人已萎仆地上！

醒來，全身透骨冰寒，睜開雙目，一身上下皆濕透，如落蕩鷄，除頭部可以左右移動外，四肢如被釘封般，微移動分毫也辦不到！

再注目，原來被綁在一對厚木門板上，耳中聽到馬蹄聲，身覺搖晃不已，面正朝天。自是仰臥車上，但却看不到任何人影，更不知道把自己送到甚麼地方。

他心中好恨，恨自己這般糊塗，明知面對的是吃人不吐骨的蛇蝎，竟然還在虛與委蛇，終於落入牢籠之中！

車停了，門板被人抬下車來，豎起來了，他心頭大凉，是恰巧呢？還是這些奸惡的狗種已獲得消息，要不怎地偏偏把他送到南山小斜坡高大媽未來的墳前！

正對面的山洞，就藏着小三子、小喬，和高飛雨，看樣子自己勢難活命，死是不足惜，只恨本身奇冤尚未伸雪，再者萬一小三子、小喬或者是高飛雨有一不忍，冒然走出，那可就等於萬斤鋼球裏個恨，寃沉海底，連個苦主都沒有了！

想着，黑影裡有人開口了，道：「姓龍的，這地方你該認識，深更半夜，大概是不會驚動別人，我問你，你是想死還是要活下去？」

「你們把龍老子半夜裡拖到此地，能叫我活嗎？」

「很聰明，不過姓龍的，死也有不同的死法，老子們問甚麼，你實答甚麼。老子們說一不二，準給你個痛快，要不，嘿嘿，怕要你悲號終夜了！」

「龍老子既然中了白瑞這小子的暗算，就沒有打算能好死，不過……」他故意中斷話鋒閉口不言。

「講！不過甚麼？」

「首先龍老子要作個明白鬼。」

「怎麼，你今夜爲甚麼身受這些，自己還不明白？」

「龍老子要明白的是，你們有多少人？」

「不多，今夜在場的一共五位！」

「你是誰？」

「哈哈……莫非你想作鬼找老子們索債討命！」

這句說話笑了黑影中的另外四個人，龍隱沉聲道：「不怕的就報出名來！」

「老夫『半天雲』馬如飛！」

「另外的人是誰？」

「小弟白瑞。」

「老子楊威。」

「小兄弟大姊姊我是『俏天狐』公孫鳳。」

「哼！」龍隱一聲怒哼道：「難怪，那『佛指香』中夾有妳這淫娃的獨門『夢迷散』了！」

「喲，我說小兄弟，這怨誰來？現在你才想起來不是太晚了嗎？」

「龍兄，」白瑞接上話道：「小弟曾經一再懇求過了，是龍兄太過固執，如今，唉！可惜一條好漢子，不過龍兄萬安，對小三子的未來，小弟願負全責！」

「呸！」龍隱厲聲道：「就憑你這四個鼠輩，再投八次胎也沒有這個胆，敢暗算龍老子……」

楊威怒叱道：「媽的，老子偏偏不信邪，下了手，怎麼樣，你還不是跌翻了嗎？」

「不錯，但是你們在暗下手前，必經商量考慮，萬一這點鬼吹燈的把戲，沒有成功，萬一叫龍老子識破了，那怎麼辦？豈不是死路一條……所以……」話鋒一頓，突然大喝道：「你們一定要仗恃着點甚麼，才敢放心大胆的下手，龍老子人雖被擒，四肢雖被綁，可還能思考一切，報名，最後的小子，我猜你必然是個來頭不小功力罕絕的人物，報名！」

一陣陰森森的怪笑，傳入龍隱耳中，這人道：「龍老弟仍如當年那樣厲害，老哥哥我着實的佩服，咱們是熟朋友，認出來了吧？」

當然，龍隱認出來了，只看他目噴怒火，掙扎欲起咬牙切齒的恨極樣兒，就足以斷定他和此人是熟朋友。

「別激動龍老弟！」這人嘲笑的說道：「這要怪你自己，你逼得老哥哥沒有路走了，你逼得老哥哥裝死失踪十幾年了，老哥哥我躲到這冰天雪地的窮僻小鎭，你竟也追索而到，我再不下手，死的恐怕就是我了，何況現在又有那件好東西，所以龍老弟，我下手了，嘿……」

「當年夜入三弟妹閨房，先姦後殺更嫁禍於我的，是不是你？說！快說！」

「你還記得那檔子事，又怎能怪我今夜主謀對你下手呢？老二，咱們一個頭磕在關帝面前，說謊屈心，那檔子事是我幹的，三弟……」

「滾你媽的八丈遠，龍老子沒有你這老狗雜種大哥，龍老子苦了十幾年，就爲追查明白這件事，雖說三弟早已看破出了家，我已死難，今朝總算明白了誰是那個惡狗淫賊，老狗，龍老子先走一步，化爲厲鬼……」

「不好，這小子要咬舌自殺……」

這老賊看出不對，「殺」還沒有說出口來，龍隱業已咬破口中舌，全身挺直，血噴數尺，死於當場。

老賊不能如願逼出要問的話來，又悔又恨，一跺脚向身側的白瑞道：「斬碎了他，不能叫人認出他面目，就地埋，然後要逐家搜，不信兩個毛孩子會逃到天上去，快，快！」

亂刃暴下，血肉橫飛，天可憐一位仁義漢子，死遭分屍。

車聲響，馬蹄動，人去遠，南山又成了一片靜悄悄，只是在小斜坡側，多了座胡亂埋葬的無主新墳。

新墳正對面，遠隔八丈左右，是南山千丈高峯的壁脚，枯籐蔓草、「鬼杉」遍生，所以遮掩住了大大小小不少自然而有的山洞，內中之一，有一窟洞口孩童尙須弓腰攢進，裡面黑濕陰暗而淺，連隻山狗也藏不住。

今夜，就在這座連山狗也藏不住的淺洞中，現露一個並不整齊的門戶，門戶外窟洞口裡，倒臥着兩個人，一是小喬，另一個是小喬的父親高飛雨！

另外還有一人，正在不停揉撫着昏臥不知人事的高家父女，他就是死後遭分屍的龍隱獨子小三子。

剎那間，小斜坡上的一幕，山窟洞中的高飛雨父女和小三子全看了個明白，嚇昏了小喬，悲怒憤恨急昏了高飛雨，只有九歲大又矮又瘦的小三子，沒有被嚇倒沒有痛昏，但是眼淚如泉的傾洒，嘴唇咬出血來，一對黑白分明的大眼睛，變作火炭般紅，全身抖個不停，直到車去人走寂然無聲，才出手相救高飛雨父女兩個。

小三子一面救人，一面喃喃如泣如訴如禱般說着：「爹，爹，我的心好痛，好痛，爹，我沒有出聲，也沒有出去，我記住了他們，五個人，白瑞、楊威、馬如飛、公孫鳳和那個最該殺千刀萬剮的老狗賊，爹，你看着，看着！看着他們會怎麼死，五顆心，最少五顆心，我會把他摘下來，到那一天，爹，小三子才掩埋你，到那一天，小三子才……才哭出聲來！」

龍隱並不是個沒有思考的武林高手，反之是個遇事沉着計劃週詳的人，譬如他借牛車，購買棺材，南山看地，眞正目的是平安將小喬小三子送到山窟洞裡，不錯，最後還是着了別人的道兒，慘遭死後分屍，但那太意外，不是沒有警惕，只是絕沒有想到白瑞和「俏天狐」公孫鳳拉上關係！

小三子他們藏身的山洞，正是近四年來，小三子經常來此坐練神功的地方，暗套石室，全是龍隱經兩年時間獨力完成的，除父子二人外，別無人知道，那石室中更藏有足够父子三個月食用水、糧，應用物品俱全，若

非碰上「夢迷散」這場意外，龍隱是打算葬埋高大媽之後，和小喬父女小三子同隱居石室靜待良機脫身的。

小三子推拿過高家父女，並且給他父女服下石室中藏有的丹葯，抱扶小喬父女於室中，安置妥當，他仔細檢點過，絕無其他問題時，素箋留書於石室的古瓷缸中，洒以藥物，蠟泥封口，拜叩九九，整整衣衫，悄沒聲息的將石室推開後反關好，攢出山窟洞口，頭也不回的去了。他腰中緊纏着亡父至寶「金龍鞭」，鞭木已隨死者埋葬，殺人的誰也不想人知道，所以便宜了小三子，也是上蒼安排，使小三子日夜可以睹鞭思人，不忘大仇。

＊　＊　＊

浩瀚大湖，自然也是王土，在這太湖浮泛廣大的地域內，眞正的主人，是那素有「慈心閻羅」之稱的「太湖王」王道生。

您千萬別以爲「太湖王」是強盜水寇頭兒，那可謬差十萬八千里，太湖王是正正經經的生意人，經營漁幫船務，財勢富甲一方，爲人外剛而鐵面無情，但內心却仁慈無比，他的老伙伴們都是知道的，所以仍能上下一心，使財貨滾滾如太湖之水進來。

經營漁幫船，少不了要和武林江湖及官場中人打交道，這個太湖王可以不費心，對付江湖武林朋友，有他最相信的兩個女婿，老大少林俗家子弟，在當地出了名的第一好漢，「拜佛掌」左君平。二女婿「青衫逸客」古懷今，更是武林三英之首，您想，誰會不給面子，只要不是殺父仇奪妻恨，您放心，左、古兩位，祇去一位，大事足能化小，小事自然化無，大家吃喝一頓，握握手哈哈大笑千了百了！

應付官場，那是另外的一套，吹、捧、唬，還要外帶着能「捨」會「捨」，並且要「捨」得恰到好處，不着痕跡。

所謂「捨」，捨得用銀子，也是上下打通關節必不可缺的一個絕招。

太湖王的漁幫，即以「太湖」二字命名，船行叫「順風船行」，不過在斗大金字牌匾順風和船行之間，有四個較爲小些的金字，是「太湖萬里」，所以普通稱呼王道生叫做「順風萬里」。

不管「太湖漁幫」抑或「順風太湖萬里船行」，應付地面官家，都由一位看上去十分文靜的五旬老者負責，此馬來頭大，他就是王道生喻爲今日諸葛的軍師，人稱「天才軍師」。

「天才軍師」姓甚麼，沒有人知道，王道生知他姓沈，不過這可瞞不了王道生這位老江湖，早已預感這個「沈」字是假姓。不過，王道生不想也不願問，只要辦事俐落，大大小小都能「小葱拌豆腐」一青二白，你愛姓甚麼就姓甚麼，江湖行道避忌問得太多。

王道生和天才沈軍師，並非素識知交，是經一位好友引介的，王道生這位好友說沈先生久居山海關外，祇因目下「女眞族」出了個「努爾哈赤」，幾年工夫打烏拉、輝發、哈達、葉赫諸族，並「挖空」消平，除遼河以西部份土地尙未歸屬外，整個遼東，盡成他的版圖，沈軍師讀聖賢書，知道亡國殖民之痛，抛妻子棄家財隻身返回中原，又見朝中權奸官宦當政，遂渡江南來，又說沈先生學富五車，智比諸葛，若是王道生肯禮賢下士，聘爲主計大業，敢說不數年漁、船兩行必獨霸天下，甚或志士豪傑相率來投，英雄創時勢，未來就趁天下之亂而興。

別的話，王道生並沒放在心裡去，最後那一句「趁天下之亂而興，」深深打動了王道生。雖說太湖相距京華甚遠，但船、漁幫口消息靈通，朝廷坐視一心效忠政府的「尼堪外蘭」，爲「努爾哈赤」追殺而逃抵「撫順」，不但不准尼堪外蘭進城，最後更準許努爾哈赤派部隊入邊墻，在直屬的領土上，目睹尼堪外蘭遭受慘殺，有識之士已知不久爲中國大患者乃努爾哈赤也。

亂世出英雄，小小的太湖，並未滿足王道生的心胸，所以立即聘請沈軍師，付以整頓船、漁兩行的大任，和應酬官家的各種事宜。

沈軍師果然有兩套高明的辦法，不到三個月，不僅當地官府他能一言九鼎，進而成爲官家的智囊軍師，幾乎是一條索牽着一省大小官員的繩索，王道生看在眼中，自然是欣慰非常。

沈軍師孤家寡人，所以極好「寡人之慾」，甚至有時不擇手段。

沈軍師常常一個人外出，先時王道生還派有船、漁行中高手隨行，但沈軍師謝拒了，他說他是個文弱書生，行事仰無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沒有甚麼好怕的，最後王道生用個特殊辦法，試過沈軍師一次後，含笑答應任由沈軍師獨自往返，到今天更成了習慣。

今天，有人陪伴沈軍師，這人一大早就到船行請見軍師，接見之後，不知談了些甚麼，沈軍師就和這人匆匆外出，這次怪哉，入夜未歸，別人不急，可急壞了王道生，因爲就在沈軍師外出後不久，船行七艘大船被江防方面所扣，船上查獲了不少私貨外，還有五十名被拐失踪的少女，據說這次有人告密，十數失踪少女之父兄出面苦訴，於是不得不查，誰知一查之下眞相大白，官家不得不兵圍船行，從頭至尾來了次向未幹過的大搜查！

毛病經此全部出籠，非祇拐賣人口，走私逃稅，更有數以千計的刀槍甲服，王道生傻了，如熱鍋上的螞蟻，等待沈軍師大駕，以便打通關節，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誰料直等到半夜也沒見沈軍師之踪跡。（未完・一）

上文提要：萬千歲被駱致遠傷瞎雙眼，心中不忿，擒回其子駱河，隱居山谷竹舍，要授予武功代傳衣缽。駱河見父親看輕自己，用己換回十弟，如今自己身落敵手，萬千歲願授武功，不如接受，待學成武藝，以改變父親對己之評價，因此答應留下長伴左右。萬千歲放走其隨僕梁小石返家伺母，但要他保守此處之一切秘密，不料梁小石去後數日而復返，並帶了楚天翔等人上山來……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武林謎圖

爲奪武林謎圖　羣豪各施其技

顧塔已知其意，截口道：「少主人不必多說，有你在的地方便有我，老梁，你快找個地方躲一躲，假如咱們能脫險便回來找你，否則你自己逃生去吧！」

楚天翔知沒法甩掉他，微笑走前，揚聲道：「萬老前輩，朱姑娘是在下之朋友，請你手下留情。」

「哼，你剛才不是就你們只有三個人麼？」

「因爲在下以爲她已離開……剛才跟她吵了一架……咳咳……」

萬千歲問道：「她是你之紅顏知己麼？」

「這個……」這點楚天翔可不敢胡亂答是：「倒不是……但却是好朋友！」

「她躲在暗處偷窺已是不該，還出言侮辱老夫，更加該殺！」稍頓萬千歲又道：「除非她跟你一樣，也能勝得老夫一招半式！」

適才楚天翔勝得實在僥倖，所謂吃一塹長一智，萬千歲可不會再上第二次當了！朱乙乙就算一出娘胎就開始練武，也不可能勝得過萬千歲！楚天翔對朱乙乙並無特殊好感，但却也不想她死在此處，是故聞言忙道：「前輩武功遠在其上，這不是要迫她進死路嗎？」

萬千歲冷笑道：「難道你之武功便在其之上？這便得看她有沒有本領了！」

朱乙乙道：「你不必替我求情！」她剛出道，雄心勃勃，仍存僥倖之心，心想楚天翔勝得了對方，難道自己便不行？

可是過了四五十招之後，形勢便已岌岌可危，這才知道厲害，也微覺後悔，顧塔亦覺得這小姑娘就此香銷玉殞太過可惜，低聲問道：「少主人，咱們要不要下去助她一臂之力？」

楚天翔正籌思無計，忽見顧塔無意中踢下了一塊石頭，發出「卜」一聲響，他靈光一閃，計上心頭，立即蹲在地上，拾起一塊石頭，用力敲打在另一塊石頭上，一下又一下，不斷地響起「卜卜」的響聲，擾亂萬千歲之聽覺，結果他每一招都需想一想方出手，攻勢便沒有那麼連綿不絕，使人透不過氣來！

朱乙乙輕輕吸了一口氣，心中暗道：「想不到楚天翔這小子居然這般聰明，師父果然沒有騙我！」那顧塔見狀，也依樣畫葫蘆，找了塊石頭用力敲打起來。

「卜卜」之聲此起彼落，大大影響萬千歲的聽覺，他不由怒道：「楚天翔，老夫已放了你一馬，你還跟老夫作對，不怕老夫食言，回頭殺你麼？」

這句話又提醒了楚天翔，乃道：「萬老前輩不會食言，老前輩，晚輩再問你一句話，您會否重信諾，若你仍重信諾者，晚輩立即離開。」

「放屁，老夫最後再說一次，老夫

向來是言出必行；就算是少林武當那些禿驢牛鼻子，也不敢抹殺老夫之優點！」

「好，如今晚輩要求您第一個要求，請您放過朱乙乙！請您實現諾言。」

萬千歲呆了一呆，怒哼一聲：「楚天翔，老夫對你眞是又疼又恨！」霍地抽身後退，搖頭道：「如今只剩下兩個要求。」

「多謝萬老前輩！不管外人對你看法如何，但晚輩始終敬佩你，晚輩再問你一句話，武林謎圖是在你身上，抑或在駱致遠身上？」

萬千歲問道：「這是第二個要求？」

楚天翔才不會上他的當，道：「晚輩只想替前輩澄清一下，說不說在乎你。」

萬千歲沉吟道：「不在老夫身上……以前是在駱致遠手中，如今落在何家就不知道了。」

駱河道：「小弟却從未聞家父提及此事。」

萬千歲冷哼一聲：「令尊爲人不足道，他就算得了好處也未必會分給家人，何況他又不疼你。」稍頓再揚頭道：「楚天翔，你沒有其他事，老夫便要走了！也希望你重信諾。」

「前輩放心，晚輩等絕不洩漏半句！」

「男子漢大丈夫的話，老夫可以相信，但這小姑娘可就……」

「女子便多不肖麼，姑奶奶才懶得管別人的事。」朱乙乙道：「您是否要晚輩發誓。」

萬千歲對女人似乎有偏見，聞言冷笑一聲：「不必了，女人發誓跟放屁一樣，楚天翔，這小姑娘之行爲，老夫要你負責，不管你們四個人誰洩漏半句，老夫都找你算帳！走！」他拉着駱河由懸崖處輕躍下去。

朱乙乙脫口道：「奇怪，他如何能躍下去？」

楚天翔笑道：「想不到姑娘的好奇心比在下還重？」

朱乙乙道：「你別以爲今日救過姑奶奶，姑奶奶便要聽你教訓。」

「不敢，在下只求你不要太爲難我。」

「連你也怕姑奶奶會洩漏他的行蹤？哼，我至今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算在下失言，姑娘準備去何處？」

朱乙乙忖道：「我剛要下山，甚麼地方也未去過，瞧他爲人還算磊落，若能先與他同行，倒是一件好事。」但她既好勝又害羞，要她出言相求，萬萬不可，沉吟了一陣，方道：「姑奶奶剛要下山闖蕩江湖，沒有個去處，聞你好打不平，跑過許多地方，可有甚麼好建議？」

楚天翔聳聳肩，道：「姑娘若爲了長見識，到處可去，若爲抱打不平，則要視你之運氣，在下可沒有甚麼好建議。」

顧塔忙道：「姑娘何不跟咱們同道，先離開了巫山再定行止？」

「也好，但就怕楚天翔看不起女子。」

楚天翔笑道：「姑娘太不了解在下了，反正在下若有絲毫不敬，你大可立即離開。」當下就此說定，三人找到了梁小石一起上道。

梁小石忙道：「走回頭路會碰到那些人。」

朱乙乙急問：「會碰到那些人？」梁小石把情況說了。朱乙乙問道：「那些人武功十分厲害麼？比之那姓萬的如何？」

梁小石道：「若單打獨鬥，無人能及萬老魔，但武林中爭勝可不全憑武功，他們有的人多勢衆，有的擅使毒，有的擅施暗器，不一而定。」

朱乙乙微感慚愧，暗道：「看來行走江湖實是一門學問，我居然連個五流角色也不如。」乃暗下決心，多聽多看少問。

楚天翔道：「咱們若走另一條路，去何處取船，嗯，還是走回頭路吧！」

顧塔道：「少主人須有準備，他們很可能不會放過咱們！」

* * *

一位女徒跑了過來，低聲在白髮娘子耳邊道：「師父，樹林後發現另一股人，似是三山幫的。」

白髮娘子道：「小心應付，三山幫擅使暗器。」

那邊之上官百拜道：「白髮妖婦，稍候風向改變，你便無所施其技，不如乖乖出來，各憑武功決一死鬥吧！」

對方人多，白髮娘子才不上當，冷冷地道：「你有本事大可以上來，何需等候？」

巨蛟幫之內三堂總堂主董存禮有點計謀，故意揚聲道：「幫主何必急，只要咱們困住她們，最後必迫她們出來！兄弟們，準備生火造飯。」

白髮娘子女徒韋茵道：「師父，待徒兒代你下令，派人去他們飯裡下毒。」

上官百拜忖道：「老夫便不信你們下毒之技這般神，能逃得過數百隻眼睛？」當下打了個哈哈：「好極了，老夫正想開開眼界。」

白髮娘子冷笑道：「姑奶奶自然會滿足你。」

俄頃，又有人來報告：「教主，三山幫的人全部守在林外，既不進也不退，似乎也想困死咱們般，請教主定奪。」

俗語謂，人是鐵飯是鋼，果眞對方帶足糧食，採取包圍，己方再冷靜沉着，也非被餓死不可，白髮娘子暗暗吃驚，沉吟了一陣，方退回樹林中，把心腹招來。

「那些臭漢子準備困死咱們，你們有何高見？」

青壇壇主藍蕙道：「教主，以屬下之見，趁天黑之時，咱們衝出去，再找機會反擊，強過活活困在此處。」

韋茵道：「但三山幫的人擅使暗器，暗中突圍，容易中暗器。」

白壇壇主白如霜道：「如今便衝出去吧！」

白髮娘子素來佩服其智，忙問：「白壇主必有高見，且說出來讓大家研究研究。」

「此刻衝出去乃攻其不備，因爲他們必然認定咱們會摸黑突圍，二來正在造飯，未能全神貫注。」白如霜說：「要突圍很簡單，應向林後之三山幫方向衝出去，前面之巨蛟幫聽見喊殺聲，一定會入林作前後夾擊，咱們埋伏一部份人在暗處，悄悄給他們點厲害。」

韋茵道：「妙計，但最好是等他們在吃飯時才出擊。」

白如霜道：「本壇贊成。」

白髮娘子想了一下，覺得她們說得很有道理，當下就此決定，又分配了人手，專等對方吃飯才動手。俄頃，一陣陣飯香透林而入，引得五毒教諸人腹如雷鳴。

白髮娘子忙道：「且忍一忍，待會兒殺了那些漢子還怕吃不上好飯？準備！」

一聲令下，由白如霜、紅壇主洪清香、黑壇主墨麗所率領之女弟子便衝出林外。

三山幫監視幫徒立即示警：「娘兒們衝出來了，大家小心！」吃飯中之幫徒立即拋下手中之碗筷，抽出兵器趕前，當值的則不斷拋射飛鏢飛刀等暗器！

五毒教能夠令江湖人物頭痛，當然不是單憑下毒，武功亦訓練有素，那些暗器只能稍阻其去勢，佔不了便宜，雙方短兵相接之後，喊殺之聲震天價响，驚動了守在樹林前面之巨蛟幫上下。

上官百拜道：「一定是臭婆娘怕了咱們由後林突圍，被周泰山他們截住。」

一個手下問道：「幫主，咱們繞林去助他們？」

上官百拜望了董存禮一眼，道：「不必，咱們直接入林，自她們背後攻擊，前後合擊，不怕她們能飛上天去。」

董存禮道：「屬下只擔心她們在林內埋伏，入樹林對咱們很不利。」

「哼，她們又不是神仙，不外靠些毒物傷人罷了，進了林，便不信她們還能施展甚麼風送土送絕技！」

董存禮想了一想，也覺五毒教除了毒物之外，其餘皆不足懼，是以改口道：「咱們悄悄進林，但必須小心，一見她們施毒，便須閉住呼吸。」

當下分成幾隊，分頭進林，步步爲營。白髮娘子率青壇及黃壇的弟子，匿在樹上，將他們之行逕看得一清二楚，待他們已進入腹地，方聞藍蕙倏地取出一枝小竹管猛吹起來。

那小竹管發出來的聲音，既尖又怪異，教人聽後毛管悚立。聲音未落，地上已竄出數百條大小不一，種類繁雜之蛇出來。

董存禮急呼道：「小心地上之蛇！」他槍杆在地上一頓，人已借力躍起三丈，凌空飄飛數丈！說時遲，那時快！樹上飛下一大堆黃褐的蝎子來，向半空中之董存禮飛去。

好個董存禮，不愧是巨蛟幫內三堂總堂主，但見他槍尾在一棵大樹上輕輕一戳，身子硬生生移開五尺，那些蝎子全落在地上！

「好武功，再吃姑奶奶一劍。」藍蕙自樹上抱劍躍下，直指董存禮後背。但已遲了半步，董存禮雙脚落地，回身一勢將其劍擋開。

藍蕙的劍十分奇特，是一柄蛇形劍，劍身彎彎曲曲，有如一條蛇兒，蛇頭又尖又利，刺、戳、削、抹諸訣一展開，攻勢如波浪般。董存禮亦非省油燈，長槍一洒開，藍蕙之攻勢全被擋開。

那邊廂之上官百拜遇到的則是白髮娘子，上官百拜中伏又怒又悔，見到白髮娘子眞恨不得啖其肉，怒喝道：「臭婆娘，你終於現身了，老夫非殺你不可。」

白髮娘子並不動怒，笑嘻嘻地道：「姑奶奶一直都出現在你面前，只是你看不見而已，再說你想殺姑奶奶，大概是氣昏了頭吧？你憑甚麼殺我？倒是我隨時可取你之老命！」

上官百拜勃然大怒，陰森森地道：「少賣唇槍，看最後躺在地上的到底是誰。」他自知沒法在口頭上佔便宜，便悶聲苦鬥。

白髮娘子劍法及輕功都不俗，但若論到內力之深厚、招式之老練，便不如上官百拜了，上官百拜鬥了五六十招後，信心大增，放心進攻，逐漸取得上風。

上官百拜雖然佔了便宜，但他手底下的人，可就吃足了苦頭，既要嚴防脚底下之毒蛇蝎子，還得對付黃壇的女幫徒，分神之下，死傷頗衆，就連董存禮亦佔不了多少好處！

藍蕙一落在下風，便吹口哨，指揮地上之毒蛇施襲，迫得董存禮得不斷轉換位置。

再過了一陣，董存禮見下面的人死傷越來越多，忍不住道：「幫主，風緊扯活。」

上官百拜比他更加心急，只是冲着白髮娘子的面不好意思下命令，環視一下環境，天全黑之後，情況將更糟，只好道：「兒郎們撤退。」

白髮娘子冷笑道：「那有說來便來，說去便去之理！今日好歹也得教你們知道厲害！」

上官百拜怒道：「臭婆娘，須知狗急尚會跳墻！眞迫急了老夫，大不了

同歸於盡！」

「同歸於盡？哈哈，你一個人姑奶奶相信可以逃出去，其他人可都得丢下生命！」白髮娘子道：「除非你肯服輸。哼，女人可不是好欺侮的！」

「要老夫服輸？放你娘的屁，你有本事的便殺了老夫吧！」

白髮娘子尖嘯一聲，地上竄起兩條毒蛇，向上官百拜左右腰腹噬去！好個上官百拜身子一閃，堪堪避過兩蛇！白髮娘子步步緊迫：「你服不服輸？不服輸姑奶奶便要你老命！」

上官百拜咬牙苦鬥，白髮娘子多了兩條毒蛇之助，反敗爲勝，迫得上官百拜狼狽不堪。

林內慘叫聲此起彼落，全是男音，不問亦知吃虧的是巨蛟幫，上官百拜眞是又急又怒又怕又恨，諸情一一湧上心間，眞恨不得把白髮娘子一口吞下肚去！

「上官老幫主，你若是爲巨蛟幫好的，便早該認輸了，死要自己之面子，對巨蛟幫有何好處？看來你並不是一位好幫主！」

「操你奶奶的熊，本座好不好輪不到你來評論！」

話剛罵畢，即聞手下有人道：「幫主，咱們……咱們要走了！」

上官百拜氣得鬍子都豎了起來，怒道：「走吧走吧，有本事的都給老夫跑！」

黃若蘭冷笑道：「跑得了，咱們今後還能混麼！姐妹們手緊一點，不投降的便得死！」

緊接着，慘叫聲更是頻密，上官百拜沒可奈何地喝道：「住手！」

白髮娘子才不肯住手，笑嘻嘻地道：「老幫主有話便先說吧！」她纏得更緊，非迫對方服輸不可！

上官百拜發掌逼落毒蛇，身子提氣躍起樹上，不料喉頭一甜，張口噴出一口血來，又自樹上栽了下來，兩條毒蛇立即竄過去。

上官百拜大驚失色，不料白髮娘子却喝住毒蛇，正容道：「上官幫主，本教無意與你爲敵，只是你看不起咱們女人，迫人太甚，咱們只好教你知道一個道理，女人並不是好欺侮的！」

董存禮也棄了藍蕙，跑過來扶住上官百拜，藍蕙站在旁邊監視。

白髮娘子續道：「上官幫主，咱們也不爲已甚，只要貴幫以後不再視本教爲眼中釘，敝教也可既往不究，如今請你們撤退吧！」

上官百拜又感激又慚愧又氣怒，但他身爲一幫之主，在此情況下不得已丢下幾句門面話，「老夫承情之至，以前是有所誤會……既然貴教能做到既往不究，老夫自也可以辦到，今後仍是朋友，後會有期！」

董存禮拱手道：「教主大量，敝幫承情之至，幾時路過敝幫，請到幫中一叙，敝幫上下無不歡迎！」

氣氛緩和之後，白髮娘子又道：「諸位且稍候，黃壇主，送他們幾包毒蛇解藥，若須立即施救者，着姐妹們立即動手！」

五毒教的女弟子雖然不服，但對白髮娘子視若神明，此刻也只好遵命，扶他們出樹林救治，上官百拜感觸萬端，忍不住又吐了一口血。

白髮娘子問道：「幫主可有治療內傷聖藥？」

上官百拜忙道：「多謝了，一點小傷，老骨頭還挺得住！」

白髮娘子招來黃若蘭，低聲交代她幾句，黃若蘭帶了兩個女弟子便穿林向林後走去。三山幫埋伏在暗處，五毒教人雖然又施毒又發射暗器，但始終佔不到大便宜，雙方呈膠着狀態。

黃若蘭一至，乃高聲呼道：「巨蛟幫已與咱們化敵爲友，三山幫再不知好歹，回頭咱們大軍包抄過去，教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大概三山幫派人到前面探聽消息，見到五毒教女徒爲巨蛟幫的人在敷藥，便回來報告了，是以一聲下令，霎時間，跑得乾乾淨淨，五毒教女弟子們齊發出歡呼聲。

* * *

楚天翔、顧塔、朱乙乙和梁小石四人急急往來路走去，天色已黑，楚天翔仍無停下來之意，朱乙乙有點不願意，但適才楚天翔剛救過她，不好意思反對，只好默默跟在他們後面。

忽聞楚天翔道：「前面有人，快匿起來！」他邊說邊橫奔，匿在一塊大石頭後面，顧塔和梁小石遵令也匿藏起來。

朱乙乙不悅地道：「是來了甚麼强敵，要嚇成這個樣子！」

顧塔急道：「朱姑娘快過來！」朱乙乙極不願意地跑過去，正想蹲下去，又見楚天翔不斷後退，衆人乃跟着他退至斜坡下，匿在一個凹處，顧塔低聲問道：「少主人，來的是甚麼人？」

「好像是長龍幫的人，且看他們來作甚！」

顧塔訝然道：「怎地他們船在後面，爲何反而先至？」

楚天翔輕哼一聲：「駱致遠老謀深算，他們必是悄悄走捷徑，是以更應該暗中觀察一下。殊！噤聲！」

俄頃，只見一行二三十條漢子，快步而來，那些漢子來至附近，突然停了下來，只聽駱峯道：「適才明明看見有人，怎地突然不見了？大家分頭找一找！」山坡下之楚天翔等人立即緊張起來。

駱溪道：「二哥太過緊張了，咱們便無一人發現有人，且咱們不去理他，人家也不會冒犯咱們！」

駱峯道：「所謂小心駛得萬年船，尤其是如今，咱們已成爲各路英雄之眼中釘，更不能大意！」長龍幫幫徒聽後，便三三兩兩，分成幾批，在附近

搜索。幸好這些漢子也都認爲駱峯眼花看錯，是以隨隨便便查了一下，便回去交差。

駱溪又道：「二哥，咱們先吃點乾糧吧，否則找到萬千歲那廝，也無氣力與他大戰！」駱嶽便下令就地休息，吃乾糧。

駱溪又道：「大哥，咱們是次出動了這許多人，若連七哥也救不回來，傳將出去，長龍幫也休想再在長江混了！」

駱嶽沉聲道：「老二，你帶一隊人隨後而行，愚兄引出萬千歲後，你便準備救七弟！」

朱乙乙心中暗道：「黑暗之中，楚天翔居然能一眼便認出他們是長龍幫的人，也眞難爲了他！」當下又聞長龍幫在分配人手，朱乙乙對萬千歲毫無好感，不由忖道：「不知他們是否知道萬魔頭之巢穴？」

駱峯道：「只怕那魔頭早已離開，七弟要一輩子受苦！」

駱嶽接道：「大家聽着，不管如何，咱們找遍巫山也得把魔頭挖出來，今次行動志在救人，不在乎殺魔頭！一切行動均需以救人爲目的！」

「救不出七哥，小弟今生將無快樂可言，希望弟兄們賣點力氣！」駱溪忽然問道：「大哥，那楚天翔到底是甚麼人？他武功如何？是七哥的好友？」

他一口氣問了三個問題，駱嶽一一替他解答：「楚天翔之底細，咱們還不太清楚，但其武功在年輕一輩中，却是表表者，他大概跟七弟有幾面之緣吧，談不上交情，不過此人是出名的好管閑事之徒！」

朱乙乙很想藉此了解一下楚天翔，可惜令她失望，她轉頭望去，發覺黑暗中有對灼灼生光之眼睛也正望着自己，她素來天不怕地不怕，今次不知爲何，竟不敢面對，忙將目光挪開，一顆芳心怦怦亂跳。

駱溪畢竟年輕，問道：「大哥，你說這許多，小弟還未弄明白，楚天翔到底是咱們的朋友還是敵人？」

駱嶽嘆了一口氣，道：「若論人品，他實是一位可交之人，但江湖上朋友敵人，可沒有定性！他人好，但若老要跟咱們作對，你還會視他爲友麼？」

駱溪一怔，結結巴巴地道：「大哥你怎會說這種話，聽你這樣說，倒像咱們不是好人般！」

駱家兄弟幾位年紀較大的都暗暗搖頭，朱乙乙却覺得他問得有理，那駱峯亦嘆了一口氣，續道：「好人壞人，各人看法不同，拿甚麼作準則？咱們只顧自己就行了，管人家如何看待咱們！」

駱溪道：「二哥，你不如說清楚一點，假如遇到他，咱們該如何對待？」

駱峯道：「他視咱們爲友，所作所爲對咱們長龍幫有利，咱們自然以禮相待；若與咱們爲敵，咱們便認眞對付他！你明白了否？」駱溪這才表示明白。

楚天翔暗嘆：「想不到老謀深算之駱致遠，會生下這麼一個淳樸天眞之兒子！」他悄悄把頭探出去，借着疏落黯淡之星月，仔細把長龍幫的人看了一下，不見駱致遠，心念電閃，突然躍了上去：「諸位，咱們又見面了！」

朱乙乙暗道：「這小子發甚麼傻！」顧塔却不管三七二十一，隨之躍上去，站在楚天翔身後。

楚天翔一露身，長龍幫立將他圍住，不少人同時喝問：「誰？膽敢偸聽咱們說話！」

楚天翔轉頭面對駱峯，含笑道：「多謝二少幫主把敵友問題說得如此清楚，但小弟還有不明白之處，我幾時做過不利貴幫之事？直至如今小弟還想救他出魔掌！」

駱峯乾咳一聲，顧左右而言他：「原來是楚少俠，未知您是否已找到萬千歲那魔頭？」

楚天翔道：「咱們去萬千歲之居所查過，但已人去樓空。適才不知來者是諸位，因此匿了起來，尙請諸位體察！」

長龍幫有人問道：「楚少俠爲何收留敝幫叛徒梁小石？你不是準備跟咱們作對吧！」

楚天翔連忙否認。反問：「你們認爲駱河爲人如何？他捨身救弟，相信貴幫無人反對他吧？在下與他一見如故，當日他被萬千歲擄上船時已欲救他，只是獨力難支而已！至於梁小石，他若是貴幫叛徒，當日他大可以跳江自保，何須陪七少幫主受苦？」

梁小石忙道：「是七少幫强要屬下退幫的，因爲家母年老，需人照料，且屬下不曾做出一件有損長龍幫的事，怎能說我是叛徒！」

楚天翔接口道：「說梁小石是叛徒，必是另有居心！」

駱溪道：「楚少俠，你若要咱相信你們，請你帶路到萬千歲之居所！」楚天翔一口應允，當下把朱乙乙也喚了出來，舉着火把前進。

衆人漏夜趕路，至天亮時，方到達萬千歲以前隱居之竹舍，楚天翔道：「諸位可隨便進去搜索！」

駱嶺道：「說不定萬千歲搬開，是得到你之通報！」

楚天翔冷笑一聲：「屋內已有灰塵，會像剛搬走的麼？少幫主說這句話眞教人失望！何況我通風報訊，對在下有何好處？」駱嶺不由啞然。

駱溪道：「三哥別再說了，咱們先進去搜一搜再說。」長龍幫的人撞破竹扉，走了進去。那竹舍不大，幾乎一覽無遺，是故他們很快便又退了出來。

楚天翔冷笑道：「如何？在下是否說錯？」

駱峯含笑問道：「敝幫上下都相信少俠……嗯，昨夜少俠本來想去何

處？」

「本來想去通知你們，不必爲先後而起爭執，反正萬千歲已搬走！」

駱溪問道：「楚少俠，你認爲萬老魔會虐待七哥麼？他會搬去何處隱居呢？」

楚天翔哈哈大笑。「天下如此之大，我怎知道？不過老魔似乎頗欣賞令七兄，因此我推測他不會虐待他！」

梁小石接道：「不錯，他還要教七少幫主的武功呢！」

駱嶽道：「他會教老七武功？不大可能吧？」

梁小石結結巴巴地道：「事實確是這樣，屬下也弄不清楚他是甚麼意思。」

駱嶽道：「九成沒安着好心！」

楚天翔大着膽子問道：「怎地不見令尊，難道他不想救七少幫主？」

駱峯急道：「家父去了何處，連咱們也不知道，咱們也在找他呢！」

楚天翔又問：「如今諸位準備去何處？」一頓又道：「找不到萬千歲，武林中人必會找你們麻煩！」

駱峯長嘆道：「咱們也正爲此煩惱，事實上，武林謎圖並不在咱們身上！」

顧塔冷笑道：「只怕無人相信二少幫主之言？」

「兩位是敝幫好友，最好能替咱們向他解釋一下！」

楚天翔哈哈笑道：「只可惜連咱們都不相信！」

駱峯臉色一沉，道：「假若家父有武林謎圖，那天萬老魔，還能擄走舍弟？這是最簡單之道理，少俠聰明……」

楚天翔截口道：「承你誇奬，小弟也只好先受了，有武林謎圖，不等於能找得到練功秘訣，有了練功秘訣，亦不等於能將秘訣上之武功練到家，這完全是兩碼事，二少幫主幸勿混爲一談！」

駱峯不由語塞，駱溪却道：「楚少俠咱們尊敬你，不想騙你，家父的確沒有甚麼武林謎圖，你千萬不要相信謠言！」

楚天翔仰天打了個哈哈。「你憑甚麼知道令尊沒有得到武林謎圖？」

駱溪呆了一呆，結結巴巴地道：「我是他的兒子……難道，難道我還不知道？」

楚天翔嘆息道：「你還年輕，很多事你還不知道，反過來說，若謎圖在萬千歲手中，他又會中令尊之奸計？話說回來，武林謎圖若這般容易參透其中玄機，萬老魔也不會輕易拿它來作交易，亦不成爲謎圖！」

駱溪道：「武功再高，謎圖再珍貴，也不如性命之寶貴！」

「假如得到武林謎圖，便能得到寶藏及秘訣，時至如今它已一文不值！而且萬千歲亦早已得到了，給令尊的只不過是一張廢紙，如此他又何必再來找令尊？」

這次連駱溪亦啞口無言，楚天翔又打了個哈哈，「不過諸位大可以放心，因爲我對謎圖並無興趣！」

駱嶽冷笑道：「你又不是不吃人間烟火之神仙，我就不相信你沒有興趣！」

楚天翔一本正經地道：「在下一向認爲這種寶物，只能有德者及有緣者才能得之，在下自信無這份福氣，因此不作非份之想！」

駱峯道：「咱們對它亦不感興趣，既然如此，又何必爲此事而喋喋不休。」

楚天翔道：「二少幫主說得有理，因此咱們志在提醒貴幫小心，別無他意！」他抱拳道：「諸位珍重，後會有期。」

駱溪急問：「你不打算救我七哥？」

楚天翔頭也不回帶着人走了，只丢下一句話：「貴幫精英盡出，何須在下再多管閑事。」

駱嶽等他們去遠了才道：「這小子實在太聰明了，他若蓄意跟咱們作對，倒是個頭痛的人物！」

駱嶺冷冷地道：「聰明的人，通常死得比較快。」

駱溪道：「三哥，小弟看出他是個好人，他不會跟咱們作對的！」

忽然傳來一聲冷笑，只見山坡上走下一個人來，面目死死板板的，駱氏昆仲一見都口稱爹爹，其他人心知來的必是幫主駱致遠，紛紛上前行禮，「楚天翔是不是好人，目前尙言之過早，不過此人却不好惹！他年紀輕輕，武功已登堂入室，其師必是高人，因此對付他必須機智忍耐！」

駱溪期期艾艾地問道：「爹，孩兒問您一件事，武林謎圖，到底是否在您老人家手中？

駱致遠怒斥道：「放肆，你到底相信爲父，還是相信外人？」駱溪甚是慚愧，遂不敢再發一言。

駱嶽爲解乃弟之窘，忙打岔問道：「爹，咱們下一步之行動，請您早作指示！」

「到重慶府分舵去暫避！」駱致遠忽把兒子招到面前，跟他耳語一陣，但見駱嶽面現難色，却不斷點頭。「依爲父之計行事，絕無問題！反正有阻礙時，爹自然會現身爲你們解決，爲父不在，一切均需靠你了。」

「孩兒知道，請爹放心，魯叔叔和楊叔叔他們呢？」魯叔叔名金，楊叔叔雙名再旺，均是長龍幫之柱石，分任內三堂總堂主及內務總管。駱嶽是外三堂總堂主，職位相等，但他一向尊敬這兩位隨老父征戰多年，又忠心耿耿之長輩。

駱致遠道：「他們已到重慶府分舵，暗中策劃一切！快走，適才爲父在山上已見到五毒教的婆娘正向此處走來，大事之前，不可生枝節！」

駱峯問道：「爹，巨蛟幫對咱們向來不賣賬，這次也來了……」

駱致遠截口道：「這與你禮堂沒有關係！上官百拜那老匹夫，爲父遲早會收拾他，不用你操心，快走！」他向左側一指。「從這處到江邊上船逆江而上！」

衆人剛想出發，忽又被駱致遠喝住：「趙光白一事萬莫洩漏出去，你們行動也須小心！」

駱峯又道：「爹，趙光白此人城府太深，咱們也得提防他！」

駱致遠頷首道：「你能這樣想，爲父便放心了！」言畢自己首先掠了出去，駱嶽不敢大意，立即率人自左首小徑下山去。

＊　＊　＊

楚天翔四人走了一陣，朱乙乙道：「前面又來了些人，不會是長龍幫的吧？」

「都是女的，九成是五毒教！」楚天翔道：「這些女人喜怒無常，你們說話可得小心，她們武功雖然不可怕，但身上那些毒物却十分討厭！」

雙方走近了一點，五毒教的人也發現他們了，楚天翔快步搶上前，道：「姐姐，想不到你們也來了！」

白髮娘子排衆而出，道：「你這小鬼頭既然走了，做姐姐的還能不去保護你麼！」

楚天翔笑道：「小弟又無危險，何須姐姐保護？」

「哼，憑你們幾個人能鬥得了三山幫、巨蛟幫還有余耀祖他們麼？別臭美了，不過姐姐都替你打發了他們，你倒不必擔心！」白髮娘子笑哈哈地道：「不知弟弟收穫如何？」

「收穫？小弟有甚麼收穫！」楚天翔也堆下笑容：「姐姐如何打發他們？」

「山人自有妙計！反正巨蛟幫已與敝教結盟，三山幫亦再也不敢作惡了！」白髮娘子格格地笑着。「弟弟還未答覆姐姐有何收穫哩！」

楚天翔道：「萬老魔已搬家了，咱們能有何收穫！」

「眞的已搬家麼？」

「不錯，咱們還找了好久，全無消息！」梁小石插腔道：「咱們四個人都去過，不信您可問一問。」

白髮娘子沉聲道：「本座向來不相信人家的嘴巴，只相信自己之眼睛，最好請你帶咱們去看看。」

朱乙乙道：「要去你們自己去，咱們已去了好幾趟，說不定稍候又有人來，又要咱們帶路，誰有這種閑情！」

白髮娘子瞟了她一眼，問道：「楚弟弟，這是你的紅顏知己麼？」

楚天翔雙頰微微發熱，忙道：「是一位新結識的朋友，朱姑娘！」

藍蕙插腔道：「朱姑娘看來頗爲偏心，肯帶長龍幫那些臭男人去找萬千歲，却不肯帶咱們姐妹去，是看不起女人還是看不起五毒教？」

朱乙乙道：「你不要胡說八道，我根本沒有這個意思……只是覺得人去樓空，幾番去看一棟破房子，實無意思，且姑奶奶雙腿已走酸了！」

藍蕙道：「有沒有意思，實乃見仁見智，女俠若腿走酸了，大可以先在此休息一下，咱們只求楚少俠帶路，楚少俠你肯不肯效勞一下？敝教不會讓你白跑的，日後必有所報！」

楚天翔沉吟了一下，道：「好吧。」回頭又着梁小石陪朱乙乙在原地休息，然後帶五毒教的人由原路走去，走了一程，却發現朱乙乙和梁小石跟在後面。

白髮娘子輕聲問道：「弟弟，適才你們還帶甚麼人去過？」楚天翔把情況說了，白髮娘子忙問：「可有見到駱致遠？」

「沒有，小弟問了他們，駒峯表示連他們做兒子的也不知道！」

白髮娘子道：「駱致遠老謀深算，他一定是易容混在人叢中，你不曾發現而已！」

「這個小弟便不知道了，姐姐對武林謎圖也有興趣？」

白髮娘子輕嘆道：「姐姐對那撈什子秘訣才不感興趣，假如它不出現，便天下太平，它出現了，不出來爭，又過意不去！」

楚天翔哈哈大笑。「你這是甚麼心情，小弟不能理解！」

白髮娘子白了他一眼，道：「姐姐雖然不想要，但也不能忍受這東西落在別人手中，這是女人的小心眼，你懂不懂！」

「假如謎圖根本是子虛烏有，你一知道便回去麼？」

白髮娘子雙眼圓睜，問道：「你這是有所根據？」楚天翔含笑搖頭，白髮娘子嗔道：「姐姐又不是人家之紅顏知己，不回去還留下來現世乎！」

談笑間，又至竹舍，楚天翔道：「到啦，你們自己進去搜吧！」五毒教的女徒進去看了一下便出來。「姐姐，你如今該死心啦！」

「還未找到萬千歲及駱致遠，能死心麼？」白髮娘子問道：「弟弟準備去何處？」

「你是你，我是我，你爲何問我？」

白髮娘子格格笑道：「你古靈精怪，姐姐願意聽你的，假如得到武林謎圖，咱們一起分享！」

楚天翔不由大笑。「得到武林謎圖，未必是件好事，試想想，天下英雄全針對自己，這是多麼可怕的一回事，何必得到謎圖，也可能得物無所用！」他把對駱峯說的道裡複述了一遍。

白髮娘子道：「弟弟說得有理，不過姐姐還存僥倖之心，既然出來了，好歹也得爭取一下！」

「問題是你準備去何處找萬千歲？」

「我找不到萬千歲，却可以去找駱致遠，雖然姐姐亦不知道他在何處，但只要跟着他兒子，還怕沒機會？」

「在江上追踪，與陸上跟踪完全不一樣，一被發現，必先起衝突，說不定尚未見到駱致遠，已先下江餵魚了。」

白髮娘子冷笑道：「你這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長龍幫固然强，但敝教也非省油燈！短兵相接，咱們未必會輸給他。」

楚天翔笑道：「既然如此，咱們趕快下山追踪吧！只是不知道他們走那條路。」

恰好韋茵過來報稱：「啟稟教主，左首山下，有一大羣人站在江邊，似在等候船隻，看樣子好像是長龍幫的人，請教主定奪。」

當下白髮娘子立即下令起程，衆人走長龍幫走過之路，一口氣下得山來，已失去長龍幫幫徒之踪影。洪清香派人到岸邊打聽，只知道長龍幫的人逆流而上，「教主，如今咱們怎辦？」

白髮娘子斥道：「眞是飯桶，還不趕快去找船找舟子？只要咱們遠遠吊着長龍幫的船，待他們上岸之後，再跟他們接觸，對舟子來說根本沒有危險！」當下五個堂都派人去找船隻。

過了頓飯工夫，終於找到了五艘單桅船，恰好可以乘載五毒教的人，顧塔則另外找了一艘小舟，道：「你先走，咱們會追上去。」

白髮娘子問道：「你倆不走了麼？」

梁小石首先表示不去了，要從此退出江湖，顧塔則表示要去找回自己之小舟。朱乙乙在此情況下，自然與楚天翔一道，楚天翔高聲道：「姐姐放心，弟弟是個好管閑事的人，絕不會錯過湊熱鬧之機會。」

小舟順流甚快，至大寧河外，已見巨蛟幫那些大船正迎面開上來，顧塔小槳一橫，小舟斜飛而去，不與他們接觸，很快便穿進大寧河，再順流而駛，疾如奔馬，朱乙乙忍不住稱讚顧塔功夫絕。

顧塔之快艇，有其風格，而且船頭是包鐵的，很多人都認得，是以有人替他看守，快艇未有絲毫損傷。顧塔付了錢，便將小舟交給他們，轉至巫山，自己則改駕快艇。

三個人乘一艘快艇，逆流而上，甚是費勁，於是楚天翔與顧塔輪流操舟。至長江口，先將快艇繫了，上岸向農家買飯吃，飽餐一頓再出發。

快艇速度畢竟較快，他們趕了一天，入黑之後，在瞿塘峽裡追上了五毒教的船。

白髮娘子一見到他們便招他們上大船。「姐姐，巨蛟幫及三山幫的船呢？」

「剛剛駛出瞿塘峽，咱們因爲要等你，是以停泊在此，聽說巨蛟幫主在白帝城，上官百拜邀姐姐去作客，姐姐婉拒了。」

楚天翔睁大眼睛，問道：「上官百拜會邀請您？」白髮娘子這才把經過告訴他，楚天翔嘆息道：「你果然是個令人頭痛的女人。」

「否則姐姐又怎會嫁不出去？」白髮娘子笑嘻嘻地道：「嫁不出去，比受人汚辱欺侮好得多！臭漢子也不值甚麼錢，要姑奶奶委身事他，姑奶奶也嚥不下這口氣！」

「聽你這樣說，人世間還有人麼？」

說話間，藍蕙來叫吃飯，一干人便分批坐在甲板上吃飯，藍蕙道：「楚少俠，你這位女友還眞不錯，斯斯文文，不像咱們亂嚎亂叫，一點也不像女人！而且郎才女貌，堪稱天生一對。」

楚天翔和朱乙乙兩人的臉同時紅了，朱乙乙乜斜他一眼，不料楚天翔也正轉頭望着她，兩人同時一驚，忙把目光挪開。只聽楚天翔乾咳一聲：

「藍堂主不要胡說，教人難堪！」

韋茵本來對楚天翔極具好感，她一向自詡貌美，但在朱乙乙面前，猶如一個村姑，心中一直酸酸，聞言接口道：「是你難堪，還是你那朱姑娘難堪？」

朱乙乙道：「諸位胡亂取笑，眞教小妹難堪極了，事實上小妹認識楚少俠還不到一天哩！」

韋茵醋意更盛：「那眞可叫做一見鍾情了！」

朱乙乙也非省油燈，只是剛出道在人多面前，難免有點靦覥，此時再也忍不住，冷冷地道：「一見鍾情？這是姑娘自己之心意吧？你若對楚少俠有意思，大可以向他表明心跡，無須拿小妹作擋箭牌？」

這下輪到韋茵臉紅了，惱羞成怒地道：「你胡說甚麼！姑奶奶若喜歡誰，還須拿你作擋箭牌！也不見得你如何値錢，別給臉不要臉！」

朱乙乙霍地長身而起，怒道：「誰不要臉？」

楚天翔不悅地道：「你倆越說越離經了，爲何老要扯到這上面去。」

朱乙乙道：「楚天翔，你別以爲各打五十大板便很公道，須看是誰挑起火頭的。」

白髮娘子只好輕斥道：「韋丫頭，人家是客，你連一點雅量也沒有，想氣死師父麼？」

韋茵這才乖乖端起碗來，不吭一聲，朱乙乙見她不吭聲方肯坐下來，白髮娘子替她佈菜：「朱姑娘別生氣，咱們都是女人，也一向野慣了，不懂禮儀，請多多原諒！其實咱們剛才說的話也是善意的，我跟楚弟弟認識不久，也知他眼高於頂，他天資聰明，武功又好，也須像你這樣的人材才配得起他！」

朱乙乙一張粉臉又漲紅了。楚天

翔嘆息道：「再說下去，以後我也不敢跟女人一齊吃飯了。」

洪清香道：「有這許多女人陪你吃飯，算你艷福，當然也得吃點小苦頭。」

楚天翔恐她們再胡扯下去，忙將話題岔開：「咱們在此過夜，不怕追失了長龍幫的人？」

洪清香道：「黃姐姐那艘船追下去了，不必擔心！這位顧大哥，你怎地不吃菜？」

顧塔急道：「俺最怕跟女人打交道了，你們最好不要扯上我！」一句話惹得那些女人們笑得花枝亂顫。

這頓飯吃了半炷香工夫，收拾好殘羹，便各自去休息，楚天翔、顧塔只好跟舟子們擠在一個小艙裡，白髮娘子則把朱乙乙接走。

白髮娘子獨自一人睡一座小艙，多了朱乙乙一個人，還很寬敞，她邊卸粧邊問：「朱姑娘，令師是那位高人？」

朱乙乙對她到底有點忌憚，老老實實地答道：「家師人稱巫山姥姥！」

「名師出高徒，難怪！」那巫山姥姥武功在武林中屬一等一，她雖長年隱居在巫山，但年輕時跑過幾趟江湖，幹了幾件大事，是以名頭甚响。

白髮娘子又問道：「朱姑娘可知楚天翔之師父麼？」

「不知道，小妹只是在巫山與他偶遇，因剛想下山走動走動，他又好管閑事，答應帶小妹到處闖一闖，是以才結伴。」

「你第一次認識他便這般信任他？」

朱乙乙紅着臉道：「看來他是個好人。」白髮娘子微微一笑，着她卸粧睡覺，一宿無話，次日朱乙乙醒來時，已不見白髮娘子，而船却在晃動着，她走上甲板，只見五毒教的人都在忙碌着。

洪清香撇撇小嘴：「那邊有水可以洗臉！」朱乙乙洗了臉，衆人都便匆匆吃早飯，未幾，船上的人都緊張起來，原來正要過水流湍急，雄偉壯觀之瞿塘峽。

一出峽口，江面加寬，水流亦平緩起來，衆人方鬆了一口氣。金澄澄的陽光照耀在江面上，波光粼粼，令人目爲之一眩。

有人高聲呼道：「啟稟堂主，有艘小舟駛過來，看旗幟似是巨蛟幫的。」

藍蕙道：「小心提防，但不可隨便跟來人衝突，先弄清他們之目的。」

抬頭向左首望去，白帝城已在望，倚山傍建之小山城，山上有一座白色之廟殿，這便是劉備當年托孤之地方。

俄頃，只聽藍蕙高聲道：「巨蛟幫來告知長龍幫的船直往巴縣方向駛去，估計是去他們重慶府分舵。」

白髮娘子道：「快謝謝他們！」藍蕙忙賞了銀子。

那巨蛟幫之說客高聲道：「敝幫幫主請教主及衆友好們到敝幫盤桓幾天，還說要好好謝謝教主寬宏大量。」

武林中盛傳說反話，白髮娘子聽後心中狐疑，嘴上道：「咱們先辦了正事再說，請回稟上官幫主，就說待此事告一段落之後，必到貴幫造訪！並請轉告本座心意，請他跟敝教共進退！」

那人道：「敝幫幫主正在休養，他對武林爭强鬥勝之事已不感興趣，只求能跟教主商量點事，請教主放心，幫主一向言出如山，最講究信用，對教主只有好意，而無歹意！幫主當天立過誓，若做出對貴教或教主不利之事，天誅地滅。」

白髮娘子現身道：「妾身微不足道，實不敢教幫主咒下毒誓，請回稟上官幫主，妾身稍後必到貴幫拜訪！」那巨蛟幫說客見沒法說服白髮娘子，只好拱手下船。

到了小船上，又高聲呼道：「貴教若有用得着敝幫者，只須派個人通知一下，敝幫將傾全力支持！」白髮娘子謝了一番，那小船方駛去。

白髮娘子見楚天翔就站在附近，乃問道：「弟弟，你看上官百拜是否黃鼠狼給鷄拜年，不安好心？」

楚天翔沉吟道：「看來不像。」

白髮娘子秀眉一皺，道：「但他給姐姐打傷，帶去之人幾乎全軍盡墨，你說他還會感激姐姐？這不合道理。」

楚天翔道：「也許尚有內情，只是咱們不知道而已！姐姐準備去拜訪他？」

「不去者，不是被人譏笑咱害怕巨蛟幫，便說咱們不近人情兼無禮！」白髮娘子十分爲難地道：「若是上官百拜包藏禍心，咱們去不是送死？」

楚天翔微微一笑，道：「反正姐姐已暫時推了他們，以後再頭痛吧！」白髮娘子點點頭，回頭去找手下大將商量了。

朱乙乙見他笑得有點高深莫測，忍不住問道：「你到底如何看待此事？上官百拜是好意還是歹意？」

楚天翔仍然一笑：「我一不是神仙，二不是上官百拜肚子裡的蛔虫，在毫無跡象下，何能知道。」

朱乙乙輕哼一聲：「我只知道你江湖經驗豐富，甚麼也瞞不過你，原來也不過爾爾！」一頓又問：「令師到底是誰？」

楚天翔臉有難色，朱乙乙正要取消其要求，却見楚天翔揮手召她過去，她邊走邊問：「甚麼事這般神秘？」

「家師本不願我宣揚，但我既知你師承，不告訴你似乎不公道……」

朱乙乙急道：「你大可以不說，我可沒有迫你之意！嘿嘿，我膽子不大，不敢迫你違背師令。」

「這倒沒有那麼嚴重，家師人稱『白衣神劍』！」

朱乙乙啊地一聲叫了出來，隨即

一張粉臉漲得通紅，楚天翔吃了一驚：「姑娘有甚麼不對？據我所知家師與令師是好朋友……」

朱乙乙乾咳一聲：「這個我也聽家師提過令師……說他劍法出神入化……以前他們有過一段誤會，但晚年已經冰釋，並恢復了來往……我也見過令師！」原來其師只告訴她，有意將她嫁給「白衣神劍」袁鐵舟之徒弟，却不知袁鐵舟之徒弟便是楚天翔。

巫山姥姥巫飛仙與袁鐵舟曾是愛侶，後來因爲誤信江湖傳言，以致兩人分手，當年是巫飛仙醋意太重，不聽袁鐵舟解釋，她一直耿耿於懷，希望兩人之弟子能結成連理，聊慰其心願。

朱乙乙怎知楚天翔之人品？當時師父一提出來，便極力反對，巫飛仙想起自己遭遇，深信姻緣全在乎一個緣字，是以亦不勉强。

楚天翔既不知內情，亦無法了解朱乙乙複雜之心情，是以方有那一問。當下道：「在下與令師亦有一面之緣，可惜當時在下正好要下山，只匆匆見了一面，未有機會聆聽教益。」

他瞥了她一眼，忍不住再問道：「朱姑娘，適才你聽到在下之師承，表情十分奇怪，到底是何原因？」

朱乙乙粉臉再度泛紅，嗔道：「因爲我看你那副輕浮跳脫之德性，全無乃師之風，是故十分奇怪。」

楚天翔急問：「在下很輕浮麼？」

朱乙乙見他焦急不服之模樣，忍不住格格地笑了起來，楚天翔這才知道她開自己之玩笑。他到底是聰明人，這刹那忽然恍然：「莫非她亦知道其師要替她跟我做媒之事？」

想到此，他一顆心怦怦亂跳，忍不住悄悄轉頭望着她。陽光斜照在她如花之臉上，泛起了一條金光，更添美麗，心中不由忖道：「只可惜她性子太傲！」

江風頗大，把人們之衣袂吹得獵獵作响，因刮東風，船帆吃風，速度頗快。楚天翔乾咳一聲：「朱姑娘，你下山後怎不回家探親？」

「小妹自小便是個孤兒，爲家師抱上山撫養，父母是誰根本不知道。」朱乙乙突然脫口自稱小妹，話說出口後，又不能改變，不覺又一陣窘意。

可是楚天翔却不曾注意到。「眞巧，在下是位棄嬰，亦是由家師撫養成人的。據家師謂當時我脖子上掛了一個銅牌，上面刻了一個楚字，估計在下姓楚，天翔這名字却是家師賜的。」

忽聞洪清香在後面道：「你倆說甚麼悄悄話，貼得這般近？」

楚天翔道：「洪姐姐你又說笑了，因爲江風大，因此站得比較近一點。咱們正在談長江兩岸之風光。」他話題一轉，問道：「洪姐姐，小弟問你一件事，貴教離荊州數百里，爲何消息這般快，一日之間便傳到貴教？」

「你以爲咱們去長龍幫是爲了爭奪武林謎圖的？」洪清香道：「咱們是去拜祭的，其實敝教與長龍幫亦無甚麼交情，不過藉此去會會各地英雄罷了，否則又怎會傾巢而出？到了荊州方聽人說武林謎圖落在駱致遠手中。」

「原來如此，這跟小弟之情況倒是一樣。」

忽又聞女徒衆呼道：「前面有一艘小船攔路！」

洪清香冷冷地道：「一艘小船也大驚小怪，撞過去！船上有幾個人？」

「有一個漢子站在船頭向咱們打手勢，也不知是甚麼意思，請堂主定奪。」

當下洪清香、楚天翔以及朱乙乙一齊走至船頭望去，果如那女教徒所言，船頭上站着一個漢子在揮手。洪清香高聲問道：「何事？」

「在下已兩天未進食，想上貴船，搭搭順風船，尚乞宏量恩准。」

洪清香皺眉問道：「閣下是甚麼人，咱們……」

楚天翔截口道：「他是劉西，讓他上船。」洪清香着人放下繩子，將他吊上去。「舟子呢？」

劉西道：「舟子也是在下，少俠便是楚天翔？」

「不錯，你怎會在此？你們總鏢頭呢？」

劉西苦笑道：「在下跟他們早已失去聯絡。」

楚天翔問道：「你找到邵凌霄否？在江上不斷飄流，有何收穫？」

劉西吸了一口氣，却嗆咳起來，洪清香連忙着人送上清水及乾糧。劉西也不客氣，狠吞虎噬起來。待他把乾糧吃盡，方搓搓肚子，嘆息道：「舒服極了，如今最好能好好睡一覺。」

洪清香覺得他得寸進尺，正想發作，但楚天翔已含笑道：「請跟在下來！」他擅作主張，引劉西到船艙裡，劉西謝了一聲，倒頭便睡，鼻鼾聲如同雷鳴，他確是累壞了。

吃午飯時，楚天翔方將劉西之來歷簡略地介紹了。「我只知道他武功雖不高，但却是位機智聰明的人，而且對朋友忠心耿耿，是位可以結交的英雄。」

白髮娘子道：「你認爲如何都好，便隨你發落。」她忽然笑了起來。「姐姐還想封你爲敝教副教主哩！」

下面的人全部贊成。「反正敝教副教主一職，虛懸已久，少俠是最適合之人選。」

楚天翔苦着臉道：「千萬不要客氣，你們饒了我吧！」

衆姝吃吃而笑。洪清香道：「少俠當副教主，你們還有心情幹事？只怕一天到晚都要纏着他。」朱乙乙不知爲何，聽了此言，心中湧起一陣醋意。

白髮娘子放下碗箸道：「着人留一碗湯麵給劉西，再讓他睡一陣，才喚醒他仔細問一問，此事便交給楚弟弟辦吧，你們不可打岔！」（未完・四）

上文提要：鐵山與包蓮兒入川，一路上不斷有人挑釁。這天進酒店，店伙要求他倆登記武藝出處，原來是汾陽世家有意尋隙，他們自恃人衆而汾陽世家十字刀法屹立江湖歷久不敗之威，定要鐵山夫婦比武。結果鐵山僅以一條腰帶，打得汾陽世家十三條大漢向十三個方向摔出，若非鐵山手下留情，十三條命早已嗚呼哀哉。連氏雙雄英名震內外、江湖傳播迅速，各路英雄趕來求見……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高皐・文　可飛・圖

羌笛怨

甘夫人密授錦囊　鐵伉儷面臨考驗

鐵山道：「大哥，江湖重道義，官場重名利，這是截然不同的，自古以來，爲權勢名利而骨肉相殘的太多了，不是小弟信不過甘將軍，此事太過重大，咱們不能不多加幾分謹愼。」

尚曉春道：「兄弟，還是你顧慮的週到，人心隔肚皮，的確不能大意，我走了，待會見。」

鎭南將軍甘英茂，身材高大，虬髯繞腮，是一個粗獷型的人物。他是安西縣人，與尚曉春是從小一塊長大的，聽說老朋友來訪，他倒是竭誠歡迎。

在內書房擺上一桌酒席，參加飲宴的只有甘將軍、尚曉春、及師爺石陵。石陵是一個胸藏丘壑的學者，却與功名無緣，直到年逾五十，才被尚曉春荐入甘將軍的幕府，由於他表現傑出，因而深得甘英茂的信賴。

老友相聚，自然無所不談，在酒酣耳熱後，談話範圍就更加廣泛了。

「英茂，你認不認識一位溫大人？」

「唔，那一位溫大人？」

「由山東巡撫內調的那位。」

「哦，你說的是吏部侍郎溫顯光，我認識，此人博聞强記，文武全才，是一個不可多得的能臣，你提他作什麼？」

「這個……」

「怎麼，莫非有什麼難言之隱？」

「那也不是，我只是覺得你對他的觀察不够週全。」

「是麼？那我要聽聽你的意見。」

「他身爲朝廷重臣，竟爲一己之私，而誣陷一個捕頭，也許他有點才智，但不能稱爲能臣。」

甘英茂的神色微微一呆，道：「說實話，曉春，你認識江南神捕鐵山？」

尚曉春淡淡一笑道：「我很羨慕此人，可惜無緣一見。」

甘英茂道：「你最好不認識他，否則你就惹上痲煩了。」

尚曉春道：「那有這麼嚴重？老朋友了，你可別嚇我。」

甘英茂道：「就因爲咱們是老朋友，所以我才給你忠告，鐵山膽大包天，居然敢仗持武功，入宮盜寶，如今京師已派出大內高手，並令飭各地軍政單位協助緝拿，你要是跟他交好，那就犯下滅門之罪了。」

尚曉春道：「將軍不必替我擔心，我作事會有分寸的。」

師爺石陵笑笑道：「事不關己，咱們何必替別人操心。曉春，你是今晚才到安西吧，行李呢，爲什麼沒有帶來？」

尚曉春道：「是今晚才到，但已投宿鴻發客棧，這個要請將軍及老哥哥原諒，因爲咱們是參與血鷹王選婿比武，丟下朋友會惹下議論的。」

甘英茂哈哈一陣大笑道：「怎麼，終於動了凡心了？我早就勸你結束王老五的生活，到現在你才想通？」

尚曉春道：「這個……咳，將軍不要誤會，我只是去湊湊熱鬧罷了。」

甘英茂朗聲一笑道：「好，好，是應該湊湊熱鬧。」

尚曉春立起身來，雙拳一抱道：「多謝將軍賜宴，曉春已不勝酒力，就此告退。」

甘英茂道：「既然如此，我也不留你了，希望你在安西多留幾天，也好跟石先生聚聚。」

尚曉春道：「是，曉春告辭。」

石陵送他出將軍府，一路上他們很少說話，直到臨別之際，石陵才說了一句：「今晚或明晨我會來看你。」

尚曉春點點頭，雙拳一抱，轉身逕自回到客棧。

鐵山在等候他，及瞧到他的神色，倒不便問他什麼了。

包蓮兒捧來一杯熱茶，道：「尚大哥喝杯茶潤潤嗓子，有什麼話明天再說吧。」

尚曉春喝了一口熱茶，搖搖頭道：「兄弟洞悉機先，大哥當眞服了你了。」

鐵山淡然一笑道：「這沒有什麼，幹了幾年捕頭，對官場多少明瞭一點而已。」

尚曉春嘆口氣道：「我却沒有想到情勢會弄得如此之糟。」

接着他將會見甘英茂的情形，毫無隱瞞的說了出來。

包蓮兒粉頰一寒，一對剪水雙瞳之中，佈滿了駭人的殺機，以無比冷酷的聲調一哼道：「好一個姓溫的，這是要咱們夫婦死無葬身之地了。大哥，咱們去京師找他算賬，我不相信有人奈何得了咱們。」

鐵山道：「沉着氣，妹子，咱們會找姓溫的，但不必急在一時。」

包蓮兒道：「可是咱們成了過街老鼠，也是朝廷的欽犯，無論官方民間，都沒有咱們容身之地，你說，咱們今後到底該怎麼辦？」

鐵山微微一笑道：「妳急什麼，妹子，那是鐵山夫婦有問題，關咱們兄弟什麼事。」

包蓮兒呆了一呆，然後瞪他一眼道：「人家都急死了，你倒是輕鬆得很。」

尚曉春哈哈一笑道：「是應該輕鬆一點，說不定會有轉機。」

語音才落，門外响起店小二的聲音道：「客官，有客到訪。」

尚曉春向鐵山夫婦點點頭，再對店小二道：「快請。」

他猜想來人可能是石陵，及開門一瞧，沒錯，正是將軍府的石師爺。

雙拳一抱，石陵向房內三人拱手一禮，道：「在下來得魯莽，各位請不要見怪。」

尚曉春道：「老哥哥這麼說就見外了，快請坐。」

他先給石陵斟了一杯茶，然後介紹鐵山夫婦道：「這位是將軍府的記室老夫子石陵，他們兩位是虎牙雙英連鋼連鐵兄弟，三位跟小弟都是過命的交情，請不要拘束。」

他們互通幸會之後，鐵山以有事待辦爲由，偕同包蓮兒退了出來。

尚曉春關好房門，道：「老哥哥，兩年多不見了，近況可好？」

石陵咳了一聲道：「曉春，我不瞞你，將軍對我很器重，有些事幾乎是言聽計從，只是……咳，這些全是將軍夫人一手促成的。」

尚曉春與甘將軍雖是兒時的玩伴，但所走的人生旅程，畢竟相差很遠，一個白馬銀槍，笑傲江湖，一個手綰兵符，叱吒風雲，雖然各有成就，但其間的差距就不能以道理計了。

所以對甘英茂，他是逾來逾陌生了，至於將軍夫人，他見過，那就像見過一個點頭之交的朋友一般，根本不明白她的底細，石陵說將軍有些事對他言聽計從，全是將軍夫人促成的，他雖是有點詫異，却也無從置喙。

石陵向他瞧了一眼，繼續說道：「血鷹王都木塔替他的女兒比武招親，你可知道爲了什麼？」

尚曉春道：「老哥哥，這麼一說我對你倒是有些不懂了，難道你不明白比武招親四個字如何解釋？」

石陵苦笑一聲道：「老哥哥的年紀是大了一點，不過還不致昏瞶得連比武招親都不明白。」

尚曉春道：「那麼老哥哥爲何有此一問？」

石陵道：「看來習武的人，大都不用頭腦，武林人物千萬，竟然沒有人對比武招親產生懷疑。」

尚曉春啊了一聲道：「懷疑？老哥哥是看出什麼來了？小弟愚魯，請賜教。」

石陵道：「都木塔對參與比武之人所開的條件，十分愚蠢，也極爲聰明。」

尚曉春道：「老哥哥指的是天山雪蓮？」

石陵道：「不錯，天山雪蓮何等珍貴，必須各種天時地利的條件配合才會生長，縱使終身住在天山之人，費時百年，不見得就能找到一顆……」

尚曉春道：「那接下玉瑪十招就贈送一顆雪蓮，是欺人之言了？」

石陵道：「所以我說都木塔十分愚蠢，也極度聰明，因爲人人都在懷疑，但却趨之若鶩，唉，好奇與貪婪當眞害人不淺。」

尚曉春道：「老哥哥已經分析明白了，還有什麼好懷疑的？」

石陵道：「你認爲就這麼簡單？爲什麼不想想都木塔那來的這麼多雪蓮，如是他拿不出雪蓮，或是他使用贋品，甚至他根本不需要雪蓮，根本沒有人能在玉瑪的手下走過十招……」

尚曉春一呆道：「老哥哥，這可能麼？」

石陵長長一吁道：「是的，如果不

是將軍夫人親口告訴我，我也會跟你有相同的看法的。」

尚曉春道：「老哥哥，請恕小弟直言，老哥哥與將軍夫人莫非早有認識？」

石陵微微一笑道：「我如是早就認識將軍夫人，就不會要你介紹我進入將軍的幕府了。」

一頓接道：「事情是這樣的，將軍有一個六歲的兒子需要啓蒙的先生，這件吃力的差事就落到我的頭上來了。」

尚曉春道：「人之患好爲人師，這果然是一件麻煩的事。」

石陵道：「更糟的是，有一天我跟小公子在後院玩耍，他意外的觸怒了一條毒蛇，在情急之下，我彈了一下手指。」

尚曉春啊了一聲道：「你以彈指神通誤傷了小公子？」

石陵道：「沒有，我只是彈碎了蛇頭。」

尚曉春吁了一口氣道：「這有什麼好糟的，是不是嚇着了小公子？」

石陵道：「不，是嚇着夫人了，她來找小公子，剛好瞧到這一幕。」

尚曉春道：「讓將軍夫婦知道你身懷絕學，深藏不露，是麻煩一點，但合則留，不合則走，應該難不住你。」

石陵嘆口氣道：「我原是這般想法，但後來的發展，咳，咳……」

尚曉春道：「怎麼啦？老哥哥。」

石陵道：「後來我當了小公子的師父，教文學也教武功。」

尚曉春道：「好啊，小公子我見過，根骨不錯，應該可以繼承你的衣缽。」

石陵道：「可是，有一次將軍出去巡視，夫人她……唉……」

尚曉春面色一變道：「怎麼，莫非她……」

石陵道：「不要誤會，夫人出身名門，莊嚴高貴，請你不要褻瀆。」

尚曉春道：「那……老哥哥是說……」

石陵道：「夫人告訴我一個驚天動地的故事，也給了我一個十分嚴重的難題，你如果不來安西，我就要到張掖求助你了。」

尚曉春道：「哦，是什麼事如此嚴重？」

石陵道：「兄弟可知道羌笛怨？」

尚曉春道：「小弟是一個粗人，老哥哥考倒我了。」

石陵道：「唐人王之渙在出塞詩中寫過這兩句，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我不是在跟你尋章摘句，只是說明羌笛怨的意義，以及它實質上的重大危機。」

尚曉春道：「小弟還是不懂。」

石陵道：「羌笛怨是一個十分龐大，而極端可怕的組合，你該懂了吧？」

尚曉春啊了一聲道：「小弟是江湖中人，卻從未聽過有這麼一個組合，但它爲什麼要稱爲羌笛怨？」

石陵一吁道：「咱們不懂之處太多，必須慢慢的發掘，唉，想不到與夫人半日長談，竟使我陷入寢食難安的境地。」

尚曉春道：「這些都是夫人告訴老哥哥的了，她既是有心人，難道沒有發現任何一點蛛絲馬跡？」

石陵道：「有，如此驚天動地的大事，除了夫人，別人也無從發現了。」

尚曉春大感興趣道：「快說，老哥哥，小弟在洗耳恭聽。」

石陵道：「有兩項發現，一個疑點。」

尚曉春道：「哦……」

石陵道：「鎮西將軍甘英茂，是羌笛怨組合中的一員。」

尚曉春跳起來道：「這怎麼可能，老哥哥，他是手綰兵符的朝廷重臣啊！」

石陵道：「是的，我也有些不信，只是夫人親眼瞧到蒙面人給他指示，並瞧到那指示的內容，夫人深愛將軍，而且夫妻情眞意篤，她不可能揑造事實，來誣蔑她的丈夫。」

尚曉春搖頭一嘆道：「甘英茂他這是爲了什麼？那第二項呢？必然也是驚人之事了。」

石陵道：「差不多，血鷹王都木塔爲女兒比武招親，竟是一個騙局。」

尚曉春道：「這一點咱們早已想到，只是不明白他的目的何在而已。」

石陵道：「目的是招攬人材。」

尚曉春道：「以血鷹王目前的實力，已經可以獨霸邊塞，雄視西北了，他沒有招攬人材的必要。」

石陵道：「這個麼？如若他志不在此，而另圖雄飛，那就另當別論了。」

尚曉春道：「這也是夫人說的？」

石陵道：「是的，血鷹王都木塔與甘將軍交往頗爲密切，他們可能是同路人，這些是夫人由他們往來的信函中發現的。」

尚曉春道：「這件事果然嚴重，而且極端複雜，憑咱們兄弟，只怕沒有擺平它的能力，哦，老哥哥，那疑點又是什什麼？」

石陵道：「朝廷頒下聖諭，各地張貼皇榜，連遠在邊塞的將軍都奉到密旨，只爲緝拿一個辭掉職務的總捕頭，而神秘莫測、人人憚忌的大內高手，也參加了緝捕行動，這不僅太過離譜，也十分不近人情，兄弟，你不認爲這事頗爲可疑？」

尚曉春道：「這個麼，的確有些可疑，不過此事與羌笛怨似乎扯不上關係。」

石陵道：「夫人可不是如此想法。」

尚曉春道：「哦，夫人怎麼說？」

石陵道：「夫人認爲那位江南神捕鐵山，雖是身負絕學，名動公卿，畢竟他的身份地位太低，不足對中上層官場中人構成威脅。」

尚曉春道：「夫人說的很對，一個知府衙門的捕頭，在官場中是不入流的。」

石陵道：「可是他却轟動朝野，是近百年來最具挑戰性的傳奇人物。」

尚曉春道：「這也是夫人說的？」

石陵道：「是的，夫人認爲鐵山的存在，會對某些大員產生威脅，所以他們必欲除之而後快。」

尚曉春道：「夫人該不會認爲他是羌笛怨組合中的一員吧？」

石陵道：「這怎麼會，只是夫人認爲他跟羌笛怨有着某種程度的牽連而已。」

尚曉春道：「老哥哥這話怎麼說？」

石陵道：「甘將軍是羌笛怨組合中的一員，溫御史却以私函委託他以全力逮捕鐵山，如果他們也是同路人，這件事豈不十分可怕。」

一頓接道：「所以夫人認爲朝廷緝捕鐵山，實際上要除去他的，只是羌笛怨那個組合。」

尚曉春道：「夫人果然高明。」

石陵道：「夫人認爲鐵山可能胸懷大志，要爲民除害，爲國除奸，但不宜孤軍奮鬥……」

尚曉春道：「這個……咳，老哥哥說的是。」

石陵面色一整道：「請鐵大俠夫婦進來吧，夫人誠心交結，而且有事相託。」

尚曉春一呆道：「老哥哥，你……」

石陵道：「老哥哥如有害人之心，何必浪費如此多唇舌，你我兄弟是生死之交，難道你還信我不過？」

尚曉春道：「老哥哥言重了，只是這件事太過重大，小弟必須先跟鐵大俠作一番商討。」

石陵道：「好，明午老哥哥在喜春樓替兄弟你洗塵，希望鐵大俠夫婦也參加。」雙拳一抱，轉身步出店去。

送走了石陵，尚曉春立刻來到鐵山的客房，當即將適才與石陵的交談，一字不遺的說了出來。

鐵山生就一副沉穩的性格，天下事讓他動心的還眞不多，尚曉春的敘述雖是驚心動魄，却無法在他的神色上找出一點波瀾。

良久，尚曉春咳了一聲道：「兄弟，事非等閒，咱們應該如何對付？」

鐵山嘆口氣道：「我原先以爲惹上了一樁頗爲麻煩的江湖是非，沒有想到它是如此的複雜。」

包蓮兒道：「大哥，看來天下雖大，沒有咱們容身之處了。」

鐵山笑笑道：「不，蓮兒，咱們沒有輸，還有翻本的可能。」

包蓮兒道：「你是說咱們還有籌碼？」

鐵山道：「不錯。」

語音一頓，扭頭對尚曉春道：「甘將軍在玩火，甘夫人却想使火熄滅，挽救她的丈夫。」

尚曉春道：「她就是你的籌碼？」

鐵山道：「不錯。」

尚曉春道：「我對將軍夫人所知不多，只是，用一個毫無所知的女人作豪賭的籌碼，是不是太冒險了！」

鐵山道：「對將軍夫人，咱們不能說毫無所知，最起碼咱們已經知道下列幾點，第一她富機智、有膽識，否則她不可能發現將軍如此多的重大事情；第二她沉着冷靜，所以她雖是發掘了將軍的隱秘，却將不引別人的懷疑。」

尚曉春道：「鐵兄弟不愧神捕之稱，還有麼？」

鐵山道：「有，我認爲將軍夫人可能身懷武功，而且她的背後也許有一股力量給她支持。」

尚曉春道：「這是大膽的假設？」

鐵山道：「不過我想離事實不會太遠。」

尚曉春道：「那明午……」

鐵山道：「咱們準時赴約。」

尚曉春道：「好，明早見。」

待尚曉春離去之後，包蓮兒道：「大哥，要不要知會湘菱他們一下？」

鐵山道：「不必，湘菱他們會隨時警覺的，這樣已經夠了，無須再增加他們的負擔。」

包蓮兒道：「這倒也是。」

* * *

喜春樓一間隱蔽的上房之內，擺着一桌頗爲豐盛的筵席，飲宴的只有四個。

「久仰鐵兄大名，祇恨無緣識荊，今天承蒙賞臉，兄弟感到無限光榮，來，兄弟敬賢夫婦一杯。」

「不敢當，咱們夫婦敬石兄。」

這是石陵宴客，座上嘉賓自然是鐵山夫婦及尚曉春了。

江湖中人是豪放的，不必太多的拐彎抹角，祇因事關重大，他們的交談有些是用蟻語傳意的。

只是所得的結論並不太多，因爲石陵是傳話人，重要的事他不能作主，必須夫人才能答覆或決定。

這些都在夫人的預料之中，所以她要石陵約請鐵山夫婦於明天巳初，在城南金天廟相見。

自然，除了這個，也証實了鐵山的一項猜測，將軍夫人不只是身負武功，而且還有強硬的後台。

爲朝廷統御大軍，防邊禦寇，安撫黎庶，鞏固國門的是伊犁將軍許飛卿，鎮西將軍甘英茂只是他的一個得力的副手。

不過他們却是郎舅之親，許飛卿的胞妹許夢仙，是鎮西將軍甘英茂的妻子。

* * *

一名白髮蒼蒼的駝背老者，由一位身着當地服裝，面目黧黑的姑娘攙扶着，他們是來金天廟進香禮佛的。

像他們這等形狀的很多，自然不

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在上香禮佛之後，他們却閃進了一間密室。

一張陳舊的方桌，配上幾把木椅，是密室中唯一的陳設，也使密室顯得十分簡陋。

不過此時如果有人進入此間，絕對不會產生此等感覺，因爲他們的目光，已被一個女人吸引過去了。

那是一位內着紫衣，外披風氅，氣質高貴的女人。她雙目以下蒙着一塊紫色的紗巾，正在神色冷靜的瞧着房門。

靠門而立的是那名白髮駝背老者，及面目黧黑的姑娘，他們是鐵山夫婦所扮，那位高貴的女人，必定是甘夫人許夢仙了。

除了他們三人，在場的還有石陵，以及甘夫人的心腹婢女巧兒。

鐵山夫婦依約來見甘夫人，包蓮兒回復女裝，是對甘夫人表示尊敬。

雙拳一抱，鐵山夫婦向甘夫人一禮道：「鐵山、包蓮兒參見甘夫人。」

甘夫人道：「賢伉儷不必客氣，請坐。」

鐵山道：「多謝，甘夫人請。」

他的裝扮，原是一個白髮駝背的糟老頭子，但在甘夫人面前，他就無須掩飾了。

此時他雙目閃着精光，全身都放射着一股扣人心弦的豪氣，這是一個罕見的男人，英武豪邁，威勢迫人。

這才是鐵山的本色，他却長久的抑壓着，有時甚至使人覺得他已然蒼老，步向暮年。

對甘夫人，他絕對不能這樣，因爲她不是一個平常的女人，在她的面前，不能有半點虛假。

其次，他們是在作一件非常之事，除了衷誠的合作，並須使甘夫人對他產生强烈的信心。

顯然，他做到了，由甘夫人表現的欣慰與信賴的神色，連石陵也感到無限的激賞。

「鐵大俠……」

「不敢，甘夫人有什麼指教？」

「我有幾句耿直之言，希望賢夫婦不要見怪。」

「原該如此，請說。」

「賢伉儷萬里跋涉，遠來邊荒，不是爲了幾顆雪蓮子吧？」

「當然不是，咱們只是不甘心讓奸人逍遙法外，甚至倡邊亂危及國本。」

「怎麼說？」

「江寧發生一件分屍案，原是一樁由奪財而衍生的私人恩怨，經追查之下，竟然涉及大內失寶，盜寶之人不僅財雄勢大，而且岳丈是科布多的蒙王哲別古台，連襟是封疆大吏山東巡撫……」

甘夫人一吁道：「想不到鐵大俠的處境，竟是這般複雜。」

石陵接嘴道：「鐵大俠有沒有想到向皇上揭發？」

鐵山道：「曾經有過這樣的打算，也迫使溫巡撫親筆供認分贓的筆錄……」

甘夫人搖搖頭道：「文人妙筆生花，能寫出各種不同的字體，親筆所寫的供詞未必有用，要見皇上麼？那就更難了，所謂天涯咫尺，如是硬闖，可能被當作刺客而陷身絕境，鐵大俠沒有這麼作是對的。」

鐵山道：「咱們遠走邊塞，實在是出於無奈，那姓溫的仍不放過咱們……」

甘夫人道：「溫顯光是羌笛怨組合中的重要一員，他躋身當朝重臣十分不易，自然要以全力除掉對他產生威脅之人了。」

鐵山道：「他明暗兩面雙管齊下，我夫婦幾乎是寸步難行。」

包蓮兒哼了一聲道：「咱們雖是遭遇過不少危難，並沒有人能够將咱們怎樣。」

甘夫人微微一笑道：「賢夫婦具有一身超凡入聖的武功，而且智慧如海，英武絕倫，能够奈何賢夫婦的確不多。」

一頓接道：「我想賢伉儷不會以隱姓埋名，苟全性命爲滿足吧？今後走的路逾多，接觸面逾廣，那麼危機也就逾深了。」

包蓮兒道：「咱們也知道這些，但已欲罷不能。」

甘夫人一嘆道：「拙夫受溫顯光的慫恿，投身羌笛怨，作那禍國殃民的勾當，他也是欲罷不能。但此等使祖宗蒙羞，禍延九族的罪行，我却不能不管，所以才拜託石先生與鐵大俠連絡。」

鐵山道：「甘夫人必然胸有成算了，咱們該怎麼做，請指示！」

甘夫人道：「指示不敢當，只是提供賢夫婦作個參考罷了。」

語音略停，續道：「咱們的敵人，包括朝中大員、邊防將帥、江湖霸主，以及塞外異族，遇到如此强大的對手，不是四面楚歌這句話可以形容的，更不是憑藉個人之力能够對抗的，所以咱們必須彼此信賴，衷誠合作。」

甘夫人又道：「家兄許飛卿是現任的伊犁將軍，駐節烏魯木齊，西北各省邊防軍的將帥，近九成是家兄的舊屬。」

鐵山精神一振道：「太好了，但不知令兄對羌笛怨是否瞭解？」

甘夫人道：「家兄比我知道得多，如非他暗中相告，我還不知曉拙夫竟然如此膽大妄爲。」

一頓接道：「如非家兄指點，我也不明瞭邊情竟是如此的複雜。唉，他雖是宵衣旰食，勤查軍政，我却十分替他擔心。」

鐵山道：「甘夫人之意思是……」

甘夫人道：「在西北，羌笛怨的勢力極爲强大，而且目無法紀，公然橫行。」

鐵山道：「甘夫人是怕令兄遭人暗算？依在下猜忖，伊犁將軍決非平常之人。」

甘夫人道：「是的，如果跟一般江湖中人相比，家兄算是一名高手，但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如若都木塔跟他反臉，他就是危若纍卵了。」

鐵山道：「有這個可能麼？」

甘夫人道：「蒙王哲別古台的三婿揑托，是血鷹王都木塔手下第一勇士忽罕的胞弟，現駐軍哈拉廟，對甘新二省構成直接的威脅。唉，如若都木塔與哲別古台聯手，邊亂就難以避免了，跟家兄反臉只是遲早而已。」

鐵山道：「有沒有事先防範，甚至釜底抽薪的法子？」

甘夫人道：「有，但十分困難。」

涉及別人的機密，是極爲愚笨之事，因而鐵山長身而起道：「躭擱甘夫人不少寶貴的時間，愚夫婦就此告退。」

甘夫人一怔道：「鐵大俠，莫非你認爲我不够誠實，不相信我？」

鐵山道：「甘夫人誤會了，在下只是不想涉及機密罷了。」

甘夫人面色一整道：「你這麼說就錯了，因爲你已經聽到不少機密之事，咳，人之相交，貴在知心，我對賢夫婦推心置腹，你們却對我不肯信任……」

鐵山道：「甘夫人言重了，咱們只是認爲沒有必要知道的事，以不涉及爲宜。」

甘夫人面色一變道：「正因爲與兩位有關，所以你們必須明白。」

鐵山道：「既是這樣，咱們只好洗耳恭聽了。」

待鐵山夫婦歸座之後，甘夫人續道：「都木塔之女玉瑪是我的小師妹……」

鐵山頗感意外的啊了一聲，道：「玉瑪姑娘與夫人既有同門之誼，事情就好商量了。」

甘夫人嘆口氣道：「小師妹天資英敏，性格孤傲，一身功力，在大西北無人能出其右，我這位師姐……咳，實在沒有左右她的能力。」

包蓮兒道：「這麼說是當眞沒有人能够接下她十招了。」

甘夫人道：「依我的觀察，能够接下她十招的確不多，如是她存心不讓人接下十招，那就更是難如登天了。」

鐵山怔了一下，道：「比武過招，自然盡力而爲，甘夫人這存心二字，是不是另有一番解釋？」

甘夫人點點頭道：「鐵大俠武功機智，果然兩皆不凡，不錯，我所說的存心二字，的確另有用意。」

包蓮兒道：「那就請甘夫人讓咱們增加一點見聞。」

甘夫人道：「敝師門有一種暗器名叫紅袖添香，它細如牛毛，只有半寸長短，射中人體立刻化去，不留一絲痕跡。」

包蓮兒道：「那是一種劇毒了。」

甘夫人道：「不，它只是瞬間痲醉，對人體並無傷害。」

包蓮兒道：「瞬間痲醉，不留痕跡，好一個紅袖添香。」

甘夫人道：「瞬間痲醉，她就可以予取予求，沒有人能够獲得天山雪蓮，入其囊中的只怕不在少數。」

包蓮兒道：「入其囊中？這是什麼意思？」

甘夫人道：「由以上這些解說，鐵夫人當然知道血鷹王並不是志在選婿了。」

包蓮兒道：「他是招攬部屬？」

甘夫人道：「不錯，血鷹王的手下，具有絕頂身手的有五人之多，具有一流功力的有十六個，一般勇士也就是黑騎士，約莫一萬出頭，這已經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他還可以號召天山南北路的土著，十萬大軍可以說咄嗟可成。」

鐵山面色沉重的道：「令兄轄境之內，有這麼一個心腹大患，當眞要食不甘味了。」

甘夫人一嘆道：「何止是食不甘味，簡直是如處倒懸。」

包蓮兒道：「都木塔既已擁有如此龐大的力量，他還要招攬人材作什麼？」

甘夫人道：「咱們曾經研究過，可能有下列幾種原因，一是他想擴充武力，招收領導黑騎士的高手，二是替蒙王哲別古台招攬人手，作興兵犯邊的準備，不管是那一種，對咱們都是不利的，看來風雲遽變，危機迫在眼前了。」

包蓮兒道：「有沒有解救之策？例如由令兄調集大軍，先發制人，將都木塔這股勢力予以徹底摧毀。」

甘夫人道：「家兄何嘗沒有這麼想過，只是羌笛怨遍佈西北，幾乎無所不在，大軍的調動怎能瞞得過他們。那不只是無法先發制人，倒會促使他們提前發難。」

包蓮兒道：「這麼說咱們是束手無策了。」

甘夫人道：「那也不盡然，咱們仍有一綫生機。」

包蓮兒道：「哦……」

甘夫人道：「我說過，我那小師妹玉瑪不只是天資英敏，武功至高，在大西北不作第二人想。」

包蓮兒道：「夫人是這麼說過。」

甘夫人道：「而且在羌笛怨組合之下，她的地位似乎十分之高，名震西北的黑騎士，她好像具有極大的指揮權力。」

包蓮兒道：「那又怎樣？」

甘夫人咳了一聲道：「如果能够制服玉瑪，將黑騎士收爲己用，咱們就能眞正的掌握西北，外憂內患也可在咱們的控制之中了。」

包蓮兒道：「這就難了，沒有人能接下她十招，怎麼能够將她制服？」

甘夫人道：「這個麼，咳！就看鐵

大俠肯不肯伸出援手了。」

鐵山道：「這麼說甘夫人是太抬舉我了，在下只怕會有負重託。」

甘夫人一嘆道：「鐵大俠如此謙虛，你就不該到大西北來了，既然沒有撥亂反正，救人自救之心，賢夫婦所爲何來？」

包蓮兒道：「夫人，拙夫只是江寧府的一個捕頭。」

甘夫人道：「一個捕頭却使三大豪門瓦解冰消，封疆大吏如坐針氈，鐵夫人，我說過，你們既然不想救人自救，又何必前來西北？」

包蓮兒道：「甘夫人誤會了，咱們是說此次前來西北的羣雄之中，身手超絕的大有人在。」

甘夫人道：「是有幾個，只是盜跖身手過人只能爲盜，小人的才能不見得比不過君子，他却只能作一個小人。」

包蓮兒道：「如此說來，這項任務非拙夫莫屬了。」

甘夫人道：「賢夫婦均非常人，應該知道犧牲小我，當仁不讓的道理。」

鐵山吁了一口氣道：「就算在下願意去鬥玉瑪，也無法防範她那紅袖添香。」

甘夫人取出一塊紅白間雜，形如鷄心的寶玉遞給鐵山道：「這是我師門之物，名叫寶鷄，將它佩在身上，可以百毒不侵，紅袖添香自然也不能傷你。」

鐵山瞧着那塊寶玉，却不敢用手去接，甘夫人微微一笑，將寶玉塞到包蓮兒的手中道：「這是一點小小的酬勞，賢夫婦一定要哂納。」

然後她取出一封信交給鐵山道：「家兄的行動可能已經被人監視，如何接近他還得鐵大俠動動腦筋，石師爺，請代我送客。」

回到客棧，尚曉春接着道：「怎麼啦？兄弟，瞧你們的臉色如此沉重，莫非與將軍夫人發生了不愉快之事？」

包蓮兒道：「那倒沒有，只是甘夫人不通情理。」

尚曉春道：「當眞麼？兄弟你說，甘夫人是怎樣不通情理了？」

當鐵山將會晤甘夫人之事，毫不隱瞞的說了出來，現在尚曉春明白了，他却皺起了眉頭。

他知道玉瑪是怎樣一個人，武功絕倫，貌比仙姬，在大西北，固然沒有一個女人能跟她一爭短長，就算放眼天下，能夠比得上她的也不會太多。

所以，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多如過江之鯽，能得她青睞一顧的却百不一見。

因此，這位風靡大西北的姑娘，年逾三十，還嫁杳無期，血鷹王無可奈何，才選擇比武招親一途。

雖然如此，不一定能如血鷹王之願，因爲玉瑪眼界極高，她如果不願意，血鷹王又能怎樣。

如果鐵山出馬，那就又當別論了，因爲他是一個出衆的，罕見的男人。

但，他是有妻子的，奪命蓮花包蓮兒色藝雙絕，如若跟玉瑪相比，那也是春花秋月，各擅勝長而已。

甘夫人屬意由鐵山去征服玉瑪，是十分明智的選擇，只是她沒有替包蓮兒設想，說她不通情理，應該不算過份。

但，除了鐵山，誰是最佳人選？

白馬銀槍尚曉春交遊頗廣，他却想不出誰還具有降服玉瑪的條件。

於是他十分爲難的搓搓手道：「天山北路的古城子，我有一位推心置腹的朋友。」

鐵山不知道尚曉春爲什麼提及這些，但知道他決不會無的放矢，因此只是唔了一聲。

尚曉春續道：「我這位朋友姓風名帆，一身輕功塞外無雙，所以贏得塞外風的美譽。」

鐵山道：「想不到塞外藏龍臥虎，武林奇人如此之多。」

尚曉春道：「我那位風兄弟除了輕功過人，他最大的長處是精通各族語言，與當地土著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我想跟賢夫婦介紹……」

他將語音拉長，然後嘆口氣道：

「賢夫婦不只是中原無立錐之地，邊塞只怕也難以容身，爲了苟全性命，只有求風兄弟將兩位隱藏於不爲人知的土著之中了。」

尚曉春的這番話，鐵山聽來神色如常，包蓮兒的粉頰却變得一片鐵青。

良久，包蓮兒才撇撇嘴道：「尚大哥，你們是聯合起來計算我了！」

尚曉春連聲否認道：「誰敢計算弟妹，我尚曉春第一個就不會饒他，說我跟別人聯合，咳，那妳是太冤枉我了。」

包蓮兒哼了一聲道：「想不到大哥也會演戲，好啦，我不反對他去會玉瑪就是。」

尚曉春抱拳一揖道：「弟妹豁達大度，不愧爲女中豪傑，曉春謹代表千萬受惠者致衷心的謝意。」

包蓮兒撇撇嘴道：「少來這一套，講愛國情操麼？我不懂，我只是相信我大哥，他不會辜負我的。」

尚曉春面色一肅道：「由伍四海的信中介紹，鐵兄弟頂天立地，不會辜負任何人，何況是自己的妻子。」

語音一頓，接道：「鐵兄弟，咱們那一天離開這裡？」

鐵山道：「明天吧，咱們在這兒待得太久會啓人疑竇的。」

尚曉春道：「好，那我就讓小徒轉告湘菱侄女兒一聲。」

鐵山道：「多謝尚大哥。」

翌晨他們由安西北上，經白墩子、紅柳園、馬連井子，逕向星星峽奔去。

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塞外荒蕪，春風不度，這段行程的艱苦自然不問可知。

更糟的是惱人的風沙，與熾熱的驕陽，似乎很容易引起旅客的煩燥與不安，如果這般旅客之中，有一些是一言不合，就拔劍而起的武林豪客，那就有熱鬧好瞧了。

不幸的是這條道路之上，正有不少這等橫眉豎眼，無事生非的人物，鐵山夫婦一行自然也走在這條道路之上。

「嗨！兔崽子，走開一點，別堵住大爺的路。」

說話的是一個絡腮鬍子，大塊頭，話是說得粗了一點，看情形好像他並無惡意。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碰到這等粗人，有些人是不會跟他計較的。

可能是他今天的運氣不太好，偏偏遇到滿腔委屈的包蓮兒。

「哼，道路寬得很，大牛大馬都能過，難道過不去你這條笨驢。」

大塊頭已經過去四五步，此時身形猛的一停，呼的一聲轉了過來。

「你在罵大爺？」

「我在罵笨驢，如果你是笨驢，本公子只好表示一點歉意。」

「嘿嘿……有膽量，如若你知道本大爺是誰，我想你會改變態度的。」

「這麼說閣下是大有來歷之人了？」

「不錯，三湘拳霸藍淮，你應該有過耳聞。」

三湘拳霸藍淮，在五年前泰嶽較技之時，曾以一雙鐵拳，連敗當今七大高手，雖然他並沒有奪得第一高人的榮譽，但三湘拳霸之名却也响徹武林。

包蓮兒沒有見過藍淮，但對三湘拳霸之名早已如雷貫耳，她却哼了一聲道：「聽說有這麼一個混小子，閣下如是見到他，請傳給他一個口信。」

「哦，什麼口信？」

「本公子想收一個隨從，希望他能屈就。」

「小子，你敢尋大爺的開心，大爺斃了你。」

鐵拳帶着勁風，以急雷撼山之勢，猛擊包蓮兒的左肩。

拳如閃雷，霸氣橫溢，如此厲烈的拳法，武林中實不多見，勿怪三湘拳霸能夠名震江湖了。

以包蓮兒一身卓越的功力，雖然不致於怕了他，要想勝過他却也不易。

一晃二十招，雙方竟然是旗鼓相當，誰也佔不到便宜，除非包蓮兒使出九九旋陀，縱然再鬥五百招，只怕還是一個不了之局。

鐵山見瞧熱鬧的越來越多，整條官道都被人羣堵了起來。

他不想太過突出，那會招惹上盛名之累的，於是他以傳音招呼道：「算了吧，蓮兒，三湘拳霸是魯莽了一點，但他不是壞人。」

包蓮兒自然知道三湘拳霸不是壞人，否則她早就使出九九旋陀，讓對方丟人現眼了。

如今鐵山這一招呼，她自然不願再鬥下去了，嬌軀一擰，便已閃出五尺，櫻唇一撇，哼了一聲道：「我並非怕你，是我大哥不讓我再打了。」

三湘拳霸道：「反正我贏不了你，不打就不打，不過咱們不打不相識，我希望咱們交個朋友。」

包蓮兒見三湘拳霸耿直爽朗，倒也對他生出好感，遂微微一笑道：「我不喜歡交朋友，要麼你跟我的大哥交吧。」

三湘拳霸藍淮先是一呆，然後哈哈一笑道：「也行，我不認識令兄，你總得替在下介紹一下吧。」

鐵山雙拳一抱道：「在下連鋼，他是舍弟連鐵，愚兄弟名不見經傳，與藍大俠訂交是高攀了。」

三湘拳霸道：「好說，在西北道上，不知道虎牙雙英連氏兄弟的只怕不多……」

他語音未落，人叢中忽然飄來一聲冷哼道：「別往臉上貼金了，三湘拳霸上不了台盤，虎牙雙英又算什麼東西！」

此人好大的口氣，瞧不起連氏兄弟不要緊，居然說三湘拳霸也上不了台盤，這是無知還是太狂？

不管什麼原因，三湘拳霸絕對嚥不下這口窩囊氣，身形一轉，瞪着人羣大吼一聲道：「有種，你就給大爺站出來。」

人羣忽的一分，是有人站出來了，三湘拳霸、鐵山夫婦，及尚曉春等幾乎全都爲之愕然。

來人只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錦衣公子，他身後却站立着十幾個名噪江湖的人物。

白山刀霸申達美、南嶺豹朱峭、無形劍皮桁、天山飄雪和幻幻、瓦上飛霜白如烟，這幾位全是名震江湖的一方巨擘，聲譽之隆，絕不在三湘拳霸之下。

他們站在錦衣少年的身後，瞧那般嚴謹的神色，就好像奴才侍候主子一般。

包蓮兒撇撇嘴道：「是有點氣派，趕明兒我要是發了財，也僱一些奴才來擺擺譜。」

錦衣公子長相不俗，不僅有一副英俊的面孔，而且身長玉立，有如鶴立鷄羣一般。

他向包蓮兒打量一眼，嘿嘿一聲冷笑道：「小哥兒，你在罵誰？」

包蓮兒身材嬌小，長得玉面朱唇，看起來的確像一個毛頭小夥子。不過錦衣公子也不算大，說起話來怎能這麼老氣橫秋？

（未完・八）

上文提要： 日月堂的人和衆掌門人、羣雄在洞窟內互相動起手來，宇文望、藍守乾邊打邊退，反將衆人困在洞中，程明山將一凡道人捉住，要他領路出洞，他們發現老神仙郝元、菩薩威盟主、還有僞裝的少林掌門、白鶴觀主、九宮門、八卦門、形意門的掌門人，他們諉稱被囚在洞中的各掌門人是假的，雙方各執一詞，只好洗容辨認，大家坐下來共同辨認眞假……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刀開明月環

元兇授首　武林太平

劉子賢「呃」了一聲，往後便倒。

程明山根本沒有看到有人暗算他，心頭吃了一驚，急忙伸手朝他鼻孔探去，劉子賢中人暗算，踣地之時，業已氣絕，一時不由大怒，霍地站起，怒聲道：「是甚麼人暗算了他？」

宇文望陰惻惻哼道：「劉子賢背叛本堂，死有餘辜，但可惜不是死在本堂律條之下的。」

程明山道：「那會是甚麼人害死他的。」

宇文望冷笑道：「他和你們站在一起，那自然是有人怕他說出秘密來，才暗中加害他的了。」

程明山當然不相信劉子賢是自己這邊的人害死的，但又沒看到出手的人，事無佐證，自然不好說是對方的人出手的，何況對方的人距離較遠，要待一舉把他致死，應該也不可能，不覺朝劉子賢屍體歙然道：「劉兄，只管安息吧！在下只要找出兇手來，定然會爲你報仇的。」

「砰！」就在此時，只聽一聲巨響，大廳前面中間兩扇石門突然被一股大力撞開！

（方才宇文望退入屏後，石壁闔起之時，大廳前面中間兩扇大門也無聲無息的闔起，把衆人困在大廳之上，後來一凡道人長劍點開屏後石壁門戶，郝元等人從後面走出，前面廳上大門，一直並未開啓，直到此時才被人撞開。）

大家聽到這聲巨響，雙方的人都不禁回頭朝大門望去。

只見中間兩扇廳門開處（大廳共有六扇長門，方才大家進來之時，也只有中間兩扇是開着的），走進來的却只是兩個人。

前面一個是花白頭髮，額上戴着黑布包頭的藍衣老婦，生得臉長如驢，目光炯炯，嘴唇間露出兩顆尖尖的大皰牙，生相極爲兇獰。

後面一個一身黑色衣裙，連臉上都蒙着一層黑紗的女子，她衣服雖然寬大，但走路之時，可以看出她身材婀娜，一望而知是個少女。

程明山一眼就認出那藍衣老婦正是自己在徐州興國寺大佛耳中遇見的怪老太婆，後面黑衣女子身形更熟，她豈非就是林秀宜？

那藍衣老婦人目光炯炯，一下落到郝元身上，登時綠光大盛，呷呷尖笑道：「郝元，你沒想到老婆子會找上你吧？」

郝元看到她目露綠光，心中暗道：「此嫗莫非會是玄陰門的人？」一面平靜的道：「你是甚麼人？」

藍衣老婦人厲笑道：「你還沒想得出來麼？」

郝元道：「你是玄陰門的人？」

藍衣老婦人道：「不錯，老婆子是玄陰門碩果僅存的人，三十年前，你爲了攫奪本門『玄陰眞經』，把先父和我同門師兄弟二十一人悉數喪生在你

『摧枯掌』下，總算漏網了一個老婆子，今天才能找上門來。」

郝元道：「你找老道是想報仇來的了？」

「不錯！」藍衣老婦人呷呷尖笑道：「老婆子要報的仇，有公私兩種，公仇，你幾乎滅了玄陰門，老婆子以牙還牙，自然也要滅了你的通天觀；私仇呢？那是殺父之仇，老婆子更非手刃你這老毛賊，挖出你的心肝來不可！」

「哈哈哈哈……」郝元仰天長笑道：「你應該先報公仇，再來找老道，如果先找老道，那只怕公仇私仇都會報不成。」

「誰說我報不成？」藍衣老婦人呷呷厲笑道：「老婆子到這裏來之前，先去通天觀放了一把火，你老毛賊門下不是有十二個門徒嗎，老婆子把他們放倒之後，點來點去，都少了五個，另外你有上百徒孫，老婆子也不爲已甚，只一一點廢了他們的武功……」

郝元大笑道：「通天觀豈是像你說的這樣容易對付？那也不成爲通天觀了。」

「你不信？」藍衣老婦人尖笑道：「老婆子人手當然不多，只有咱們師徒兩個人，但要放倒你通天觀區區百十個人，老婆子不過是舉手之勞的事，現在已經過了一天，通天觀大概早已成了一片瓦礫了，你七個門徒，也已一齊葬身火窟之中，不過老婆子不想讓你還有五個門徒漏網，所以先要問你老毛賊的那五個毛賊徒弟到那裏去了？」

程明山突然心中一動，暗道：「這假扮少林慧通大師等五人的，莫非就是郝元的五個門人不成？」

郝元聽她說得不像有假，一張紅又嫩的嬰兒臉上，神色漸漸凝重，目射稜光，沉喝道：「這麼說，你眞的毀了老道的通天觀了？」

藍衣老婦人道：「老婆子問你，還有五個人呢？」

郝元大笑道：「很好，你勝了老道再問不遲。」

宇文望道：「此人到了日月堂，還敢如此說話，總護法何須親自動手，兄弟叫人把她拏下就是了。」

這下大家都聽到，郝元原來還是日月堂的總護法！

藍衣老婦人目光一橫，沉聲道：「宇文望，今天你的大限大概也到了，不用老婆子出手，各大門派也不會放過你的，但你莫要惹老婆子，否則你更會吃不完兜着走呢！」

郝元霍地站起，朝侍立身後的林秀娟一招手，說道：「取老道劍拂來。」

林秀娟嬌聲應是，雙手把劍拂遞上。

郝元手中指套住拂柄穿着的金絲索，然後接過一柄形式奇古的長劍，右手嗆的一聲掣出長劍，左手隨手把劍鞘交給林秀娟，目中神光湛然直注藍衣老婦人，喝道：「你劍呢？」

藍衣老婦人右手一抬，從她左手大袖中取出一柄兩尺來長的細刃黑劍來。

這劍看去毫無光芒，只是一把鐵劍，而且劍身之細，僅只普通長劍的一半，左手大袖一翻，握着一支黝黑的劍鞘，看去也是鐵製的。

郝元目光一動，嘿然道：「玄陰劍。」

「郝元，你果然識貨！」藍衣老婦人尖聲道：「老婆子要爲玄陰門復仇，自然要用玄陰劍取你性命了。」

「好！」郝元道：「老道就讓你佔先，你可以發招了。」

藍衣老婦人道：「且慢！」

她玄陰劍一指在場衆人，說道：「少林、武當、華山、六合、八卦、形意等各大門派掌門人都在這裏，老婆子要他們作個證人，郝元，你有甚麼遺言，可以先說出來，等到動上了手，就沒有機會再說了。」

她明明看到菩薩坐在中間，却沒說有盟主在場，而且指的却是各大門派這邊的掌門人，也沒指那五個跟隨菩薩同來的慧通大師等人，這就很明白的不認爲那幾個人是掌門人了。

郝元聽得心頭大是惱怒，仰天發出一陣聲如裂帛的大笑，說道：「你認爲老道這樣不堪一擊麼？」

藍衣老婦人道：「老婆子還可以告訴你，你老毛賊死後，你五個門徒，我一樣不會饒過他們的。」

郝元怒極，厲聲道：「多說無益，你可以出手了。」

藍衣老婦人道：「老婆子讓你先發劍，這樣可以使你死而無怨。」

她一句話，激得郝元無法忍受，本來一張又紅又嫩的嬰兒臉上，此刻由紅轉紫，由紫轉青，滿臉呈現出一片青氣。

本來笑口常開的老神仙，此刻幾乎變成了獰厲的惡鬼，手中長劍一豎，左手一支白玉拂塵朝前面一揮，大喝道：「好，老道那就佔先了。」

呼的一聲，長劍直劈過去。

他一向被人稱爲老神仙，自詡年已百歲以外，其實八九十歲總是有的，江湖上人從來也沒有人看到他和人動過手，因此此刻他和藍衣老婦人動手，敵我雙方的人，都不覺靜止下來，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兩人的身上。

郝元果然不愧是通天觀主，嶗山七十二觀的領袖，光是這一劍就虎然有聲，一道匹練般劍光像電射般捲出，氣勢之盛，就非同小可。

藍衣老婦人手中只是一支細劍，自然不敢和他硬拚，身形一動，就讓了開去。

郝元大笑一聲，掄劍橫掃，攔腰揮出，一道劍光有如匹練橫飛，劍風虎然有聲，站在兩丈以外的人都感到

銳利的鋒芒逼人而來。

藍衣老婦人依然沒有還手，晃身閃了開去。

程明山眼看郝元劍勢凌厲，藍衣老婦只怕不是他的對手，心中暗道：「林秀宜曾兩次暗中相助，若是她師父不敵之時，自己暗中出手相助，也是應該的了。」

他早已存有此心，故而從藍衣老婦進入大廳之時，他一直不曾退後，此時也正好站在兩人的中間，目光只是注視在郝元劍光。

阮清音輕輕扯了一下荆一鳳的衣裙，湊着她身邊，悄悄聲道：「鳳妹，妳可曾看出來了？」

荆一鳳只當她指兩人比劍之事，回頭問道：「阮姐姐，妳說看出甚麼來了？」

阮清音道：「那個蒙着臉的黑衣女子呀！」

荆一鳳悄聲問道：「她怎麼呢？」

阮清音道：「妳沒看到她進入大廳之後，眼睛不時的瞟着他呢！我想，她一定是明弟的熟人了。」

自從藍衣老婦進來之後，大家的目光一直落在藍衣老婦人身上，就沒有人去注意黑衣女子，阮姑娘是個心細如髮的人，何況她一顆心都在明弟身上，自然早就發現了。

荆一鳳低「啊」一聲，說道：「我沒注意她，她莫非就是……」

她剔透玲瓏，一下就想到這蒙面黑衣姑娘是林秀宜了。

只是她不敢說出來，因爲林秀宜的姐姐林秀娟就在郝元身邊，萬一自己說出林秀宜的名字來，給對方的人聽去，總是不好。

阮清音道：「原來你也知道她是誰了。」

司空玉蘭擠到兩人身側，低聲問道：「阮姐姐、荆姐姐，妳們在說甚麼呢？」

阮清音道：「沒甚麼，我們是在猜兩人這場鬥劍，誰勝誰敗。」

司空玉蘭悄聲道：「妳們不是在說程大哥麼？」

她一顆心也在程大哥的身上。

荆一鳳臉上一紅，道：「他有甚麼好說的？」

司空玉蘭道：「啊，二位姐姐原來沒有看出來呢！」

荆一鳳含笑問道：「妳看出甚麼來了？」

程明山認識林秀宜，林秀宜在路上給程明山送紙條的事兒，司空玉蘭自然不知道了。

司空玉蘭道：「妳們沒看見程大哥的眼神，他一霎不霎的注視着那老雜毛的劍勢，好像要幫那老太婆呢！」

這幾句話的工夫，郝元已經劈出了十幾劍，此人果然功力深厚得可怕，一柄長劍大開大闔，劈出來的劍招，居然一記强過一記！

藍衣老婦始終沒和他交手，只是東躲西閃的閃避着對方劈來的劍勢。

須知要躲閃郝元的劍勢，可也不是易事，他這十幾劍，把一柄長劍劈得迴環如輪，一丈方圓，盡在劍光繚繞之中。

但藍衣老婦身法奇快，有如魅影一般，人影一閃即杳，老實說雙方在場的人中，只怕很少有人能看得清她的身法。

郝元劈到第十三劍上，不覺呵呵一笑道：「妳要向老道尋仇，自該和老道放手一搏，這樣東躲西閃，連老道的一招都不敢接，還和老道動甚麼手？」

他心裏當然也十分驚駭，以他的功力，這樣一十三劍，都被她輕易躲過，對方雖然一劍未發，仍可看出她是一個勁敵，因此他話雖出口，手上却絲毫不敢大意！

藍衣老婦呷呷尖笑道：「誰說老婆子不敢接了？」

「鏘」！話聲未落，大廳上登時爆出一聲金鐵擊撞的大響！

雙方的人，誰也沒看清楚藍衣老婦這一劍如何出手的？

這許多人中，只有程明山看清楚了，那是藍衣老婦左手那柄黝黑的劍鞘擊在郝元的劍身上發出來的一聲金鐵狂鳴！

不知她手中這支黝黑的劍鞘是何物所製，這一下擊撞，居然把郝元一柄長劍齊柄震斷！

藍衣老婦似是早已智珠在握，這一擊對方長劍非斷不可，因此在劍鞘擊出之時，右手兩尺長的細劍比閃電還快，兜胸刺出。

郝元做夢也沒想到自己長劍會被對方一下震斷，但他對藍衣老婦當胸刺來的一劍竟然渾似不見，左手白玉拂塵突然一抖，朝藍衣老婦當頭揮去！

藍衣老婦右手細劍直刺而出，並未變招，左手黝黑劍鞘隨着朝上架起！

一蓬雪白的拂絲一下纏在黝黑的劍鞘上，這下兩人各自使上了全力。

郝元拂塵下壓，因爲他拂絲已經纏住劍鞘，非要藍衣老婦放棄劍鞘，往後疾退，否則就非和他硬拚眞力不可。

藍衣老婦當然不肯放棄劍鞘，只好也使出全力，朝上硬架，她非挺住不可。

最使人看得觸目驚心的，還是藍衣老婦那支細劍，因爲郝元對她當胸刺去的一劍渾似未見，此時已被藍衣老婦一下刺中前心。

劍是刺中了，而且不偏不倚刺在郝元的心口上，但細劍雖然細而鋒利，却沒有刺得進去，現在頂在郝元心口的細劍已經像彎弓一樣頂得彎了！

大家這才恍然大悟，這位老神仙居然練成了某一種絕高的氣功，全身刀劍不入！

藍衣老婦若論修爲，自然不如郝元遠甚，她雖然用劍鞘架住了郝元的拂塵，但不過一瞬之間，她已漸感不支，一頭花白頭髮不住的飄動，左手劍鞘也在一寸一寸的往下落去！

林秀娟站在老神仙身後，一眼看到藍衣老婦細劍刺中老神仙心口，心頭不禁大吃一驚，口中驚呼一聲：「老神仙……」

一下搶出，朝老神仙撲了過去。

她是老神仙的妾侍，一時情急，朝前撲出，也是人情之常，因此也沒人去阻攔她。

郝元大笑道：「秀娟，老神仙不會有甚麼……」

話聲未落，突覺背後「靈台穴」上一痲，這是他的「罩門」所在，心知中了暗算，不覺怒喝一聲：「賊婢膽敢暗算老道？」

右手往後一揮，劍柄脫手向後打出。

林秀娟把一支淬毒針刺入郝元「靈台穴」，急急往後躍退，但已是遲了一步，但聽「噗」的一聲，一個劍柄整整的沒入她胸膛之中，口中慘叫一聲，往後便倒！

「罩門」被破，郝元一身眞氣登時盡洩，隨着他右手揮出劍柄的同時，藍衣老婦的一支細劍也「噗」的一聲刺入郝元胸口，透胸而過！

郝元睜大雙目，眼看整支玄陰劍沒入胸口，身軀不期起了一陣顫動，口中忽然厲聲道：「老虔婆，妳好深的計謀，原來這姓林的丫頭是妳門下，老道這支松紋古劍，也是她使的手脚……」

藍衣老婦尖聲笑道：「等你明白，已經來不及了！」

飛起一脚，把郝元踢了開去。

這原是一瞬間發生的事，菩薩、宇文望、藍守乾等人距離較遠，一時間措手不及，無法援救。

那跟着菩薩同來的少林慧通大師、天鳴道長、竹逸先生、封自清、祝南山五人，因爲要和各大門派中的五人（慧通大師等）較量眞假，站得較近，此時首先朝藍衣老婦搶了過來。

這邊各大門派之中，慧通大師、天鳴道長、竹逸先生、封自清、祝南山五人，眼看對方五個假冒自己的五人衝了出來，也正待朝前迎去。

藍衣老婦一脚踢開郝元屍體，口中呷呷尖笑道：「五位掌門人不用過來，這五人是老毛賊的門徒，老婆子要照單全收。」

她話聲甫出，雙手齊揚，打出一蓬黑絲，向五人迎面電射過去。

這同時，但聽「嗤」的一聲，一蓬千百縷黑絲，同時從斜刺裏射出，朝五人背後射到。

原來那面蒙黑紗的林秀宜，在師父得手之時，早已悄悄移動，到了那五人身側不遠，五人這一搶出，她就已落到了五人身後的側面了！

那五個假扮慧通大師的人，正是郝元的五個門人，一身所學，也算得是武林中的頂尖高手，就算藍衣老婦師徒兩人前後夾擊，這兩蓬毒針，照說原也休想傷得了他們。

但藍衣老婦早就算準他們武功高强，在這蓬毒針之中，夾雜了毒粉、迷香。這前後兩蓬暗器，既然雜有毒粉、迷香，只要聞上一點，就會使你失去抗力，何況這前後兩蓬毒針少說也有三、四百支之多，只要你中上一支，即可毒發致死！

五個人發現前後兩蓬毒針之時，鼻中已經聞到毒粉，連轉個念頭都來不及，一下全都倒了下去。

在這同時藍守乾正好縱身掠出，眼看林秀宜站在側面施放暗器，口中一聲大喝，揮手一劍朝林秀宜身後劈落。

程明山沒待他長劍劈落，右手一招，施展「擒龍功」，一下把他身子吸得往前衝出了三步，再施「縱鶴功」，向右側推去。

他這下使的「縱鶴擒龍」神功，當眞拿揑得恰到好處，好像藍守乾自己仗劍朝前衝來，又朝右首掠出，正好把自己送到了兩蓬毒針交滙之處，一聲沒作，跟着郝元門下五個門徒一起撲到地上。

宇文望看得大怒，大喝道：「圍住他們，一個也別讓他們活着出去。」

這一聲大喝方落，大廳左右兩邊石壁中間，突然裂開一道寬闊的門戶，從裏面閃出二、三十個人來。

屏後，同時也出現了幾個人，那是厲山君和他兩個徒弟厲老大、厲老二，另外還有兩個身穿藍袿，年在五旬以上的老者。

簡叔平大笑一聲道：「宇文堂主原來早就埋伏了高手，準備和咱們一拚了，那何不早些說明白了，早些動手，也不用浪費這些時光了。」

宇文望怒笑一聲，目光却朝程明山投來，大聲喝道：「程明山，你看清楚了，今日之局，你們一個也休想生離此地，你只要放下兵刃，老夫可以放你一條生路。」

荆一鳳披披嘴道：「你的條件，大概是要大哥釋放你的寶貝兒子了？依我勸告，你趕快放下兵刃投降，還有父子重逢之日，否則這座石窟，就是你們這些賊人的葬身之地了。」

程明山朗聲道：「宇文望，你只管放心，就算你們這批出賣日月堂的人全數覆滅了，在下也不會難爲你兒子，他可以平平安安的過一生，也可以替你宇文一家留傳香火，因爲他已被在下廢去了武功，只是一個平常人而已。」

宇文望聽得兒子被他廢去了武功，心頭怒不可遏，厲笑道：「那好，老夫也把你擊下，廢去你的武功……」

喝聲中，雙手迅快從腰間撤出一對日月雙環，朝程明山逼了過來。

程明山看他撤出雙環，不由想起雙環鏢局總鏢頭晏長江使的也是雙環，這就問道：「宇文堂主，那晏長江不知是甚麼人？」

宇文望道：「老夫次徒，可是也喪在你手下的麼？」

程明山道：「一點不錯，是在下把他劈了。」

「好極！」宇文望切齒道：「看來眞正和日月堂作對的，就是你姓程的小子了！」

呼的一環，揮手砸來。

程明山身形向右移開一步，「嗆」的一聲，手握刀柄，掣出了紅毛寶刀，沉喝一聲道：「宇文望，你出賣日月堂，陰謀顚覆江湖各大門派，罪大惡極，你兒子可以不死，你却非死不可，看刀！」

右臂一振，寶刀平胸橫推而出，這一刀精芒如虹，氣勢凌厲，宇文望身形半旋，左手鋼環閃電朝向左肩砸去。

阮清音長劍一指勞乃通，凜然喝道：「勞乃通，你身爲九里堡總管，戚菩薩對你信任有加，視如心腹，你居然喪心病狂，私通日月堂叛徒，出賣九里堡，賣主求榮，不惜暗害主人，可知今日該有甚麼下場麼？」

勞乃通身軀一震，怒聲道：「丫頭，妳胡說些甚麼？」

阮清音喝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以僞易眞，把戚菩薩藏在何處了？」

勞乃通咬牙哼道：「看來今晚留妳不得。」

抬手掣劍，直向阮清音奔來。

阮清音冷笑道：「留不得的應該是你！」

長劍一揮，迎了上去，兩人立時動上了手。

荆一鳳掠上身去，一下欺到金奇面前，喝道：「金奇，我舅舅是死是活，你應該知道，你且看看形勢，就該明白日月堂覆滅在即，你總有個打算吧？願意戴罪立功，還是意圖頑抗……」

金奇臉色發白，忙道：「表小姐，小的……小的……願意……」

荆一鳳道：「那你就該放下兵刃。」

「是，是。」金奇雙睛亂轉，口中連應了兩聲「是」，突然長劍一抬，朝荆鳳一當胸就刺。

司空玉蘭哼了一聲，長劍斜撩而出，「噹」的一聲架開金奇的劍勢，荆一鳳抖手一劍，扎入他胸膛，冷笑道：「好個惡賊，這是你的報應。」

金奇一聲慘號，往後便倒。

司空玉蘭道：「我看他兩顆眼珠亂轉，就不懷好意。」

荆一鳳笑道：「謝謝妳，其實我早就知道他居心不良了。」

司空玉蘭道：「荆姐姐，我們要不要找幾個對手去試試劍？」

荆一鳳道：「不用了，程大哥和阮姐姐正在動手，我們就在這裏替他們掠陣吧！」

這時大廳上的人，幾乎全已動上了手！

慧通大師、一寧子、一淸子、和反正過來的一凡子，以及伺候少林方丈的八名護法弟子，都站在上首，面對着從屏後出來的厲山君、厲山二厲，兩個面目冷森，身穿藍布大褂的老者，雙方尚未交手。

這時從大廳東首閃出來的十幾名日月堂高手，由華山華鳳藻和六合徐子桐、九宮竹逸先生、八卦封自清、夏濤聲等五人仗劍截住。

從大廳西首閃出來的十幾名高手，則由丐幫幫主簡叔平、形意門祝南山、荆雲台、齊大椿、竇金樑、蕭道成五人各仗兵刃截住。

藍衣老婦自顧自朝大廳門首走去，回頭叫道：「徒兒，這裏沒咱們的事了，咱們走吧！」

林秀宜雙手抱着姐姐林秀娟的屍體，跟隨師父後面，走近廳門，忍不住又回身看了正在和宇文望動手的程明山一眼，心裏叫道：「程大哥，我要走了，但願你……」

藍衣老婦嘿然道：「徒兒，他不是妳的，妳死了這條心吧！」

兩條人影，悄然離去。

廳外，大天井上，由少林壽通大師爲首，率同羅漢堂十八名弟子，此時也正在和日月堂圍攻的人，展開搏鬥，禪杖、刀光，打得十分激烈。

* * *

厲山君是黑道上最著名的高手，他在此地出現，使得慧通大師和一寧子都只好站停下來，這二位一派掌門自然知道這魔頭武功高不可測，憑自己兩人能不能敵，尚在未定之天！

厲山君巨目一掄，嘿然道：「少林方丈，武當掌教，也在這裏湊熱鬧，無怪日月堂被鬧得天翻地覆了。」

「阿彌陀佛。」慧通大師一手拄着禪杖，單掌打訊，說道：「老施主這話錯了，百餘年來，日月堂一向是最受武林同道尊重的地方，少林、武當二派，怎敢來此尋釁，實因宇文望出賣日月堂，如今已成爲清廷的鷹犬。」

「胡說八道，簡直是胡說八道！」厲山君剛愎自用，一向沒把少林、武當放在眼裏，大聲喝道：「老神仙還會說謊？他要老夫加盟日月堂，領導江湖黑道羣雄，爲日月堂出力，老夫和他相交數十年，他豈會欺騙老夫？你們這些自稱名門正派的人，才是清廷鷹犬，才想覆滅日月堂，有老夫在此，只怕你們未必得逞！」

一寧子打了個稽首道：「老施主果然受了郝元的矇騙，宇文望出賣日月堂，受他主子之命，不但要消滅江湖各大門派，只怕也要一舉消滅江湖黑道朋友，他主子才可以高枕無憂。」

厲山君道：「你們這些話，老夫如

何能信？」

「哈……哈……啾……」大廳石樑上，忽然有人打了個噴嚏，嘻嘻笑道：「你不相信，有甚麼關係？只要大家相信就好了。」

大家沒想到石樑上居然有人，此刻聽到有人說話，一時不知敵友，忍不住全都抬頭朝樑上望去。

厲山君沉聲道：「樑上是甚麼人，還不給老夫下來？」

樑上那人嘻的笑道：「是小老兒，賣梨膏糖的。」

隨着話聲，颼的一聲，跳下一個頭盤小辮的瘦小老頭，手裏捧着一個黃綾小包袱，朝厲山君拱拱手，擠眉弄眼的笑道：「小老兒是跟着各位大掌門人看熱鬧來的，因爲人多口雜，小老兒雜在人叢裏，看不清楚，所以騎在石樑上，看他們比把式也看得清楚一些，方才給你們這一爭論，小老兒一向嘴快，所以，所以忍不住說句公道話。」

這人正是在黃河底賣梨膏糖的張老實！

「又是你！」厲山君雙目冷芒閃動，沉笑道：「小老頭，你究是何人，好像一直和老夫過不去，簡直是陰魂不散，很好，咱們遇上過幾次，從沒好好較量過，今天咱們就得好好較量較量。」

「慢來！」張老實把黃綾包袱往左脅一挾，搖着手道：「今天小老兒不能和你動手，你劈來一掌，小老兒若是閃躲不及，這寶貝給你打碎了，那就得滅九族，滅九族你懂不懂？那就是連你舅舅的爹娘，老婆婆的老奶奶，兒子的老丈人、丈母娘，還有，小老兒也算不清，反正一個個都要綁赴法場，卡察一聲祭刀。」

厲山君怒目喝道：「老夫問你究是何人？」

張老實聳聳肩，笑道：「你一定要問，小老兒叫張老實，其實這個名字，是小老兒五年前在黃河底賣梨膏糖時才取的，從前不叫張老實。」

厲山君道：「那你從前叫甚麼？」

他吃過他的虧，自然要問個清楚。

張老實嘻的笑道：「小老兒從前那少說也有六七十年了，有個朋友，他也姓厲，嘻嘻，和你老一個姓的，他叫……叫做……厲阿毛，他是個瘌痢頭，頭上毛不多，小老兒左手天生多一個指頭，他叫我小六子，其實小老兒姓公孫。」

他左脅挾着黃綾包袱，忽然左手一伸，大拇指上果然多出一節手指。手伸了出來，但挾在脅下的黃綾包袱居然並沒有掉下來。

厲山君這一瞬間變了臉色，睜大雙目，神情震驚的道：「你是公孫老人家。」

慧通大師和一寧子也聽得悚然一驚，眼前這個瞧不起眼的小老頭，竟會是昔年大大有名的六指神翁公孫高！

張老實嘻的笑道：「嘻嘻，其實你小時候也見過小老兒，那年你正在練『大風掌』，大風起兮甚麼的，你爹看你練得荒腔走板，給了你一個嘴巴……」

厲山君背後的厲老大道：「難怪師父看我們練不好，老是打咱們嘴巴。」

厲老二接口道：「師父是師公教出來的，自然跟師公學來的了，將來咱們教徒弟，他不會，咱們也一樣給他一個嘴巴。」

這兩個寶貝傻呼呼的也不知道這是甚麼時候。

厲山君聽得大怒，雙手突然朝後揮去，「啪」「啪」兩個耳光，打得厲山二厲驚「啊」一聲，再也不敢作聲。

厲山君朝張老實拱拱手道：「你老果然是公孫老人家，晚輩實是有眼不識泰山，還望老人家恕罪。」

公孫高（張老實）嘻的笑道：「你有眼不識泰山在這裏呢！」

他把挾在脅下的黃綾包袱打了開來，裏面是一個盤龍朱紅小箱，一面說道：「這是小老兒從石樑正中間順手牽羊拿來的，嘻嘻，小老兒摸到這隻百寶箱，先前還當發了橫財，那知裏面放的竟是連揩屁股都嫌髒的東西。」

一手掀開蓋子，大家目光一注，竟是一疊黃綾恭楷的「聖旨」。

公孫高拿起一張，翻了開來，讓大家觀看，一面大笑道：「宇文堂主，這是你升官發財的勞什子吧？啊，眞了不起，你一面當堂主，一面還是皇帝老兒的四品侍衛呢！」

厲山君一張臉登時紅得發紫，怒哼一聲，反手一掌往後拍去。

厲老大、厲老二還當師父又要打他們耳光了，趕緊一左一右閃了開去。

「啪！」這一掌打得又重又響，拍在一個宇文望手下的臉上，直打得那手下一個人連轉了兩個圈，張嘴連血吐出四五顆門牙。

厲山君朝公孫高和慧通大師、一寧子拱拱手道：「厲某糊塗，請二位掌門人恕罪。」

說到這裏，雙掌連拍了兩下！

這兩記巴掌，發出的聲音如兩塊鐵板相撞一般，錚錚有聲，接着洪聲喝道：「大家住手，諸位之中，凡是跟隨厲某來的朋友，不用打了，厲某誤信人言，沒想到日月堂宇文望竟是官家的鷹爪，厲某邀約諸位來此，當眞是對不起朋友，大家回去吧，不過回去之後，對今日之事，最好隻字莫提，好了，厲某謝謝諸位好朋友。」

說完，連連拱手。

這東西兩首正在和各大門派掌門人拚搏的三十幾個人中，至少有二十幾個都是黑道上有名的高手，也都是由厲山君出面號召而來，大家聽了厲山君這番話，不由得面面相覷，各自

朝厲山君抱拳為禮，紛紛朝外掠去。

其餘十幾個人雖非厲山君約來的，但眼看日月堂大勢已去，也跟着一哄而散，各自奔了出去。

厲山君朝公孫高再一拱手，也帶着兩個名雖徒弟，實是他兒子的厲山二厲，和兩個藍布大褂的老者一起往外走去。

刹那之間，大廳上刀光劍影的激烈拚搏一齊停止，走了這許多人，登時冷落下來。

公孫高望着厲山君三人後影，聳聳肩笑道：「厲阿毛這兒子不過糊塗一些，本性還算不錯。」

慧通大師合十道：「阿彌陀佛，貧衲沒想到老施主竟是前輩高人，今天若非老施主出面點化，這場拚搏，誰能把殺戮消弭於無形，老施主眞是功德無量。」

「方丈大師好說。」公孫高連連還禮，聳着肩道：「這裏沒小老兒的事了，二位掌門人想吃梨膏糖的話，小老兒的攤子就在徐州黃河底。」

他不待人家回答，雙脚拖着皮鞋，梯梯他他朝外就走。

一寧子歎息道：「這位公孫老施主，眞是武林中罕有的奇人。」

等大家回頭看去，六指神翁公孫高也在沒人注意之時，悄悄的溜走了。

如今這座偌大的廳上，只有兩對尚未住手，一對是阮清音和勞乃通，另一對則是程明山和宇文望。

阮清音一手「準提劍法」，施展開來，不但劍勢綿密，一個人好像生了十七八條手臂，揮舞着十七八支長劍，勞乃通如何能敵，早已落盡下風。

荆雲台大聲喝道：「勞乃通，你追隨莊主數十年，也不無微勞，此時再不棄去長劍，眞要死在阮姑娘劍下，不但白白送掉一命，還落個臭名，你划得來麼？荆某念你一時糊塗，受人之愚，只要從此革面洗心，從新做人，我可以保證大家都會原諒你的，你還不醒悟，更待何時？」

勞乃通在阮清音一片劍光之下，早已打得膽顫心驚，何況日月堂大勢已去，他豈會看不出來，聞言顫聲道：「荆大爺，在下還能贖罪麼？」

荆雲台道：「自然可以，只要戚莊主不死，荆某保你無事。」

勞乃通一下丟去手中長劍，說道：「莊主沒死，他只是服了『冬眠』的藥，好好的睡在九里堡地室之中。」

阮清音長劍連點，制住了他身上幾處大穴，說道：「那好，只要回轉九里堡，救出戚莊主，你就可沒事。」

勞乃通臉有愧色，俯首道：「在下該死，荆大爺，在下都聽你的。」

荆雲台道：「你跟隨我姐夫多年，姐夫沒事，你仍可以當九里堡的總管。」

現在剩下來的只有一個宇文望了，他眼看大好前程從此斷送，大家都在遠遠的圍了上來，今日就是要想突圍，也已萬無可能，一時橫上了心，把手中一對日月雙環，舞得呼呼生風，着着俱是進攻招式，當眞是豁出了命去，妄想拚一個得一個。

古人說得好，一人拚命，萬夫莫當，宇文望本是武林中數一數二的高手，這回拚上了命，就像瘋狂了一般，雙環攻勢，綿綿不絕，銳不可當！一時把圍在四週的人，都看得怵目驚心，緊張無比！

但他的對手却是程明山，一柄紅毛寶刀，展開「天龍劍法」，刀光繚繞，一道又一道的青虹，像匹練般朝宇文望圈去。

兩人打到現在，差不多已有兩百招以上，兀自難分勝負，那是程明山希望把宇文望制住，逮個活的；但宇文望一身修為，只在程明山之上，不在程明山之下，要想制住他那有這般容易？

簡叔平看出雙方相持不下的情形，這般兩虎相爭，必有一傷，這就悄悄和慧通大師、一寧子、華鳳藻等人計議，對付宇文望這等罪大惡極之人，不用講究甚麼江湖規矩，程老弟一個人擊不下，不如大家出手，一舉把他擊下就好。

荆雲台笑道：「簡幫主，如果大家一齊上，豈不抬舉了宇文望？兄弟覺得程老弟直到此時，一直不曾使出厲害殺着來，其原因只是想擒活口罷了，其實宇文望罪惡昭彰，鐵證如山，不須再要活口，咱們只須提醒程老弟一聲，格殺勿論就可以了。」

華鳳藻點頭道：「荆兄說得極是，此人百死不足以蔽其辜，就要程老弟下手好了。」

徐子桐道：「好，就由兄弟來告訴他。」

話聲一落，就朗笑一聲：「程老弟聽着，各大門派掌門人一致決議，日月堂主宇文望，出賣日月堂，鐵證如山，罪無可逭，不需再留活口，程老弟只管放手施為，當場格殺勿論。」

他口音清朗，這番話，無異宣布了宇文望的死罪。

宇文望聽得大怒，厲笑道：「你們這些叛逆，再加上幾個，老夫也不在乎。」

他這聲「叛逆」，不由激起了程明山的怒火，大喝道：「你才是日月堂的叛徒，事到如今，你還至死不悟？那就莫怪在下不客氣了。」

宇文望厲笑道：「小子，你能把老夫怎樣？」

雙環突然一緊，電閃雷奔朝程明山當頭砸下。

程明山大笑一聲道：「宇文望，你授首吧！」

右臂一振，紅毛寶刀一片刀光立時暴漲，但見一道青瑩瑩奇亮刺目的光芒電射而起，緊接着就是「噹」「噹」兩聲，宇文望手中日月雙環和刀光一觸，立被劈作兩半！

刀光直落，宇文望連哼聲也沒有，一個人就被劈作了兩半，倒在血泊之中。

程明山長長舒了口氣，才回刀入鞘。

慧通大師雙手合十，說道：「阿彌陀佛，程少施主為武林除害，眞是一件莫大功勞，如今元兇授首，咱們此行任務已了，日月堂被脅從的人，務體上天好生之德，從寬發落。」

徐子桐大笑道：「大師以為日月堂還有人麼？」

慧通大師道：「難道宇文望手下，都已逃走了麼？」

徐子桐道：「方才厲山君走時，所有日月堂的人，也早已一哄而散了。」

一寧子道：「大師，諸位道兄，咱們雖然破了日月堂，但此處石窟，深處山腹，又有機關開閉，咱們一走，難保不被歹人利用，作為嘯聚之所，這倒是一個難題。」

夏濤聲道：「日月堂積有不少炸藥，是否把石窟炸了，永絕後患。」

華鳳藻點頭道：「不錯，只有把它炸了，才不致引起清廷疑心，夏兄，此事就勞你辛苦了。」

簡叔平道：「僅是夏總管一人，如何搬運炸藥？」

他抬頭朝守在大天井中的齊大椿吩咐道：「齊長老，你們去協助夏兄搬運炸藥，凡事小心。」

齊大椿答應一聲，率同二十名丐幫弟子隨着夏濤聲往屏後行去。

荆雲台道：「好了，大家請先退出去吧！」

一行人互相謙讓了一聲，才由慧通大師、一寧子領先，大家魚貫退出山窟，程明山、阮清音、荆一鳳等人護着假菩薩，一同來至崖下。

荆雲台道：「程老弟，你是否同去九里堡一行，戚莊主中了『冬眠』，還須老弟施救。」

程明山點頭道：「晚輩自然要去，這位是敝友劉二痲子，也得把他救醒過來才好。」

勞乃通在旁道：「原來程少俠早就知道了？」

程明山含笑道：「在下第一次夜入九里堡，就已看出他是劉二痲子了，他到底被郝元如何迷失了本性？改頭換面的？」

勞乃通道：「老神仙讓他服了迷失心神之藥，面貌是施手術改裝的，小的也不知能不能恢復呢！」

「那不要緊。」程明山道：「只要能使他恢復神智就好。」

荆一鳳和阮清音、司空玉蘭三人低低細語了一陣，就嬌聲叫道：「爹，阮姐姐和司空玉蘭妹子也要和我們一起到九里堡去呢！」

荆雲台心中暗道：「程老弟去九里堡，她們自然也要隨去的了。」

一面含笑道：「大家辛苦了多日，自該去九里堡玩上幾天，我看妳們姐姐妹妹，再也拆不開哩！」

丐幫簡幫主和各大門派的掌門人，因大事已了，就準備各自回山。

一寧子朝一凡子道：「師弟，咱們一同回武當去吧！」

一凡子神色微黯，稽首道：「道兄好意，貧道心領，貧道昔年被逐，已非武當之人了，諸位道兄，貧道告辭。」

說完飄然而去。

一清子道：「二師兄。」

一寧子擺了下手道：「師弟，讓他去吧，二師弟已經悟徹前非，回不回武當都是一樣的了。」

程明山叫守在林間的丐幫弟子，從一處蓋了茅草的土坑中把飛龍公子宇文傳和楚人傑二人押出來。說道：「日月堂已破，二位從此可以自由了，但希望你們好好做人，這是在下答應宇文堂主不殺你們的，你們可以去了。」

飛龍公子武功已失，聞言問道：「我爹呢？」

他話聲未落，但聽山腹間傳出連聲轟轟巨響，日月堂崖石隨着崩坍下來，塵土瀰漫！

宇文傳失聲痛哭道：「我爹死了麼？」

程明山勸道：「只要你好好做人，就是報答你令尊了。」

杜鵑忽然走出，雙膝一屈，朝程明山跪了下去，連連叩頭，一面用手在地上寫道：「小婢身受公子大恩，想隨公子同去，也好服侍於他，懇請程公子施恩。」

程明山點頭笑道：「姑娘原是飛龍公子的人，妳有這份義氣，在下十分敬佩，妳就好好去伺候宇文公子吧！」

杜鵑口不能言，眼中珠淚盈眶，又叩了幾個頭，才緩緩的朝飛龍公子走去。

司空玉蘭要大師兄劉保祿先回靈山島去，稟報乃父。崆峒島主竇金樑却邀惡洞賓蕭道成一同去崆峒島。

荆雲台和程明山商量，預備要夏濤聲同去九里堡，因為菩薩是各大門派公舉的武林盟主，等把他救醒之後，仍然要擔任盟主職務，副總管金奇已死，正好由夏濤聲遞補。

大家就在山下各自紛紛道別。

荆雲台和程明山、阮清音、荆一鳳、司空玉蘭、勞乃通、夏濤聲等人和各大門派的人一一作別。

司空玉蘭忽然叫道：「程大哥，你們等一等，我找小烏去。」

荆一鳳道：「妳把牠放在那裏呢？」

司空玉蘭道：「小妹怕牠礙事，方才來的時候，把牠拴在林子裏。」

說罷，飛也似的奔入林中，一會工夫，只見她雙手抱着一隻小黑狗，喜孜孜的走出，嬌笑道：「我們可以走啦！」

(全書完)

上文提要：老怪物本想和女兒鐵蓮花聚會，以叙父女之情，但自慚形穢，非驢非馬，雖然派二小誘她來魔山，也不敢相見，豈料竟成永別。老怪物被雍正派人下毒在溪中，飲後中毒，自知難救，便說出願將自己的功力全部授給阿吉和小三子，阿吉知道他是殺害馬家主兇鐵老虎之後，决意拒絕，但鐵老虎强迫傳授，並將自己也被狗皇帝害成這個樣子的事說出，希望阿吉協助爲他報仇，二小無可無不可的接受了……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魔鬼的門徒

秉承武功恩怨　按照遺言復仇

阿吉道：「德安公主逃走了？」

「是的，逃進宮裡，躲進坤寧宮，跟老太后住在一起。」

「殺阿爾巴德不會太困難吧？」

「他當時已經是禁軍統領，身邊高手如雲，動起手來免不了會費一番手脚，不過……」

「不過怎樣？」

「鐵某還沒去找他，他已經派人來了。」

「來幹嘛？請罪？」

「意思差不多，阿爾巴德決定設宴當衆謝罪。」

小三子道：「只怕宴無好宴，不知宴設何處？」

「逍遙宮內。」

「就是你家嗎？」

「不！老夫當時住在逍遙王府內。」

「逍遙宮又在那兒？」

「京城西郊。」

「你說阿爾巴德要當衆謝罪，還有陪客？」

「也是和事老。」

「都有那些人？」

「除了他身邊的四大高手外，還有神風堡主赫隆納、神龍隊長巴賽克，以及虎風隊長巴爾克。」

「糟啦，如果這些人跟姦夫沆瀣一氣，麻煩就大啦。」

阿吉道：「不會吧，逍遙宮乃是鐵老怪的地盤呀。」

鐵老虎道：「老夫也是這樣想，所以就毫不考慮的答應下來。」

「結果如何？」

「老夫上了他們的惡當。」

「阿爾巴德那個狗東西沒有謝罪的誠意？」

「根本是一個陷阱，鐵某一入逍遙宮便做了他們的階下囚。」

「不對呀，逍遙宮是你鐵老怪的勢力範圍。」

「唉，別提了，老夫萬萬沒有想到，變生肘腋，禍起蕭牆，最親近的四名心腹居然臨陣倒戈，背叛了我。」

「是誰呀？」

「現在的逍遙宮主安樂侯萬里長，總管侯一貫，左護法張忠，右護法魏義。」

小三子大發議論道：「哼，說甚麼忠，道甚麼義，這幾個混蛋簡直不忠不義，豬狗不如。」

冷面魔君的聲音提高了一些，語氣中充滿了仇恨：「所以，你們記着，這四個人也必須殺掉，不能讓他們存活於世。」

阿吉道：「在逍遙宮，你的親信心腹不會只有他們四個吧？」

「當然還有很多。」

「不會反抗？」

「早在老夫未到之前，便已被人趕盡殺絕，鷄犬不留。」

「鐵老怪，在下甚爲不解，你的死黨伙伴爲甚麼會衆叛親離，是你待人太苛？還是……」

「說來說去，還不是爲了名與利。」

「名？」

「事後，萬里長被雍正封爲安樂侯。」

「利？」

「據老夫所知，阿爾巴德和那賤人曾拿出一筆不少的銀子來，賞給張忠魏義他們。」

小三子道：「老怪物，你有沒有檢討過自己，自家的老婆怎會跑到別人的床上去？是不是冷落了她？或者……」

鐵老虎沉思一下，道：「老夫本身確有不是之處，好大喜功，醉心武學，經年累月的僕僕於江湖各地，離散的日子多，團聚的日子少。」

阿三翻了一個白眼，道：「這就對了，等於是守活寡嘛，就算是三貞六烈的女人，也免不了會偷吃的。」

鐵老虎語爲之塞，無詞以對。

阿吉道：「被生擒活捉後，一直囚禁在逍遙宮？」

「當天夜裡便離開北京，送往南方。」

「南方那裡？」

「湘西山裡，神風堡的一個秘密據點。」

「區區不明白，既已落在他們手中，爲何不一刀解決？」

「這自然是有原因的。」

「原因何在？」

「想從鐵某口中，得知血滴子的製造方法，以及先師有無武功秘笈傳下來。」

阿三道：「血滴子眞的是你發明的？」

「不錯。」

「長白老人有武功秘笈嗎？」

「先師並未留下片紙隻字。」

「他們相信嗎？」

「不信，認爲老夫所以會超越他們，是先師藏私，將看家本領單獨傳授給鐵某一人。」

阿吉道：「於是，他們就嚴刑逼供，企圖强迫你招出來？」

鐵老虎瞧一眼自己的馬腿驢脚，道：「老夫的四肢，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被他們一寸一寸，一分一分的弄斷的。」

小三子臉色驟變道：「眞夠狠啊，也夠毒。」

阿吉道：「一分分，一寸寸來，需要不少時間吧？」

逍遙王歎息道：「前後長達八年之久。」

「被囚八年，再加上百丈坪上的歲月，算起來你鐵老怪被囚禁了十一、二年了，那時候你女兒鐵蓮花想必還很小？」

「只有五歲，她今年十七。」

「龍鳳宮是何時建立的？」

「老夫被禁錮以後。」

「德安公主爲何要自立門戶？」

「這個女人野心勃勃，不甘寂寞，意欲稱霸武林，跟她的皇帝弟弟並駕齊驅。」

「你姓鐵的早與江湖隔絕，這些事是如何得知的？」

「是拷打我的人無意中透露的。」

小三子道：「你是天字第一號高手，禁閉你的所在一定很牢固，怎麼可能脫身而出？」

冷面魔君振振有詞的道：「當初的確防衛嚴密，戒備森嚴，後因老夫已失去四肢，行動困難，相對的他們的防範也鬆了一些，利用送飯的機會，打死一名守衛，取得鑰匙，這才脫離苦海。」

阿吉道：「離開湘西之後，便直接來到隆中山？」

「先在湘西一帶，弄了兩條臂，找了兩隻腿以後才動身。」

「你的氣功眞能使驢脚馬腿跟人身合而爲一？」

「老夫說過，內家功夫在修練至某一境界時便無所不能，可以肉白骨，活死人，只要一息尚存，便可還魂復活，接續四肢說起來乃小事也。」

「你的功夫既已如此超凡入聖，爲何還要潛伏山中，不去將那一羣狗男女宰掉，殺個痛快淋漓？可是因爲自己的肢體殘缺，變成一個四不像，而心生自卑？」

「這個因素並不重要。」

「那個重要？」

「老夫認爲自己的功力還沒有達到至高無上的境界。」

小三子吐一下舌頭，道：「乖乖，能使魔刀滿天飛舞，輕而易舉的便將人吸上來，還不滿足？」

鐵老虎吸了一口氣，調勻呼吸，徐徐道：「娃兒，你們有沒有想到，老夫一旦重現江湖，面對的絕非一人十人，也不是一門十派，而是整個武林的黑白二道，尤其是胤禎那狗皇帝，必會命令他手下的鷹犬爪牙，傾巢而出，甚至會動員千軍萬馬來對付鐵某。」

阿吉道：「說的也是，你鐵老怪一出，必會轟動江湖，震驚朝野，成爲萬目所視，萬手所指的目標。」

冷面魔君仰天長歎一聲，道：「可惜一切已成過去，老夫的生命行將告終，這種盛況不可能發生了。」

言來神色黯然，一臉悲憤，不勝唏噓之至，霎時間似乎蒼老了許多。

顯然，內力已輸出甚多。

體內的毒已經開始作怪。

而阿吉此刻不僅全身熱氣騰騰的，彷彿是蒸籠裡的包子，而且下半身俱已陷入土石之中，足証「移功大法」非同小可，不可等閑視之。

聽鐵老虎仔仔細細，又逐字逐句的講授了一遍經文後，阿吉道：「鐵老怪，你一共有三個師弟，對不對？」

「對呀。」

「除雍正與阿爾巴德外，年羹堯對你似乎還蠻不錯的？」

「此話怎講？」

「起碼姓年的不在你的報復名單之內。」

「事實上年師弟也一直站在狗皇帝那一邊，始終處心積慮的在探索老夫的武功爲甚麼會高過他們的原因所在，不過，年師弟身爲大將軍，長年征戰在外，並未直接參予謀害老夫的行動，而且……」

「而且怎樣？」

「年羹堯早已失勢，如今生不如死。」

「他怎麼了？」

「被狗皇帝奪去兵權，連降十八級，聽說現在在北京城守城門。」

小三子失聲驚叫道：「甚麼？堂堂的大將軍，又是皇上的二師兄，最後竟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

鐵老虎感慨萬千的道：「四阿哥心胸狹窄，多疑善變，薄情寡恩，六親不認，連他自己的同胞手足都大肆殺戮，何況是外人，如果老夫的判斷不錯，爲免他當年的醜事不致外洩，這種殺人滅口的行動將會繼續發展下去。」

阿吉道：「總不能將擁他入繼大統的大功臣，他的親舅舅隆科多也幹掉吧？」

「沒錯，隆科多早已問罪處斬。」

「甚麼罪？」

「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哦！」

「殺人滅口就是最好的理由。」

「哦！哦！」

阿三扳着手指頭計算道：「鐵老怪，除了雍正皇帝、德安公主、阿爾巴德、赫隆納、萬里長等這幾個混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仇人？」

逍遙王鐵老虎思索一下，道：「沒有了，其他的只能算是搖旗吶喊的幫兇，只要將這幾個元兇主犯解決掉，咱們的交易就算完成。」

阿吉拭去滿頭滿臉的汗水後道：「鐵老怪，你的條件好苛啊。」

「苛？怎麼苛？」

「別說皇帝老子咱家惹不起，就是德安公主、阿爾巴德、赫隆納、萬里長，以及巴爾克、白貝多這幾個傢伙也都是雄霸天下的人物，小可縱有殺人之心，恐亦無殺人之力。」

「放心，當你見到明天的太陽時，就是天字第一號的武林高手。」

「眞的？」

「眞的！」

「連千軍萬馬也不怕？」

「至少可以全身而退。」

「好，咱家答應跟你做這一筆交易，但有一句醜話必須先說在前面。」

「甚麼醜話？」

「事成之後本公子要取你吃飯的傢伙。」

「哈哈哈！」鐵老虎聞言發出一長串凄厲刺耳的笑聲，語頗悲壯的道：「你殺吧，殺誰呀，只怕到那時我老人家早已變成一堆肉泥，幾根白骨。」

言吧又是一陣長笑。

笑出了眼淚。

笑出了悲哀。

比哭還難聽！

*　*　*

就在鐵老虎的哭笑聲中，洞內又多了一批不速之客。

不是人。

是刀。

魔刀！

大大小小的魔刀，約莫二十把，全部落在冷面魔君的脚前。

小三子嚇了一跳，道：「糟了，是不是有人跟你鐵老怪在進行魔刀大戰？」

鐵老虎很自豪的道：「普天之下，還沒有人夠資格與老夫進行魔刀大戰。」

「那這魔刀……」

「是老夫自己收回來的。」

「幹嘛要將魔刀收回？」

「因爲再不收回就收不回來了。」

「這是爲何？」

「鐵某此刻的功力僅僅還剩下一半不到。」

「你的意思是說，另一半已經給了阿吉？」

「不錯！」

是不錯，這時阿吉腰部以下的部位，亦已陷入土石之中，體內的眞力如萬馬奔騰，下至雙足，上達十二層樓，連破三十六穴，游走七十二脈，任、督二脈已通，內力充沛，渾身是勁，已是一等一的頂尖高手。

阿三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的道：「可是，沒有魔刀保護，大內高手以及守候在外的天下英雄說不定很快就會上山來。」

鐵老虎喟然一歎，道：「這是必然的結果，他們等待這一天已經等了很久很久。」

「他們一旦來到，我們豈不要遭殃？」

「只要移功大法完成，你們便可安然無恙。」

「時間夠嗎？」

「你小子不再饒舌就夠。」

「唔！」

小三子自知情況嚴重，「唔」了一聲之後，果然沒敢再多說半個字。

冷面魔君又道：「你們看清楚，也聽清楚，關於『玄元眞經』，不但要熟記在心，每一字一句皆能瞭然於胸，特別注意修練時的層次與架式，須知吐納之術非一蹴可就，必須循序漸進，絲毫也馬虎不得。」

話完，立即捲起袖子褲管，袒胸露背，一方面供二小熟讀默記，一方面再一次逐句的詳加解釋起來。

好在玄元眞經只有六頁，總共才八幅圖式，千餘字而已，名師再加上

高徒，阿吉很快便熟記在心，瞭然於胸，甚至可以倒着背了。

天早已黑了。

阿吉僅僅還剩下一個頭在外面。

鐵老虎卻更加蒼老憔悴，氣喘如牛，已至燈乾油盡之境。

換言之，移功大法已接近完成的階段。

偏偏，就在這個時候，有人摸上了百丈坪。

展目望去，黑暗之中但見人影晃動，根本弄不清楚是何許人？

還不止一門一派，鬼影幢幢的，到處都有人在摸索前進。

鐵老虎一邊目注前方，嚴密監視着來人的一舉一動，一邊繼續移功大法，一邊噤聲道：「阿三，趕快挖兩個洞。」

小三子一楞，道：「挖洞幹嘛？」

「一個埋魔刀，一個埋你自己。」

「埋我自己，你要俺小三子自殺？」

「不是自殺，是自救。」

「埋在土裡，不能呼吸，不悶死才怪。」

「笨蛋，你不會留一個通氣孔？」

「我阿三可以弄一個通氣孔，但是，你瞧見沒有，阿吉的頭已陷入土石之中，他如何喘氣？你該不會是存心要謀殺他吧？」

鐵老虎面無表情的道：「笨蛋，阿吉此時已得到老夫九成左右的內元眞力，等於是我鐵老虎的化身，一口氣便可吹倒一堵牆，還怕找不到呼吸的孔道。退而言之，用『胎吸法』同樣也可以度過難關，你小子不用替古人躭憂，快去辦你自己的事吧，若是被大內高手他們發現，準會被撕成十八片。」

小三子聞言打了一個寒噤，連忙取來一把魔刀，就地挖起來。

冷面魔君睹狀斥責道：「滾，滾到裡面去，最好是找一個現成的小洞穴，用雜草亂石遮蓋住就可以了，在此地挖掘萬一驚動了那羣王八兔崽子，咱們三個一個也活不成。」

生死關頭，阿三只有聽命的份兒，連應了兩聲：「是！是！」

猛然想起，在日間時曾偶然發現，洞底有一個小小的支穴，連忙跑過去細加探索觀察後，轉身道：「有，有，這裡就有一個現成的。」

鐵老虎道：「大不大？」

「不小。」

「最好連酒罎子菜餚等物也一併放進去。」

「沒問題。」

「是否容易遮蓋？」

「洞大口小，很容易。」

「好，馬上辦！」

阿三立以行動代替了答覆，開始將魔刀等物往洞內搬。

鐵老虎用單手托着，喝完了最後一口山西汾酒後，將武林大勢，朝中概況，大略的介紹一遍，最後從身上取出一支長五寸，純金打造，尖端有一個製作精巧的「令」字的金劍。

金劍的正面有五個字：「武林盟主令！」

背面也有五個凸體字：「令至如人至！」

兩側尚有少林掌門人一愚大師、武當掌門人金劍張子愚、飛鷹帮主鐵掌鷹爪高飛、丐帮帮主神丐常青、凌雲堡主青衣儒俠白天威等人親手以鋼針鐫刻的簽名。

逍遙王將盟主令放在馬腿上，依依不捨的撫摸一陣後對阿吉道：「小子，你接收了老夫的功力與仇恨，同時也繼承了鐵某在江湖上的地位，從現在起，你就是武林盟主，有權指揮各派，號令羣雄！」

阿吉整個人俱已沒入土石之中，根本無法接受盟主令，由小三子代爲收下，連說了兩聲：「謝了！謝了！」

望着鐵老虎萎靡不振，幾到虛脫的臉色，阿三頓生憐憫之心，又道：「鐵老怪，有盟主令在手還怕甚麼，可以命令羣豪退出百丈坪，何必躲躲藏藏？」

鐵老虎歎息一聲，戚然道：「天下事拳頭就是眞理，有實力才有權力，以老夫眼前的這副模樣，他們不會將鐵某看在眼內的，下令如同放屁，只有傻瓜才會聽。」

言來幽怨哀傷，大有英雄末路之慨。

小三子錯愕一下，道：「如此說來，這盟主令如同鷄毛一樣，毫無作用可言，乾脆把它賣掉算了，何必……」

鐵老虎截口道：「使不得，娃兒斷斷不可如此，金劍在老夫手中雖然已無作用，但在阿吉手中卻大有用處。」

「有何用處？」

「令到如人到，持劍的人就是武林盟主。」

「假如人家不肯認同怎麼辦？」

「揍人！」

「揍人？」

「沒錯，誰敢不聽盟主令諭就揍誰，直到俯首聽命爲止。」

「以阿吉哥的本事，能打得贏武當三劍，少林四老？」

「沒問題，綽有餘力，這小子已具備天下無敵的身手。」

小三子只能看到阿吉的頭髮，心裡不免有點嘀咕，道：「阿吉哥怎麼很久沒說話了，會不會是發生了意外？」

冷面魔君道：「他好得很，只因新增的內力太多太猛，力滿爲患，正在忙着安宮入位。正如同一個窮光蛋，一下子發了橫財，銀子太多了處理起來挺費事的，眼下他已經進入半昏迷狀態。」

「有沒有危險？」

「只要熟記玄元眞經，照着經文的指示去做，就萬無一失。」

提到玄元眞經，鐵老虎忽然想到

一件無比重要的大事，接道：「阿吉，小三子，你們兩個給我聽清楚，老夫死後，可將經文剝下來，裝訂成册，交給……」

話到此處，突告頓住。

因爲，外面有了情況，已有人摸索到這附近來。

小三子聲若蚊蚋般追問道：「快說呀，到底交給那個？」

鐵老虎噤聲道：「交給小女蓮花。」

「你是說，要我們將你的皮剝下來，交給你女兒鐵蓮花？」

「就是這個意思。」

「剝皮多殘忍，這……」

「臭小子，少婆婆媽媽，這是命令。」

「可是，萬一被別人先剝去，可該如何是好？」

「搶回來，爲老夫報仇，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來人已至洞穴外不遠處，黑暗之中，星光點點，依稀可以認得出是武當三劍與少林四老。

另外，在更遠的地方，有更多的人，彷若無數隻沒頭蒼蠅，正在到處亂撞。

鐵老虎當機立斷，立將按在阿吉頭頂的手掌收回來，以細土覆蓋好，咬着小三子的耳朵道：「小子，你也趕快躲起來，老夫要出去誘敵。」

阿三一聞此言，不忍之心油然而生，也咬着鐵老虎的耳朵道：「誘敵？你要把自己當作餌？」

「這樣才可以保住你們的性命，使老夫的一番心血不致功虧一簣。」

「但是，這一去無異送羊入虎口，太危險了。」

「與其毒發而亡，倒不如戰死沙場，鐵某生當爲人傑，死亦作鬼雄，死也要死得像一條鐵錚錚的英雄好漢！」

夠悲壯，夠豪邁，不失英雄本色。

話一落地，便不顧一切的跨步而出。

＊　＊　＊

鐵老虎踏上了不歸路。

小三子也忙不迭的帶着所有的魔刀、酒罈等物躲進小洞穴內，復以雜草土石將洞口封了個密不透風。

阿吉人被埋在地下，全身上下熱辣辣的，像是一個火球，體內的內元眞力有如萬馬奔騰，頭腦昏昏沉沉的，早已陷入半昏迷狀態。

不過，冷面魔君剛才的那一番話他還是清清楚楚的聽在耳中。

但此刻的情形則又不同，頭腦已經開始渾沌，神智也逐漸迷糊了。

迷迷糊糊之中，他還是聽到了一些訊息。

聽到了喝叱聲。

聽到了打鬥聲。

聽到了喊殺聲。

聽到了慘叫聲。

隱隱約約中還聽到鐵老虎的一句話：「張子愚，你好毒辣的手段，爲了一頁經文，居然剁掉老夫的一條臂！」

接着，喊殺之聲震天，打鬥益趨激烈，再也聽不清楚是誰在叱叫，或誰在慘號了。

只知道：吼聲更大！打鬥更兇！殺聲盈耳！慘叫不斷！

顯而易見，戰局起了變化。羣雄已經拆穿了冷面魔君這隻紙老虎，不再是聯手對付鐵老虎的局面，而是爲了爭奪「玄元眞經」，彼此各不相讓，打起羣架來。

惡鬥進行的時間似乎並不很長，很快便靜止了。

代之而起的是衣袂飄拂聲，與脚步奔馳聲。

彷佛，有人登上了斷魂崖。

彷佛，有人鑽進了玄元洞。

彷佛，也有人到了阿吉、小三子藏身的山洞外。

蹬！蹬！蹬！居然有人踏進了山洞。

一脚踏在了阿吉的頭頂上。

還不止一個，步聲雜沓，數不在少。

有人道：「這裡有人味。」

有人道：「這裡有酒味。」

幸好他們認爲這是鐵老虎喝酒的地方，山洞又小，用火把一照便可一目瞭然，並未認眞的追根究底，使阿吉、小三子逃過一劫。

＊　＊　＊

人匆匆的來，又匆匆的去了。

阿吉卒告完全昏迷，如死去一般。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更不知外面究竟發生了一些甚麼事，總之，當阿吉清醒之時，天早已大亮。

打了一個呵欠，便吹垮一片土石。

雙脚輕輕一蹬，便一躍而出。

他已脫胎換骨。

無異再世爲人。

一夜之間便修得了蓋世無雙的藝業。

一夜之間便變成了拔頂拔尖的高手。

更英挺！更成熟！更強壯！

忽然想到了小三子，吼道：「喂，阿三，你沒事吧，快出來呀。」

連叫了三次，阿三才懶洋洋的從小洞內爬出來，還不停的揉眼睛，伸懶腰，一臉大睡未醒的模樣。

阿吉道：「外面的情況你知不知道？」

小三子大搖其頭道：「不清楚。」

「你在幹嘛？」

「好像在睡覺。」

「你眞行，大敵當前，居然能睡得着。」

「嘻嘻，起先很害怕，後來也不知怎麼地，糊裡糊塗的就睡着了。」

「現在醒了吧？」

「醒了。」

「哪咱們就出去瞧瞧吧。」

「好啊！」

「走！」

「走！」

＊　＊　＊

太陽，已經很高很高。

大地，一片光明燦爛。

百丈坪上靜悄悄地空無一人。

不！有人，是死人，很多很多死人。

有和尚，有道士，有江湖好漢，有綠林豪客，有大內高手，也有使用血滴子的人。

不少人丟了腦袋。

不少人骨碎肉裂。

處處都有死屍。

觸目皆是鮮血。

死人最多的地點在斷魂崖前，玄元洞的下方。

逍遙王、武林盟主、逍遙宮主、冷面魔君鐵老虎就赫然陳屍在內。

四肢已經被人剁掉，腦袋瓜子上挨了好幾刀，已面目全非，連胸前背後，也被人剝去一層皮。

換句話說，六頁玄元眞經全部散失。

死的人僧、道、俗都有，個個皆死狀極慘，足証爭鬥極爲慘烈。

阿吉驚呼道：「糟了，他這一死不打緊，將玄元眞經也給弄丟了。」

小三子惋惜道：「是嘛，早知如此，就不該讓他離開那個山洞。」

「阿三，你可知是誰得去了鐵老怪的四肢，以及那兩張人皮？」

「好像聽到老怪物曾呼喊，武當掌門人張子愚砍斷他的一條臂。」

「此外還有誰？」

「其他的人就不知道了。」

「那時候你在幹甚麼？」

小三子堆下一堆苦瓜臉來，傻呼呼的，難爲情的笑道：「大概是睡着了。」

阿吉跺一跺脚，恨聲道：「你這一睡可睡出麻煩來了。」

小三子一楞，道：「有何麻煩？」

「失去了玄元眞經，如何向鐵蓮花交代？」

「沒有關係，寫一份手抄本給她。」

「只怕鐵蓮花不會以此爲足。」

「這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是呀，殺上武當山，還怕武當三劍不乖乖的交出來。」

阿吉馬上心領神會，立道：「不錯，殺上武當山，既可追回玄元眞經，又可從牛鼻子的口中得知其餘的驢脚、馬腿與人皮落在何人之手。」

這時候，二人才注意到，斷魂崖的峭壁之上架起了一架雲梯，直達煙霧迷濛之中。

雲梯的下面死的人也不少，堆積如山。

甚至，還有人死在雲梯之上，懸吊空中，令人怵目驚心。

阿吉突發奇想，雙臂一抖，乍然騰空而起，向玄元洞飛去。

本意只是想模仿鐵老虎的身法，試試看能否飛上天去。

孰料，眞的飛起來了，身輕如燕，直上雲霄，輕飄飄的，悠悠然的，像仙鶴，如神鷹，居然被他一口氣飛上了岩石，落在老松樹下。

阿吉好生興奮，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小三子也同樣爲之欣喜若狂，樂得手舞足蹈。

「阿三，我眞的是自己飛上來的？」

「錯不了。」

「啊，我好高興，高興得一塌糊塗。」

「阿吉哥，別太自私嘛，我也要飛上天去，與你同樂。」

「好啊，你飛呀，上來呀。」

「我要飛啦，你可要用力吸啊，千萬大意不得。」

「好哪，咱們兄弟一場，不會把你摔成肉餅的。」

小三子毫不遲疑，當即雙脚一跳，雙臂一抖，做了一個振臂欲飛的姿勢。

還眞的飛起來了，如同以前的經驗一樣，頭上有一股强而有力的暗力吸着他往上飛。

飛呀飛，飛呀飛。

飛上青天。

飛入雲端。

落在阿吉脚前。

阿吉興奮到不得了，抓住小三子的肩膀將他抛起來。

一抛之力並非很大，但他此時功力大進，差不多已將鐵老虎的內元眞力全部接收過來，起碼憑添十倍以上的功力，竟將小三子抛得老高老遠，斜飛出大岩石之外，飄飄蕩蕩的落下去。

嚇得阿三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驚極而呼道：「救命啊，救命啊，把我阿三摔死，你也不得好死。」

阿吉也嚇一跳，知道出了漏子，心念一動，雙手齊出，輕輕鬆鬆的便將小三子又吸上來。

小三子的臉都嚇白了，餘悸猶存的嗟呼道：「好險啊，眞嚇死人啦。」

但一轉念間，又眉飛色舞的改口道：「恭喜你，阿吉哥，皇天不負苦心人，你終於成爲蓋世無雙的無敵公子。」

阿吉正容道：「小三子，你說實話，咱家的功力跟鐵老怪比起來怎樣？」

小三子想了想，道：「大概差不多啦。」

「到底有沒有差？」

「差一點點。」

「差在那裡？」

「吸的時候不夠穩，摔的時候不夠狠。」

「嗯。」

「另外，何不再試一試魔刀。」

阿吉正有此意，小三子的話還是熱的，魔刀已自脫手飛出。

他存心想測驗一下自己的功力究竟達到何種程度，是以，魔刀出手之後，並未立即收回，且將內力源源放出，暗中催動遙控。

果然，奇蹟出現了，正如鐵老虎生前一樣，可以隨心所欲，爲所欲爲。

要它往東，不會往西。

要它往南，不會往北。

要它兜圈子，絕對不會走直線。

接着，將小三子攜帶出來的魔刀全部放出去，重新佈置好一座刀山，依然運用自如，彷若飛鳥凌空般曼妙至極，比諸冷面魔君當初的情景並不遜色多少。

二人睹此情狀，不禁又童心大發，大吼大叫，又蹦又跳起來。

「哇，好棒啊！」

「呀，好讚啊！」

「神氣十足！」

「…………」

聲音愈吼愈大，語氣也愈說愈狂，忘了時辰八字，忘了今夕何夕，歇斯底里的幾乎進入半瘋狂狀態。

* * *

許久許久之後，情緒才漸漸穩定下來，也才想到飛上玄元洞的目的。

急忙進入洞內，一陣搜尋。

洞內赫然也有死屍，顯然在此亦曾發生鬥毆。

玄元上人的遺體已倒，被人搗得四分五裂，慘不忍睹。

鐵老虎的居處更糟，七零八落，亂七八糟，與慘遭小偷洗劫的情景差不多。

整個玄元洞掘地三尺，洞壁之上同樣鑿痕處處，足証來人認定此處必有金銀財寶，曾展開地氈式的搜挖工作。

小三子邊往外走邊道：「這一羣王八鬼崽子，也不知得到甚麼沒有？」

阿吉冷哼一聲，道：「哼，玄元上人早已變成人乾，鐵老怪更是一無所有，他們可能狗屁也得不着。」

「起碼得到了玄元眞經。」

「得到有屁用，不過暫時保管一下，將來還是老媽抱孩子——人家的。」

「阿吉哥，老怪物的最後遺言你聽到沒有？」

「那一句話？」

「將玄元眞經交給他女兒鐵蓮花。」

「聽到了。」

「你作何打算？」

「條件歸條件，仇恨歸仇恨，我想人無信不立，應該照着他的遺言去做。」

「交給鐵蓮花？」

「理當如此。」

「那咱們現在就去找武當三劍去？」

「不！應該回家去看奶奶，先把咱倆的身世弄清楚。」

一想到自己謎一樣的身世，兩人就急如熱鍋上的螞蟻，當即一瀉而下，返回洞中，飽餐一頓，帶着武林盟主令，收回魔刀，將冷面魔君鐵老虎草草掩埋後，便頭也不回的離開百丈坪。

* * *

詎料，僅只奔至刀山的邊緣地帶，便被人堵住。

是鐵蓮花。

十二名黑衣少年。

十二名白衣少女。

以及那一頂豪華的暖轎，四名高大魁梧的轎伕。

一照面，人尚在轎中，鐵蓮花便大發嬌嗔，下令道：「上，把這兩個臭小子給我斃掉。」

「是！」

「是！」

少男少女齊聲應諾，有的拔劍，有的亮刀，一窩蜂的湧上來。

其勢如濤，其快如風，迅即短兵相接幹上了。

阿吉忙道：「且慢，本公子有話要說。」

小三子亦道：「是嘛，我們也許會變成好朋友。」

鐵蓮花令出如山，少男少女們又有前仇未忘，根本聽不進去，不管三七二十一，舉刀就砍，挺劍就刺，決心要將兩人斃在當場。

是泥人還有三分火氣，不禁惹惱了無敵公子。

「滾，一邊涼快去。」

心意動處，雙掌齊揮，立有兩股暗力應勢洶湧而出。

他此時已是天字第一號的高手，一揮之力，無與倫比，似長河奔流，如怒海惡浪，二十四名男女宛若撞上了山，碰到了牆，悉被震得仰面栽倒，滾了出去。

轎伕傻大個，仗着人多勢衆，也想報以前那一箭之仇，攻勢最快，却滾得最遠，敗得最慘，接連三個元寶翻身，撞在暖轎前面，嘴裡直嚷：「媽的，眞邪門，這小子好像有魔力，一下子就弄倒這麼多人。」

少男少女一骨碌爬起來，方待挺身再戰，鐵蓮花忽道：「你們統統退下去，別再給本少宮主丟人現眼。」

說話之初，人尚在轎內，話一說完，香風一掠，人已到了阿吉面前五尺許處，身法之妙，速度之快，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冷冷的橫掃了兩人一眼，傲然道：「三日不見，兩位的功力好像又有精進？」

阿吉道：「知道厲害就別再張牙舞爪，心平氣和的好好談一談。」

小三子語帶威脅道：「如其不然，準叫妳吃不了兜着走。」

鐵蓮花自視甚高，目空一切，軟硬都不吃，聞言冷笑一聲，道：「哼，本少宮主跟你們沒有甚麼好談的，上吧，是以二對一，還是單打獨鬥，隨你們的便，今天非要你倆叫姑奶奶不可。」

小三子嘻皮笑臉的道：「今天我們不要妳叫爺爺，叫哥哥就可以了。」

「放肆！」

鐵蓮花好烈的性子，話落招出，運掌如飛，左右開弓，照準阿三的面頰摑過去。

不論速度、角度、手法，小三子無論如何也躲不開。

啪！啪！兩聲，果然打個正着，清脆而又響亮。

挨揍的人却並非小三子。

而是轎伕傻大個，他剛從地上爬起來，打算過來幫鐵蓮花的忙，不料，鐵蓮花的嬌軀莫名其妙的轉過來，兩個巴掌正巧落在他的雙頰上。

馬上青筋暴現，冒出來十條指痕，吐出三顆牙齒，一口鮮血，痛得他大呼小叫道：「少宮主怎麼打人啦，小的可沒有犯錯呀。」

鐵蓮花心裡有數，知道是阿吉發出來的暗力，迫使她轉變了方向，內心雖吃驚不小，表面上仍力持鎭靜道：「狂小子，莫非你已練成了邪魔妖法？」

小三子不悅道：「呸呸呸！別把令箭當鷄毛，此乃正統的內家功夫。」

阿吉一本正經的道：「也就是武學中至高無上的氣功。」

小三子又神氣十足的補充道：「還是妳老爸鐵老虎親自傳授的，說話最好客氣點。」

鐵蓮花聞言大吃一驚，花容數變道：「甚麼，你們的功夫是我爹傳授的？」

阿吉道：「妳沒有聽錯。」

「他老人家尚在人世？」

「死人如何傳功給活人。」

「現在何處？」

「黃泉路上。」

一忽兒活，一忽兒又死，把鐵蓮花給弄糊塗了，急聲追問道：「我爹他老人家到底是死是生？」

小三子據實說道：「昨天還活着，今天已經死了。」

鐵蓮花沉吟一下，詢長問短道：「你們敢確定，眞的是我爹嗎？」

阿吉道：「是他親口告訴我們的，錯不了。」

「記得你曾說過，斷魂崖上只有魔鬼，沒有人。」

「鐵老怪就是魔鬼，魔鬼就是鐵老怪。」

「魔刀是家父放出來的？」

「完全正確。」

「片刻之前，本少宮主還看到魔刀在飛舞。」

「冷面魔君屍骨已寒，是咱家在山上練刀。」

「你有甚麼證據，能證明傳你功夫的人當眞是我爹？」

「有一樣東西可以證明。」

「那一樣東西？」

「武林盟主令！」

話完，立將金劍取出來給她看。

對武林盟主令她一點也不陌生，清清楚楚的記得，在她很小很小大約四五歲的時候，這一支金劍曾是她的主要玩具之一。

拿着手中，端詳了好一會工夫，臉色由憂戚取代了猜疑，而原有的敵意，也漸漸消退。

阿吉道：「這把金劍妳認識吧！」

「認識。」

「可是妳父鐵老虎擁有之物？」

「不錯，但不知怎會落在你的手中？」

「自然是鐵老怪親手給本公子的。」

「叫你轉交給我？」

小三子冷不防將金劍奪回來，遞給阿吉，冷言冷語的道：「妳想得倒美，金劍是給阿吉哥的，換言之，無敵公子現在就是武林盟主，可以號令羣雄。」

鐵蓮花確知，金劍是父親的東西，但打從她有記憶起，母親就告訴她，父親早已不在人間，對這種死而復活，活而又死的事，實在難以理解，焦急萬分的追問道：「生死大事，千萬兒戲不得，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希望兩位能交代清楚。」

阿吉眉頭一皺，生怕機密外洩，叫鐵蓮花命令她的手下退到五丈的外去，這才將事情的全盤經過，原原本本的告訴她。

直聽得鐵蓮花一會兒喜，一會兒悲，喜憂參半，悲喜交集，最後聲淚俱下的道：「我爹說陷害他的元兇主犯是禁軍統領阿爾巴德，逍遙宮主萬里長與神風堡主赫隆納？」

阿吉頷首道：「是鐵老怪親口說的。」

「還有我娘德安公主，以及舅舅雍正皇帝？」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我不信，我不信！」鐵蓮花咬着牙齒說。

「信不信由妳，」阿吉輕拍着鐵蓮花的香肩，柔聲道：「但請仔細的查證一下，也許可以看出一些蛛絲馬跡。」

鐵蓮花做了一個深呼吸，藉以和緩一下激動的情緒，道：「我會的，一旦發現是你從中挑撥離間，無中生有，本少宮主絕對不會輕易放過你。」

小三子拍着胸脯道：「這事十成十是眞的，我不敗少爺敢以人格擔保。」

鐵蓮花一揚柳眉兒，道：「你憑甚麼敢說此大話？」

（未完・八）

上文提要：左門主說出用玉珮訂婚的事，男女親家才知道訂親的眞相，湯十郎說出龍鳳玉珮、日月同光的來處，要求送還天山不老峯玉神廟的席玉神，左門主答應全部交還，湯十郎立即携玉珮交還席玉神手中，却被終南雙義羅大林、杜飛雄截鬥，跟着又來了熊耳山的熊家寨山賊洪氏三兄弟，十郎折回解救，將他們擊殺，和她們分手後，入城遇到馬艷紅、林玉假獻殷勤，用迷葯將他迷倒……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廢園刀聲

兒子不肯吐實　派人去捉娘親

馬艷紅道：「咱們之間，稱得上是甘苦與共了。」

林玉點頭，道：「可以稱得上是。」

馬艷紅道：「咱們又何必為這小子，傷了咱們十年的珍貴感情？」

林玉道：「說得也是。」

馬艷紅道：「咱們只是玩玩，玩過之後送給『怡養院』，又不是等着同這小子結婚，你說是不是？」

林玉點頭，道：「送進『怡養園』，他也等如下了地獄去見閻羅了。」

馬艷紅高興的道：「所以我有個好主意呀。」

林玉道：「你說。」

馬艷紅吃吃一笑，道：「大妹子，妳聽我說，這小子可有點邪，咱們進去幾批人，為甚麼一個一個的有進無回全都失踪了？」

她見林玉也吃驚，便又道：「大妹子，我說呀，這小子一定不好惹，誰會知道他是甚麼來頭呀。」

林玉忽然冷笑，道：「就算他是邪門人物吧，他還是倒在咱們手中了！」

馬艷紅道：「妳說得不錯，他是栽在咱們手中了，可是一旦時間久，他醒了，清楚了，那時候咱們就慘了。」

林玉道：「那容易，咱們先將他用繩拴牢呀。」

馬艷紅搖搖頭，道：「他已經呈半昏迷狀了，如果再用繩子拴，多沒意思呀，倒不如立刻把他送回『怡養園』去算了。」

林玉道：「妳說了半天，還未曾說出妳的好主意，妳有甚麼主意？」

馬艷紅一笑，道：「我把這小子抱進去，放在床上我先上，試一試他的功力怎麼樣，妳這裡把熱水燒上一大鍋，水熱了，我也差不多過足癮了，這以後，妳就是把他泡在水盆裡剝皮，我也不管了。」

林玉道：「說了半天，妳想先躍馬上鞍呀！」

馬艷紅道：「我不嫌男人味臭，我喜歡聞呀，妳用熱水洗掉他身上的男人味，我不舒服嘛。」

林玉似乎無奈的道：「好吧，好吧，你先去折騰吧，我這裡燒熱水，不過，妳可得盡快喲。」

馬艷紅道：「當然，當然。」

她應着，立刻抱起湯十郎。

她似乎淫心驟起，慾火熾熱，半抱半攬的便把湯十郎抱到裡間那張大床上了。

湯十郎迷迷糊糊不知道，只有一點心裏似乎感覺到，他覺得好像有人在他的身上搖，也好像覺得有人對着他吃吃笑。

他很想挺身坐起來，却有些心力不聽使喚了。

再看那「小春天」馬艷紅，盡在湯十郎身上一個勁的扭動着那細腰，一雙手可把下面的湯十郎按緊。

湯十郎的雙目睜大了。

他想叫，却又叫不出聲音來，就好像一個睡着的人，忽然間清醒但却不能動，那份焦急，可難過極了。

他不能叫，馬艷紅叫，因為她愉快極了。

這光景還不到半個時辰，只見林玉端着大水盆子進來了，啊，熱水冒煙，她口中「呼呼」叫，大概她把水燒得太熱了吧！

「好了，好了，該到時辰了，妳有完沒完。」

林玉站在床邊吼，馬艷紅一個勁的搖。

再看二人上面的大棉被，好像海中大漩渦一樣。

就在林玉的叫聲中，那馬艷紅在棉被下面一聲吼，然後匐在湯十郎的身上不動了。

林玉愉快的笑問：「如何？」

馬艷紅吸着大氣，道：「金槍不倒是根寶呀！」

她那裡知道，湯十郎喝了養身強壯靈湯，在這方面他比以往强十培。

於是，馬艷紅身子往內側滾去，拉過另一張被子不管了，她回味無窮的閉上眼睛微微笑了。

*　*　*

林玉開始忙乎了。

她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掀開棉被一聲叫。

喲，嚇人一大跳，因為湯十郎的身上濕了一大片，她伸手打了那「傢伙」一巴掌，滿意的全身一哆嗦。

於是，林玉開始用熱水替湯十郎抹身子。

她擦得很仔細，從頭上擦抹到足底，當然，湯十郎的那地方她最仔細。

一盆熱水變顏色，湯十郎的身上所有污垢全部「泡湯」，林玉這才自己脫衣裳。

天冷沒關係，床邊還有個大火盆。

林玉拉開棉被蓋身上，當然湯十郎在她的身下面。

那林玉一邊動一邊叫，湯十郎立刻做起噩夢了。

*　*　*

「山茶花」林玉是不會輕易罷手的，她費功夫燒熱水，又為湯十郎洗身子，她當然要撈夠本。

湯十郎也眞强壯，他的「東西」似鋼棒，管你林玉怎麼晃，那東西就是氣昂昂。

林玉久戰精疲力竭的滿意極了，不過，窗外面似乎刮起大風來了。

風自窗縫吹進來，馬艷紅已坐直身子，道：「林大妹子，時辰不早了，快把這小子運回『怡養園』去吧。」

林玉道：「大姐呀，眞不捨得呀，他……太可惜了。」

馬艷紅道：「咱們奉命這是幹甚麼的？老爺子的交代敢不聽？」

林玉道：「我雖然不捨得，却也不敢違抗老爺子的命令，因為我還不想死。」

兩人一邊說，一邊找來大蔴袋，便準備把湯十郎囫圇吞棗的塞入蔴袋裡面了。

湯十郎繼續做噩夢。

他剛才就以為做噩夢，他腦筋清醒，可也就是不能動。

這種想動而無法動的感覺，比之被人點中穴道還難過，他只有任人擺佈了。

那馬艷紅把湯十郎四肢扭到背後綁了繩，她也把湯十郎的「攝魂箭」摸摸看看的隨手抛在床下面。

「你小子這是啥玩意？不過你小子再也別玩了。」

林玉拉開蔴袋，道：「來，裝進去咱們把他扛着走。」

馬艷紅拖抱着湯十郎，「忽通」一聲便把湯十郎往蔴袋裡面塞。

湯十郎一點聲音也喊不出口，他像個啞巴。

他的手脚也不能動，那滋味眞的不好受，於是他便也心焦如焚的在心中大駡。

林玉與馬艷紅，這兩個女子力氣大，兩個人輪流扛蔴袋，從府城南邊走小道，一路奔回戈家堡附近的「怡養園」去了。

她們也知道，如今天寒地又凍，野外人跡少，就算碰見有人看到，也不會知道蔴袋裡面是活人。

只不過，這一路上不好走，高低不平帶顚簸，湯十郎人在袋中，罪可就受大了。

*　*　*

林玉首先奔到「怡養園」大門，回頭看，馬艷紅扛着大蔴袋還在一里外。

她急急跳進「怡養園」的院子裡，只見兩個大漢在廊下交談着。

「快……去把馬大姐扛的蔴袋扛回來。」

兩個大漢認識林玉，二人立刻迎上來。

「小聲講話，老爺子在裡面呐。」

林玉指指外面，道：「你們快去接人呐，我這就進去面見老爺子。」

兩個大漢往外走，那林玉急匆匆的往那正屋裡面跑，她就快走到門口了，忽見門邊處，有個神情威嚴，一身錦緞長袍，外罩白狐背心的漢子走到門檻後，那人正是戈平陽。

繡着一朵牡丹大花的厚門帘掀起來，林玉已站在門口往裡面施一禮，道：「老爺子，婢子與馬艷紅二人幸不辱命，把那小子捉來了。」

戈平陽道：「一路上碰到外人嗎？」

「走鄉間，繞小道，未曾碰見一個人。」

「很好，把人弄進來。」

林玉指着門外，道：「就快到了。」

戈平陽回身坐在他習慣坐的那張大師椅子上，臉色寒寒的宛似罩上一層寒霜。

不旋踵間，兩個大漢抬着大蔴袋進來了。

馬艷紅還拭着汗水大喘氣，一個女子扛着一個男人奔走在小道上，可也眞難爲她了。

戈平陽對林玉與馬艷紅二人點點頭，林玉立刻走上前，匆忙的拉開蔴袋口上拴的繩子，只見袋中的湯十郎正在骨碌碌的轉動眼珠子。

雖然眼珠子動了，但他仍然開不了口。

他甚至一動也不能動。

戈平陽指着湯十郎，道：「是他嗎？」

林玉忙應道：「老爺子，就是這小子住在左家廢園，他還有個母親，同這小子一起住在左家廢園裡面。」

戈平陽道：「弄醒。」

馬艷紅立刻自袋中取出個小瓷瓶，與涼水攪和一起，一下子捏緊湯十郎的鼻子。

湯十郎鼻子被捏，嘴巴立刻張大了，這是憋氣之後應有的現象。

馬艷紅順勢把藥水灌入湯十郎的口中，一掌打在湯十郎的後脖根。

「咕！」，湯十郎把藥水嚥下去了。

馬艷紅的手脚眞俐落，看樣子，這女人常幹這種事。

＊　＊　＊

「悶煞我也。」

湯十郎一聲叫，他開口了。

他放眼向下看，也發覺自己被人拴上了，不由沉吼：「放開我，你們……」

他怒視着馬艷紅，也逼視林玉。

林玉走上前，冷聲一笑，道：「小子，你嚷嚷甚麼呀，上面是我們老爺子，你小心說話吧。」

湯十郎抬頭看，他終於看到太師椅子上面坐着的戈平陽了。

湯十郎挫鋼牙，全身就要爆炸了，因爲他想不到會在這種情況之下，與這殺父仇人見面，令他一點出手的機會都沒有。

戈平陽却無髯淡淡的道：「小哥，你就是曾經把一塊玉珮送往我的當舖去的那位小兄弟？」

湯十郎道：「不錯。」

戈平陽道：「你從甚麼地方得到那塊玉珮的？」

湯十郎道：「與你有關嗎？」

他此言一出，兩個大漢齊出手，一個出拳，另一踢腿，好一頓毒打，但湯十郎却咬緊牙關不出聲。

戈平陽冷冷一揮手，兩個大漢才住手。

戈平陽仍然平靜的道：「我是個酷愛和平的人，你小哥不久就會知道的。」

湯十郎幾乎想大笑，卻變成一聲冷哼。

戈平陽又問：「那塊玉珮呢？」

湯十郎道：「原來你想得到那玉珮呀？」

戈平陽道：「不只那一塊，是四塊。」

湯十郎已從左太斗那裡知道四塊玉珮曾經被戈平陽看過，而且更不只四塊，而是八塊，那八塊玉珮乃是天山不老峯下玉神廟神玉，除了「龍鳳呈祥」與「日月同光」之外，另外四塊各是「五世其昌」與「子孫萬代」，如今都已在白衣女席玉神手上了。

想着，湯十郎冷冷的道：「不只四塊，是八塊，而且各有吉祥話一句。」

戈平陽雙眉挑起，道：「你知道有八塊？老夫只見過四塊，那已令老夫終身難忘了。」

湯十郎道：「我把玉珮去典當，原也不知另外還有七塊，只不過我現在弄明白了。」

戈平陽道：「左家的財寶被你找到了？」

湯十郎道：「左家廢園只有屍骨。」

戈平陽道：「那麼，你們私自住進左家廢園，目的爲何？」

湯十郎道：「目的，甚麼目的？」

戈平陽道：「你不肯明說？」

湯十郎道：「你想我會說甚麼？」

他往地上看，因爲他曾到過這裡。

他來此地是爲了救桂月秀母女二人。

湯十郎就是被拋在這把會往地牢翻的椅子前面，他明白，他隨時有被翻落地牢的可能。

他也看到太師椅子上坐的戈平陽，戈平陽的雙手緊緊的抓住他雙手椅把。

雖然他明知這人是戈平陽，但他仍然要問。

「你又是甚麼人？」

戈平陽嘿然道：「老夫戈平陽。」

「戈家堡堡主？」

「不錯，正是老夫。」

「也是主謀左家一門血案的人？」

「你竟然知道的不少嘛。」

湯十郎道：「你承認了？」

戈平陽道：「老夫並未否認。」

他冷哼一聲，又道：「知道的代價，便是賠上一條小命，你還想活嗎？」

湯十郎道：「你要殺我？」

戈平陽道：「包括你娘在內。」

湯十郎全身一抖，很想把繩子抖落，却再一次引得兩個大漢的拳打足踢。

湯十郎全身不舒服，他幾乎吐血。

戈平陽手一擺，兩個大漢停手了。

他狠狠的看着湯十郎，道：「有件事情，我必需要弄個明白。」

湯十郎道：「因爲你要把事情弄明白，所以你便命你的手下，把我弄到你這兒來？」

戈平陽道：「你說對了，確實是到了非把你抓來一問不可了。」

湯十郎道：「你除了想奪取忠義門財寶，你還想知道些甚麼？」

戈平陽道：「老夫一生，絕不相信鬼怪之論，神妖之談的荒誕事。」

湯十郎道：「所以你殺人。」

戈平陽嘿然一聲，道：「至今未見有神鬼找上老夫。」

湯十郎道：「只不過時辰未到。」

戈平陽咬牙，他見湯十郎被揍得鼻青眼腫，內腑受傷不輕，仍然如此頑抗，心下也暗自佩服這小子有種。

戈平陽面色一厲，雙目圓睜，沉聲道：「你小子的時辰比老夫快多了，哼，老夫要知道的是，一批批黑夜裡找上左家廢園的人，他們怎麼有去無回，無聲無息的失了踪跡，這些人去那裡去？」

湯十郎淡淡一笑，道：「這件事情應該問你自己。」

「怎麼說？」

「你若不派他們去那鬼氣森森地方，他們一輩子也不會失踪。」

戈平陽怒道：「小子，老夫今天對你，已是開了恩典，客氣多了，如是平日，老夫只問不答，而你……」

湯十郎道：「我湯十郎並非你豢養的爪牙。」

他此言一出，兩個大漢子又要揍人，却被戈平陽止住。

戈平陽道：「今天捉了你，兩件事情說明白，其一，左家廢園的寶藏何在，二是那些人怎麼失踪了，你如果把這事說明白，你小子就死不了啦。」

他冷冷一笑，又道：「否則的話……」

湯十郎一瞪瘀腫的眼，道：「不就是少爺命一條？」

戈平陽低叱，道：「包括你娘的一條老命。」

湯十郎全身一震，大叫道：「你可惡啊！」

戈平陽道：「你三思。」

湯十郎道：「你何不親去左家廢園查看，用得着逼問我嗎？」

戈平陽搖搖頭，淡淡一哂，道：「老夫一生，從不做沒有把握之事，在未明白那些人爲何失踪之前，老夫絕不輕舉妄動。」

湯十郎道：「你爲何不在白天前往？」

戈平陽哈哈一笑，道：「老夫豈能落人口實？官府未破案，左家大門上了封條，老夫雖無懼於府衙，却也不想惹嫌疑，白天不但老夫不去，便戈家堡之人，也不許他們前往。」

湯十郎道：「你的人只有在夜間前往了？」

戈平陽冷沉的道：「他們之中有幾人違背我的告誡，私自前去。」

湯十郎道：「所以他們失踪了。」

戈平陽道：「小子，你一定知道其中秘密，快快對老夫明說。」

湯十郎尚未回答，忽的自邊廂走來三個老者，這三人只一進入屋裡，便見戈平陽立刻起身相迎。

三個老人都站在湯十郎面前，其中一人沉聲說道：「他的話我們都聽到了，這也足以証明左家的財寶仍然藏在某一個地方。」

戈平陽一笑，道：「由這小子口中，三位已知，老夫這幾年並未找到左家財寶了。」

另一老者對戈平陽點點頭，道：「如此，咱們就可以坦誠的二次合作了。」

於是，戈平陽哈哈一笑，道：「三位且請客房吃酒，叫她們盡心的相陪，熱情的招待，這裡由老夫親審，定然要問出個結果。」

於是，三個老人狠狠的瞪了湯十郎一眼，又相繼的往客廂房走去。

湯十郎立刻明白，原來戈平陽爲了在他的盟友之前表白他的心跡，才故意的逼問左家廢園一切。

他心中更冒火了。

＊　＊　＊

「九頭獅子」戈平陽側目斜視湯十郎，道：「姓湯的小子，其實老夫早就知道，你們母子二人是爲報仇而來，並非爲了左家的財寶，只不過老夫原打算由別人代老夫動刀，不料所有前往之人，均已失去踪跡，這種怪事，老夫百思不解，如今便是『終南雙義』，『洪家寨』三位寨主，也均不見踪影，令老夫不得不把你弄來。」

湯十郎冷笑道：「姓戈的，你實在不該把我捉到你這裡。」

戈平陽道：「怎麼說？」

湯十郎道：「你很注意左家廢園之事，但我也知道你心中所想的，你不是對於那些失踪的人毫不關心嗎？」

戈平陽道：「你錯了，老夫太關心他們的生死了。」

湯十郎道：「是的，你關心他們的生死，如果他們都死絕，你就會親自出馬了，你便也獨享忠義門財寶了。」

戈平陽幾乎一跳而起，他吼道：「誰告訴你的？」

湯十郎道：「想也知道。」

戈平陽嘿嘿冷笑了。

他雙手按在桌面上，沉聲道：「你姓湯，那麼你可能就是湯百里的兒子了。」

湯十郎道：「湯百里是我爹。」

戈平陽道：「原來爲報父仇而來。」

湯十郎道：「有種你放開我，咱二人放手一搏。」

戈平陽冷冷的道：「死到臨頭，你還妄想對老夫出招，可笑復可憐。」

湯十郎開罵：「你沒種。」

戈平陽冷冷道：「且等老夫把你那老娘抓來，你就知道老夫是否沒種。」

湯十郎大吼：「你敢，你渾蛋，你

是個魔頭。」

戈平陽頭一偏，吼道：「這可惡的小子，他是不要命了，給我打。」

於是，兩個大漢不用拳，也不用腿，兩條皮鞭沾水抽，這一輪鞭子打下去，湯十郎幾乎體無完膚了。

只不過湯十郎仍然不吭一聲，他心中不是不痛，而是早已塞滿了仇恨。

戈平陽又把雙手按在桌子上，他忿怒的道：「我問你，你的寶玉珮在那裡？」

湯十郎道：「早已經弄丟了。」

戈平陽冷哼，道：「再問你，那些人怎麼失踪了？」

湯十郎道：「你眞想知道嗎？」

戈平陽道：「老夫在聽着你的回答。」

湯十郎道：「死了。」

戈平陽道：「死要有屍，屍體何在？」

湯十郎當然知道那些失踪的人，他們的屍體早就被拋落在地道深坑蛇穴中了。

他當然不會說出那些人的下場，他只淡淡的道：「我怎麼會知道？」

戈平陽厲吼：「想我那三個太保兒莊懷古、劉大年與于世爭三人是凶多吉少的了。」

湯十郎當然知道，他們三人乃是戈平陽十三太保中的三人，戈平陽失去這三人，當然傷心至極。

湯十郎怒視揍他的兩個大漢，心想，他們也一定是戈平陽的太保兒了。

就在這時，其中一人對戈平陽恭敬的道：「乾爹，兒子以爲先把這小子打入地牢餓上三天不給吃喝，等把他娘抓來之後，咱們揍他娘，逼他說，如果他還是孝子，你老想一想，他能不一五一十的有問必答嗎？」

戈平陽重重的點點頭，便也重重的拍擊着桌面。

「彭！」

「轟通！」

緊接着，湯十郎的身子滾翻中，立刻雙目一暗，他甚麼也看不見。

不旋踵間，地牢中又傳來「轟」的一聲響，湯十郎被斜肩摔在地上，撞得七葷八素的差一點岔了氣。

地牢上面傳來戈平陽的沉吼：「兩天之內，把姓湯的老太婆抓來，你們要多加小心了。」

「是，乾爹。」這聲音是兩人齊應。

上面，立刻傳來足音，只不過湯十郎並未去注意，他滾動着身子在一堆骷骨上左右滾。

他曾聽桂月秀說過這地牢下面有不少屍骨。

這裡也有桂不凡的屍骨。

如今桂不凡的女婿，湯十郎也跌落在下面了。

湯十郎全身上了綁，他一時間有得掙扎的。

轉動了一陣，湯十郎靜下心來仔細想，如果不盡快逃出去，只怕老娘要遭殃。

於是，湯十郎在黑暗中的屍骨上碰摸着。

他也試着把身上的繩子在那尖銳的屍骨上切磨着，他相信磨久了，就可以把繩子磨斷。

他必須先把身上的繩子磨斷。

湯十郎强忍住一身傷痛，咬牙在屍骨上磨繩子，他的罪可也受大了。

* * *

湯大娘很悲傷，因爲她知道兒子出事了。

湯十郎原本是過午不久就回來的，湯大娘還等着他回來做飯呐，不料湯大娘等到天黑也不見兒子回來，她老人家便知道兒子出意外了。

湯大娘初時很放心湯十郎的行動，但左家廢園這一陣子不斷有敵踪出現，加以戈家堡方面的人馬，已在左家廢園附近窺伺，種種跡象顯示，湯大娘便開始爲兒子的安危發愁了。

沒吃沒喝的湯大娘，天黑之後才走出那間小廂屋，想着前幾天有白衣姑娘送吃送喝，而且吃的都是上品，如今突然甚麼也沒有，怎不叫她悲傷。

* * *

湯大娘走得慢，她緩緩的到了竹林邊，先是抬頭看看天，然後便是一聲嘆。

「唉，我的十郎兒呀，你在甚麼地方呀！」

竹林中當然沒回聲，湯大娘便想着去找一個人，那人便是左太斗。

只不過，她想了一陣自己也搖頭，左門主住的地方很隱蔽，除非由左門主親自來接應，否則任誰也休想進得那地道中。

湯大娘摸摸口袋，她連銀子也沒有。

就在湯大娘無計可使的時候，遠處人影一現，一個俏而巧的黑衣姑娘突然間到了湯大娘面前。

湯大娘單掌護身低聲喝問：「誰？」

黑衣姑娘雙目一亮，「喲」了一聲，道：「是妳呀，湯夫人。」

「妳是……」

「難道妳老人家忘了我是誰？」

「妳這一身黑衣裳，黑巾包了半張面。」

黑衣人立刻伸手去拉面巾。

包頭巾拉剩下巴的時候，湯大娘已點頭，道：「唉，原來妳是楚姑娘呀！」

「妳總算認出是我了，湯夫人呀，妳怎麼這時候走出來了？」

湯大娘又嘆口氣。

她本想說她出來想找兒子的。

她也想說她這一天未吃飯，正空着肚子，但一時間無法開口，便又一

聲嘆氣。

黑衣姑娘正是楚香香，她見湯大娘嘆氣，先是一怔，走近湯大娘，關懷的問道：「湯夫人，妳嘆氣？」

湯大娘立刻拉住楚香香雙手，道：「楚姑娘，我兒十郎上午進城，至今未見回轉，楚姑娘，老身等我兒回來做飯，可是……」

楚香香道：「會有這事？湯夫人一定餓壞了吧。」

湯夫人道：「不瞞姑娘，老身兩頓未吃東西了。」

楚香香道：「湯夫人，妳回廢園等着我，我去去就回來。」

湯大娘道：「姑娘妳是要去……」

楚香香道：「湯公子不在，自然由我侍候你老人家，我先爲妳弄吃的去。」

她拔身便往回路走，刹時間走了個沒影沒踪。

湯大娘不是餓得慌，她在想她的湯十郎。

她仍然站在竹林邊，也低頭的嘆氣。

* * *

湯大娘心神恍惚，不知道附近來了人。

她再也想不到，她已被四個大漢圍住了，等到她警覺過來，四個大漢已冷然的站在四個方位。

「老太婆，妳住在這左家廢園裡，是嗎？」

湯大娘暗中運功週身，她把四個大漢看一遍，只見正前方站的是個虬髯怒漢，手中握着一對利斧嘿嘿笑。

右面的是個拿槍壯漢，那明晃晃的槍尖指着了湯大娘的右側直閃晃。

左面的與後面的兩人拿着刀，齜牙咧嘴似野狠。

湯大娘道：「你們是甚麼人呀，找我老婆子甚麼事？」

握斧的虬髯漢開了腔：「老太婆，我不妨對妳先介紹一番，在這順天府城百里之內，如果提到十三太保，那便是爺們幾個人，這妳難道不知道？」

湯大娘道：「十三太保？」

握利斧的沉聲道：「不錯。」

他頓了一下，又道：「大爺我還可以再對妳細說，我的名字夏不邪，嘿……」

他並未介紹另外三位，但他四人屬於十三太保應不會錯的。

湯大娘道：「你們惡狠狠，凶巴巴的把我老婆子圍住，目的何在？」

姓夏的道：「表明身份，叫妳休要妄想反抗，乖乖的跟爺們去個地方。」

湯大娘道：「甚麼地方？」

姓夏的道：「不容妳多問，不想死就走。」

湯大娘道：「是否你們把我的十郎兒抓去了？」

姓夏的嘿嘿道：「去了妳就知道了。」

湯大娘道：「如果我兒在你們手上，我去，如果不在，就不去。」

夏不邪哈哈笑道：「在與不在，你都得去。」

湯大娘道：「老身若不想去，任誰也休想叫我走。」

夏不邪道：「妳該明白，眼前乃四對一局面。」

湯大娘道：「八對一又怎樣？」

夏不邪一瞪眼，吼道：「老子劈了妳這老頑固。」

「咻，咻！」

他雙斧高舉，對準湯大娘的頭腦便劈來。

湯大娘的雙足不動，而且看上去宛似釘牢在地上似的，挺着上身滴溜旋，便也閃過兩把斧刃的沾身。

湯大娘挺直身子的那刹間，右掌橫掃如風捲殘雲，但聞「叭」的一聲，夏不邪幾乎一頭栽在地上。

夏不邪三步踉蹌剛拿樁站穩，然後他厲吼：「兄弟們，圍殺。」

就在他的吼聲裡，只見兩把砍刀一根銀槍，挾着窒人的「啾」聲，猝然之間當頭罩來。

那夏不邪更是舞動雙斧，把頭一低，直往湯大娘的懷裡撞過來了。

湯大娘見四般兵刃殺到，她大吼一聲如野豹，雙掌舞得花蝴蝶似的，大力金剛掌便以十二成功力連拍擊出，人也在空中足踢連環，便聽得「吭吭」之聲連連响起，緊接着「唔」、「呐」、「轟」。

黑暗中，夏不邪四人忽聚又分，已有兩人倒在地上了。

湯大娘也不完整，左膝上被槍扎得褲破血流，右上臂一刀幾乎見骨，痛得她老人家直噎氣。

夏不邪一把利斧不見了。

他好像是老大，立刻大吼：「張斗，花長紅，你二人如何？」

倒在地上的二人，有一個刀也不見了，這二人一個叫張斗，另一個叫花長紅。

姓花的咬牙罵：「奶奶的，個老太婆，一掌打在老子肚皮上。」

另一人張斗也咒罵：「媽的，張大爺仍有再戰之力，夏大哥，圍殺！」

夏不邪却也發覺湯大娘受了傷，他冷冷的逼向痛苦中的湯大娘，沉聲道：「老太婆，你聽清楚沒有？哥兒們就要再出手了，你琢磨，是隨爺們走？抑是把老命丟在這荒竹林子裡？」

湯大娘不開腔，她冷冷的直發笑。

她的笑是殘酷的，久經仗陣的人，只一看就會明白，那種笑的人，必然是在心中決定了一件令人吃驚的主意。

夏不邪便看得一楞。

他立刻猛吸一口氣。

不錯，湯大娘準備豁上幹了。

湯大娘的決定是嚇人的，她決心要在交鋒中擊斃兩個來墊底。

她心中想着，自己年過五十，死

而不算夭壽，能出手打死兩個比她年輕二十年的敵人，實在值得。

正因爲如此決心，湯大娘的笑才會叫人不舒服。

她把目標認定了。

姓夏的便是第一個，然後那個弄槍的傢伙。

誰弄槍扎在她胯上？花長紅是也。

花長紅還在哈哈笑着，他那一槍本來扎在湯大娘的那地方，沒打算要湯大娘的命。

他們四人前來，是要捉活湯大娘，如果弄個死的回去，戈平陽就會出手揍他們。

戈平陽要活的，爲的是逼湯十郎說實情。

此刻，湯大娘再一次把功力提升至十二成，她全身血脈賁張，兩手忽上忽下，那排山倒海的掌風，已快要湧出來了。

夏不邪的心眼多，他嘿嘿一聲笑，道：「老太婆，休忘了，你不打算活了？你的兒子呢？也不打算見你兒子？」

湯大娘叱吒，道：「我兒在甚麼地方？」

夏不邪道：「你想知道，那就跟爺們走。」

他幾乎已承認湯十郎在他們手中了。

湯大娘道：「跟你們走？戈家堡嗎？」

她此言一出，夏不邪四人吃一驚。

「嘿，你好像已知道啦？」

湯大娘道：「我老婆子知道的比你們想像的多。」

夏不邪沉聲低吼：「兄弟們，上！」

四個人齊齊發一聲喊，拔身便往湯大娘飛擊過去。

「殺！」這聲音來得突然，隨着聲音，半空中出現星芒閃爍，十二支金錢鏢宛似流星一般疾射而至。

「喲！」

「哎！」

緊接着「叮噹」之聲十分清脆，夏不邪以手捂住面門，身子一歪，大叫一聲：「撤！」

他「撤」字出口，當先便往竹林另一方向奔去。

張斗隨之抱頭狂奔不迭，他的身上至少挨了三枚金錢鏢，好像有一枚還掛在後耳上。

那花長紅舞着銀槍往竹林中退，他怕再中鏢。

另一人叫尹大金，原來被湯大娘踢滾在地上，刀也不見了，如今右手掌上中了一枚金錢鏢，他抖着一隻血手往林子裡逃。

這四人來得突然，逃得也快，刹時間全都不見了。

湯大娘仍然站在那裡，只見黑衣女楚香香使了個箭步奔上去。

「湯伯母，你怎麼樣？」

「我受傷了。」

「快，我先扶你回去，你吃東西，我爲你治傷。」

湯大娘點點頭，道：「楚姑娘，你來得正是時候。」

「我來晚了。」

湯大娘道：「楚姑娘，你那一手暗器算得上乘了。」

楚香香道：「流星門傳家絕學，我爹的暗器出神入化，像剛才這四個人，我爹只需四枚便夠了。」

湯大娘道：「你爹……」

「我爹你已見過，湯伯母，我爹和我二叔在地下室中大家見過。」

湯大娘道：「這事我還記得。」

＊　＊　＊

楚香香扶着湯大娘，匆匆的回到那間已是亂七八糟的小廂房內，楚香香便把一包吃的攤開來了。

湯大娘眞的餓壞了，不治療，先就吃起東西來了。

一邊的楚香香，灰暗裡自懷中取了一包刀傷藥，却被湯大娘拒絕了。

「姑娘，不必用你的藥，我有……」

「常州流星門刀傷藥江湖馳名呢！」

湯大娘已把白衣姑娘席玉神的那玉瓶取出來了。

她把玉瓶封口打開，小心翼翼的把藥洒在她的左胯上，眞奇妙，鮮血立刻不流了。

她再把藥洒在右臂，於是她深深的吁了一口氣。

她的痛苦立刻消失，面上有了笑意。

「眞是好藥，此藥是寶。」

楚香香也驚訝的道：「眞是好藥，見血封口，血不流了，神妙啊！」

湯大娘道：「當初還以爲這藥有毒，眞是，如今想來，倒是錯怪人家了。」

楚香香道：「誰？」

湯大娘道：「天山不老峯下玉神廟的玉神姑娘，這藥乃是她送我母子的。」

提到兒子，湯大娘流淚了。

楚香香看着湯大娘傷心，便問道：「湯公子一去不回頭，一定是出事了。」

湯大娘道：「剛才那四人必是戈家堡的殺手，可惜我沒有拿下一個逼問我兒下落。」

楚香香道：「戈家堡？那不就是順天府西面的戈家堡嗎？我曾知道戈家堡當年與左家忠義門，均是勢力雄厚的門派，難道戈家堡……」

湯大娘道：「血洗左家忠義門的主兇，正是那戈家堡的戈平陽。」

楚香香道：「是他？」

湯大娘道：「我們已經知道了。」

楚香香道：「姓戈的如此心狠手辣

，目的是甚麼？」

湯大娘道：「忠義門的財寶，左門主的四塊玉珮。」

楚香香吃驚道：「太意外了，爲財殺人？」

湯大娘道：「這世上多的是爲財殺人的事件，只不過左家的財富過於耀眼。」

楚香香嘆口氣，道：「不瞞湯伯母，我每夜必來，只想尋到忠義門之寶物，但我不會爲財殺人。」

湯大娘道：「我知道。」

「你老人家知道？」

「我兒說的，楚姑娘，十郎他……」

楚香香道：「我喜歡湯公子。」

楚香香也喜歡湯十郎，倒令湯大娘心頭一緊。

她看看楚香香，知道楚香香說的是眞心話，不由嘆口氣，道：「可是我兒十郎不見了。」

楚香香道：「湯伯母，這些人是戈家堡的嗎？」

「不錯，他們正是戈家堡的殺手，也是戈平陽的十三太保之中的四個。」

這話不是湯大娘說的，這聲音來自小廂外，小廂中的兩人齊吃一驚。

楚香香沉聲道：「誰？」

湯大娘舉首看門外，只見那「灰髮老人」雙手抄在袖管裡，緩緩的走進來了。

「你……」湯大娘還未說下去，灰髮老人伸手制止。

楚香香不認識灰髮老人，立刻伸手入袋。

她暗中抓了三枚金錢鏢，如果灰髮老人有不利她們的舉動，她就出手。

灰髮老人看看楚香香，道：「想不到楚百川的女兒不但鬼靈精，長得更標緻。」

楚香香再問道：「你是誰？」

湯大娘道：「老人家乃是十郎的世伯。」

楚香香道：「原來是一家人了。」

她拉關係把握機會，令湯大娘也佩服她的反應佳，會說話。

只不過灰髮老人只對楚香香點點頭，道：「楚姑娘，請問你們暫住在甚麼地方？」

楚香香道：「牛家大客棧。」

「那家客棧我知道。」

湯大娘道：「你打算……」

灰髮老人道：「楚姑娘，回去對你爹說，請他在牛家大客棧多住上幾天，一切費用我支付。」

楚香香怔忡的道：「老伯你是……」

灰髮老人道：「對你爹說，有位多年不見老友，將會去看望他，請你爹耐心的等上幾日。」

楚香香道：「我能知道老伯高姓大名嗎？」

灰髮老人道：「不必，到時候就會明白。」

湯大娘對楚香香道：「楚姑娘，你這就回去吧，我老實對你說，左家廢園無財寶，何必尋煩惱？」

灰髮老人接道：「且等老夫把事情完成，當然要奉送你們一筆重酬。」

湯大娘拍拍身邊楚香香，道：「今夜謝謝你了，楚姑娘，你這就回去吧！」

楚香香對二人福了一禮，她轉身往門外走。

她帶着迷惘的心情，糊裡糊塗的往竹林中走。

她很想知道灰髮老人的身份，但人家不說，她也就無可奈何了。

＊　＊　＊

「眞可惜！」灰髮老人低喟。

湯大娘道：「可惜甚麼？」

「戈平陽的十三太保中四個送上門來，竟然一個也未留下來。」

湯大娘道：「我以一抵四受了傷。」

「老嫂子，沒見人倒下，我便知道老嫂子受傷了。」

湯大娘道：「我那十郎兒也失踪了。」

灰髮老人道：「必是被戈平陽的人捉去了。」

湯大娘道：「左門主，我該怎麼辦？」

她忽然又問：「左門主，你說來了四個，這事門主已看見了？」

「不錯。」

「既是門主也發覺，而我又以一敵四，爲何門主你們不出手？」

左太斗道：「老嫂子，我只能看到，却無法出手。」

湯大娘道：「難道左門主的武功……」

左太斗道：「老嫂子，非關武功，實因地形。我只說可惜，並非是責怪你，老嫂子千萬別放在心上。」

湯大娘道：「怎好責怪門主，倒是我兒十郎恐怕凶多吉少了吧！」

左太斗道：「以老夫判斷，三兩天之內，十郎賢侄尚不至於危及生命。」

湯大娘焦急又難過之情溢於言表。

左太斗又道：「這件事暫不能對桂家母女說，且容老夫想一妥善良策。」

湯大娘道：「左門主，你有何良策？」

左太斗雙目突然一厲，右掌砸在左掌心，沉聲道：「老嫂子，對付惡人只有一招管用。」

湯大娘道：「請講。」

左太斗道：「殺！」

湯大娘道：「如何進行？」

左太斗道：「大嫂在此不出門，你仍然住在這小廂中，我以爲，戈平陽的人今夜鎩羽而歸，必然不會罷休，一定還會派來厲害人物，再一次的前來找你，咱們就給他一個迎頭痛擊。」

湯大娘道：「咱們爲甚麼不捉活

的？」

左太斗道：「捉活的逼問十郎下落？」

湯大娘道：「不錯。」

左太斗道：「老嫂子，那戈平陽的手下人物，有誰敢把戈家堡的事情外洩？」

湯大娘的面色倏變，道：「我兒十郎豈不慘了？」

左太斗道：「咱們只有殺，逼使戈平陽走出來，面對咱們挑戰。」

湯大娘道：「爲甚麼不告訴桂家母女二人知道？要知道她們有權利知道我兒十郎的事情。」

左太斗道：「不，桂家母女是我的一步有力棋子，我要戈平陽大吃一驚。」

湯大娘道：「左門主，我仍然爲我兒擔心啊。」

左太斗道：「老嫂子，黎明之前總是有一段黑暗的時刻，老夫以爲咱們的出頭日子就要來了。」

二人正在說着，小廂外面有了動靜。

「誰？」左太斗喝問。

「是我，世伯。」

黑影閃晃，只見楚香香又奔進來了。

湯大娘奇怪，道：「楚姑娘，你去而復返，必有甚麼事情發生了。」

楚香香喘着氣，道：「伯母，我走到竹林外，直往小河奔去，我是回牛家大客棧的，可是……」

她手指小河方向，又道：「我快到那家野店了，却發現野店內有燈光，想着有一晚我與湯公子二人潛在野店後面偷窺之事，便不由得又潛過去看，你們猜我看到甚麼了？」

湯大娘道：「你快說呀！」

楚香香道：「中我金錢鏢的幾個人正在裡面治傷，兩女四男，說話的聲音可大了。」

左太斗道：「你聽了些甚麼？」

楚香香道：「他們說，等歇過一陣子再來，有個女的還說，小的已被她二人弄倒送去，一個老的，四個人還伺候不了。」

左太斗嘿然笑了。

湯大娘伸手握住楚香香的手，安慰的道：「你這消息太好了，不知該怎麼感謝你才是。」

楚香香一笑，道：「伯母，別客氣呀，救湯公子才是要緊事。」

湯大娘重重的點頭。

左太斗起身便走。

湯大娘道：「左……你……要走了？」

她幾乎叫出「左門主」三字，左太斗回身搖頭，她才立刻住口。

楚香香當然不知道，這老者就是左太斗。

左太斗對湯大娘點頭，道：「依計而行。」

湯大娘對楚香香道：「姑娘，妳可以回去了，千萬別捲入是非恩怨中。」

不料楚香香頭一仰，字字鏗鏘的道：「我不怕。」

左太斗一怔。

湯大娘又道：「會給流星派惹麻煩的。」

楚香香道：「咱們江湖人，不就是惹麻煩過日子？怕麻煩就別在江湖上闖蕩了。」

這姑娘說出的話比男人還要剛，左太斗聽得也點頭不已。

湯大娘道：「姑娘，妳打算……」

楚香香道：「是我傷了他們，我豈能一走了之，他們再來，我先出手，伯母，我以爲做了他們四個，咱們去找那間野店的兩個女人，問她們要人。」

湯大娘相當激動，她看着楚香香幾乎落淚……這是患難之中見眞情呀！

湯大娘看向左太斗，道：「門……你以爲可以嗎？」

左太斗也點頭，道：「好，把來人留下來，楚姑娘的身份仍然不爲人所知。」

左太斗看看楚香香，又道：「有時候沒有兒子令人遺憾，但若有女似妳，比有兒子强得多，楚百川應該無遺憾。」

楚香香就是想不起，面前這老人是甚麼人。

她眨動着美眸溜溜轉，左太斗已淡淡的對她點點頭。

左太斗轉身而去，也不知他腦中有甚麼決策。

＊　＊　＊

湯大娘與楚香香已收拾妥當之後，立刻掩藏在左家廢園的後大院內。

大院內長滿了野草，人藏在裡面是不容易被發覺的……這裡只有兩條是碎石鋪的十字小道，左右東西廂，前後是後門，那個三丈餘深的水井，便在後門裡面之丈遠處。

湯大娘便是與楚香香二人站在井邊荒草邊。

那楚香香不時的看看水井，也不時的以足頓地，她也想到前天夜裡，湯十郎繞着水井頓足，她把耳朵貼在地上聽，她也以爲，這地下的聲音不對勁，但水井壁又是磚砌的，看不出甚麼地方不對勁。

如今她再度站在井邊上，便不由得自己頓足。

湯大娘不知道楚香香頓足是爲了探寶，她老人家還以爲楚香香在等人等急了使性子。

湯大娘笑笑，道：「楚姑娘，妳別急，只要妳沒有聽錯，不久他們會來的。」

楚香香却赧然的笑笑。

她不頓足了。

＊　＊　＊

湯大娘與楚香香二人站到天大亮，以爲四個戈平陽的太保不來了。

湯大娘有些洩氣的道：「他們不來了，天亮了。」

楚香香道：「我聽得很清楚，他們一定會來，倒是……倒是伯母妳這傷……」

湯大娘道：「敷了靈藥，包紮之後便一點痛苦也沒有了，天山靈藥，神奇至極。」

楚香香道：「伯母，如果他們再來，妳千萬別太用力，看我對付他們。」

便在她這話甫落，忽聽墻外附近傳來一聲喝罵：「他媽的，臭丫頭，老子們一時不察，上了妳偷襲的當，還以爲我們眞的怕妳呀！」

就這麼幾聲喝罵，只見從圍墻外面，「噗噗通通」跳下四個惡漢，四個人雖然帶了那麼一點傷，如今看來仍然勁頭足，力氣猛，只不過夏不邪的手上少了一把斧。

他半夜逃得急，一把斧頭丟失了。

四個人一字兒排開過來，楚香香雙臂一張攔在湯大娘的前面，道：「四個不知死活的東西。」

夏不邪沉猛的怒叱，道：「媽的，妳八成是常州流星門的人了。」

楚香香道：「是又怎樣？」

夏不邪道：「潛來此處爲何？莫非爲了財寶？哼！忠義門的財寶你們流星門也想染指？」

楚香香不作假的坦承，道：「不錯，前幾日是爲了財寶，不過現在不是了。」

夏不邪道：「現在爲了甚麼？」

楚香香道：「抱不平，看不慣你們這些大男人以多凌寡，欺負一位老人家。」

尹大金砍刀一掄，怪叱道：「如今是白天，爺們不會再中妳的暗器了。」

張斗隨之暴吼道：「臭丫頭，一鏢之賜，妳就連本帶利還來吧！」

花長紅更是不說話，長槍一抖之間，吼道：「老子扎妳個透心涼。」

「颯！」

一把金錢鏢便激射出手了，楚香香柳眉倒豎，不等花長紅的槍到，甩手便射出六枚金錢鏢。

花長紅甩肩斜掠，長槍疾收，舞了個平地旋風，便聽得空中响起叮噹聲，他果然一舉擊落飛來的金錢鏢。

而夏不邪已厲吼似虎，道：

「殺！」

他的殺聲未已，斧頭已往湯大娘砍去，一時間六個人便狠幹起來。

那湯大娘見夏不邪不要命似的仗着一身皮粗肉厚，不怕挨掌，一個勁的揮斧狂撲，不由大怒，她尖叱一聲身法立變，就在夏不邪躬身逼近她面前兩尺遠處，身子忽然打轉，雙腿併起斜彈，那麼神奇的閃過敵人劈肩一斧。

湯大娘未落地，反手一掌打在夏不邪的右肩背上，只打得夏不邪的身子往前滾去。

「啊！」

這是夏不邪的叫聲。

這一聲也令湯大娘吃一驚，因爲當湯大娘落地欲上，她發現夏不邪的後背上有一支尖銳的槍尖露出來。

槍尖上帶鮮血，好像是由地面上伸出來的。

地面上爲甚麼有槍伸出來？

湯大娘舉的雙掌放下來，她奔上去一脚踢開夏不邪的身子，於是……

於是「咻」的一聲，地面上的槍不見了。

湯大娘回身看，她吃一驚。

她發現楚香香危險了。

楚香香的手上一把尖刀左右擋，頭髮一束不見了，黑巾已失，秀髮披肩，光景有一刀切上她的頭，差一分未砍中她的頭皮。

對於夏不邪的死，張斗幾人並未太注意，因爲他們相信，夏不邪對付湯大娘，應該是個均勢之局。

張斗與花長紅，還有個尹大金，三人一心要把多事的楚香香幹掉，因爲楚香香誤了四人的大事，他們恨透這位改變初衷多事的楚香香。

只不過楚香香的輕功高絕，她以「羅漢醉」，閃躲過數次致命的危機，又以「羅漢定」聽刀聲與槍聲而能及時閃躲，但時間稍久，她喘息了。

湯大娘發覺楚香香時，她正被三個大漢逼到了墻角，處於最不利的時刻。

花長紅的槍，冷沉的正面往楚香香的胸口刺去。

張斗揮刀側面劈砍，口中發出勝利在望的冷笑。

那尹大金的刀也正碰在楚香香的尖刀上，他不求有功，只要把楚香香的刀壓住。

而且尹大金也撩起嘴角冷笑了，因爲楚香香用力抽刀難得逞，除了拋刀，便是等死。

「殺。」

這一聲乃是出自湯大娘之口，五丈外，湯大娘自知救援不及，她只好撿起地上那把利斧，那是夏不邪的兵器，也是唯一的一件利斧。

湯大娘大吼中，拚力擲斧。

「颯！」

這種利斧穿身裂骨的聲音帶點清脆，便也劈得花長紅一聲狂嗥。

「唔……」

花長紅的槍仍然握在雙手，但已無力再往楚香香胸口扎去。

他回頭，雙目流露出忿怒、不信、無奈與痛苦，背上的一斧，就彷彿是死神的詛咒。

張斗與尹大金二人轉頭，這才發現湯大娘已幹掉了夏不邪正朝這邊撲來了。

張斗狂吼：「妳媽的！」

他掄刀往湯大娘迎上來了。

那尹大金的刀疾收，旋刀便朝楚香香砍。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唐煌與小潔身入猶如仙境島谷中，被逍遙客以酒迷倒，命在頃刻之際，閃出古鳳以假五霸圖向逍遙客騙取解葯，救出兩小，逍遙客發現受騙正要追殺，突然被暗藏的門玉華炸毀島嶼，逃出山中，兩小甦醒，門玉華告知經過，並揭發古鳳曾三番數次想置他們於死地之事實。小潔心知玉華也深愛唐煌，乘機說服唐煌要收留玉華爲妾，並告知自己已身懷有孕……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和尚廟內裸尼姑　專採童男精與血

「色鬼」凌志豪、「賭鬼」申元化奮起餘威將兩個天竺國高手擊倒海水中。

「吝嗇鬼」王大吉嘻嘻笑道：「各位，今夜除了獨吞數萬兩黑貨外，這些純鋼波斯刀，也頗爲珍貴，每柄足值紋銀十兩，合該發個小財了！」

說着把那些彎刀都撿了起來。

這工夫兩小已掠上沙灘，天竺國方面剩下兩位高手，自知不敵，立即撮口猛吹，似在緊急求援。

唐煌和小潔上前見禮，「吝嗇鬼」王大吉道：「小子，『白貓仙子』蘇珊呢？」

唐煌面色一黯道：「被張子萍以托夢邪術害死了！」

王大吉冷哼一聲，說：「你小子若不冷落她，何至如此下場？」

唐煌心想，你這老吝嗇鬼就會說風涼話，這等婚姻大事，豈能兒戲，立即肅容道：「王前輩，這不是冷不冷落的問題，張子萍托夢邪術防不勝防，晚輩即使不冷落她，也不免……」

「笛仙」柳青青道：「唐少俠，別聽吝嗇鬼的話，我知道最初你對蘇珊很好，只因她太頑皮，不能面對現實，以致使你誤解她根本不喜歡你，這都是命運。」

唐煌大聲道：「各位前輩當初曾叫晚輩以鳥葬、水葬、火葬、蟻葬及風葬等儀式處理，實際都未死亡，不知爲何要瞞着晚輩？」

柳青青道：「說來話長，還不是爲了你爹爹唐一飛，此事以後再談，我們快把黑貨運走吧！」

突然，那大船之上燈火通明，一陣奇異的樂聲傳來，由四個天竺國高手抬着一個軟榻，踏波而來。

前面八個樂手，吹着喇叭和笛子，音律奇特，中原沒有這種樂曲，榻上羅幃低垂，只能隱約看出，裏面斜倚着一個女人。

達摩一葦渡江曾傳爲佳話，但這四個抬榻高手和奏樂之人，也僅是水及膝部，這等輕功，確爲罕見。

岸上諸人不由肅然注視着冉冉馳近的軟榻，誰也沒有出聲，但唐煌却忍耐不住，沉聲道：「柳前輩，這榻上的女人是何路數？」

柳青青肅然地道：「據說張子萍以萬兩黃金，請了一位幫手，助他爭奪『離恨天』五霸之名，這位幫手乃是天竺國的瑜伽門高手之徒，名爲拉瑪仙，綽號『芙蓉草』，這女人可能就是拉瑪仙了。」

這工夫，軟榻已經上岸，樂聲戛然停止。

只見那榻上女人緩緩站了起來，嬌聲道：「你們不是中原高手張子萍的部下麼？本仙子應張子萍之聘，前來中原，你們爲何要自相殘殺？」

這女人不但會說中國話，而且略帶廣東口音。

柳青青沉聲道：「張子萍一代梟雄，極想獨霸武林，以阿芙蓉痲醉同道，居心至毒，你身爲外國人，只貪圖萬兩黃金，竟欲爲虎添翼，你以爲中原就沒有高人了麼？」

拉瑪仙微微一笑，道：「你是誰？怎敢對本仙子這樣說話？」

柳青青冷冷一哂，道：「大膽的蠻女，竟敢口出狂言。中原上國之地，豈能容你這等猖狂！」

拉瑪仙「格格」嬌笑一陣，道：「中原武學乃由本國傳入，歸根結底，天竺國乃是中國武學之鼻祖。」

「色鬼」凌志豪冷笑道：「妖女！我看你才是井底之蛙！達摩來到中原，不可否認武功由此大盛，但達摩未來之先，中原也有武學，如一代奇人『紫府眞人』即是一例，據說當時『紫府眞人』曾與達摩印證武學，各有所長，勢均力敵。」凌志豪續道：「這只是武林中高手，還有佛道兩家因修習有素，而致武學大成者，更是不可勝計，如石頭、慧能、隱峯諸禪師，都有不可思議之神通！上國大邦，歷史悠久，從不以此而炫耀，豈像你這種蠻婦之膚淺！」

拉瑪仙冷冷一哂，道：「上國聖地，既有恁多高手，似不必遠隔重洋，到天竺國去請高手！」

凌志豪冷笑道：「這道理也很簡單，貴國也是世界古國之一，但却處處仰人鼻息，受英吉利人之統治。」

拉瑪仙不由詞窮，冷哼一聲，道：「落榻！」

巨榻放在沙灘上，拉瑪仙走出軟榻，站在沙灘上。

唐煌仔細打量，拉瑪仙皮膚略黑，秀髮如雲，一雙大眼睛清澈如水，身着天竺國白綢奇裝，身段婀娜，另有一種風韻。

拉瑪仙冷冷地道：「你們那一個先來試試看？」

唐煌一掠而至，沉聲道：「唐某先試試看。」

拉瑪仙微噫一聲，一雙大眼睛緊緊地盯着唐煌，道：「想不到中原也有這等俊俏人物。」

唐煌冷哂一聲，道：「看掌！」掌勢一出，帶起勁烈罡風，拉瑪仙微微一笑，身形不動，拂出一掌。

「蓬」地一聲，唐煌連退三大步，而拉瑪仙却僅退了半步。

十位高手不由大吃一驚，柳青青沉聲道：「唐煌，你快退下來，這蠻女不好調理！」

唐煌冷峻地道：「我不相信，咱們比比兵刃！」

「嗆」地一聲，殘劍已撤在手中。

拉瑪仙大眼疾轉，道：「這就是你的常用兵刃？」

唐煌沉聲道：「不錯，這柄殘劍雖屬風鐵，却見過大場面，像張子萍之流高手，在此劍下也曾吃過苦頭！」

「噢？」拉瑪仙不信地道：「你和張子萍交過手？」

唐煌冷冷一哂，道：「恐怕不止一次了！想不到你把張子萍看得很崇高！」

拉瑪仙笑道：「看你一本正經，不像是說謊的人。可是你既然武功高過張子萍，怎會被人家毀了兵刃？」

唐煌沉聲道：「這兵刃被毀之時，在下的武功還未到達預定火候。」

拉瑪仙道：「那麼你換一柄完整的劍吧！本仙子不能在兵刃上佔你的便宜！」

唐煌冷笑道：「唐某之劍，曾折斷二次，早已發誓，今生絕不換劍，要以這柄殘劍，殺盡武林敗類。」

拉瑪仙柔聲道：「可是本仙子的功力你已見識過，我估計你接不下十招。」

唐煌突然哈哈大笑，道：「好狂的口氣！假如你能接下本人兩招，黑貨留下，讓你去找張子萍，若連本人兩招也接不下，趕快上船，滾回天竺國，別出來丟人現眼！」

拉瑪仙臉上沒有一絲怒意，點點頭道：「就憑這份膽色和豪氣，本仙子不能不相信你，確有這份功力。」

她向十位高人掃了一眼，道：「各位聽到沒有？本仙子若接下他的兩招，就離此去找張子萍，若接不下兩招，原船回國，以後永不再踏上中國之土地，假若本仙子接下兩招而略佔上風呢？」

十位高手雖知唐煌近來功力大進，可不知道到底高至如何程度，這種賭法實在沒有把握，一齊向唐煌望去。

唐煌大聲道：「本人若輸給你，黑貨由你帶走，絕不阻撓！」

此言一出，十大高手不由動容，武林中講的是一言九鼎，如果眞輸了，只得看着人家把黑貨運走。

拉瑪仙似乎正是希望唐煌說這句話，立即大聲道：「一言爲定！」

她走到軟榻旁，取過一柄帶鞘彎刀，刀鞘上鑲滿了紅綠寶石，那刀柄是綠玉製成，光看刀鞘和刀柄，就知道這是一柄寶刃。

「嗆」地一聲，刀芒如雪，寒氣砭骨，果然不是凡品。

「色鬼」凌志豪大聲說：「唐煌，快退下來！」

唐煌沉聲道：「前輩放心好了，晚輩不會做毫無把握之事！」

拉瑪仙格格笑道：「如此說來，你很有把握了？」

唐煌冷哂一聲，道：「一個人對自己都沒有把握和信心，豈能成其大事？」

說着，殘劍一撩，正是「五霸圖」上那一招絕學，殘劍雖僅二尺三四寸長，但劍氣伸展仍像一柄完整的長劍。

十大高手不由肅然互視一眼，這等造詣，在一般情形來說，非三五十年無法做到。

拉瑪仙非比等閑，一看這一劍的

威勢，就知道厲害，身形飄動，如雪蠻刀疾削十餘刀。

但唐煌這一招，共有五個姿勢，一氣呵成，每一式都有無上的威力，可以擋一面，也可以獨擋八面，合起來則無隙可擊。

拉瑪仙輕視之心全消，身輕如燕，刀芒繚繞着嬌軀「叮叮叮」接實三下，閃出五步。

這招奇學，畢竟被她化解開去。

所有的旁觀者，無不動容，而唐煌也暗自吃驚不已，自他學成一招之後，任何高手，不能如此輕鬆地接下此招，由此看來，這女人果然自負絕技。

唐煌看了費小潔一眼，長嘯一聲，劍勢一變，剛剛研成的第二招又告施出。

這一招有七個變化，較第一招，更加淩厲，拉瑪仙感覺漫天都是劍影，嬌喝一聲，蠻刀銀芒暴漲，眨眼工夫劈出三十餘刀。

兩道銀芒糾纏在一起，嘯聲大作，冷氣砭骨，「叮叮」兩聲，二人跟蹌退了四五步，正是勢均力敵，未分勝負。

十大高手不禁萬分激動，他們在武林中混了數十年，還沒有見過這種玄奧的劍術，而施此絕學之人，竟是他們的晚輩。

拉瑪仙凝視着唐煌，面色變化萬千，終於沉聲道：「本仙子和唐少俠打成平手，自應放棄黑貨，咱們走吧！」

說着，上了軟榻，其餘英吉利人也將幾個屍體搬到小船上，運上大船。

拉瑪仙對唐煌正色道：「唐少俠，本仙子深信中原高手如雲，武功精深博大，本仙子對少俠萬分欽佩，從今後，咱們是朋友而非敵人，咱們再見了。」

說畢，放下羅幃，八名樂手奏起怪樂，如飛而去。

「笛仙」柳青青和「色鬼」淩志豪走到唐煌身邊，肅然地道：「唐煌，今夜見了你的劍術，我們這些老不死的，實在是糟蹋糧食，不知那最後一招是不是『五霸圖』上的？」

唐煌道：「正是『五霸圖』上的絕學，晚輩剛剛研悟出來。」

「邋遢鬼」指着費小潔大聲道：「小子，這丫頭是你的老婆麼？」

唐煌玉面一紅，道：「是的。」

「天聖」「地聖」笑罵道：「你老雜碎恁地粗獷！眞是狗嘴長不出象牙來，人家妞兒還沒過門呢？」

「邋遢鬼」大聲道：「看他們那股子勁兒，恐怕是先行交易，擇吉開張了。」

費小潔粉面通紅，啐了一口，柳青青撫着她的秀髮，道：「別和老雜碎一般見識，他總是沒大沒小。」

「鳩面神」沉聲道：「哥們，別逗樂子了！我們必須及早將黑貨運走，待張子萍發覺我們制住了他們派來的人，咱們可就麻煩了！」

此刻那艘大船已經揚帆南下，拉瑪仙也走得無影無踪。

唐煌對柳青青道：「柳前輩可否告之有關『離恨天』將會有盛會之事？」

柳青青肅然地道：「這件事，我們也不大清楚，只知道有幾位絕世奇人要爭奪五霸圖，大概令尊也有一份。」

唐煌不解地道：「既然家父與幾位奇人爭奪五霸，怎會被張子萍困住？」

柳青青道：「這是因爲令尊欠張子萍的人情，自願被困，以他的身手，要想脫困早就遠走高飛了。」

此刻，其餘高手已將大木箱打開，將二萬兩黑貨分成十分，每人扛了百餘斤。

唐煌和費小潔也要分擔一些，却被十大高手拒絕了。「鳩面神」道：「假如你也想到離恨天去湊湊熱鬧，就趕快把『五霸圖』上的絕學練熟，也許有一番作爲，據說『五霸圖』上還有很多秘密，你們就趁機研究一下。我們此行除了運送黑貨外，尚另有任務，咱們再見了。」

說畢，聯袂掠上岩壁，就要離去。

唐煌大聲道：「前輩，『離恨天』在何處？」

「鳩面神」道：「聽說『五霸圖』上都有記載，你們還是自己研悟吧！」

不一會，海灘上只撇下幾個大木箱，隨着上漲的潮水流去。

唐煌抱起費小潔，道：「小潔，『邋遢鬼』說得不錯，我們是先行交易了。」

費小潔輕輕戳着他的前額道：「都是你，你還有臉說呢！」

唐煌道：「小潔，我再看看這『五霸圖』。」

費小潔道：「我們還是一面走一面研悟好了。我相信唐伯伯、伯母及家母等人必定參加『離恨天』的盛會。」

這一天傍晚來到大盆山附近，此處是天台山脈，山雖不高，却是崗巒起伏，十分荒涼。

夕陽如火燒紅了半邊天，突聞一陣馬蹄聲，由山坳中傳來，原來是一對少年男女，併轡馳騁，迎面而來。

一隻野狐，身中兩箭，負傷而遁，而這一對少年男女原來是一對兄妹，正在狩獵。

費小潔大聲道：「唐煌，捉住牠！」

唐煌撿起一截枯枝，抖手擲出，「卜」地一聲，竟自野狐左眼貫穿右眼，倒地而死。

那一對少年男女立即下馬，男的向兩小兜手一揖，道：「小弟石然之，這位是家妹石素心，就住在前面不遠處，爲了獵取這頭野狐，曾下了一年苦功，想不到這頭黑狐果然詭譎異常，剛才若非大哥出手，仍不免被牠逃走了。」

唐煌還禮道：「這頭狐狸似乎與普通野狐不同，竟能身中兩箭，而仍奔馳極快。」

石素心道：「這位大哥暗器手法準而且力大，不知如何稱呼？」

唐煌道：「在下唐煌，這位是在下的妹妹費小潔。」

石素心瞟了費小潔一眼，讚道：「費姑娘眞美，像畫中人一樣，小妹第一眼看到就愛上了。」

石素心對石然之道：「哥哥，貴客臨門，你也不請人家回家盤桓幾天？」

石然之道：「小兄正有此意，唐兄不會以爲小弟唐突吧？」

唐煌歉然道：「萍水之交，怎可上府打擾？」

石素心熱情地道：「唐大俠太見外了，今天相見，也是緣份，要是二位不肯光臨，那就是嫌敝兄妹太俗了！」

費小潔道：「石大俠言重了，既然如此，唐煌，我們就打擾一宵吧！」

石氏兄妹大喜，石然之將黑狐綑在馬上，堅欲將兩匹馬讓唐、費二人騎，最後終於四人二騎，向山坳中馳去。

費小潔和石素心合騎一馬，唐煌和石然之合騎一乘，石然之道：「唐兄只知道這黑狐不同尋常，却不知道這隻狐狸乃是千年異物，這張黑皮價值連城，俗說千年黑萬年白，而白狐只是傳說，却從未見過。」

唐煌道：「據說當年孟嘗君有一件白狐之裘！」

石素心大聲道：「唐大哥可以說說孟嘗君的故事？據說孟嘗君曾以此裘救了自己一命呢！」

唐煌心想，這女孩美麗大方，見面就叫大哥，倒是不失武林兒女本色，立即說道：「在下也僅知道一鱗半爪，難免掛一漏萬！」

石素心道：「唐大哥，快別客氣了，就看你的風度，就知道你是文武全材。」

唐煌道：「石姑娘過譽了！」

費小潔道：「好啦！人家要聽故事，誰聽你窮客氣！」

唐煌道：「戰國時代齊、魏、趙、楚四國有孟嘗君、信陵君、平原君和春申君四大貴族，每人都有數千食客。」

費小潔道：「這就是『鷄鳴狗盜』的典故由來。」

唐煌道：「費妹妹知道，二位讓她說好了。」

費小潔道：「別賴帳好不好？我只知道一點點。」

唐煌道：「這四個貴族財勢雄厚，每人都有數千食客，而孟嘗君是齊國的宰相，有食客三千。

「後來孟嘗君報聘秦國，秦王生妒，將他囚禁，孟嘗君請秦王愛妃救他，王妃要他的天下無雙的白狐裘作爲報酬，可是孟嘗君的狐裘已經獻給秦昭王了。

「尚幸孟嘗君食客中人才濟濟，有人善於狗盜，深夜入宮盜出白狐裘，獻給愛妃，孟嘗君乃獲釋放。

「可是秦昭王放了孟嘗君之後，又很後悔，立即派人追趕。孟嘗君與食客等人逃到幽谷關，後面追兵已快迫至，十分危急。」

唐煌稍頓，又道：「幸食客之中有善於鷄鳴者，因該關規定，鷄不鳴絕不開關，那個食客立學鷄叫，附近鷄羣聞聲啼應，守關者以爲天明，開關放人通行，孟等才逃出秦國。」

「唐大哥，你眞是才學淵博！」石素心含情脈脈地向他瞟了一眼，道：「小妹望你能在寒舍多盤桓幾天。」

唐煌心想：這女孩的一雙眼睛很迷人，使人心跳，還是及早離去爲妙。

唐煌道：「石姑娘隆情厚誼，在下十分感激，不過在下尚有急事待辦，只能打擾一宵，明天一早必須上路，以後有機會，定來打擾。」

石然之對費小潔道：「費姑娘也有急事麼？敝兄妹誠意相留，希望費姑娘能說服令兄，在此多住些時，以便向二位請益！」

費小潔心中一跳，覺得石然之那眼神似會說話，不禁紅了臉。

進入山坳，有座很大的莊院，兩匹馬直馳入莊，四人下了馬，馬匹由莊漢接過，石然之吩咐，要小心剝那黑狐之皮。

由石然之率領向後走去，穿過兩重院落，旁邊有三間大麻石砌成的平頂小屋。

這屋子很怪，有窗無門，而且那窗子也很小，連一個拳頭也伸不出來，而且以鴨蛋粗的鋼條十字交叉擋住。

屋中傳來低吼之聲，似人非人，似獸非獸，令人毛骨悚然。

費小潔低聲道：「石姊姊，這屋中是人是獸？」

石素心道：「是一個老瘋子。」

費小潔道：「恐怕禁閉很久了吧？」

石素心道：「大約有幾十年了，在我們兄妹記事以前，就有這座石屋，裡面就有怪叫之聲。」

唐煌和費小潔不由暗暗搖頭，唐煌道：「請問石兄，屋中的瘋子是誰？」

石然之道：「這個連小弟也弄不清楚，只聽家父說，裡面是一個魔鬼，茹毛飲血，殺人如麻，嚴禁我們靠近。」

唐煌肅然地道：「如此說來，裡面是個人了？」

石然之道：「不錯，但這人已失去人性，一聽他的吼叫之聲就知道了。」

唐煌微微搖頭，道：「小弟有一句話，石兄可別見怪，把一個人禁於石屋之中數十年，即使是個正常的人，也必變成一個瘋子。」

石然之道：「唐兄悲天憫人，小弟怎能見怪。家父交代之言，爲晚輩的自應服從。」

唐煌道：「石兄既然未見過石屋中之人，怎知他茹毛飲血，殺人如麻？」

石然之道：「敝兄妹每隔一二日必定外出狩獵，獵獲之物都切成小塊，由小窗中塞進去，裡面就傳出『骨嘟』之聲，因屋中太暗，看不到他是甚麼樣子，但塞進去的米、麵食物，他都不吃。」

唐煌搖搖頭道：「令尊大人在武林中定負盛名？」

石然之道：「家父石雲飛，武林朋友賜號『殘月』。」

唐煌看了費小潔一眼，心想：由這個綽號聽來，石雲飛這人可能不是白道中人。

現在來到大廳之中，石然之兄妹熱情招待，並吩咐設筵。

不一會酒筵擺上，石然之對費小潔殷勤勸酒，石素心也向唐煌表示親近，但兩小心中却不是滋味。

尤其對石屋中那個怪人被困數十年，心中老是有個疙瘩，無法解開，而石氏兄妹却好像漠不關心，像養了一頭野獸似的。

酒足飯飽，已是二更多天，兩小就在這客廳中就寢，這時，在這大廳窗外，有一雙鬼魅似的眸子向內窺視着。

兩小睡在兩張床上，中央有一個屏風擋着，已經朦朧入睡。就在此時，費小潔掀被而起，整理一下衣衫，向門口走去。

唐煌也推被而起，匆匆穿好衣衫，也出了大廳。他們一先一後，向後面掠去。窗外那個鬼魅似的人物，却暗暗跟着。

兩人來到最後一重院落，兩座小樓毗鄰而建，唐煌上了西面小樓，費小潔上了東面小樓。

唐煌舐開窗紙往裡一看，只見一個粉搓玉琢的胴體，正在床上擁被而坐，更換羅衫。

這儷影太熟悉了，正是他的愛妻費小潔，換好衣衫之後，攬鏡自照，搔手弄姿。

她一會哈哈而笑，媚態橫生，一會又黛眉微鎖，似嬌似嗔，好像在等待甚麼。

突然，床後布幔動了一下，閃出一個人影，唐煌大吃一驚，此人不是別人，正是唐煌。

而窗外的唐煌，却弄不清自己是誰，只感覺怒火塡膺，熱血沸騰。

更使他無法忍耐的是，床上的費小潔，風情萬種，撩人遐思，大有投懷送抱之勢。

再說東樓上的費小潔，這時也是貼在窗上向內望去，不由柳眉倒豎，怒不可遏。

原來床上兩個人正在互相擁抱，沒有一絲的縫隙，女的是費小潔，男的則是唐煌。

窗外的費小潔也忘了她自己是誰，只感妬火如焚，難以自制。

這是兩個非常奇妙的場面，兩小所發現的偷情景象，都有他們自己在內，他們都不知道自己是誰。

只有一個鬼魅似的人物，在一旁嘿嘿獰笑。

唐煌在窗外越看越火，心想，原來你對我全是假的，却愛上另一個；而費小潔也不由熱淚盈眶，狠狠地道：「世上的男人一個也靠不住，山盟海誓，言猶在耳，現在竟瞞着我和別人偷情。」

兩小同時大喝一聲，破窗而入，集平生功力，向床上劈出三掌。

人在妬怒之時，亢奮的力道更加凌厲雄厚，人影疾閃，床舖被擊得粉碎。

他們紅了眼，只聽到對方大聲呼喊，却不知道對方說些甚麼。

於是雙方由樓上打到樓下，由樓下打到前面，打來打去，打到唐煌和費小潔的安寢客廳之前。

他們只知道對方都是身手極高，却又沒有收手，非殺死對方不可，於是石家的莊漢，也一擁而上。

但兩小有如生龍活虎，那些莊漢更非敵手，紛紛倒下，慘呼連連，鬼呼狼嗥。

唐煌偶爾聽到莊漢厲聲喝罵，說：「你們這兩個沒有良心的東西，我家少爺小姐好心收留你們，沒想到你們竟然行刺他們！」

屠殺在繼續進行着，兩小越殺越勇，覺得非殺光了，不足發洩胸中怒氣。

突然，一聲大震，有如天崩地裂，接着傳來吼叫之聲，一個全身毛茸茸的怪人，一跳而至。

驚呼之聲鬧成一片，地上受傷的人紛紛爬起來閃避，重傷者無法移動，只能發出慘厲的驚呼之聲。

此刻，唐煌和費小潔突然清醒，發覺剛才在後樓上所見的一切，全是幻覺，也可以說是夢遊。

樓中的人是石氏兄妹，而不是他們二人的化身。

現在石氏兄妹都身負重創，躺在地上。那個渾身毛茸茸的怪物瞪着血紅的眼睛，望着兩小和石氏兄妹。

這怪人身上仍有布片，差堪遮羞，身上臭氣中人欲嘔。

唐煌茫然地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石然之頹然道：「唐兄深夜潛至小弟樓上，猝然下手，難道還要明知故問麼？」

那怪人沉聲道：「小子，你們誰也不必怪誰，你們都上了張子萍的當！」

兩小不由大爲吃驚，這怪人不但能說話，而且說得還很清楚。同時，兩小也恍然大悟，這又是「托夢神君」張子萍的把戲。

怪人續道：「張子萍知道『殘月』石雲飛最爲護短，設若老夫剛才不破屋而出，石氏兄妹必遭毒手，這正是張子萍的一石二鳥之計。」

唐煌本就對這怪人很同情，立即深施一禮，道：「不知前輩爲何被困石屋中數十年？」

怪人道：「說來話長，昔年老夫誤傷石雲飛之妻『一枝花』羅芳，石雲飛要和老夫拚命，老夫自知理屈，乃答應石雲飛囚於石屋之中，直到下次『離恨天』大會開會之前，才能破屋而出。剛才老夫在小窗口處看到一個人，一身黑衣，頭罩黑紗，身如鬼魅，知是『托夢神君』張子萍。不久又聽到殺喊之聲，知是此賊前來擾亂，只是還沒有想到他的陰謀。」

唐煌肅容道：「前輩一言九鼎，數十年如一日，晚輩萬分欽佩，前輩大名可否賜告？」

怪人道：「老夫魯蒼，綽號『平地一聲雷』。」

石氏兄妹道：「晚輩不知前輩與家父有這一段恩怨，請恕晚輩不知之罪。」

怪人道：「石雲飛若知你兄妹二人傷在這小子手中，必定不肯罷休，現在老夫總算熬過一次大劫，從此以後，海闊天空，任我……」他突然以血紅的眸子瞪着唐煌道：「小子你姓甚麼？」

唐煌躬身道：「晚輩姓唐。」

怪人血目暴睜，厲聲道：「唐一飛是你甚麼人？」

唐煌肅容道：「乃是家父。」

怪人怒吼一聲，摟頭劈出一掌，狂飆勁力無儔，簡直不可抵抗。

唐煌不由大吃一驚，只得全力推出一掌，而費小潔也同時推出一掌，按理兩小全力一擊，非同小可，任何高手也擋不住。那知一聲大震之後，兩小嗓中一熱，吐出一道血箭，踉蹌退了五六步。

怪人桀桀獰笑，已經掠上屋面，厲聲道：「略施薄懲，以示警告，其餘的帳，待老夫和唐一飛面算！」

語畢，一聲厲嘯，響徹九霄，漸去漸遠，終於不可復聞。

「平地一聲雷」魯蒼乍聞唐煌是唐一飛的兒子，立即含怒推出一掌，兩小同時出掌相抵，竟被震退五六步，口吐鮮血。

顯然「平地一聲雷」與唐一飛必有深仇，但這怪人能如此守信，被困十餘年，也並非壞人。

唐煌向石然之道：「石兄，小弟上了『托夢神君』的當，差點闖下大禍，若非魯前輩及時出手，將張子萍驚走，當眞不堪設想了。」

石然之道：「既是中了那魔頭的妖術，小弟自不能怪你，唐兄傷勢不太重吧？」

唐煌挾着費小潔，說：「不妨，小弟爲兄招來困擾，心實難安，就此告別。」

石素心這下可急了，大聲道：「唐大哥，你們受了內傷，怎能起程呢？還是休養幾天再走吧！」

唐煌去意堅定，知道多留一日，必增加麻煩，况且他隱隱猜到，石然之之父「殘月」石雲飛，必不是白道人物。雙方關係扯得太深，終非好事，立即肅然道：「石姑娘隆情厚誼，唐某至爲感激！乃因有要事待辦，實不能躭擱，就此告別。」

說畢，抱拳一揖，挾着小潔，出了莊院，石素心再三挽留，終無法改變唐煌離去之意，互道珍重而別。

二人走出三五里，唐煌憐惜地道：「小潔，你的胎氣沒有被震壞麼？」

費小潔白了他一眼，道：「傻子，若是胎氣震壞，絕不會吐血，而是下面流血。」

唐煌道：「謝天謝地，小潔，找個地方休息一下，讓我爲你療治一下吧！」

小潔柔情似水地道：「唐煌，你也受傷了呀！」

「不要緊！」唐煌微笑道：「我出道以來，受傷是家常便飯，調息一下就會好的，來，我們到那石洞中去。」

兩小進入石洞，唐煌爲費小潔運氣療癒內傷，他自己也調息一會，天已大亮。

突然，費小潔大聲說：「唐煌，我看出奧妙來了。這『五霸圖』上的圖案，原來是一些彎彎曲曲的字，你看。」

唐煌接過一看，果見費小潔所指之處，是十個篆字，乍看是些不規則的圖案，若連貫拼湊起來，形成十個字：「逢尼廟速避；見僧庵莫入。」

唐煌不由一怔，說：「怪事！怪事！這兩句話恐怕是顚倒了，應該尼姑是庵，和尚是廟才對呀！」

費小潔道：「如果顚倒過來，就不足爲奇了！『五霸圖』上有很多秘密，這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唐煌苦笑道：「照着上面的意思，若遇上尼姑住在和尚廟中，不可入內，見到和尚住在尼姑庵中，避之爲妙，是不是這樣解釋？」

費小潔道：「正是這個意思，但不知這尼廟，僧庵在甚麼地方？」

唐煌道：「小潔，我們走吧，我現在只是在想，離恨天在甚麼地方？現在距盛會之期已不遠了。」

費小潔道：「我想在『五霸圖』上必能找到，我們多用點腦筋，也許能悟出來。」

兩小繼續西行，並且互相研究「五霸圖」上的圖案及另外一招奇學。

五天後來到皖境西峯坳，此處接近鄂省邊界，全是崇山峻嶺。

西峯坳附近有一座大廟，遠遠望去，頗具規模，只見一個瘦削高大的漢子，自另一面進入廟中。

費小潔道：「唐煌，我們在這廟中住一夜吧！再往前走，百里之內沒有

鎮甸。」

唐煌喃喃地道：「剛剛進入廟中那個漢子，好像有點眼熟。」

費小潔道：「你說像誰？」

唐煌道：「我只是感覺眼熟，又說不出像誰。」

兩人來到廟前，見廟門緊掩，推了一下，裡面上了門，唐煌正要敲門，費小潔立即阻止，低聲道：「唐煌，快看，這不是怪事麼？」

唐煌自門縫中向內望去，只見兩個小和尚捧着菜餚，自偏殿中走出，進入正殿。

唐煌低聲道：「這有甚麼奇怪，兩個小和尚不過年輕俊美些罷了。」

費小潔低聲道：「再看！」

唐煌又向偏門望去，又是兩個俊美小和尚魚貫走出，各提着一個食盒。

唐煌皺了皺眉道：「這些小和尚只是體質太弱，走起路來，弱不禁風而已。」

「哼！」費小潔哂然道：「你眞粗心，看看他們的脚呀！」

唐煌向下望去，道：「脚好像小一點。」

費小潔道：「你呀，眞是個傻子，這也難怪，一般男人都是粗心大意，那是女人的蓮足呀！」

「甚麼？」唐煌不解地道：「和尚纏足，可算是天下怪聞。」

費小潔道：「誰說是和尚？我說是尼姑。」

「尼姑？」唐煌聳聳肩道：「別危言聳聽好不好？」

費小潔道：「女人最瞭解女人。這些小和尚雖然身着僧衣，足登蔴鞋，但可以看出鞋大足小，分明鞋中塞着破布或棉花，所以走起路來很不自然。」

唐煌搖搖頭道：「有些人走路是八字脚，乍看起來，好像女人走路一樣，我不信這些和尚都是尼姑。」

費小潔哂然一笑，道：「你長點知識吧！讓我告訴你，女人纏了蓮足，大、小腿必定很細，但臀部肌肉却十分發達，走起路來，左右扭動，這正是當初男人要女人纏足的目的。因爲臀部擺動，腰肢也必扭動，十分動人！」

唐煌大爲心折，道：「果然有道理，這理由雖很淺顯，但我以前從未想到這些道理。」

費小潔以食指戳了他的額頭一下，道：「男人永遠把女人當玩物，自古迄今，一成不變，好像女人是爲男人而活着。」

唐煌搖搖頭道：「小潔，這論調就有點偏差了。我不否認古往今來，有些男人挖空心思，玩弄女人，但也有些女人，爲了討人歡喜，自甘下流。」

唐煌續道：「比喻說：南唐李後主，就是一個會玩女人的帝王，他有個宮女，名叫窅娘……」

費小潔哼了一聲，道：「這故事我也知道，窅娘善舞，李後主做成六尺高的金蓮花，把窅娘的脚用帛纏成新月狀，在蓮上跳舞，看起來有踏波凌雲之感。」

費小潔續道：「據說那便是纏足的開始，大概自唐末五代時便開始了，起初是優娼和宮廷婦女，逐漸及於富貴人家，後來窮人也仿行了。」

唐煌道：「另有一說，據說是楊貴妃開始纏足的。」

費小潔道：「閒話免談，我說這些小和尚都是尼姑，你信不信？」

唐煌搖搖頭道：「不大相信，他們爲甚麼要裝扮和尚？」

費小潔道：「這當然是個秘密，不信我們進去看看。」

兩小越牆而入，上了大殿頂，發現大殿之後，有個雲房，裡面傳來男女浪笑之聲。

唐煌不由一怔，低聲道：「和尚廟中怎會有女人？莫非此廟藏汚納垢不成？」

「你忘了『五霸圖』上的暗語：逢尼廟速避，見僧庵莫入麼？」

唐煌心中一動，道：「想不到誤走誤闖，馬上就遇到了。」

兩小掠下大殿，繞到雲房後面，自窗縫向內望去，不由同時一震，而費小潔也不由玉頰羞紅。

原來雲房中擺了一桌酒菜，一個高瘦的漢子端坐首席，四周有七個風騷的妙齡尼姑，殷殷勸酒，秋波頻送，媚眼亂飛。

唐煌又驚又怒，因爲那漢子正是霍保，也許因爲吸食阿芙蓉之故，又瘦又黑。此刻那些尼姑頻頻敬酒，酒到杯乾，而且左摟右抱，得其所哉！

那些妙齡尼姑，早已脫掉了僧衣，僅穿着紅色肚兜，酥胸如雪，皓腕似玉，肉香陣陣，在燈光映照下，更加令人眼花撩亂。

只見霍保放浪形骸，大吃大喝，大享其醇酒美人之樂。

唐煌面色一寒，心想，這小子先是吸上阿芙蓉，不克自拔，如今又犯了色戒，自甘墮落。今夜他若幹出那苟且之事，我定要爲柳前輩清理門戶。

這時，霍保左邊一個美尼，別出心裁，以玉牙咬着杯沿，送到霍保面前。

霍保呵呵大笑，道：「妙極了！擡頭下酒，別具風味！」

說着湊上去也咬住杯沿，兩人你一口我一口喝光了杯中之酒，贏得一陣掌聲。

費小潔輕輕以肘撞了唐煌一下，道：「怎麼樣？我沒有猜錯吧！」

唐煌冷冷一哼，道：「這小子自甘下流，眞是出乎意料之外！」

費小潔調侃道：「設若你是霍保，會不會心旌搖搖，樂不思蜀？」

唐煌面色一寒，道：「設若是我，

這些浪貨一個也活不成。」

突然，門外有個尼姑大聲道：「住持駕到！」

七個妙齡尼姑立即站了起來，接着一個中年美尼推門進入雲房，美目一轉，道：「都給我退下去。」

此刻這中年美尼面向兩小隱伏的後窗，故看得十分眞切。

此尼之美，較剛才七個年輕的更有過之，一雙大眼睛水汪汪的，勾魂攝魄，望着霍保。

七個小尼匆匆出了雲房，將門掩上，中年美尼坐在霍保對面，滿面春風地道：「人品雖不俊俏，却是童子之身，尚差强人意，來，本住持敬你一杯！」

霍保持杯一飲而盡，輕浮地道：「住持何不寬衣解帶，袒裎相見，以助酒興？」

唐煌大搖其頭，心想：「當眞是士別三日，刮目相看，這小子如今開通多了，居然變成一個十分老練的嫖客。」

中年美尼淫淫一笑，道：「本住持一旦寬衣，恐怕你小子受不了。」

霍保大聲道：「住持自管寬衣，在下在風月場中混了五六年，任何世面都見過。」

美尼脫了僧衣，一副白嫩如玉、肌膚晶瑩的胴體一覽無遺。

粉紅色的肚兜，只將那顫巍巍的雙峯遮住一半，新剝雞頭隱約可見。

霍保大施祿山之爪，在她雙峯上撈了一下，道：「住持果然別具殊色，非同俗粉，在下承認有生以來所見的第一絕色。」

住持得意地一笑，道：「這也是你的造化，須知本住持，雖然面首萬千，却必須看得順眼，才能施佈。你生得粗俗，其貌不揚，若非童子之身，絕不會輪到你。」

霍保大聲道：「住持錯了，在下沉迷酒色，在風月場所中混了五六年，豈是童身？」

住持神秘地一笑，道：「本住持爲此中翹楚，是否童身一看便知，豈有不知之理？來，咱們再乾三杯，就早些安寢吧！」

霍保也不客氣，連灌三大杯，站起來走到美尼身邊，攬着她的柳腰，在她粉頸上嗅了一陣，道：「芙蓉花下死，作鬼也風流。在下今承住持佈施雨露，眞是三生有幸。」

美尼格格蕩笑，花枝亂顫，倚着霍保，進入內間。

兩小移到內間後窗之外，向內望去。只見牙床羅帳，幽香撲鼻，霍保抱起美尼，放在床上，他自己也躺了下去。

美尼媚眼如絲，玉體橫陳，嗓中發出野貓叫春的聲音，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快……點……」

霍保在她的玉頰上輕輕揑了一下，道：「放心，在下定能使你滿足。」

說着，伸伸懶腰，打個呵欠，轉過身去，寂然不動。

唐煌不由吃了一驚，心想，莫非霍保着了她的道兒，那酒菜中下了毒藥？

這時那美尼撮口一吹，油澄一閃而滅，立即嗲聲道：「來呀！」

唐煌暗自哼了一聲，以傳音之術對費小潔道：「假若這小子與美尼苟合，我要代柳前輩清理門戶！」

費小潔也以傳音之術，道：「現在未免言之過早，事情也許不會像你想像那樣。」

唐煌冷哼一聲，道：「到此情景，若能懸崖勒馬，除非柳下惠重生。」

那知唐煌語音未畢，突聞屋中傳來鼾鼻之聲，原來這工夫霍保已睡着了。

由鼾鼻之聲判斷，霍保確是睡熟，而非中毒。

身旁有個絕世尤物，他竟呼呼大睡，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費小潔以傳音之術，道：「怎麼樣？我又猜對了吧！剛才霍保自稱久混風月場中，放浪輕浮，我就知道他在遊戲風塵。」

唐煌大爲驚奇，也十分折服，道：「果眞如此，這小子確有過人之處。」

此刻霍保鼾鼻之聲愈來愈大，聲如悶雷，幾乎連窗櫺也微微顫動。

美尼微噫一聲，探頭看了霍保一眼，喃喃地道：「這眞是天下第一怪人，在老身赤身露體之旁，而能立刻熟睡，可以說是奇蹟。」

她似乎仍然不信，伸手搖着霍保的肩頭道：「喂，醒醒，你這死猪！」

霍保鼾聲如故，動也未動一下。

美尼似乎羞忿已極，又大力搖了霍保一陣，道：「你再裝死，我可不饒你！」

霍保轉過身來，嗓中「唔唔啦啦」地道：「乾哪……在下……久混風月場中……芙蓉花下死……作鬼也風流……」

美尼狠聲道：「老身既然看上你，豈能讓你逃出手去！」

坐起來就要解霍保的衣衫。

唐煌撿起一塊小石，用力一彈，遠奔尼姑後腦，那知道美尼也十分了得，一偏頭讓過，沉聲道：「兩個小賊，你們以爲老身沒有發現你們麼？老身要吃的，就非吃不可，若非你已非童身，連你也不會放過！」

突然，唐煌悚然回頭，只見七個妙齡假和尚，緩緩欺近，道：「你們乖乖地就擒吧！凡是擅自闖入本寺者，沒有一個生出此門的。」

唐煌撤下殘劍，把烏金斷魂鞭交給費小潔，道：「這七個妖女交給你，我去救霍保。」

費小潔接過長鞭，橫掃三鞭，那知道七個尼姑也極了得，斂起身形，像樹葉似地穿掠於鞭勢之中，竟未還

仙姿牌

仙姿牌

片仔癀暗瘡膏

（選用著譽中外的
漳州片仔癀爲主藥）

用於暗瘡（即青春豆）
療效極佳，用藥後三天
能使暗瘡自動凋謝。
用後有冰涼舒爽感覺。
純中藥製劑，
無任何副作用。

（特價每支HK$68.-）

片仔癀暗瘡膏是採用福建漳州著譽海內外的片仔癀爲主要原料，配以多種名貴中藥有效成份精製而成的外用藥品。經研究，本品有顯著的止痒作用，也可作爲皮膚藥應用。療効神速，極爲靈驗。

漳州市進出口公司經營出口

總代理：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 5508　傳眞：850 7509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 3811　傳眞：559 7762

手。

這時唐煌一掌推出窗戶，突聞屋中「蓬」地一聲，霍保大聲道：「妖婦，你以爲我霍保是綿羊孤雁麼？看掌！」

「啪」地一聲，霍保似乎悶哼了一聲，屋中「嘩啦啦」一聲大震，只聞那美尼冷峻地道：「你小子也想動老身的念頭，眞是不知死活！」

唐煌掠進屋中，見霍保倒卧地上，寂然不動，那美尼正要向他抓去。

唐煌沉喝一聲，殘劍「嗡」然暴響，挑向美尼手腕。

美尼冷冷一哂，閃身的同時，撩出一掌，竟將唐煌的殘劍震偏，厲聲道：「小子，你再不識趣，老身連你也一起打發！」

唐煌厲聲道：「妖尼，你先別吹，吃我一劍！」

立即施出「五霸圖」上那一招，半尺劍芒，在劍尖上吞吐不已。

美尼似乎知道厲害，不敢硬接，疾閃三步，唐煌掠到霍保身邊，挾起來向窗外掠去。

唐煌掠到院中，不由暗吃一驚，七個小妖尼雖然空手，却將費小潔逼得團團轉。

唐煌大喝一聲，身劍合一，向一個小尼撲去，而且又施出「五霸圖」上那一招絕學。

一聲慘嗥，血光暴濺，一顆光頭落地。

另外六個吃了一驚，正要拚命搶攻，突聞那老妖尼沉聲道：「這小子難纏，快走！」

那老妖尼赤着身子，首先越牆而去，六個小妖尼也四散逃走。

唐煌並不追趕，放下霍保，解了他的穴道，沉聲道：「霍大哥，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霍保一躍而起，道：「原來是二位，說來話長，我差點被『邋遢鬼』阮濤害了！」

唐煌茫然地道：「怎地又扯上阮前輩了？他們十位奇人不是運那阿芙蓉去了麼？」

霍保道：「不錯，愚兄就是在他們運阿芙蓉途中遇上他們，那時愚兄仍吸食阿芙蓉，而且烟癮極大，按家師的意思，準備把我帶在身邊，反正有的是阿芙蓉，繼續吸食。」

費小潔哼了一聲，道：「你師父怎地這樣護短？那是害你，並非……」

霍保搖搖手，道：「費姑娘請聽我說，家師並非害我，只是怕我戒烟吃太多的苦頭，所以採取較溫和的辦法。」

費小潔道：「她要你繼續吸食，怎說是戒烟？」

霍保道：「費姑娘有所不知，所謂戒烟，並非一下斷絕不吸，而是逐漸減少吸量，最後才戒絕，所以幾位前輩搶那阿芙蓉，就是爲了給那些吸食上癮的武林高手戒烟用的。」

唐煌道：「你怎說『邋遢鬼』前輩差點害了你？」

霍保道：「他說我的體力渾厚，可以一下子戒掉，藉以懲罰我自甘墮落，並叫我到此解救些和尚。」

唐煌聳聳肩，道：「和尚在那裡？」

霍保一指後面一間破茅屋，道：「據阮前輩說，此廟的眞和尚都被困在茅屋中地牢內，奄奄一息，他叫我於十五天後，烟癮完全戒了之後，到此見機行事，救那些和尚。」

說畢，帶着兩小走到茅屋之前，踢開小門，進入屋中。

果然地上有石板隙縫，三人全力揭開石板，順着石級走下地窖，陣陣屍臭中人欲嘔。

只見八個老和尚的屍體已經腐爛了一半。

唐煌燃起火種，在地窖中照了一下，只見石壁上寫了一些潦草的血字：

「老衲一雲，主持此廟凡十八年久，素守清規，且對屬下管束本嚴，不意數年前突來一女，聲稱家遭大火，流浪天涯，欲借宿一宵。老衲雖感不便，但念我佛慈悲，若拒絕投宿，一女流之輩，露宿荒野，必遭獸噬，乃留她住下……」

字跡到此，突然中斷，下面的筆跡似屬另一人接續，寫道：「家師兄那知此婦乃是當今武林人妖『和合金仙』之徒，專門以採補邪術，吸童男女精血，然後再轉灌與乃師『和合金仙』，當夜家師兄正在做夜課之時，妖婦突然赤身裸體，闖入師兄房中，施展妖術，使師兄神智漸泯，終於與她發生苟且之事……」

字跡到此又告中斷，下面又是另一個人的筆跡，寫道：「從此以後，家師兄與師兄弟等人都已失去自制，任那妖婦採戰，不克自拔，那妖婦每隔十餘天必離去一次，將吸取之精血，灌予『和合金仙』，於是，本門師兄弟八人精血漸枯……」

字跡到此，又換了一人，續寫道：「因爲本師兄弟八人都是童身，所以那妖婦仍然不捨，必定全部吸乾爲止。而大師兄受害最早，首先枯竭而死。二師兄、三師兄也相繼逝去……」

又是一個人的筆跡寫道：「當老衲這最後一人也奄奄一息，那妖婦才說出，『和合金仙』欲爭奪五霸，充實內力。另一妖徒，在此廟西方百里之遙一個尼姑庵中，以同樣妖法，殘害該庵尼姑，以期陰陽調和，發揮至大至剛潛力……」

字跡到此，戛然中斷，這是最後一個和尚油盡燈乾，寫到這裡，突然而喪。

唐煌嘆了口氣，沉聲道：「我們走吧！留字的人絕不會說謊，西行百里，有個尼姑庵，尼姑的遭遇，可能也很悲慘，不知能否及時救出她們？」

（未完・廿七）



註册商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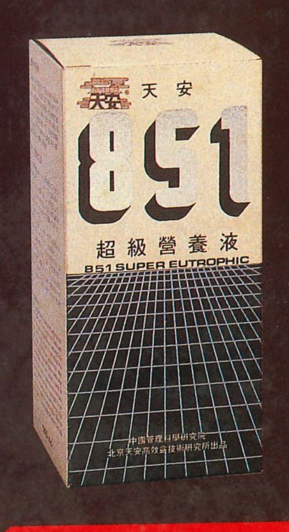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由1990年４月15日起更改包裝



塑料內套正面

塑料內套背面



外盒影像

逕啟者：

我公司總代理之天安牌 851 超級營養液是集多位專家精心研究產品，並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質量上乘，療效顯著，救人無數，著譽中外。本品自在港上市以來，深受消費者所樂用。我公司為了精益求精，由1990年４月15日起盒內加上塑料內套，敬希各界人仕垂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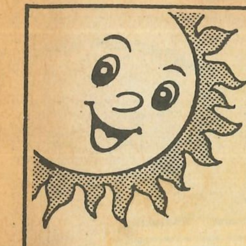
我公司鄭重聲明，本品經已商標註冊，任何假冒、仿製或使用“天安”字樣都是違法的（包括出售，儲存任何假冒、仿製商品）。為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諸君購買，希認明真假，以免受騙，庶不自誤。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傳真：5597762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傳真：8507509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
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
清血毒、潔腸胃、
去濕熱、解痕癢、
消敏感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真：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十七世紀歐洲王朝御用藥品
九十年代降脂減肥防老新星



月見草油丸

天之驕子—

EVENING
PRIMROSE OIL
（γ—月見草—E）

自然界中唯一
含有γ—亞麻酸的天然製品
γ—亞麻酸降膽固醇的能力
比亞油酸大163倍

應用範圍：
降脂、消除贅肉，除暗瘡、美容顏，收腹減肥、抗衰老。

純天然製劑　無毒無副作用

具有九十年代先進水平的
降脂、減肥、美容的理想藥物

EVENING PRIMROSE OIL
月見草油丸
TRADE MARK
最新治療劑
加速脂肪代謝、除暗瘡
降脂、收腹減肥、抗衰老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熱潮蓆卷日本台灣南亞歐美
品質超卓療效確實令人折服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60粒瓶庄

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6015715　圖文傳真：（852）6918344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LTD.
Add：Rm.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T., Hong Kong.
Tel：（852）6015715 Fax：（852）6918344